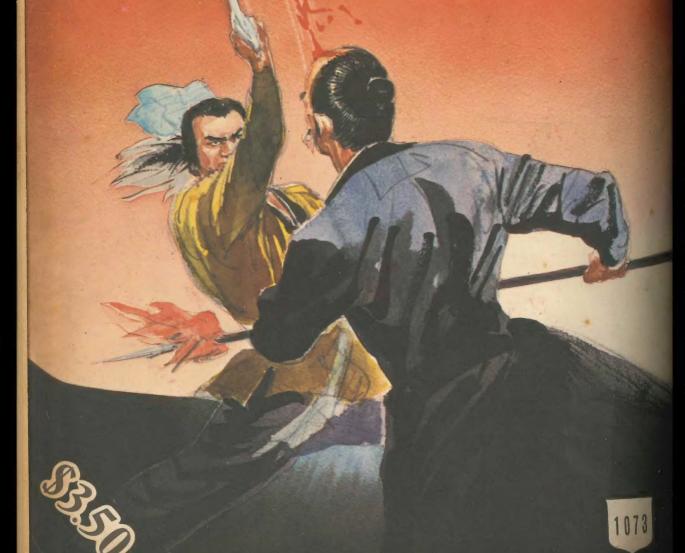
# 一般地

**蒼海無精英雄淚**(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方英·新著 松林葉椒托動人,聲奇新穎,哀威預點,主角身

本故事勘折動人,離奇新穎,哀感頑艷,主角身 世離奇,飄鵯事蹟更為悲壯雄偉,亦俠亦艷,正氣浩



編者話 L 滄海無情英雄淚 ] 是今期的特選巨型小說,由東南亞名家東方英執筆, 故事結構別出心裁,題材是以倫理俠情恩仇爲主幹 ,人物身世雌奇突出,過程曲折詭秘,峯廻路轉, 哀艷感人……它描述一個幼失雙親的孤兒,徘徊世 上,幸遇名師,完成藝業後出道江湖,驚聞父親尚 在人間,但已成爲武林道上令人不齒之徒,他不明 就理,决心要找出一個真正的答案……

黃鷹繼 | 名劍 | 後, | 妖魂 | 今期起相繼推出

,是篇爲一部恐怖詭幻的武俠巨著,顧名思義, 妖门已經是令人有毛骨聳然之感,妖而有魂,看來 更加難以想像了。這是黃鷹本年度首部武俠小說的 大突破,希望愛好他作品的讀者們得到滿意享受。 sk sk \* \*

新秀作家馬紅空的「古堡逃龍記」數期前已刊 完了。但一對靑年男女高揚與石芝的行踪飄忽異常 ,今期的 | 大漠屠龍 | 有他們的最新際遇和.....

L 龍虎天尊 | 是下期刊出的巨型雪刀浪子故事 ,精采非常,屆時敬希先睹爲快。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滄海無情英雄淚(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他幼失怙惙,幸遇名師,十數載後回里,目 睹家園慘變,人面全非,更悉父親尚在人間 ,已經成爲衆矢之的……故事內容曲折哀艷 動人,集俠情倫理與恩仇於一爐………東 方 英

### 精選短篇俠養奇情故事

風塵俠隱記(精選武俠短篇)

翅37

天 外 神 龍 (兩期完俠情小說) ◀下▶

心切父仇 掌斃巨惡……楊 威47

###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魂(恐怖詭異武俠中篇)

鷹57

英雄好漢(神州奇俠故事之四)◀二▶

猛著祖生鞭 亂撓馬不前…………………温 凉 玉65

大 漠 屠 龍 (兩月完俠義故事) ◀一▶

大地春光好 無奈殺機伏……………… 馬 行 空 7 3

謎 中 謎 (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

暗排香餌 魚兒上釣………………司馬紫烟83

### 長篇所派俠義連載故事

變(俠義傳奇恩仇)

梵音誦不絕 毒釘似飛蝗……… 黃 鷹91

無憂公主(歷史俠情故事)

逸98

金筆點龍記(正宗武俠長篇)

千里走征騎 杳然無敵踪…… 臥 龍 生 105

燕京少女(叢畫掌篇) …… 混沌書生46 變化多端的短拳(招去漫談)…麥海雲81

第107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威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料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塲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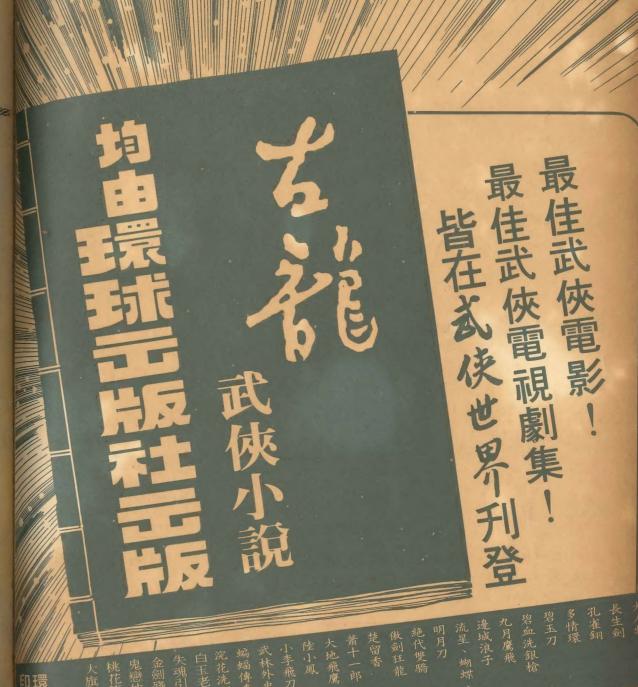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的紀念日 是他二十二歲生日,也是他上山十五年整 打從七歲時上山那天算起,昨天正好

下皆知的知名度,而且,知道他沈中原其 人的人,也只有師父黃衫老人和他自己而 知的知名度,嘿,現在的他,不僅沒有天 當然,他還沒有成名,也沒有天下皆

不會再三叮嚀。 師父今天說話了,他可以下山去了。 山的時候,師父沒有再見他,當然

師父要說的話,早都說過了。

東方英盧令

刑俠義傳奇故事

對勁了 生面孔時,他察覺到自己有些什麼地方不與別人有什麼不同,但是當他見到第一張 十五年的山居生活,沈中原並不覺得

避得遠遠的,這不是自己有點不對勁麼? 驚奇的眼光, 畏縮的態度, 見了他就

態度還是格格不入,他却已見怪不怪,再 後來見的人多了,雖然,人家對他的

的人。 他倒是一個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很開

迎風撲鼻而來,沈中原暗自「啊!」了一 聲·「對了,我也該吃點什麼東西了。」 一路不知不覺到一處市集,一股菜香 沒有不安的感覺。

一抬頭,就看到了一家飲食店,店中

出一人,道:「先生,吃點什麼?請!」 那人笑了一笑,道:「先生是老客人 沈中原道:「坐得下麽?」 沈中原一駐足,猶豫躊躇間,店中迎

坐不下,小的也得替先生想辦法。」

胡說,也不害臊。 沒有笑,只不明白這人的臉皮好厚,當面 這還是他平生第一遭上店打尖,當然,他 沈中原跟在那人身後,停在一張只坐

她兩眼。 好說話的對象,老太婆點頭道。「請。」 不起二位,這位先生借個座位好不好?

他是老客人,那圓叫人笑掉了大牙,

二人的桌子旁邊,那人打着哈哈道:「對 **那是一個老太婆和一位小姑娘,是最** 老太婆說話很斯文,沈中原又多看了

沈中原坐下去後,店小二道:「請問

越不成話了……。

沈中原一笑,說道。「有嘴巴自然敢

小倩道:「可是一般的人都不敢開口

小妹妹,眞了不起,什麼都知道。」 人長談,倒是覺得很有意思,笑着道。 沈中原這是第一次和除了師父之外的

語,公子不要聽她的。」 老太婆一旁接口道:「小丫頭胡言亂

,這是第一次出門?」 頓了一頓,接着又問道:「公子貴姓

這實在是在下第一次下山。」 沈中原道:「小姓沈,不瞞老夫人說

士。」 掠過一道疑訝之色,但沒有接着追問,只 笑了一笑,說道。「公子定是文武雙修之 老太婆望了一望沈中原的包袱,眼中

莊稼把式而已。」 沈中原謙遜地道:「略識之無和幾招

談話之間,沈中原的酒菜都已送到

沒禮貌!」 沈中原倒了一杯酒,慢慢喝了起來。 忽然,小倩叫了一聲道:「你這人好

沈中原一怔,道: 「小妹妹說我?」

實在想不出自己什麼地方不禮貌。 我自己。」 小倩挑着秀眉道:「不說你,難正說 沈中原訕訕的道:「我! 我……」他

也不知道敬敬別人 沈中原「哦」了一聲,道:「在下失

小倩真言無忌地道:「你自己喝酒

敬了…

老太婆笑道:「別聽她小孩子的話

先生吃點什麽?

人頭攢動,竟沒有一張桌子是空的。

沈中原眞叫不出菜名來,微微一皺眉

直:「隨便吧。」 「要不要點酒。

沈中原隨着師父倒是經常陪着師父喝

哧!」一聲笑了起來道··「這人好土! 二杯,點頭一笑道:「來點也好。 店小二應聲走了,那小姑娘忽然「噗

那小姑娘原來叫小倩,小倩顯然是一 老太婆在旁輕叱道。「小倩,不可胡

色,忙又喝道:「還不住口,你眞是越來老太婆望了沈中原一眼,一臉歉疚之 是實話啊? 奶,你不是說對人要誠實麼?小倩說的可個刁蠻的小姑娘,仰着小蛋臉笑道:「奶

**亂轉,一臉新奇之色,像是一個沒有出過** 心裏就想知道這個原因,現在正是機會。 妹妹,我倒要問問你,我那裏不對勁、二 沈中原笑了一笑,道:「沒關係, 小倩揚着臉道:「第一,見了人眼睛

門的土包子,第二,吃東西很隨便,定是

背上的包袱解了下來,放在一旁。 累着自己呀! 都說對了,我是沒有出過門。」接着也把 **連菜名都叫不出,第三,吃東西,背上的** 包袱都不知解下來,放在一旁,你眞不怕 沈中原臉上一紅,訕訕的笑道:「你

得和別人有點不同。 小倩一笑又道:「不過有一點,你土

小倩道··「你敢開口說話。」 沈中原「哦」聲道:「眞的?」

H 5 你也不知道請教請教我們,你可知道我們 姓什麽? 老身祖孫都不喝酒。」 倩接着又道·「我們請教你半天

在下還沒請教老夫人上姓?」 老太婆笑道。「老身姓孟,小丫頭叫 沈中原一笑道·「小妹妹指教得是

孟小倩。 ,孟小妹,失敬失敬。」 沈中原即席一抱雙拳道。「孟老夫人

去,好不好?」這人倒很有意思,我們問問他到什麼地方 孟小倩笑道:「這還像話。」 忽然,又轉向她奶奶問道:「奶奶

再土也不會吃虧了。」 要去三湘,正好同路,有我們一道去,你 不敢有勞動問,在下準備取道往三湘。 孟小倩拍掌笑道:「好呀,我們也正 孟小倩取巧,沈中原只有接口道:

受不受用,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看得出來 ,她是很高興帮沈中原的忙。 **小姑娘口沒遮攔,也不管沈中原聽了** 

道:「方……方便麽?」 沈中原哭笑不得,「啊!啊……」地

示得太高興。 老夫人點不點頭,所以,沈中原也不能表 小倩的話,當然不能算數,還得看孟

携。一 小倩煩人,老身歡迎之至 孟老夫人點頭道·「只要沈公子不怕 沈中原離座一禮道:「多謝老夫人提

你沈大哥吧,你管我奶奶也叫奶奶,三個 孟小倩自作主張道:「以後,我就叫

> 人走在一路,就方便多了。」 沈中原微笑道:「可這樣稱呼麼?」

怕老身消受不起。」 老太婆呵呵笑道:「歡迎!歡迎!

太婆更是樂不可支。 沈中原隨即叫了一聲:「奶奶」,

來有點土裏土氣,但言談學止之間,有節 孟老太太老眼不花,沈中原雖然看起

有 在一路,沈中原被他們影响得胸襟大開, 身上的土氣一掃而光。 經涉世,不須多少時日,必非吳下阿蒙。 度,分明受過非常高明的教育,只要稍 孟奶奶親切,孟小倩調皮,三個人走

了三湘境地 這天他們一路到了羊樓司,算是踏上

羊 落店投宿, 洗盡風塵,三人輕步進了

講拳頭,倒地的是他,三位請另覓座頭去

男二女,道・「講先來後到,我第一

所以「三元樓」很像個樣子,座無虛席, 羊樓司不是大地方,但是交通要直樓可最大的一酒家樓「三元樓」。

人頭十非熱鬧 他們的運氣也眞好,當他們一步踏上

去。 孟小倩眼快人更快,口中叫了一聲:「三元樓」時,巳有一桌客人結賬離去。 「有座位了!」身子一閃,便搶先奔了過

道。 搶上了位子,孟小倩好高興,揚手叫 「你們快來呀……」

了。 頭上。 冷語如冰,右手一伸,就落在孟小倩肩 」一張三角臉,白中帶靑,揚眉帶煞 「小丫頭,滾開,這座位我們早定下

了個措手不及,她雖然人小鬼大,可也來孟小倩想不到那人出手就抓人,被打

不及回手,肩頭一緊一麻,便被那人扣住 那人把孟小倩一提一道甩了出去,孟

小倩身輕如燕。落在地上一彈而起。

便是一拳,朝着那人腰部打去。 不饒不休,身子一跳而起,又撲了過去, 她幾時吃過這樣虧,小孩子心性更是

孟 小倩放在眼裏,這時,正呵着腰請一男 **那人把孟小倩甩出去之後,根本沒把 弩着的腰彎得更彎了** 

人腰眼穴,那人那得不彎下腰去。 接着一聲痛叫, 二女入座,他口中剛說得一個「請」字, 孟小倩一招得手,揚臉向那正入座的 孟小倩人小力道可不小,打的又是那

姐身份 都只有十八九歲,衣着光鮮,準是公子小 那三個人,男的二十多歲,二個女的

是他們三人帶來的扈從 那挨打的漢子,並不是跑堂的小二

的人都 當然,這時樓中一亂,堂倌小二有關 孟奶奶樣樣都好, 跑過來了

小倩,任由她鬧去。 就是對孟小倩過份

在位子上望也不望孟小倩一眼,好像沒事 那一男二女顯然也不是省油的燈,坐

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時,臉色立時一變,?」跑了過去,當他看淸楚孟小倩只是一 店小二口裏嚷着··「什麽事,什麽事

> 在這裏開事……。」 雙手向外推道。「去!去!去!出

打! 孟小倩眉毛一挑,喝道:「無禮,該

「啪!」的一聲,店小二撫着臉倒退

的 ••「這小丫頭不好惹,不要自討苦吃。 看高識低,最會見風轉舵,店小二暗叫聲 了出去,自己挨了打,還不知道怎樣挨上 ,錯愕的望着孟小倩,說不出話來。 他骨頭並不硬,當然不會再强自出頭 車,船、店,脚、衙的眼睛多厲害,

來!在下替你張羅就是,幾位?」 身而出向孟小倩笑道:「小妹妹,不要鬧 有話好說,你不是要坐位麽?來! 店小二擋不住,領班只有硬着頭皮挺 來!

意,吃虧的還是自己。 生意人,和氣生財,鬧開了,跑了生

寧人, 又何必閙下去。 「好!好!好!那就有勞了!」能息事 字,沈中原已一步跨了過來,接口 孟小倩眉毛一揚,口中剛說得一個「 道

那挨打的漢子直起腰來了,一臉羞惱之色 加上三分殺氣。 「且慢,胡領班,你就待得起麽?」

們公子小姐沒有?」 那漢子冷笑一聲,道:「你請示過我 胡領班叫了一聲:「錢爺……

時也暗罵了一聲,忖道·· 「今天看來是倒時也暗罵了一聲,忖道·· 「這·· 」心裏同

了一體,剛要開口,座上公子爺一攤手,他只有硬着頭皮,向座上一男二女行

這種座位廠?」非即興而來,要眞是預先定座的話,會定非即興而來,要眞是預先定座的話,會定

人之過,讓他們下樓去吧。」

「下樓去」,當然是不准接孟小倩他

這種座位,有何不可!」 那公子一咬牙道:「本公子高興要定

是外郡人,可也嚥不下這口氣。」 詞奪理,想必定是自大成性之人,在下雖 沈中原冷笑一聲,道。「公子如此强 不是「理」,已是强詞了

沈中原道·「正有此意。」 那公子哈哈一笑道:「你想動手?」

横……

就是換個座頭,本姑娘還不依哩!

「公子爺,您看,您看,這小丫頭多

們

小倩冷笑一聲,搶先道。「今天是吃定你

胡領班轉向孟小倩還沒開口說話,孟

『三元樓』了,要不是我大哥有話,你

公子欺負外哪人,走,我們到外面去。」 道裏够了。」 沈中原駐足不動地道:「不必,就在 那公子道。「這可是你說的,並非本

有?

**衡着沈中原冷笑一聲,道··**「你有教養沒

那公子爺臉色一變,霍然雕座而起,

姓漢子挑撥生事的話。

「啪!」又是一記耳光,打斷了那錢

,由本公子負責。」 那公子點頭道:「胡領班,打壞了桌 沈中原又冷然的道:「不必。」 那公子一揮手道··「搬開桌椅。」

沈中原,只是說出來的話帶刺傷人。

找小的失了他的身份,照理也應該找

沈中原不想生事,但他背後的孟奶奶

椅 沈中原又道:「不會。

擊 信,那麽的堅定有力 ,令人心弦震動不尸,他是那麽的有自 他說話不多,但每一次說話都擲地有

有多大的本事? 孟奶奶目光連閃,她倒要看看這小伙 那公子哈哈一笑道:「看來你真不知

是誰!」 **道你自己吃幾碗飯,也不打聽打聽本公子** 

來頭似的 是誰。」這句話的後面,好像有着極大的 原道••「我想你更應該知道在下

沈中原微微一笑道:「別怕,在下只 那公子微微一怔,道:「你是誰?」

是無名之輩沈中原。」

眉一豎,道:「廢話少說,看掌! 一穿而出,又快又準,直向沈中原胸前大 那公子語言上被沈中原唬了一招。修 · 」右掌

那公子掌心之上,擋住了那公子拍來的掌 沈中原一抬手,右手食指一出 ,點在

他的掌心談何容易,可是,沈中原却做到 那公子出掌之快,如光如火,要點中

感覺到的,就是自己的掌力再也吐不出來掌心,那公子並未受到創傷,那公子唯一 最妙的是沈中原的食指點住了那公子

件簡單容易的事麼? 奇,看在行家眼裏可就不平凡不簡單了 那老虎居然不咬斷他伸進來的手,這是一 正如一個人伸手去拔虎口中牙齒,而 這是一個簡單平凡的動作 ,一點不出

凡簡單麽? 貴。現在,沈中原根本只用一隻手指頭, 達,分明掌上功夫極爲深厚,沈中原如果 就逼得那公子掌力發不出來,能說這是平 不避不讓,能接下一掌,只是非常難能可 那公子出手一掌,掌式剛出,勁力先

那公子自己心裏明白,愕然收掌,退

言和了吧。」不是求和,這是給那公子下這等小事,叫人看笑話,公子,咱們握手 台的機會 此雖非素識,但同是武林一脈,何必爲了 沈中原微微一笑道:「公子息怒,彼

> 賓。 難爲情了,何况,身旁還有一位遠來的女 去不一定樂觀,到敗後丢人現眼,那就太那公子倒也識得厲害,知道眞再打下

脈,那麼請自便吧,恕在下不奉邀了 們真是不打不相識,原來沈兄乃是同源一 眞是雷聲大雨點小,就這樣子沒有事 那公子只有也是一笑道:「哈哈!我

他們安排了另一副座頭 店小二自然不敢怠慢沈中原他們,替

自己人麼?他眞小氣 的問道: 「沈大哥,你們是

羞罷了。 孟老太太笑道:「什麽自己人, 遮遮

那一指的厲害,疑訝的道。「他可沒有敗小倩到底年紀還小,沒有看出沈中原

眞力一吐,他的手掌就要對穿! 孟老太太道:「沒敗,只要你沈大哥

小倩恍然大悟的「啊!」了一聲。

眞不要臉。」 孟老太太望着沈中原微微一笑道: 「

奶了 中原,你剛才使的可是『穿心指』?」 沈中原道:「沒有練到火候,見笑奶

孟老太太又問道:「令師可是黃衫老

師? 沈中原驚訝地道:「奶奶可是認識家

人家門下,這就難怪三多公子不是你的敵 ,緣慳一面,令師一代奇人,你出身他老 孟老太太搖了一搖頭道:「心儀已久

H 6

成了眞,在下雖非本地人,也看得出你在

出手的可是這位。」

理?」

公子出語怎可傷人?」

那公子道。「你們出手傷人,倒是有

沈中原一指那姓錢的漢子道:「最先

讓孟奶奶出頭,只有也冷笑一聲,道: 「 却冷冷的「哼!」了一聲,沈中原總不能

叫她强佔本公子的座位。」 這是事實,那公子蓋惱成怒道:「誰

先定的?」 邢公子道:「當然是真的,你可以問 沈中原哈哈一笑道:「那位子眞是你

胡領班。」 沈中原道:•「不用問了,一問就假的

手了。」

H 7 的。 小倩笑道:「奶奶,您原來也認識他

,名叫陸廣元,他父親陸平,在三湘聲名 孟老太太點點頭道。「三多公子姓陸

陸老頭的兒子,我去向他要點公道去。」 小丫頭身子一閃,就搶到了三多公子 小倩跳了起來道:「好呀!他原來是

陸廣元桌前。 老奶奶對小倩眞是太放任了。

什麽不早說。」 親,讓小倩把他引過來也好。」 沈中原吁了一口氣,笑道:「奶奶爲 孟老太太笑道。「老身正要見見他父 沈中原皺了一皺眉頭:「奶奶……」

厚, 這時,小倩尸指着三多公子陸廣元叫 你殺殺他的傲氣也好。」 孟老太太笑道:「這小子不知天高地

道: 找麻煩,當時臉色一變道:「是陸廣元又 中早就不舒服,只道小倩不知進退,還來 三多公子陸廣元吃了沈中原的虧,心 「你是不是叫陸廣元?」

如何?」 輩,心念電閃,暫時壓住火氣,道:「你 三多公子陸廣元到底不是頭腦簡單之 小倩道·「快給我奶奶陪禮去!」

奶奶?」 三多公子陸廣元頓時大驚道。「你姓 八倩道:一告訴你,我姓孟。」

不是?告訴你爸爸,你準得挨頓好打。」 小倩翹着小鼻子道。「沒聽說過,是

> 們怎會來到這裏呢? 三多公子陸廣元楞在座位上道。「你

小倩道。「廢話,你難道還不准我們

來? 三多公子陸廣元伸手拖起身旁一位少

叩見她老人家。 女 道: 「妹妹,那是孟姥姥,我們快去

說話,三脚兩步趕到孟老太太面前,就要 他拉着他的妹妹陸秀娟不及再和小倩 去道。「元兒和娟兒不知姥姥駕臨

識姥姥了,是不是?」 多公子陸廣元,笑道:「不要多禮,不認 孟老太太揮袖發出一股暗勁,托住三

死……。」 三多公子陸廣元忙接口道。「元兒該

見過陸哥哥和娟姊姊。」 孟老太太笑罵道·「丫頭貧嘴,還不 小倩一旁笑道:「這叫有眼無珠。」

不是早就見過了麼!」 小倩笑道··「陸哥哥,娟姊姊,我們

大家台在一桌,有說有笑,剛才的不

三多公子陸廣元笑道:「你是小倩妹 領教了,領教了。」

妹 三多公子陸廣元道:「有甚麼仇可記 小倩道:「你可不准記仇啊!」

們倒可以交一交了。」 小倩一笑道:「陸哥哥能這樣說,我 ,這叫活該!」

原道:•「姥姥,這位沈兄,元兒:…。」 ,我們也是新結交不久。」 孟老太太笑道。「你當然沒有聽說過 三多公子陸廣元目光一轉,望着沈中

接着。孟老太太又正式替沈中原介紹

中原微笑而已。 了陸廣元和陸秀娟二人認識。 人面前羞人答答的,不大敢說話,向着沈 陸秀娟小姐似乎平時不大出門,在生

呢? 孟老太太接着問道:「令尊在不在家

益。」 寒舍休息幾天,元兒也好再請姥姥惠賜教 他昨天剛回來,姥姥如果沒有急事,請到 三多公子陸廣元答道:「正好在家,

老身正想和他談一談,那就要打擾你們 孟老太太一點頭道:「今尊既然在家

三多公子陸廣元高興得跳起來道。「

過來見了孟姥姥,那位姑娘姓梁名月娥 要什麼馬轎。咱們吃飽了就走。」 姥姥請稍候,元兒這就去準備轎馬去。 三多公子陸廣元把另外一位姑娘請了 孟老太太笑道:「咱們自己都有腿,

愉快都丢到九霄雲外去了 時,沈中原表示了他自己的意見··「奶奶 我想我不到陸老前輩府上去打擾了。」 小倩首先大聲及對道:「你怎樣可以 飯後,大家又陪同到客棧取行李 ,這

我現在的心情?」 小倩道:「你一向都好得很,會有什 沈中原蹙着眉道:「倩妹,你可晓得

不去呢?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同行啦!」

會把剛才的事放在心上。」眞是無中生有 廖心事,放心!陸大哥不是小心眼人,不

沈中原苦笑着道:「倩妹,你這叫我,把話扯到那裏去了。

我也想很快趕回家五看一看。」 怎樣說呢,你可知道,我也有自己的家

你可唬不過我,你說的滿口他鄉話,你 ハ倩「嘿!」了一聲,道・「沈大哥

關係,日久天長就把外鄉話說順口了。 說你是三缃人,鬼也不會相信。」 沈中原道:「那是因爲我離家太小的

何是攬的囉!」 當面證明,我就說兩句話你聽聽。」 接着打起本地腔說道:「倩妹仔,你 沈中原一笑道・「你不相信,我可以 小倩搖着頭道:「我不相信。」

處?」 不錯,眞是道道地地的三湘人,貴處是何 陸廣元哈哈大笑道。「他在說你呀! 小倩一楞道:「你在說什麼?」

能插翅飛了回去。」 沈中原道:「近鄉情切,小弟恨不得 陸廣元道:「還有好幾天路啦!」 沈中原道·「長沙附近的朗林市。」

道老身爲什麽要留了下來的原因?」 沈中原當然沒有理由知道,笑了一笑 孟老太太忽然道:「中原,你知不知

道:「你老明告了吧。 孟老太太說道:「說起來也就是爲了

沈中原訓訓的道:「爲了晚輩?」不

你

是不相信,而是無從信起。 孟老太太道:「你是黄衫老人的傳人

出一份力。」從老遠的外地來到你們三湘,準備替貴地 看,我老婆婆可不是你們三湘的人,却也 ,更應該爲你們三湘地方出一份力了,你

沈中原道:「還請奶奶說得更明白一

更有維護地方保護善良之責。」 備大學掃蕩那批惡徒,你是本地人,自然 極大的惡勢力,老婆子就是應邀而來,準了一批不法之徒,結黨爲非,形成了一股 孟老太太道。•「近幾年來,貴地出現

麼?」

義不容辭,追隨各位,稍盡棉力。」 **粭光,悻悻的道。「既然如此,中原自是** 遇,不覺熱血沸騰,如火如荼,頓時目射 沈中原神色一變,想起自己早年的遭

你果然是一位有正義感的熱血好男兒。」 沈中原不好意思地道:「奶奶古道熱 孟老太太一笑道:「老身老眼不花,

腸,更是令人感佩。」 小倩笑道:「好了,好了,你們不去

了。 ,我可要先走了。」 陸家在三州境內,羊樓司去有十來里 小丫頭當眞是跑出去

地。

來, 把他們接進陸家莊。 陸老莊主陸平早已得報,一路迎了上

放在心上。 因爲沈中原年紀不大,陸老莊主也未把他 孟老太太替沈中原引見陸老莊主之後 陸老莊主的遠迎對象當然是孟老太太

進步神速,怕莫有了七八分火候。」 大舒服。眼珠一轉,笑向陸老莊主道: 孟老太太看在眼裏,心裏可就有點不 令郎廣元的霹靂掌,幾年不見,

的,陸老莊主樂得笑呵呵地道。「廣元這 孩子,總算還知自愛,也肯用功,在年輕 有人誇自己的兒子,沒有人不高興聽

> 小倩「噗哧!」一聲,笑了出來人中,還算過得去。」 孟老太太面色一正,間道:「你笑什

她們一老一小,眞成了絕對,唱做俱 小倩搖頭道。「不笑什麼。」

契 起來, 怪不得小倩兒如此刁蠻調皮。」 沈中原心中一動,不由得也暗中笑了 小倩兒說「不笑什麼」,一旁的陸廣 忖道··「敢情她們祖孫倆是早有默

目光向陸廣元臉上一瞧,「哼!」的冷笑 元的一張臉可飛上了一片紅霞。 陸老莊主可是眼睛裏不揉砂子的人

了一 你就饒了我吧。」 聲,道:「你又在外面給露臉了。」 陸廣元向着小倩苦笑道·「倩妹妹·

招, 廣元並沒有替你丢人,他只和中原試了一 就握手言和了。」 孟老太太這才笑口接道•「陸老弟 小倩笑道。「我沒有說什麼呀。」

負 不加思索地道:「你傷了沈少俠? 陸老莊主對自己家傳的霹靂掌頗爲自 小倩道:「陸大哥那能够傷得了沈大

敗了? 哥 陸老莊主怔了一怔道·「你一招就落

我們談正事吧,近來的情况到底怎樣 孟老太太一笑道:「別算孩子們的帳 「陸大哥也沒有落敗。」

明白麼,孟老太太把話鋒一轉,他也只有 雖然不再算老帳,陸老莊主心裏能不

> 經摸出來了,現在只等人手到齊,就可以回答孟老太太道。「他們的總壇,我們已 一學掃蕩羣醜了。」

陸老莊主說道:「就在黔陽附近的洪

孟老太太問道。「他們總壇在什麼地

來沒有?究竟是什麽人?」 孟老太太又問道:「他們的首頭查出

陸老莊生道:「好像和沈少俠同姓

兩道好像沒有聽說過這人呀!」 陸老莊主道。「是的,過去誰也沒有 孟老太太凝想了一陣道:「過去黑白

小倩小眼睛一翻,投向沈中原道:

沈大哥,他姓沈不會和你有關係吧?」 沈中原笑道。「我是朗林沈,怎會扯

有多大的氣候,憑你們現在這多人就動不 孟老太太皺了一皺眉頭道。「他到底

就落敗而回,說來好不慚愧。」 他三次,根本連沈大鵬的面都沒有見到 孟老太太說道:「這次你們請了些什 陸老莊主長嘆一聲,道。「我們動過

當代武林老少英豪。」 赤壁七雄,大湖鐵筆,匡廬五老等十幾位 ,還有趙燕雙星,雲夢銀丸,武當董超 陸老莊主屈指數道:「除了姥姥您外

刀了麽? 孟老太太笑道:「這不有點殺鷄用牛

中原吧,中原邢裏是你老人家的對手。

威風,陸平覺得能再多幾位帮手才好。」 陸老莊主一嘆道。「不是陸平城自己 孟老太太一指沈中原道:「你看老身

替你請來的這位少年帮手如何?」

看不出沈中原有什麽過人的地方,碍於孟 華內蘊,自是出類拔萃的少年俊彦。」 老太太的面,只有隨口讚道。「沈少俠英 陸老莊主仔細望了沈中原一陣,實在

的深淺,現在我們請他露二手如何…… 沈中原苦笑一聲,道:「奶奶,你就 孟老太太道: 「老身也不知道沈少俠

別叫中原現眼了吧。」 說來也是,沈中原在山中學藝除了

手 明,當此大家之前,難冤心慌畏縮。 師父動手過招之外,就沒和外 ,自己到底有多少斤両,他毫無自知之 人眞正動過

手下 就有點臊人了。」好不要敗,敗了老身可要打你的屁股, 來!來!我們走兩招看看,你就敗在老身 孟老太太笑哈哈的站起身道··「來· 也不算丢你師父的人,不過,你最

孟老太太笑道:「他能够勝麽?」 小倩笑道。「奶奶,您別忘了英雄出 小倩笑道: 「那麼沈大哥勝了呢?」

薑是老的辣啊! 孟老太太縣頭笑道:「你也別忘了

躊躇,苦笑一聲,道:「奶奶, 聰明,孟老太太分明是給他機會成名露臉 此老一片熱愛,令人可感,但他却大感 沈中原雖然少見世面,但爲人却極是 好,他真要勝得老身,老

H 9

就算你勝了,你要接不住老身三十招,老咱們以三十招為準,你接得住老身三十招 孟老太太一笑道:「好吧,這樣吧,

身可眞要打你屁股了。」 沈中原作難的道:「奶奶手下留情一

情, 沈中原因爲和孟老太太談過師門之事而且全力施爲。」 孟老太太截口道·「不,手下絕不留

得留點情面。」 一揚首道:「中原修為有限,你老人家總自然也興起了一種不甘後人的心理,微微 奇招絕學,一想起師門榮辱,沈中原心中 有一份好勝之心, 料想孟老太太雖有襯托自己之意,却也 想領教一下黄衫老人的

風標。 蒼松般的穩靜堅挺,自然流露出一種懾世 口中說得客氣,神色態度所表現的是

老身就是不相信。」 這樣高的成就,實在叫人不敢相信,哼! 此子靜如山岳,不温不火,分明已經練到 了人神合一的境界,他小小年紀難道眞有 孟老太太暗暗吸了一口氣,忖道:

中原,你可以出手了。」 孟老太太念動之間,收起笑容道:

中原有僭了。」一式童子拜觀音向老太太 沈中原神態一肅,抱拳一禮,道。「 陸莊的大廳很寬敞,兩人走向廳中

啊

孟老太太哈哈一笑,身形走動,帶起

了一陣勁氣旋風,指掌相交,罩住了沈中 原

難分。 接招,見式破式,和孟老太太打了個難解 居然站立在原地,也用掌指變化,見招 沈中原微微一笑,道了一聲:「好!

於被動,一直只是站在自己二三尺範圍之 人目不暇接,更分不出他們的招式變化。 ,抗拒孟老太太四方八面,團團圍攻的 大家難以看出來的是,沈中原完全處 兩個人都是以快打快,博得叫旁觀之

壓力

何吩咐。」

即 這種閃電般的快速打法,三十招轉瞬

老了,不能和你們年輕人爭强鬥勝了。 去臉上汗水,長嘆一聲,道。「老身到底 孟老太太身形一歛,倒退了回來,

連面色都沒有紅一紅,輕鬆得沒事人一樣 挨打之危。」 笑道:「奶奶手下留情,中原才得幸逃

**修為,都未能把你逼退半步。」** 巧寶乖了吧,誰看不出,老身用出了畢生 孟老太太哈哈大笑道。「小子,別討 小倩也笑道:「奶奶,那是說奶奶敗

孟老太太道:「不是奶奶敗了,是誰

敗了 天呀,以後你可不能再說小倩沒有出息了 小倩拍手笑道:「奶奶也有落敗的一

膊向外彎,高興奶奶沒面子。」 孟老太太笑罵道:「只有你這丫頭胳

> 子 。也沒有那大的本事呀!」 小倩笑道:「可是倩兒想替你老爭面

說有獎,獎什麽呀?」 笑聲一歛,小倩接又道:「奶奶剛才

知向着沈大哥,你也讓奶奶喘一口氣好不 孟老太太怒日嗔道:「你這丫頭只就

好?」 笑向沈中原道:「中原,你過來。」 沈中原走近孟老太太道。「奶奶,有 孟老太太眞有點累了,坐回座椅上,

馬上實現,否則,將來小倩丫頭可有得說 奶老太太道:「老身說過的話不能不

樣說,就把中原看作外人了。」 沈中原一笑截口道:「奶奶,你要這

老身說。」 奶」,奶奶更不能不像個『奶奶』,你聽 孟老太太笑道:「憑你叫的這聲『奶

一是。」 沈中原只好不說什麼了,道了一聲:

見你隨身帶劍?」 你當然劍上造詣一定也不弱,爲什麼不 奶老太太道: 一令師是當代劍術大家

以中原無劍隨身。 沈中原道:「家師身旁早已無劍,是

樣學劍法的。」 孟老太太道··「你們沒有劍,你是怎

瞞奶奶說,中原還沒有用過真的劍哩!」 沈中原道:「我們都是折枝代劍,不

小倩,把『天虹』劍取了出來,簽給沈大軟劍好不好,隨身携帶又方便,又實用, 孟老太太笑道·「那麽老身送你一把

哥。」

的眼睛都亮了 了,早就該送人了 一抽一抖,一道霞光冲天而起。照得大家 早就該送人了。」伸手向腰中一探,小虹欣然一笑道:「這勞什子討厭極

八寸寬僅一寸, ,劍身上射着一層淡淡的紫霞。 大家只見那把「天虹」劍,長約二尺 握在小倩手 ,挺得畢直

果然名不虛傳。」 聞『天虹』之名,今日還是第一次見到 陸老莊主讚了一聲:「好劍,老夫久

## 家園倒圯人面全非

的知識却從師父口中和書本上知道不少。 這把「天虹」劍雖然不能和「太阿」 沈中原雖沒用過真的寶劍,對於寶劍

計,都說明這是一把無雙奇劍。 ,「龍泉」等名劍併列,但它的光澤,設

倩妹用吧。」 原又何敢當,倩妹用它最合適,還是留着 不迭的道:「不可,不可,如此奇劍, 沈中原也是讚嘆了一聲,接着又右手

哩。」 小倩一翹小鼻子道:「我才不愛用劍

頭不是用劍材料,留在她身邊,只怕這把 『天虹』劍自己都要流淚。」 孟老太太道:「你聽到了沒有,孟丫

日,雖說不上名震天下,却是一條光明正 天虹』劍,原是先父的遺物,先父在世之 中原道:「寶劍贈烈土,沈大哥,這把「 鞘,把「天虹」劍還歸鞘內,雙手送給沈 雖說不上名震天下,却是一條光明正 小倩一面從腰中掉下一條帶子似的劍

希望你也能保持這把劍的乾淨。」 大的漢子,平生沒有殺過一個無辜的人

居然鏘然有聲,令人感佩。 如斗,這時她神態一肅,說出這番話來, 小丫頭調皮刁蠻的時候,眞叫人頭大

躬身一禮道。「中原今日恭領『天虹』劍 辭不了,只有向前一步,向着「天虹」劍 ,他日决不辱及此劍,如有……。」 事到如今,顯然,沈中原想推辭也推

瘦小老頭子,啞着嗓子叫道:「慢來,慢 這時大廳橫樑上忽然翻身落下來一個

來!老婆子,你過去說過的話,不能不算

定老夫孫子。」

吸得脫手飛了出去。 出一般無形勁力,將少年手中「天虹」劍 說話落地中,他已是一招手,掌中發

事出偶然, ,『天虹』劍已經到了那小老頭 那老頭子出手又快,小倩

還我劍來。」人隨聲出,一式「探囊取 小倩勃然大怒,喝道:「該死的老鬼

物」,便向「天虹」劍上抓去。 那小老頭子嘻嘻一笑,道:「到了老

倒飛了回來,而且,正好落到孟老太太懷 左手輕輕一推,便把小倩的身子推得 夫手中的東西, 那還要得回去。」

小倩一掙扎道:「奶奶,放手,我要

孟老太太喝道:「倩兒不得無禮,

H 10

孟老太太端坐在椅子上,冷笑一聲,家可以以大欺小,你却不應以小犯上。」 向那小老頭子,說道。「我過去說過什麼

天虹』劍决不隨便送人。」 那小老頭子道:「你說過,你這把「

話。 孟老太太道:「是的,老身說過這句

便送給這臭小子。」 孟老太太道:「這不叫『隨便』,而 那小老頭子道·「你現在爲什麼又隨

是選定他交付這把『天虹』劍。」 ,老夫孫子又那裏不如他,你爲什麼不選 那小老頭道·「這小子有什麼了不起

興。 孟老太太冷笑一聲,說道。「老身高

孟老太太道。「你待如何。」 那小老頭子道。「老夫可不高與。」

謝了 孟老太太霍的從座上站了起來,大喝 那小老頭子道·「你說『送』,老夫 小倩大叫道:「好不要臉!」 ,你說不『送』老夫也謝了。」

的口氣。」

留下 聲道:「李三玄,給老身把『天虹』劍

『天虹』巳蒙賞賜,以後的事就是中原 沈中原一笑攔住孟老太太道:「奶奶 孟老太太道:「李三玄口中針,袖中

容易對付的人物。」 ,鞋中劍,號稱『三星絕戶』,可不是

苦了 『天虹』劍帶走了,中原山中歲月豈不白 中原自有『絕戶三星』,今天要讓他將 沈中原一笑道:「他有『三星絕戶』

「老丈,請把『天虹』劍還來……。

虹」劍巳經回到了他手中。

來。 也用同樣奇襲的手法,將「天虹」取了回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沈中原

李三玄一怔道:「你……

一送,將『天虹』劍投還給李三玄。 是不是,哼,現在你好好保住它。」手中 沈中原冷然道。「你沒有準備,不算

好勝。」 聲,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只知道 李三玄接劍在手,更是一楞,暗罵一

『天虹』劍給他呢!」 沈中原道:「倩妹,放心,他帶不走 小倩急叫道:「沈大哥,你怎能又將

的。一 李三玄哈哈大笑道:「小子,你好狂

才你顯現的身手,也不過如此,在下還有 這份自信。」 沈中原道:「不算狂,這是事實,剛

試!」一抖腕居然將「天虹」劍拔出鞘外 ,挽了一道劍花。 李三玄道。「你有自信,就過來試一

沈中原「嗤!」笑一聲,道:「在下

虹」劍携起一道狂瀾般的劍氣,攻向沈中 當然要試一試,你小心了。」 李三玄冷笑道:「找死!」手中「天 突然欺身而上,撲向李三玄。

身形連轉,在劍氣之中,直逼李三玄。 原。 沈中原在劍氣之中,有如游魚得水

> 惘的神色。 李三玄臉色慘白,垂着變手,一片迷急旋的劍氣,忽然間消失了。

劍已回到了沈中原手中, 這時,李三玄的大感意外不說,陸老 不知沈中原用的什麼手法,「天虹」

則,他就不敢在孟姥姥面前如此張牙舞爪 一拐的孟姥姥,也不見得就能打敗他,否 可知道李三玄的厲害,就座中號稱天下第 莊主也張大着眼睛,半天回不過神來。 沈中原不知道李三玄的厲害,他陸平

這小子,突然在大家眼中變得又高又

在心上了。 劍入鞘,在腰中記好,接着,一抱拳道: 「老前輩,事情過去就算了,請不要再放 沈中原再一伸手,拾起地上劍鞘,還

叫什麼?」 李三玄忽然張目大叫道:

「沈中原!」

起,反身投出廳外而去。 「好,我們後會有期! 」身形冲天而

像,確實有一手呀! 還說你是土包子哩,敢情,你是眞人不露 小倩樂得抱掌大笑道:「沈大哥,

敗老身麽?」 孟老太太道·「他要沒有一手,能打

小倩道:「打敗你不算,誰知道你放

懷疑。 不放水!」小丫頭說的是大家心裏共有的

來。 哈哈,哈哈一 大家都不自覺的笑了起

孟老太太與陸老莊主却轉進了一間秘 夜深了,各自散去,分房就寢。

中原是什麼來歷?如果來歷不明,實在太 陸老莊主忍不住問道:「姥姥,這沈

黄衫老人的唯一傳人。」 孟老太太道。「此馬來頭可大,他是

人,是他的傳人,這就不足爲奇了。」 孟老太太忽然又發出一聲怪笑道: 陸老莊主釋然道:「黃衫老人一代奇

是在故作驚人之語吧?。」 不幸的是,他也是沈大鵬的兒子。」 「什麼,他是沈大鵬的兒子,姥姥,你不 陸老莊主駭然欲絕地大叫一聲,道:

不知道。」 孟老太太道:「當然,他自己現在還

,你怎會知道?」 孟老太太道·「不但沈中原自己不知 陸老莊主反問道。「他自己都不知道

白了 道,就是黄衫老人也不知道。」 陸老莊主道。「這就更要請您說個明

你老弟一個。」 有老身和另外一個人了,現在更是加上了 鵬的兒子的事,除了沈大鵬自己外,就只 ,笑了一笑道··「目前知道沈中原是沈大 孟老太太似乎無意三言兩語分說明白

話的次序,他也不便打擾了。 直接了當的說出來,顯見孟老太太自有說 ,因爲他已追問過一次,孟老太太沒有 陸老莊主皺了一下眉頭,沒有再追問

陸老莊主不問,孟老太太却問他道:

意見,那時老身再和大家見面不遲。」

陸平苦笑一聲,道:「姥姥,請您也

抬舉。」

「你說那另外一個是誰?」

,若有所悟的道··「莫非是捕風捉影蘇化 陸老莊主怔了一怔,認真的思索起來

原名並不叫沈大鵬,這是他與莊美美結合 孟老太太點了一點頭,道:「沈大鵬

鵬的橫行三緗助力至大。」 之後才傳出江湖上的名號。」 陸老莊主點點頭道:「莊美美對沈大

改變了他的一生。」 了中原,後來家遭大變,妻死子失,這才 林市,那時他已娶妻生子,妻子姜氏,生 結合之前名叫沈瑞,落籍沈中原所說的朗 孟老太太道:「沈大鵬在未與莊美美

是做什麽的?」 陸老莊主沉吟了一陣,道:「他以前

靜的生活。」 師,在地方上教了一個塲子,過着平平靜 孟老太太道:「一個安份守己的小武

到他原來是這個出身。」 陸老莊主一嘆道:「人生如戲,想不

正途。」 們要好好的誘導他,使他明辨是非,走上 一個純潔無比的孩子,可黑可白,所以我 孟老太太道。「沈中原此子現在還是

怕很難帮助我們,和他父親作對。」 天性,當他知道沈大鵬是他父親之後,只 陸老莊主道:「難!難!難!父子本

爲虐。」 他縱不能帮我們的忙,也一定不會再助紂 孟老太太道:「當他明辨是非之後,

,怕只怕弄巧反拙,搬着石頭打自己的脚陸老莊主道:「人性的事情很難預測

爲今之計……」沉吟聲中望了孟老太太

?只有乘他氣候未成之前壯土斷腕了。」 這樣想法,我眞看錯了你。」

不贊成?」 陸老莊主臉色一紅,道。「姥姥,你

把話說在前面了!」 消此念,我老婆子就和你沒完了,我可是 一千個不贊成,一萬個不贊成,你要不打

湖着想啊。」 陸老莊主道。「姥姥,你要爲整個江

個江湖。」

異了。」

告訴你。」

孟老太太道:「至少那時候你不能反

對他了。 孟老太太道··「如果他成了你的女婿 陸老莊主道:「不見得。」

亡兒最是交厚,因此老身也和你有一番特 孟老太太一嘆道:「老弟,因爲你和

孟老太太一怔,道:「你想打什麼主

孟老太太大驚失色地道。「你怎會有

孟老太太斬釘截鐵地道:「不贊成,

孟老太太道。「我眞後悔把他的身世

世遲早會被大家知道的。」 陸老莊主道:「紙包不住火,他的身

,你又如何能够再反對他。」 陸老莊主一愕道。「姥姥,原來你想

計算我。」

陸老莊主一嘆道··「爲絕江湖後患,

孟老太太道。「老身的着想,正是整

陸老莊主道:「那是我們的看法有差

下,你到那裏去找去?」 別感情,怎會計算你呢?這種女婿普天之

陸老莊主道。「如果他不是沈大鵬的 ,自是好女婿。

你是多麽的光彩。」 沈大鵬的兒子,也還是個好女婿, 他如果能把三湘這塲暴風雨平息下去, 孟老太太道··「老身的看去 你想想 他就是

服我。」 陸老莊主一笑道·「姥姥,你還想說 孟老太太道。一希望你認真的再思三

思。」

此一來,陸平也要以大家的意見爲意見了 一聲道:「孟老太太,你是知道陸平的爲 你答應老身一件事。」 道,是我自己的錯,我不會怪你,只希望 人,我不能把知道的消息不告訴大家,如 ,所以陸平不好說什麼,請姥姥見諒。」 孟老太太一嘆道:「你的爲人我也知 陸老莊主愁眉苦臉的想了半天,嘆息

陸老莊主說道。「什麽事,姥姥請說

希望你不要當着大家提出。」 陸老莊主道。「如果別人提出來呢? 孟老太太道:「你那種可怕的念頭,

是老身要求過份了,但是,請你代表老身 陸平可以贊成嗎?」 說出老身反對的意見。」 孟老太太道:「如果不要你贊成,那

備和大家會合了?」 陸老莊主點了一點頭道:「姥姥不準

和大家見面的好,如果大家能接納老身的 孟老太太道。「老身很固執,還是不

姥沒有你的事,你就不用强出頭了。」 事的道。「勝敗兵家常事,何羞之有 沈中原接口道。「那是說,各位是來 李三玄的面皮眞比城牆還厚,若無其 ,孟

找在下的了。」 沈中原一怔道:「各位是…… 李三玄道:「那也不是。」 ?

劒,只要你把『天虹』劍交出,也沒有你 李三玄道:"「我們來找的是『天虹

一劍呢?」 沈中原道:「如果在下不交出『天虹

你自己要找死,那是你自己的事。」 李三玄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

就是你們五個人麽?」 沈中原目光一閃,打量着他們道:

去。

家都悶在鼓裏。

小倩離開了陸家莊,事情有點突然,但大

目前什麼都不想。」

沈中原一笑道·「謝謝你的好意,我

第二天一早,孟老太太帶着沈中原和

就放心了。」

「好了,老身也累了,以後再談吧。」

孟老太太站起身,打了一個呵欠道:

話不投機半句多,他們那還能交談下

心

件,說出來聽一聽,小妹也好替你物色留 道:「沈大哥,你的目中佳偶,是什麽條 老身怎會生你的氣。」

孟老太太道:「這是見仁見智的事

陸老莊主嘆了一口氣,道:「陸平這

有一種被人輕視的感覺,很不是味,只是 只是遭人拒絕之事,心裏總不大好過,總 有起過這個念頭,自是無所謂得失之心,

,他沒有表示出來!

小倩身子一轉,挨近沈中原,接着又

要生陸平的氣。」

陸老莊主不好意思地道。「請你老不

抬擧最好,他女兒那裏比得上沈大哥。」

小倩截口道:「倩兒知道了,他不識

沈中原突然聽得出來,他壓根兒就沒

知道。」

孟老太太淡淡的一笑,說道:「老身

中原說門親事……

孟老太太訓訓的道。「老身原打算替

小倩道··「不聽奶奶的話,就是不識

四個人都有了一把年紀。 其中一人冷笑一聲,說道:「小子

除了李三玄外,另外還有四個人,那

聽你的口氣,好像還不知道老夫四個人的

了主意?是不是陸老兒得罪了你老?」

小丫頭人小鬼大,眼睛裏不揉半點砂

麼呀!一時說這樣,一時又是那樣,到底

打的是什麼主意呀?」

孟老太太一笑道··「小倩,你在說什 最贊成你這種明智的决定。」

志在四方,功業未成,談什麼家室,小妹

小倩一點頭道:「對!男子大丈夫

,明明說好了要多住幾天的,爲什麼又改

走了一陣,小倩可彆不住了:「奶奶

了一鼻子灰,當然只有走了

小倩冷笑一聲,道。「陸老兒好大的

,嘆了一口氣,半眞半假的道:「奶奶碰

孟老太太要應付這丫頭,可眞不簡單

胆,眞是不識抬擧。

孟老太太一笑道:「你難道知道是什

李三玄。

人,向他們迎面走來,爲首一人,不正是

大家一抬頭,只見前面現出了四五個

看來有麻煩上門來了。」

孟老太太道:「不說就算了……哼!

小倩搖頭一笑道:「不能告訴您。」

是倚多爲勝之輩,沒有什麽了不起。」 熊山四霸是四個異姓兄弟,老大就姓 孟老太太接口道·「熊山四霸只不過

熊叫元吉,老二仇振山,老三侯能,老四

那你老婆子就過來試一試。」 老大熊元吉道·「沒有什麽了不起

你們了。: 孟老太太一笑道:「老身早就想教訓

「奶奶,他們四個人,在江湖之中,是否 沈中原横身擋在孟老太太身前,道:

> 算太壞……」 孟老太太道:「他們不算好人,也不

旁觀戰,中原心裏有數了。」 沈中原點頭道。「好,奶奶,請您一 孟老太太聲音一低道·「熊山四霸練

了一套四人合擊之術,數十年來從未失手 你要小心了。

熊老大道:「廢話,老夫們不吃這一?四個想一想,是否划得來?」 位前輩一句話,四位成名不易,與在下無 名小卒動手,不覺勝之不武,敗之可怕麼 立式,肅然道:「在下沈中原, 」帶起了一道劍芒,劍芒飲後,他已抱劍 沈中原伸手腰間,一揮一抖 再奉勸四 「天虹

套。」

就請出手吧。」 人若犯我,我亦犯人,言巳至此, 沈中原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四位那

熊老大說道:「老夫人多不佔先,你

沈中原道:「那麽在下有僭了。」

「四位小心了……。 四人之中,然後才「天虹」劍一起道。 他並沒有馬上出劍,只緩步而行,走

他們四人倒捲罩下。 然大盛,只見一片劍霞從他身旁升起,向 話聲未了,他手中「天虹」劍劍光陡

未把他放在心上,這時沈中原手中<sup>「</sup>天虹霸,熊山四霸見沈中原年紀輕輕的,也真 是他却沒有把自己失敗的經驗告訴熊山四 除了劍光之外,已失去了沈中原的人影 」劍劍光陡盛,四人只覺眼中一片劍光, 李三玄雖然自己敗在沈中原手中,可

H12

孟老太太道。「那你就能說不他不識

小倩道:「倩兒如何知道。」

麼快就又見面了。」

李三玄哈哈一笑道·「想不到我們這

孟老太太冷冷的道:「李三玄,你知

羞不知羞。」

配合呼應,設險誘敵,集中攻擊。 四人合擊之術,名震武林,講究的是

大吃驚起來… 便失去了攻擊的目標,四人不由一驚,大 這時,只見劍光不見人影,他們四人

微微一笑道:「投機取巧,不登大雅之堂 **歛,沈中**原已將「天虹」劍由腰中收起, 在下告辭了。」 轉身離開了熊山四霸,熊山四霸呆立 就在他們失神吃驚之際,眼前劍光一

是怎樣落敗的。 當場,一臉迷惑之色,好像自己都不知道 李三玄也是頓時目瞪口呆,不知如何

才大叫一聲,道:「沈大哥,你敢情會法 快的就離開了他們,過了好久一陣,小倩 靜得沒有一點聲音,沈中原等三人很

這可是令師稱絕江湖的『幻影劍』?」 孟老太太道:「老身也開了眼界了

到,只能乘人不備,投機取巧,僥倖取勝 如果讓他們展開合擊陣式,中原就難以 沈中原點了一點頭道。「中原大候未

怎樣看不出來。」 術,目中無人,讓他們吃吃苦頭也好。」 小倩叫道:「他們吃了什麼苦頭,我 孟老太太道:「熊山四霸自恃合擊之

不出『幻影劍』之妙了。」 孟老太太道·「你要看得出來,就顯

小倩仰着臉道:「奶奶,您看出來沒

孟老太太說道:「老身也沒有看得出

來.....

不難過了…… 孟老太太一笑道:「好像他們每人 小倩吁了一口氣,道。「這樣小倩就

虎 口』都被中原劍勢點住了穴道。」 沈中原一笑道·「奶奶好厲害的眼力

啊

奶 中原想在此告别奶奶……。」 三人走了一程,沈中原忽然道:「奶 小倩也笑道:「奶奶,你好壞啊!

你一 同去看看。」 孟老太太截口道:「想回家,老身陪

沈中原道:「奶奶,你不是還有要事

麽?

得管他們的事了。 孟老太太道:「老身改變了主意,懶

鬪氣,而影响大局。」 沈中原道:「奶奶千萬不可和陸莊主

他們對你刮目相看。」 老身倒眞要和他們鬪一鬪,老身一定要叫 孟老太太一笑道:「大氣不鬪,小氣

之交。」 又何必呢?爲了中原,壞了你們多年道義 沈中原眉頭一皺,說道:「奶奶,這

他日澄清三湘腥風血雨,非你莫屬,老身 和他們鬪的不是氣,而是這雙眼睛。」 孟老太太道:「老身老眼不花,認定

全力而爲,以期不負奶奶殷望。」 揚道·「中原得奶奶如此厚愛,中原定必 沈中原不覺眼睛一熱,大是感動,昂

身失望。」 口氣,道。「奶奶知道,你一定不會教老 孟老太太用心良苦,這才暗暗吁了一

> 望,不作痴人之夢了 天虹」劍轉到沈中原手中後,他巳再無希 打擾他們,就李三玄也未見出面,想來「 一同前往朗林,一路上再也沒有人出面來 沈中原沒有再謝絕孟老太太祖孫陪他

原的老家又在朗林之東,離朗林市有四五 朗林在長沙之東,離長沙不遠,沈中

止,只有他知道,沈中原已經找不到他的來的樣子,孟老太太鼻子酸得暗中流淚不 倩向他家中走去,看他那種高興得要飛起 ,只有他知道,沈中原已經找不到他的

盡的溫馨。 般的大樹旁邊,屋子雖不太大,却有說不 他記得很清楚,他的家就在那棵華蓋

家已經消失了。 現在大樹依然如故,可是沈中原的家

…莫非我弄錯了地方?……」

是房子早已沒有了。」

徊了半天,忽然,一頓脚。「走,我們去

直沒有忘記他,胡大叔的家離他家不過十 胡大叔從小就喜歡沈中原,沈中原一

沈中原很有把握的領着孟老太太和小

不見了自己夢魂牽掛的家。 到了地頭,景物依稀可記,眼前就是

•「應該就是這裏,爲什麼……爲什麼… 沈中原抱着萬一的希望,自言自語道

下面還有碎瓦啦!不錯,一定是這裏,只 這裏還有幾根燒斷了的木頭……這些亂草 一定就是這裏,你看,這裏是牆脚,…… 小倩偏不識趣,一笑道:「錯不了

問胡大叔去。」 小倩把事實一一指證出來,沈中原低

> 來丈,其實不用走過去,他也該看得出來 ,朱胖子,小和尚……好像他們的家也都 ,胡大叔的房子也和他家一樣看不見了。 沈中原目光連轉,腦念連生,李大媽

了出去…… 沈中原憤激的長嘯一聲,身形陡然掠

跟着也追了下去。 小倩急叫道:「沈大哥,你到那裏?

道沈中原,很快就會回來。 沈中原回來了,一臉失望懊惱之色。 只有孟老太太站在原地沒有動,她知

人了?」 孟老太太一嘆道:「沒有找到一個熟

落 「我們去問打豆腐的小秋姊去。」話聲一 ,人已旋風般又跑出去了。 這次,孟老太太跑去了 中原沉吟了一陣,眼睛一亮,道:

在 一個很靈活可愛的小姑娘。 只是招呼生意的是一個小姑娘。 豆腐店在朗林街尾, 店還在, 人也還

你還認得沈家小癩子嗎?……」 沈中原走上前去,一笑道:「小秋姊

我不知道。」 中原半天,奇怪地道:「誰是小秋姊呀? 那小姑娘轉着靈活的眼睛,打量了沈

啦! 姊那會還是一個小孩子,自己都成了大人 ……」了好幾聲,他眞是急糊塗了, 沈中原猛然一震,口中一連「啊! 小秋

了,是我錯了,你們家可是姓王?」 那小姑娘道:「我們姓陳。」 沈中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道。

沈中原怔了一怔,道·「我記得這家

很久以前的事了,王老爹已經死了很多年 店原是王老爹開的……。」 旁邊忽然有一個人接口說道。「那是

「小珍,你在和誰說話呀?」一張胖

試探地叫了一聲,說道:「你是小秋姊 沈中原眼睛一開,迎着那張胖胖的臉

「你是誰?」

着那小姑娘,躱到屋裏去了 快走。」小胖臉陡然變得花容失色,拉 沈中原道:「我是沈家的小癩子 「不,我不是小秋姊,我也不認得你

老太太發話道:「中原,你難道看不出來 他們怕了你。走!我們另外想辦法。」 沈中原伸手要去抓那進去的婦人,孟 沈中原愕然道:「怕了我,這怎樣會

孟老太太道: 「一定有原因,現在走

市 甚至一口氣奔到了長沙,才落了店。 晚上,三更時分。他們又來到了朗林

再去找她,她一定不會再不認識你了。」 店裏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沈中原點頭之下,飛身進了豆腐店。 孟老太太道:「這時沒有人見到,你

何反應。 沈中原故意弄出一些响聲,也沒有任

沈中原壓着嗓子一連叫了好幾聲:「

小秋姊!小秋姊!我……。」 不對,好重的血腥味。

苗 照亮了屋內的情景。 一幌火摺子,沈中原手中發出一道火

倒在血泊之中。 姊,還有一個壯年人,統統被人殺死了 天呀! 小姑娘小珍,他想像中的小秋

沈中原忍不住大叫一聲,道:「奶奶

東 事,中原,我們快離開此地吧, ……。 內一眼,長嘆一聲,道:「眞是想不到 開門來!」 門外,突然响起了叩門之聲。「陳阿 孟老太太和小倩聞聲而入,打量了屋 的

呢?

手 着沈中原飛掠而去,離開了豆腐店 段,中原,我們快走!」不由分說,拉 孟老太太冷笑一聲,道:「好可惡的

着走什麽? 道:「奶奶,有人來不正好問個明白,急 沈中原江湖經驗太欠缺了,忍不住問

麼。 人家正好把你當殺人兇手送到官裏去。 小倩笑道:「你又土了,你問人家 沈中原道:「我們又沒有殺人,

也不遲呀!」 沈中原道: 小倩道·「誰信你沒有殺人?」 「他們不信時,我們再跑

拿的殺人要犯了,我們還能出面麽?」 小倩道·「那時可就成了官府通告捉 沈中原悻悻的道:「真巧,小秋姊全

出來,人家是衝着你來的。」 家怎會在這時被害呢?」 孟老太太道。「有什麼巧,你還沒看

> 你打聽不出你家的任何消息。 所以,就把知道你家的事的人都殺去,叫 滅口,一定有人不願意你問出你家的事, 孟老太太道:「在江湖上,這叫殺人 沈中原一怔,道:「衝着我而來?」

定, 我的左隣右舍也是被人殺以滅口了。」 也許他們見機得早搬走了。 孟老太太道: 「有此可能, 沈中原長嘆一聲,說道:「這會是誰 但也不一

沈中原腦筋一轉,道··「這樣說來

沈中原堅决的道:「我們一定要把他 孟老太太道:「我們遲早總可以查出

查出來。

候,知不知道你父親的事? 沈中原搖了一搖頭道:「不大清楚, 孟老太太忽然問道:「中原,你小時

知道他常被人欺侮。」 孟老太太道:「你怎樣拜在令師門下

送我到外婆家去,不知怎的,那人把我丢 是家師就收了中原。」 在半路上,自己走了,正好遇上家師,於 沈中原道:「有一天,父親找一個人

只覺得好玩。」 沈中原道。「六七歲了。」 沈中原一笑道·「我倒不覺得可怕 小倩一伸舌頭道·「好可怕呀!」 小倩接口道·「你那時有多大了?」

想 小倩道:「你也不想你娘?」

,可是想又有什麼用。」 沈中原面色一變,凄然道:「怎麼不

> 道你外婆家住在什麼地方?」 孟老太太忽然接口問道。「你知不知

市 ,離這裏不過四五十里地。 沈中原道:「記得,他們就住在永安 小倩道·「你外婆家姓什麽?

子。 沒有注意,不過,我還記得那地點和那房 沈中原一怔道。「這……我小時候倒

我們到你外婆家去看一看。 孟老太太道:「有這個就够了 走

開,笑道:「外婆家我還有小表哥和小表 妹,我們在一起玩得最開心。 沈中原腦中映出了兒時回憶, 臉色一

有小表妹,奶奶,我們不去了。」 孟老太太道:「怎能不去呢?凡是找 小倩無由的惱怒地道: 「你心中就只

得出蛛絲馬跡的地方,我們都得去。 。」小丫頭分明在吃醋,可是加了個 是怕這一去又害了沈大哥的小表哥小表妹 小倩心靈性巧,忙又改口道:「倩兒 小小

表哥」在內,就不刺耳了。

定有人暗中監視,小倩的話值得警惕。」 永安市奔去,首先孟老太太把身形停了下 孟老太太一皺眉道:「我們背後, 他們原已展開了身形,疾如電掣般向

先去看看。」 沈中原道·「這樣好了,中原一個人

是由我去的好。」 雖高,可是經驗還差,最易暴露行踪,還 小倩直覺地反對道。「不行,你功夫

可也不小,你晓得那一家是我外婆家?」 沈中原一笑道:「永安市雖然不大

·」身子一起,人巳射了出去,閃得二閃 沈中原向着小倩一笑道:·「我走了啊 就不見了影子 暗暗掩護你,這就明暗都能兼顧了。 小倩頓脚道:「奶奶,你……。」

說好,他就跑了,我們也快走吧。」 頭,改口道:「你看, 孟老太太道:「我怎樣了?」 孟老太太道:「急什麽?」 小倩不能把心裏的話再吐露了,一扭 相會的地點都沒有

那裏找去?」 孟老太太一笑道:「放心,走不散的 小倩道·「不快走一步,走散了,到

倩的年齡都忘了?」 小倩,奶奶有話問你。 孟老太太道:「你今年多大了?」 小倩發了一下愕道:「奶奶,您連小 小倩無可奈何地道。「您說吧。」

孟老太太哈哈一笑道:「十四歲了 小倩道·「快要十四歲了。 孟老太太道·「回答奶奶的話。」

嗔道:「奶奶,您在\鼠些什麽?」 巳經不小了 小倩的心事被奶奶看破,氣得大發嬌 ,再過三四年就可出嫁了。

一人家喜歡他麼!你可不能說出來啊!」 你才多大一點,就想要婆家了。」 孟老太太搖頭嘆道。「眞是年頭變了 小倩羞得一張小臉緋紅,輕輕的道: 孟老太太一嘆道:「你這個樣子,那

能比得上他。」

相看。」 小倩,打現在起,小倩就要叫你們刮 小倩一揚螓首道:「奶奶,您別小看 目

年齡,反而給人一種明慧開朗的印象。 溺愛,這才顯得有點野,她的野配合她的 其實小倩原巳不壞,孟老太太又過份 孟老太太望了小倩一陣笑道•「奶奶

的 小倩道:「我總有長大的一天呀。」小寶貝也不錯,只是你還小了一點。」 孟老太太道:「可是,人家能等你長

以後不要再替他說親了。」 小倩神色沮喪地道:「奶奶,所以你

小倩也是一笑,道。「奶奶,我不來 孟老太太笑道:「替你說行不行?」

話說開了,祖孫兩人心裏都多了一番在加快一步了。」 孟老太太脚下加速道••「好,我們現

心事,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倒沒有話說

看清他的身形 ,別說在晚上,就是在白天,也不容易 話說沈中原展開身形, 快得像一股輕

永安市。 地,在沈中原脚程裏簡直不當

永安市睡得正沉,靜靜的沒有半點聲

一片竹林奔去。 沈中原打量一陣方位地形,轉身向着

那片竹林就是他外婆家的,他還記得

且,那片竹林雖然經過了十幾年的歲月和小麦哥妹等在竹林中捉迷藏的情景, 熬,却一如往昔,很少改變。 ,那片竹林雖然經過了十幾年的歲月煎,那片竹林雖然經過了十幾年的歲月煎

地 現在那座莊院也已不見了,成了一片雜草 竹林後面,應該是一片莊院,可是

堪回憶的 像他家的左隣右舍一樣,一齊化成了 陳跡。

又喪氣的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方待離身而

飄了過來 忽然,不遠處也有一聲輕輕的嘆息聲

過去。 原來,那邊有一座墳墓,墳墓旁邊坐

不巳。 沈中原身輕如燕,到了他之身後,那

身後。

以對你說。 你又白等了十五天,爹還是沒有什麼話可 呼着·「燕兒,燕兒,今天又是十五了

開始了:「燕兒,燕兒… 沈中原聽他一直說了三遍,第四遍他又

,輕呼一聲,道。「老丈…… 沈中原再也忍不住,轉到那老人面前

沈中原繞着竹林走了一圈,他又迷惑

沈中原身子立即反折而回,循聲掠了

着一個灰衣老頭子,神思悠悠的長吁短嘆

人兀自毫無所覺。 沈中原也不驚動他,只靜靜的站在他

原來,這老人口中正在喃喃不止的輕

說了一遍,那老頭子接着又說了一遍

你是誰?別來干擾老夫。」 那老人被喚一驚,大叫一聲,道。

中原… 沈中原訕訕的一笑,說道:「在下沈

你們姓沈的都沒有好東西。」 那老人怒喝一聲,道:「你也姓沈。

渡! 沈中原忍氣吞聲的順着他的口氣,道

話? • 「是!是!是!老丈可否和在下說兩句

煩老夫!」 那老人揮手道: 「去!去! 去!少來

不出所以然來,正待轉身離開... 惹不得他,沈中原搖了一搖頭,料想也問 還老人分明有着一肚子的怨氣,誰也

字來着?」 了一聲,說道•「你剛才說,你叫什麼名 那老人忽然從夢中突然醒過來似的叫

「在下沈中原。」 沈中原又重報了一遍自己名字,道。

原』.... 道。「中中正正的 那老人一個字一 『中』,原原本本的 個字的細細研究着說

沈中原接口道。「不錯,正是這兩個

原? 那老人又問了一 句道。 「你就叫沈中

沈中原。 那老人道:「你來這裏做什麼? 沈中原只有再次點頭道。「是,我叫

房子?」 棟房子那裏去了?」 那老人道:「你怎麼知道那邊有一棟

沈中原道:「請教老夫,那邊原來的

候,經常……」身後微風輕起,沈中原話沈中原話。「不瞞老丈說,在下小時 沈中原道:「不瞞老丈說

他背後掩來: 沈中原道:「因為在下乃是他家的外 那老人這時已接口道:「說下去。

那老人一揚頭道。「你認認老夫是誰

那是一張骨頭上只有皮而沒有肉的臉

他當做骷髏頭無疑。 二點無神的眼光,幾乎嚇了沈中原一跳。 眼眶下陷像是二個黑洞,黑洞之中射出 這張臉如果不是長在人身上 ,準會把

沈中原那裏認識那人是什麼人…… 「老鬼,滾回去!」身後掩來的人

現身說法了で 那老人道:「二位爺來得好, 他就是

告訴你 我的外孫沈中原,我的外孫沈中原回來了 我的外孫回來了,燕兒啊!爹終於可以 你的兒子回來了

在那老人面前, 原來就是他的外公,口中叫了一聲,外公沈中原猛然大震。明白了當前這老人 是一 人影一閃,二個黑衣人橫裏插來,擋 我就是小願子 向沈中原喝道:「小子,

横刀當胸,大有一言不合,就痛下殺手之 沈中原見那二人不但惡形惡像,而且

你是那裏來的?是誰指使你來戲弄這糟老

沈中原心中生氣,冷笑一聲,道。「

那二人忽然只喝一聲•「殺!」二把你們又是什麽人?阻止在下認親。」 鬼頭大刀刀光一閃,便向沈中原當頭劈下

H16

聲一飲,巖神聽去,他已覺出正有二人向 來

忽然又傳了孟老太太的喝聲,直。 人,定然不是好東西,饒你們不得。 ,好問話。 話聲未了,人已從刀光中穿了過去 沈中原冷笑一聲:「你們動手就想殺 「留活

一 軟, 沈中原心中一驚,不知他們存何居 ,腕脈入手,沈中原但覺那兩人身子 不待他發力,便向他身上倒來 中原雙手五指一探,扣住了那二人

**一齊攤倒地上,一動也不** 快,沈中原剛飄了出去, 雙手一放,人便斜身飄了出去 沈中原剛飄了出去,那二人的身子已那二人失去沈中原支撑,下倒之勢更

他們吧?」 孟老太太飛掠而到, 動了 道。「你沒有傷

怪 他們是中了別人暗算死去了。」 沈中原道: 「他們有點奇怪:

的 道。 接着便向那二人身上找去,不久便叫 「你們看,他們中了絕毒暗器。」 二人的後領窩,每人釘着一枚黑色

厲害。」 孟老太太道:-「中人立死,你說厲不 小倩道:「天王釘厲害麽? 孟老太一震道:「天王釘!

「老夫,你真是我的外公麽?」 這時,沈中原巳扶住那枯瘦老人道:

陪我苦命的女兒哩!」掙脫沈中原的扶持 糊糊的道: 「你們不要吵我好不好,我要 ,伏在那座墳墓,呼啦!呼啦!的睡了起 那枯瘦老人忽然變得神智不清,迷迷

沈中原一時失了主張,搓着雙手不

的話也不敢相信。 如何是好 ·····看來他有點瘋瘋癲癲······只怕他 沈中原道··「我也不知道··他只是說 小倩問道。「他真是你的外公麼?

倩道·一他剛才說,他要陪他的

境的墓碑,不就知道了麽?」 增的墓碑,不就知道了麽?」 如口中說着,人也當先射向墳墓,向她口中說着,人也當先射向墳墓,向

小倩手足無措的真叫起來••「沈大哥不錯,我娘就叫燕娘,燕娘是我娘,娘啊不錯,我娘就叫燕娘,燕娘是我娘,娘啊 沈大哥,別哭了,別哭了……我也要哭

奪匪而出。 有流出眼淚來,眼淚却巳滾動不巳,幾將 淚眼中, 若有人影在前面樹林中閃了 孟老太太心中亦十分難過,她雖然沒

,一路潛形歛跡的搜了過去,搜出約五十 力極高,因此,孟老太太也不敢粗心大意 從剛才閃動的身法看去,對方顯然功

閃,孟老太太心神一飲,接着閃身追了

遠遠聽去。 文開外,前面已聞談話之聲。 孟老太太不敢過於接近,默運神功

一個沙啞,冷硬的聲音顯然地位較高, 那是二種完全不同的語聲,一個冷硬

說話的語氣充滿了废人之氣

只聽那冷硬聲音道:「你聽清楚了沒

死的季三王五不識輕重的闖了出去,破壞清楚楚,彭老頭嚷着他的外孫回來了,該那沙啞聲音道:「是的,孫九聽得清 彭老頭承認了那沈中原是他外孫

本三王五口風不緊, 洩漏了機密, 於是當機立斷賞了他們每人一枚『天王釘』。」 冷硬聲音道: 「很好。」 沙啞聲音的孫九道: 「本來孫九很可沙啞聲音道: 「很好。」 那冷硬的聲音罵了一聲:「可惡。

未得指示,不敢妄動。」

事有待上面决定後,再作計較。」 是彭老頭外孫之事,亦不可絲毫外洩,這 冷硬聲音道。「對,不能動他,但他

留下那彭老頭,只怕他會亂說話,可是 沙啞聲音的孫九又自出主意說道。「

算了,留下此老,遲早都會出毛病。」 冷硬聲音道:「必要時你就把他除了

,孫九就可放心施爲了。」 沙啞聲音的孫九道:「有姜老這句話

不可落入沈中原眼中。」 沙啞聲音的孫九道。「這個不用姜老 冷硬聲音道:「不過,你要特別小心

煩心,孫九知道。」

一長,也向他們談話之處掠去。 孟老太太再沒有什麼可顧忌的了,身子 冷硬聲音道。「好,老夫走了。」 「請留步片刻!」那是沈中原的聲音

鈎的白髮老者身前。 這時,沈中原已橫身擋在一個背插雙

老太太低,他怎會和孫九連成一伙,做出 這種事情來,眞叫孟老太太想不通了。 聲,道·「是他雙鈎無常姜北海!」 孟老太太一見那老者背上雙鈎,暗叫 雙鈎無常姜北海的江湖身份不比他孟

老太婆也來了。 暗中却皺了一下眉頭,忖道··「怎麼,這 無常姜北海望都沒有望他一眼,一副不屑 一顧的樣子,但是當他看到孟老太太時, 沈中原擋過雙鈎無常姜北海時,雙鈎

幸會!孟姥姥幾時也來了三湘地面。」 太太,勉强打出一陣哈哈大笑道:「幸會 他可以不理沈中原,却不能不理孟老 孟老太太道:「巧遇!巧遇!你們有

姓。」有孟老太太一旁現身,他的態度有 原一眼道:「老夫眼拙得很,不知少俠貴 什麼話,儘管相談,不必顧忌老身。」 雙鈎無常姜北海這才上下打量了沈中

點武林前輩的味道了 雙鈎無常姜北海「啊!」了一聲,道 沈中原抱拳道。「在下沈中原。」

在下都已聽到了。」 「原來是沈少俠,久仰!久仰!」 中原面色一肅道:「你們的談話

那就用不着老夫多說了。 沈中原說道·「不過在下還想請教一 雙鈎無常姜北海點頭道:「很好,很

的動力忽然一減,向下一垂,再也抬不起而是穴道,雙鈎無常姜北海只覺整條手臂

,他又悔又怒,不由大喝一聲 • 「小子 雙鈎無常姜北海一時大意,吃了大虧

誰?」

下外祖父?」

來說,那是沈中原使詐取巧,而自己又粗 !」話聲中身形立退,已退出二丈開外。 一招取勝,在雙鈎無常姜北海的觀感 沈中原同時也朗朗一笑道:「承讓了

心大意,算不得什麼眞實本領 在孟老太太的看法,可就完全不同了

他精神不正常。」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你知不知道

雙鈎無常姜北海,是胸有定見的,却沒想 喜之中又添了三分隱憂。 他因爲知道沈中原的能耐,對他的必勝 招,就勝了雙鈎無常姜北海,驚

已經拉不起來了,連再找他出氣的本錢都 雙鈎無常姜北海氣得要死,可是右手

係?

與我們的關係?」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你知不知道 沈中原道。「這個在下看得出來。」

沈中原一怔道:「他與你們有什麼關

在變化着,這口氣實在有點嚥不下 孟老太太笑了一聲,道。「老姜,這 的臉色一陣紅一陣白,不停的 去。

不住火,他該知道的,總是知道,就讓他最後,只暗暗嘆了一口氣,忖道:「紙包

話?

峯也是結成了一條綫,幾次想干擾他們

他們的談話,只聽得孟老太太一雙眉

現在知道了吧,將來是禍是福,只有走一

算不算你落敗?」

咬着牙根,悻悻的道:「敗了又如何?」 能不算數,再加孟老太太一擠兌,他只有不服氣,可是憑他的身份,說過的話又不 雙鈎無常姜北海雖然敗了,心裏實在 孟老太太道·「咱們在江湖上可是老

出聲發話干擾他們

因此,孟老太太極力壓抑自己,沒有

步看一步了。

話, 難道老夫自己不知道。」 雙鈎無常姜北海大喝一聲,道:「廢

你別把老身的人也一齊丢在這裏。」

你們會首是誰?」

孟老太太一笑道:-「知道就好,希望

便相告。」 雙鈎無常姜北海訓訓的乾笑了二聲 「這個麼……老夫只是受人之托,不

不講理之人,如果前輩不與在下講理,在 沈中原冷笑一聲,道:「在下不是蠻

可是準備不講理了?」 雙鈎無常姜北海笑着接口道。 「少俠

麼人?」 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小子也居然張牙舞 起來……哼! 雙鈎無常姜北海哈哈一笑道•• 你看,我們既是老得叫人看不起了 沈中原點頭道:「地下正有此意。」 小子,你可知道老夫是什 「孟姥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雙鈎無常就是 沈中原道:「請教。」

老夫。」 沈中原道:「雙鈎號稱無常,那是表

示老丈的雙鈎厲害無比了。」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你可要嚐嚐老

呢?」

丈雙鈎的味道。」

你身上多花心思了。小子,你就上來送死獄無門闖進來,這樣也好,老夫用不着在 笑一聲,道。「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 海反手一接,雙鈎就到了他手中,接着冷 忽然從背後自動彈了起來,雙鈎無常姜北 雙鈎無常姜北海一搖雙肩,肩上雙鈎 沈中原道:「這就是你的恃仗?」

死不了呢?」 沈中原皺了一下眉頭道:「要是在下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那也要你勝得

呢? 沈中原又說道:「萬幸在下勝了老丈

也想勝過老夫… 雙鈎無常姜北海冷哼一聲,道。「你

,話可不能說得太滿。」 孟老太太一旁忽然接口道。「長江後 ,江湖一代新人換舊人,姜老頭

太與沈中原的關係,怔了一怔道:「你如 鈎雙無常姜北海顯然還不知道孟老太

年輕人口中。 何說出這種話來?」 孟老太太道:「咱們不能把話柄落在

作證,你有什麼話說?」 證,……。」話鋒一轉, 你可認得這位孟姥姥,好,就由孟姥姥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好 轉向沈中原道。 就由你作

望老丈能解釋在下胸中疑慮。」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要是你落敗了 沈中原道。「如果在下僥倖得勝,希

便。 沈中原說道。「生死一條命,悉任尊

說的。」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這可是你自己

一言。」 雙鈎無常姜北海點頭道。「好,君子 沈中原道:「你同不同意?」

兵器吧。」 雙鈎姜北海一領手中雙鈎道。「你取 沈中原道:「駟馬難追。」

傳音道。「天虹劍不能讓他見到。」 沈中原望了孟老太太一眼,孟老太太 沈中原苦笑一聲,道。「在下身上未

會帶得任何兵双,這却如何是好?」

分勝負好了。」 老夫也不能佔你的便宜,我們就在拳脚一 思佔沈中原的便宜,尤其還有孟老太太在 雙鈎無常姜北海這大一把年紀,可不好意 一旁,更不能沒有風度,點頭道:「好 沈中原道·「老丈請 人家沒有帶兵双,可不是看不起他

「老夫讓你先。」 雙鈎無常姜北海將雙鈎插回背後,道

有僭了。」踏中宮走洪門,單掌一推而出 ,直取雙鈎無常姜北海胸前大穴。 沈中原也不再客氣, 

了全身功勁,向沈中原來掌腕脈上切去。 存速戰速决之念,右手五指一揮,便落足 你這點氣力也敢和老夫動手,眞是太不量 但勁力不足,暗笑一聲忖道:「小子,憑 力了,哼!老夫絕不容你走滿十招。」心 他出手奇快,算準了五指一落,沈中 雙鈎無常姜北海見沈中原掌勢雖快,

海的來指一彈。 忽然一變,化掌爲指,使了一招「葉底」的指力一處,而沈中原虛軟無力的掌式 桃」,一翻而上,正好迎着雙鈎無常姜北 原必受重創。 可是當他指力將落實之際。 「葉底取 只見自己

,雙鈎無常姜北海那來得及縮手,只覺虎奇强無比的指力,雙方交接遞招又近又快不在指法變化中爭先取勝,而彈出了一股 口一麻,被沈中原的指力彈個正着 式如此迅快,更料不到沈中原翻腕之後 虎口發麻而不發痛,傷的不是筋肉 雙鈎無常姜北海想不到沈中原變招換

立竿見影沈大鵬。」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我們會首就是

中原叫道:「小子,有什麽話快說。」雙鈎無常姜北海緊绷着一張臉,向沈

沈中原道・「你們爲什麼這樣迫害在

雙鈎無常姜北海問道。「你外祖父是

本會還沒有正式宣佈成立。」 麼麼會首?老身好像沒有聽說過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你怎會知道 孟老太太驚訝地道••「沈大鵬又成了

你也和沈大鵬打成一片了。」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你想不到的事 孟老太太道:「這就難怪了,想不到

還多哩!」 沈中原道:「怪了,彭老人家是在下

他,困擾他,剛才你們還說要殺死他,你 家,就是在下外祖父,你們一直派人監視

知故問,好,在下再說一遍,那位彭老人

沈中原冷笑一聲,道:「你分明在明

說,這是爲什麼?」

的話根本就不可信。」 你找錯了外祖父,別忘了他有精神病,他 外祖父,又怎會是沈大鵬的岳父呢?」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難道就不可能

麼說要殺死他呢?」 沈中原念頭一轉道:「那剛才你爲什

會首的岳父,老夫敢麽?」 沈中原道:「你是不承認你剛才說的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你想想,我們

認。」 雙鈎無常姜北海一笑道。「老夫不否

絕學,你可敢赴約?」 夫約你在中秋明月之夜,再討教討教你的 你要問的話,老夫都說清楚了,現在老 老夫不說,你也該認得出來。好一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其中自有理由 沈中原怔了一怔,道。「你……。」

地點說出來。」 沈中原哈哈一笑道:「有何不敢,把

緊,因爲他就是我們會首的岳丈。」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告訴你也不要

沈中原一楞道:「你們會首的岳丈?

自有她的身份

爲人行事的準則,因爲如此,她在江湖中

孟老太太雖是女流之輩,却有她自己

孟老太太接道••「算上老身一份。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水陸洲。」

> 孫九,獨自一人去了 聲出口,人也猛然射身而出,居然不理會 雙鈎無常養北海點頭道。「好!」話

離開時,沈中原已喝聲道:「站住!」 擅自離開,那知雙鈎無常姜北海走的時候 却沒有招呼他,他慢得一步,方要飛身 雙鈎無常姜北海未去之前,孫九不敢

原巳經搶到了他身前 的身子還沒有拔起,眼前人影一閃,沈中 孫九當然不會聽沈中原的話,可是他

就發軟,雙腿一發軟,他還能走得了海就差了一籌,想想動手後的結果, 打敗雙鈎無常姜北海的,自己比雙鈎姜北 孫九是眼睜睜的看着沈中原一招之下 麼? 雙腿

麽不學學姜老的樣,找尋脫身的機會。」小子功夫雖高,經驗可還差得遠,我爲什 着聲音道:「大俠有何吩咐?在下 心中打定了主意,孫九鼓着胆子,硬 孫九心念電閃,暗暗的忖道:「看這 知無不

沈中原道:「剛才用『天王釘』殺人

的可是 尊駕? 孫九頭皮一麻道: 「是!是!不!不

沈中原道:「是就是,不就不,少在

眞人面前說假話。」 孫九心慌意亂地道。「在下,在下是

頭,竟一句話都用不上了。 心中原想好了很多應付方針,可是事到臨奉命行事,身不由己,請大俠明鑑。」他 奉命行事,身不由己,請大俠明鑑。」

很。 孫九打着顫聲道:「是,在下也怕死

沈中原一笑道:「看樣子你也怕死得

王釘」?」 沈中原道:「你是那一隻手發的『天

H19

毒,罪該萬死,念你奉命行事,身不由己 ,暫饒你一命,滾吧!」 ,點在孫九手臂上,凜然道·「你出手惡 話聲未了,只見沈中原出手點出一指 一下右手,道。「是這隻手,…… 孫九的心機,這時是一點也用不上,

**俠開恩,以後在下一定……」一面擧手抱心誠意的樣子,一面口中說道:「多謝大** 拳行禮。 這時,他才發覺整條右臂不痛不癢的

出來,一頓脚扭頭而去。 臉色一變,幾乎就要大口罵了起來,可是 完全不是自己的了,那還舉得起來。 ,他最後還是沒有罵。忍着狠毒沒有表示 當然,他下面的話,也說不下去了

是好東西,可是中原放過了雙鈎無常姜北 心地惡毒,中原,你不該讓他離去的。」 孟老太太嘆了一口氣道。「孫九此人 沈中原道。「中原看得出來了,他不

海,中原不願只殺蒼蠅不打老虎。」 孟老太太一笑道。「算孫九走運。」 這時,小倩「頭鑽出來,道。」「沈大

聽了雙鈎無常姜北海的話,我也沒了主意 沈中原訕訕的苦笑了一下道··「剛才

哥,那彭老人家真是你的外公麼?」

沈中原道•「那麼那沈大鵬……?」

斷。」

孟老太太道。 「不會錯,他就是你外

孟老太太說道:「他可能就是你的父

親 情時再解說,那就不是聰明的作法了。 老裝鄭作啞,等到沈中原發現他早知道實 事情遲早要暴露出來,孟老太太不能

要翻了轉來。」 大哥的父親,那就糟了,整個的江湖豈不 小倩尖叫一聲道:「沈大鵬要真是沈

個小武師,不可能成此氣俠。」 沈中原聲音低低的道:「家父只是一

孫九暗暗吁了一口氣,還想表現得誠

是工湖上大名鼎鼎的辣手青娥,有了這種孟老太太道。「沈大鵬現在的妻子可 妻子,什麽情勢不能改變。」 沈中原眉頭一結,沉吟不語了

## 三湘英雄 奉起赴會

他在想什麼呢?

大鵬一定是另外的人。 地道••「對的,伯父一定不是這種人,沈 認爲還是不大可能,家父不是這種人。」 小倩吁了一口氣,全身無比輕鬆舒暢 沈中原最後還是搖頭苦笑道。「中原

孟老太太笑道:「你見過沈大鵬?」 小倩道·「沒有。」

孟老太太道·「你憑什麽說沈大鵬另

沈大哥的判斷。」 小倩一昂螓首,理直氣壯地道•「憑

孟老太太又是一笑道·「就憑中原的 小倩肯定地道。「是!我相信他的判

> 有聲,令人難以否認。 十分堅定,因此,理由雖然勉强,却擲地 這個理由有點勉强,不過小倩的語氣

啊!這個丫,莫非……」 心眼裏只有沈大哥,沈大哥的話就有理 似乎恍然而悟地打住心念,望着小倩 孟老太太怔了一怔,忖道:「這丫頭

還小哩……。 發了一陣呆,又搖了一搖頭,說道:-「她 小倩見奶奶臉上神情時鬆時緊,不覺

天在變哩!」 一笑道: 「奶奶,你在想什麽心事呀。」 孟老太太索性試探地道。「我看你天 小倩一怔道:「我有什麼好想的?」 孟老太太脫口道:「想你。」

說,小倩還不是小倩。」 孟老太太搖頭道:「不,現在不同了 小倩無由的一紅臉道:「奶奶你在亂

笑人了 ,看來你要變成大倩了。 小倩嬌嗔的笑道:「不來了,奶奶又

方向接近… 輕喝一聲,道••「有人來了……分從四個出一片神往之色,忽然,他皺了一皺眉, 沈中原在看着她們祖孫說笑,臉上綻

孟老太太也察覺到了 ,神色一變,道

「好像是圍堵我們似的。」 顯然心中已是有了怒意。 沈中原目光一射道:「好,來就來吧

在當中。 ,四方八面同時出現了十幾個人,人人携 來人也真快,只聽一陣衣袂飄風之聲

> 的臉色也變了,因爲,他們都看到了不該 看到的陸老莊主陸平。 孟老太太的臉色變了,同時,沈中原

是充滿了無盡的怒氣。 孟老太太知道得多,皺眉變色之中更

沈中原却是驚訝之色多於惱怒之色

迷惑之情多於意外的驚變。 陸平不久以前,不是還好好接待過他

住氣,且看孟老太太的動向。 事情很難使人理解,沈中原倒也沉得

陸平一個,而且心理上早有準備。 「各位倒是來得眞快,哼!哼!哼! 憑她這句話,就知道她認識的人不祇 孟老太太長眉倒捲,冷笑一聲,道。

的話,你說過沒有?」 孟老太太冷笑一聲,道·「老身另外你也已盡了心力,請您也讓過一旁吧。」 所以,陸平只有和大家一同而來, 陸平盡過心力了, 陸平跨步向前,抱拳一禮道。「姥姥 他們大家只是不依 姥姥!

陸平道。「說過了

上一份,各位就不必客氣了。 那麽老身的立場也很明顯了, 孟老太太道:「既然你已經說過了 我老婆子算

請你替大家想一想……。」 陸平苦着臉叫了一聲,道:「姥姥,

老身情義巳盡,廢話你就少說了。 孟老太太揮手道:「你們不聽老身的 沈中原叫了一聲,道:「奶奶,他們

孟老太太道·「他們認爲你就是沈大

「那是衝着我一個人來的

意他們的看法和作法,所以老身是站在你 孟老太太道:「也有老身,老身不同

必呢?您還是讓過一旁…… 「奶奶,你這又何 0

「住口,你把奶奶看成了什麽人! 孟老太太雙目一瞪,大喝一聲,道:

維護? 沈中原道:「中原值不值得奶奶如此

孟老太太道。 「値不値得老身心裏有

目光一轉,也凝注在陸平臉上道:

你是不是也想動手?」 陸平道•「陸平不敢。」

邊去吧。」 孟老太太道。「那沒有你的事,退過

陸平搖頭一嘆,退了下去。

?還是一擁而上?」 各位也是成名露臉的人物,想單打獨鬥呢 孟老太太目光一掃四方,冷然道:

教你的眞才實學。 「孟老婆子,你不够朋友,老夫先頜教領 一聲冷笑,走出一位提劍老翁,道••

不開竅的定是你,來得好,老婆子還要教 就知道你是糞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最 孟老太太哈哈一笑道。「胡子安,我

注意,所以沒有帶在身邊,只帶了一根普 ,這次前來三湘,因避免武林人物的過份 孟老太太的重兵器風凌鐵拐揚名天下

這時,他把烏木雅上杖向身前一横,頭

壓正邪是非之分,哼!你才真要受受教訓 子一樣腦頭草兩邊倒,武林之中却也有什 胡子安冷笑一聲,道。「荀像你老婆上白髮,無風自揚,神態成猛之至。

手中九耳大環刀一立,拉開了架勢。 跨,人就到了孟老太太面前

們願意就此退走?」 太間搖手叫道。「兩位千萬動手不得。 陸平幌身而出, 横在胡子安與孟老太 孟老太太横目一笑道:「不動手,你

孟老太太哈哈一笑道。「很爲難是不 陸平訕訕的道。「這… 道……」

話,看刀!」此老分明是一個火爆脾氣 取孟老太太。 性子一衝,手中九耳環大刀刀光一起,直 胡子安大叫一聲,道。「陸平,少廢

得退了出去。 杖,横掃而出,勁氣颯然,先自把陸平逼 孟老太太一聲大笑,揮動手中烏木拐

倚多爲勝。」手中一擺,多了一條五彩繽 掌聲中人影翻飛,都奔向了沈中原 陸平搖頭一嘆,舉手拍了三掌 小倩大叫罵道。「好不要臉,你們要

紛的軟鞭,跳到沈中原前面。 沈中原一笑道:「小倩,你還是站過

陣。 小倩一搖頭道:「不,我要給你打頭

在當中,可是小倩這一擾,立時暴發的

麽了不起的本事。 ,看他年紀輕輕的,大家也不相信他有什 了陸平之外,誰也沒有見過沈中原的功夫 有臉的人物,雖然聽說沈中原厲害,但除 要知這些來人,都是三湘地面上有頭

勢一頓,誰也不願自貶身價率先出手了。 在小倩一擾之下,那股氣勢便是一頓,氣擁而上,每一人心裏都覺得有點那個,更 正是熱鬧,兩人的火氣都大,出手都不留 只有孟老太太與胡子安的拚鬥倒打得 憑他們的江湖身份,要他們就這樣一

陸平皺了一皺眉,走向小倩,道。 ,沒有你的事,你讓開吧。」

精,刀來杖往,

難分難解。

就不讓。 小倩搖頭道。「你們要倚多為勝,我

倚多爲勝, 其中一位三十多歲的漢子道。「誰要 我們只是怕他跑了。」

點不大妥當。」 視亦高,接上便道:「陸莊主,這件事有 那人名叫魏一峯,一身功力不弱,自陸平一皺眉叫道:「魏老弟……。」

家說好了的 陸平道:「有什麼不妥當?這原是大

願意第一個上塲拚命,否則,在下不願自 臉打 羣殿,如果要單打獨鬥 臉打羣毆,如果是圖丁圖圖 其當着小倩這小姑娘面前,在下就拉不下 其當着小倩這小姑娘面前,在下就拉不下 的,可是一個人總有改變主意的時候 魏一峯道。「是,這原是大家說好了

人影一靜,大家已把沈中原和小倩圍 却說的是心底話,當然大家相望了一陣,他倒是一個直性子人,話說得很重,

> 說開,大家更是不好意思了 大多數的人,臉上都現出了尴尬之色 武林人物,好名腾於一切,事情一經

甚一日了。」 之念都非常强烈,只是虛名自誤,也給了 不免暗嘆一聲,忖道:「看來這些人是非 心懷不軌之人不少機會,怪不得惡勢力日 沈中原心中原本充滿了怒惱,這時也

都改變了主意?如果各位都改變了主意, 之言,想五位都已聽見了,各位是不是也 念動問,只聽陸平大聲道:「魏老弟

漸的,都向後退了一步。 ,右一個,其中雖有猶豫費時之人,但漸當然,魏一峯退得最快,只見左一個 那就請退後一步。」

中原一人。 顯然,都拉不下臉來羣歐羣打共攻沈

陸平搖頭一嘆大聲叫道:「孟姥姥與

胡老哥,你們也請不要打了。」

完全控制住戰局,勝負之分,只是遲早問 未分出勝負,但孟老太太指東打西,已經 這時, 孟老太太與胡子安之戰雖然尚

戰,走了過來。 時,陸平一呼叫,他們兩人也立時停手罷 當然,兩個人的火氣也越打越熄,這

胡子安目光一掠大家,道:「你們在

發什麼楞,爲什麼不動手?」 陸平道:「他們都拉不下臉來羣攻一

人,要單打獨鬥 孟老太太哈哈一笑,一伸大姆指道。 ,三湘英雄果然個個是人物,我老婆 , 胡老哥:

通的烏木拐杖,重量當然是輕多了

們要是單打獨鬥,你就不再伸手了。」 胡子安横了孟老太太一眼,道:「我

他學藝不精,敗了活該。」 老婆子絕不伸手,沈少俠如果敗了,那是 孟老太太道·「只要是單打獨門,我

我看呀,你們這次根本就不該來。」 打得過沈大哥,沈大哥還有什麽可怕的! 能打敗沈中原,也落個「車輪戰」之譏, 小倩一旁插嘴道•「你們是單打獨門 這麼多人對付一個人,就是單打獨門

如果打不過沈中原,其他的話就更不要說

哥,小倩的話有點道理,勝之不武,敗之眉頭,望了胡子安一眼,傳音道:「胡老 爲蓋,這次算白來,放他一馬吧。」 小倩的話,大有道理,陸平暗中一皺

小子動手,這時正好住手 陸平傳音道:「好在大家還沒有和那 胡子安也傳音道:「可以麼?」

「好,這次放過你們,我們走!」 他們來得快,走得更快,胡子安一聲 胡子安點了一點頭,一揮手大聲道: 片刻之間,當場就只剩下了孟老

尾,好不可笑。」 太太祖孫和沈中原三人。 小倩樂得哈哈大笑道:「這叫虎頭蛇

一種自重的可愛。」 沈中原道。「不是可笑,而是可爱,

孟老太太長嘆一聲道:「我眞不知道

沈中原道。「你老人家的心意,中原

> 「奶奶,現在的沈大鵬真是家父麽?」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悠悠一嘆,道。

只能這樣回答你了。 孟老太太點點頭道:「就老身所知

沈中原一萬個不敢相信地道・「怎樣

相助之下發奮苦練;終於被他練成了一種 結爲夫婦,此後,令尊在辣手青娥馮妙香 奇霉的掌力『蝕骨化血掌』。」 辣手青娥馮妙香,兩人居然一見運情, 令尊潦倒了些日子,後來不知怎樣遇見 孟老太太道··「據說自令堂去世之後

慎,掌力未練成,自己反而先吃惡果,爲這種掌力的人,也極爲危險艱苦,稍一失 種掌力,這種掌力確實陰毒無比,但是練 毒物所傷。 沈中原點頭道••「中原聽家師說過這

山派片瓦無存,得意洋洋而回。」 得死傷過半,然後又放了一把火,燒得衡 上衡山,連手肆虐,把衡山派五老七院殺 骨化血掌』之後,便和辣手青娥馮妙香直 孟老太太接着道:「令尊自練成『蝕

沈中原道:「他們為什麼這樣對付衡

情就不知道了。」 孟老太太搖了搖頭道:「有無別的內

武林公敵?」 沈中原道:「由於衡山惡行,於是他

成都立派,準備大敵不得不奮起圖存了, 湘九莊十八堂,弄得三湘武林人人自危, 一戰成功之後,連施殺手,前後消滅了三 孟老太太道:「主要的原因,還是他 

> 呢? 「沈大哥,他要眞是你的父親,你怎樣辦 小倩聽得心中好不難過,着急地道:

何是好,最好他不是我父親。」 沈中原長嘆一聲,道:「我也不知道 小倩道··「我也希望如此。」

我們還是回去看看那位彭老丈要緊。」 孟老太太一笑道:「不要說廢話了

去。 應了一聲••「是。」便長身而起,急急奔 沈中原想起外公,心中便担心起來, 孟老太太與小倩身形稍慢,趕到彭老

**嘆**不巳。 文住處時,只見沈中原一臉沮喪之色,長

外公呢?」 沈中原冷笑一聲,道:「不見了。」 小倩口快,着急地問道。「怎麽,你

屍。 沈中原回答道。「沒有血跡,也不見 小倩道:「是不是被他們殺死了?」

如果沈大鵬是父親的話,便不會對外公這 般虐待。」 過了一陣,沈中原又自言自語道。一

你外公。」 小倩道:「他什麼事做不出來,何况

沈中原道:「你不知道,他們一向相

造座大房子,派很多人供他使喚才對 沈中原悻悻頓了一下脚道:「我現在

就去找他去。」 小倩道··「對,是真是假一見面就明

處得非常好。」 小倩道:「這樣說來,他該替你外公

了『水陸洲』中秋之約。」 孟老太太微微一笑道:「中原,別忘

是中秋,此去洪江,趕不回啦!」 小倩「啊!」的一聲,道:「後天就

說大有渡日如年之感。 只有二天,但這兩天的等候,對沈中原來 趕不回來,當然只有不去,雖然時間

光,偏偏這兩天風不驚草不動,憋得他好 不難過。 這兩天要是出些小事情,也好打發時

到了中秋下午時分,店小二忽然叩門

進來,遞給他們一張紙片。 紙張上寫着·「水陸洲兇險無比,不

去也吧。」

門關,我也要闖他一闖。」 沈中原首先劍眉一揚,道。 孟老太太皺起了眉頭道:「中原,你 「就是鬼

不多,但水陸洲四面環水,不會水中功夫 水中功夫如何?」 孟老太太道:「老身和小倩和你也差 沈中原苦笑道:「旱鴨子一隻。

,處境確實惡劣。」 沈中原說道:「我們總不能不去赴約

能有備無患。 定了,但我們事前也要做些準備工作 孟老太太道: 也要做些準備工作,才 「這個『約』我們是赴

沒有熱鬧可看了 只見小倩搖頭不斷地道:「不, 孟老太太叫過小倩 沈中原點頭道:「奶奶說得是。 ,吩咐了 不・我就 許多話

小倩才百般無奈地先自離開了他們。 孟老太太費盡唇舌,好說歹說了半天

理,可也不敢易奉金屋上,可也不敢易奉金屋上,可也不敢易奉金屋上,你知江湖險惡的道小倩雖然心不甘情不願,她到底是一

河而下,岸邊滿眼都是船隻。 她低着頭一路到了水西門,水西門沿

身子一伏,便跑向那艘快艇。 小倩看清大大小小各式船隻,思量了 看中了一艘符合理想的小快艇,她

骨立,看他那樣子,慎担心他沒有力量划 艇主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皮乾

「這艘快艇出不出租?」 微一猶豫之下,只聽身後有人問道。

那老頭子眼皮都抬不起似的搖頭道。

「今天不出租。 回頭向身後望去,那要租船的

煩的念頭便自動息了,不過她也沒有走 老大不高興,見他如此老態龍鍾,那找麻 態龍鍾的樣子,比那船主似乎更是老弱。 也是一個老頭子,全白的鬍子,看他那老 小倩見人搶租她看中的船,心中原是

好奇地望着他們談生意。 其實他們的生意二三句話就談成了 「賣不賣?」

「多少錢?」

那船主伸出一根手指頭向上一舉

**両銀子向船主手中一放,船主拾起放在船** 上一件破衫,跳下船就走了。 那買船的老頭子二話沒說,取出一百

到 ,這種生意那有不成交之理。 生意就這樣成交了。 一百両銀子,買拾艘這種小船也買得

H22

走。 不敢想,當時伸了一下舌頭,只有回身就金山銀山在身上,這種大手筆,她是想也小倩雖然也常行走江湖,可沒有揹着

,簡直能像那老人一樣操縱自如,隨心所所欲,想怎樣走就怎樣走,靈巧極了。 老人操縱着小船直如游魚戲水,隨心

動叫她了。 駐足回身一看,就是剛才買下鄉條小 「小姑娘,要租船麼?」居然有人自

欲

艇的老頭子 小倩真怕自己耳朵聽錯了,楞了一下

吃中飯,喝酒去。」

問道·「老丈,你是問我麽?」 老人道。「我的船可以出租。」 一百两銀子剛買下的船,會真的出租

的

,老人付完錢,揮揮手就走了。

樣還給你?」

老人道:「送回原來地方就是了。

小倩搖了一搖頭道。「我付不起!」

老人一笑,說道:「你身上帶有多少

賞給你好了。」 老人哈哈一笑道:「一百两,我這船 小倩也伸出了一根手指頭

小倩道。「一両。

你一両銀子租你一天好了。一錢銀子,老夫這船可是大 錢銀子,老夫這船可是大價錢買來的 老人道…「這種船的市價租金一天是 小倩道: 老人道:「不,租船是自己划。」 小倩道:「包括你的工資在內?」 「可是我不會划船呀!」

怕也使用不上!

自己運用了,那老人即使有什麽心機,只

小倩的話也有道理,船在自己手裏,

心一點就是了。」

孟老太太道:「咱們心裏有數,你小

其奈我何。」

件事情,倩兒不會划船,船在倩兒手裏

小倩一笑道:「奶奶,你忘了計算一

應該划得很好了 老人道。「只要你不太笨,有半天時 老人道: 「這個老夫倒可以教你。・」 「很快能學會麼?

從密密麻麻的船縫中駛了出去 給了銀子,上了船,老人划動雙槳 小倩道。「好,我正要學划船哩。」

片泥沙,洲上也住了一些人家,只是人家

水陸洲只是湘江水域中堆積起來的

和沈中原乘渡船到了水陸洲。

用過晚飯,華燈初上時分,孟老太太

兒又不是初出道的雛兒。」

小倩一笑道:「奶奶,你放心啦!倩

不多,不能形成市集,只有渡船口有一家

借着低垂的夜幕,展開身形,向全洲作 孟老太太和沈中原都沒有到過水陸洲

道。「好,小姑娘,你真不笨,老夫請你 小倩高興,那老人更高興,哈哈大笑 少其他農作物。 菜圃所佔的面積約爲全洲的十之二三 全洲都是平地,除了一些菜圃外

酒醉飯飽之後,酒飯錢還是那老人付 ,其他的地方多是卵石地和雜草。

小倩趕上去道。「老丈,你的船我怎 的清光洒在身上,令人舒暢無比。 中秋的月亮已經掛在樹梢頭了,淡淡

人家不正在熱熱鬧鬧的團圓賞月。 今天是中秋夜,除了他們外,那一戶

好不高興,回去告訴姥姥,孟老太太聽了 小倩租好了船,又學會了划船,心中 無常姜北海出現。 過後,萬籟俱寂時分,也沒見約會人雙鈎 沒有發現監視他們的人,直等到二更

皺雙眉道: 「這件事情有點不對頭。」

小倩道:「有什麼不對頭?」

孟老太太道: 「人家好像是專門等着

了,烏木柺杖向地上一頓,冷笑一聲道: 「到底不是好東西,無信無義,中原,我 別說沈中原,孟老太太都有點不耐煩

」話聲好像從地底下發出來似的。 「誰是無信無義,老夫不是來了麼!

然是從地下走出一羣人來。 面不遠處,有一叢茅草忽然左右一分,果 孟老太太一怔之下,只見就在他人前

而是一個身材瘦小的黑袍幪面人,雙鈎無 走在最前面的不是雙鈎無常姜北海

常姜北海還走在幪面人後面。 其他的人,多達十六七人之衆,高高

目精光如電,看來人人都是功力深厚的精 年紀太輕的人,最年輕也在三十歲以上 矮矮,男男女女都有,唯一特色就是沒有 每一個人的太陽穴都是高高隆起,雙

老身有點奇怪… 「中原,人家可把你估計得很高啊,只是 孟老太太回首向沈中原微微一笑道:

「奇怪什麽?」

的首領不是家父,中原的心裏可舒暢得多 照理說,你父親也應該知道你是什麼人了 該就是你的父親,你又沒有用假名假姓, ,似乎沒有理由擺出這種陣式對付你。 孟老太太道。「照說他們的首領,應 沈中原道:「反過來說,正說明他們

人點首之下越衆而出 停了下來,雙鈎無常姜北海在那幪面黑袍 兩句話間,來人已在他們面前不遠處

人數是不 孟老太太冷笑一聲,道:「你們來的

動手之意。 了幾位,但,今晚之會,我們絕無與兩位 姥,如說拚鬪搏殺,我們的人數,確是多 雙鈎無常姜北海哈哈一笑道:「孟姥

孟老太太微微一怔道:「你們的意思 不準備打,那倒大出意料之外了

去見見我們會首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請兩位賞光 孟老太太目光一掠道: 「霸王請客的

意思。 雙鈎無常姜北海搖手說道: 一本會絕

無此意,他們只不過是前來迎接兩位的護

孟老太太道:「我們要是不去呢?」

命,不過,老夫想你們一定會去。」去,那我們也絕不勉强,只有自行回去復

孟老太太道·「那是說你自認一定可

有絕對的自信。」 孟老太太笑了一笑道: 雙鈎無常姜北海點頭道。 一是,老夫

俠 沈中原道:「在下會有什麼喜信?」 老夫要帶給少俠一個喜信。」 雙鈎無常姜北海微微一笑道:「沈少

的少會主。」 而少俠你,也正是我們會首失踪了十多年 彭老丈,一點不錯,他正是你的外祖父,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上次你見的那

叫什麼立竿見影沈大鵬。 沈中原冷然道。「胡說,家父並不是

『誠』,大家都稱他沈大頭,令尊從前是本不叫沈大鵬,住在朗林時,他單名一字 不是叫沈大頭?」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一我們會首原來

太太道••一奶奶,您看他們是不是故意這 沈中原沒有馬上回話,轉首望着孟老

孟老太太道。「令尊是不是就叫沈大

沈中原點了一點頭。

不是不相信,而是不願相信。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不瞞少主說, 沈中原長聲一嘆,道:「怎會是他呢 孟老太太道:「那就錯不了。」

親自趕來,代表會主前來相迎少主前往與 主,這位就是我們雙龍會胡副總護法,他 **幪面黑袍人作了一個介紹的手勢道**: 雙鈎無常姜北海身形一退,伸手向那

表令尊歡迎少主歸來。」 胡副總護法向前一步,道:「老夫代

應尊之以長輩。」 「胡副總護法與會主情同手足兄弟,少主 雙鈎無常姜北海一旁指向沈中原道:

太大了,顯然令他無法馬上承認現實 沈中原楞楞的依然不說一句話,變化

不可以一同去一趟? 」一點頭道:「奶奶,您可

受到任何委屈的。」 我們的小客人,姥姥儘可放心,她絕不會 孫和我們公孫護法相處得非常投契,她是 胡副總護法哈哈一笑道。「姥姥, 孟老太太愕然道:「你們?

半輩子江湖,結果,還是完全落在別人的

江中停好了一隻大型畫舫,和八艘快,中原,老身陪你。」

無狀,尚請少主恕罪。」

實如此,你實在該回去見見令尊了

夠無常姜北海巳自接話,說道·· 「孟姥姥

學到老還是學不了,孟老太太走了大

算計中。 孟老太太啞笑了二聲,點頭道。「好

沈中原眉結如繩,說不出話來了

孟老太太長聲一嘆,道。「中原,事

孟老太太搖了一搖頭,方待說話,雙

會主急信傳諭,老朽得以未籌大錯,老朽設置了種種埋伏、欲置少主於死地,幸得老朽也不相信少主就是少主,原本在此地

會主父子相會。」

你不是在担心令孫吧,她早已在等着你

原。 法和雙鈎無常姜北海陪着孟老太太和沈中 艇,畫舫上除了操舟手外,只有胡副總護

奶奶……沈大哥… 小的身子,人聲未到,嬌呼之聲已起: 而來,接着快艇上人影一幌,飛來一條纖 他們剛登上畫舫,只見一艘快艇直射

孟老太太輕喝一聲,道: 可不正是小倩兒。

可無禮。」

哩。」 「奶奶,小倩自有分寸,你老不用緊張 小倩身形一飲,落在甲板上 ,笑着通

白髮老翁 接着人影再現,正是小倩說過的那位

的好手,這就怪不得陸平他們處處落在下 非會之中,所網羅的人物 首仙猿袁乘風, 心中却也大大的吃了一驚,想不到這雙 孟老太太微微一怔,道: ,頗多名氣極

娘,老夫沒有騙你吧。 白首仙猿袁乘風笑向小倩道:

還是個老騙子。」 奶,可是你爲老不母,騙了我一 小倩瑶鼻一聳,道。「算你認識我奶

爺爺怎可以如此無禮。」 孟老太太憤怒輕喝道:「小倩、對袁

小倩一笑道:「活該。」 失收了她一両銀子,令孫却一口氣吃喝了 ,別插嘴,老夫和令孫的帳有得算哩! 白首仙猿袁乘風哈哈一笑道:「姥姥

前一開,出現了一片房屋。 後轉到一條羊腸小徑,行約半日時光,眼

們眞的成了朋友?」

話鋒一轉,小倩問道:「沈大哥,你

沈中原道。「你看這像不像朋友的樣

話,他們正在經營這裏。 房屋是新蓋的,證實了胡副總護法的

花如錦中隱現着一棟一棟的精舍。 沿着山腰一轉,又是一片小天地,繁

候數日,沈中原便可父子相會了。 立竿見影沈大鵬因事不及趕回,請他們稍 沈中原與孟老太太住進了一棟精舍。 雙鈎無常姜北海告訴他們,他們會首

後我們上衡山。」

胡副總護法道。「先走一程水路,然 沈中原搖了搖頭道•「不知道。」

孟老太太一怔道。「你們會首不在洪

那裏去?

小倩望了望全舫,道:「你們打算到

方便,把男女侍童都遭退了 精舍中原有男女侍童,他們爲求談話

營了一個地方。」

是大展鴻圖之地,所以,我們在衡山也經

胡副總護法道•「洪江偏於一隅,不

而上,雖然逆水行舟速度却是快速非常。

不日到了衡山,棄舟登陸,西行玉嶽

畫舫在輕舟快艇前呼後擁之下,溯江

三個人,小倩最先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 「這幾天來,可把我彆死了。 沈中原笑着道:「這才像個千金大小 房中只剩下了孟老太太祖孫和沈中原

了,你心裏有何感觸?」 不當也罷。」 日光凝視沈中原,又道:喂小倩搖了一搖頭道。 「這種大小姐, 「,沈大哥,你馬上就是雙電會的少會主 沈中原臉上的笑容一歛道•「我不敢

想。」 小倩直•「不敢想,那是說你一點準

備都沒有。」 沈中原道:「我們知道得太少,最好

的態度,就是以不變應萬變。」 沈中原搖了一搖頭道・「我也說不出 小倩道:「你的基本態度是什麼?

呢? 小倩愕然說道。「你這算是什麼態度

孟老太太微笑道: 「小倩,別再逗你

> 下,你說會沒有眞知灼見麽?一沈大哥了吧,他在黃衫老人十幾年培育之 小倩一笑道:「你在裝糊塗。」 你說會沒有眞知灼見麼?」

導行事就是了。」 孟老太太道•-「你秉着令師的日常教 沈中原道:「我真的不知該怎辦。

句話說得清 斤重担,沈中原心有千千結,又豈是一兩 父子親情,正義公道,都是無形的千

吧。 中原的心情苦衷,故意打了一個呵欠,道 「小倩,奶奶可想睡了,有話明天再談 孟老太太洞察人情世故,至爲瞭解沈

腦一淸,心胸同時一朗 原步出精舍,長長的吸了幾口氣,但覺頭 無睡意,戶外月明依稀,微帶凉意,沈中 孟老太太與小倩就寢後,沈中原却了

頭射出二道冷電似的目光,沉聲道: 不經意的向着一棵大樹走去, 神朗氣清中,沈中原心靈微震, 然後,猛抬 人却 朋

可惜還是差了一步。」 樹上居然有人答話道:「你很警覺

樹上人道··「現在我們還不是見面的 沈中原冷肅的道:「朋友請下來 「不們三粒神丹,當你發現異

常時,立時 以你們自有神效。」

沈中原伸手接住,原來那是一隻小瓶 樹葉幌動中,已有一物直向沈中原當

在月影中閃得一閃,倏然不見。 同時,樹上也冒起一道淡淡的人影,

TAR STATE OF THE S MAN DATA DATA 京湖 多五石山 山山 圖

那人的身形,更不要說阻截那人了 巧、 快。快得令沈中原都沒看出

粒。 瓶子裏裝有三粒丹丸,算好了一人一

圈套? 粒丸來得太突然,是善意呢?還是巧設的 剛清明的頭腦,又有點迷惑了,這三 沈中原埋首深山苦學了 十幾年 ,從師

有應世之能,尤其初試身手就連勝孟老太 等江湖上一流好手,自己信心更是十足。 太空三玄,熊山四霸和雙鉤無常姜北海等 **父的期許中,不難想像自己一身所學,已** 但是剛才那人的輕身功夫,却對他的

給他心智上一次挑戰。 沈中原心波起伏,久久不能平息,直

信心給了一次震撼,尤其這三粒丹丸,更

,直着一雙眼睛,像是失去了神智。,只見小倩這時口吐白沫,人却痴痴呆呆,只見小倩這時口吐白沫,人却痴痴呆呆 至深夜,才回房就寢。 倩,你怎樣了!」孟老太太的驚

的玉瓶,咬了一咬嘴唇,然後取出藥瓶, 中原想起昨晚那人的話,摸着懷中

人似的,一笑而起道••「你們早呀。」 怪,小倩的症狀立時消失了,而且,沒事 道:「奶奶,不要緊,我這裏有藥。」 孟老太太給了小倩一粒丸藥,說也奇

武林人物身上帶有各種藥物,並不是一件 更是出了名的奇人,沈中原身懷奇藥靈丹 出奇的事,何况,沈中原的師父黃衫老人 孟老太太沒有問沈中原什麼,因爲,

忽然,孟老太太皺起雙眉道。「不對

聲未了,人巳向一旁倒了下去。 ,老身,老身……」來得好快,孟老太話

太太也和小倩一樣,犯了同樣的病症。 事情似乎來得太快太巧,她們祖孫兩 沈中原不敢多想,又取出一粒藥丸給 沈中原一手托住孟老太太,只見孟老

沉重了 人的病雖然有好了,沈中原的心情却更是 孟老太太問道:「中原,老身剛才是

不是也和小倩 樣?」 孟老太太凝思道。「你不是覺得奇怪 沈中原道:「完全一樣。」

,昨晚還發生了一件事,中原還沒來得 沈中原道:「是,確實有點奇怪,奶

奶 及向奶奶說明啦。」

,道·「與我們的病有關? 孟老太太眼中一轉,落在沈中原身上

這藥丸也是對症之藥,所以藥到病除。」。「兩位的病當然不是病,而是中暗算, 小倩笑道:「吉人自有天佑,那人是 沈中原將昨晚的情形說出來,然後道

般俠義之輩的通性,不必放在心上。」 誰呀?」 沈中原搖了一搖頭道:「不知道。」 小倩笑道••「爲善不欲人知,這是一

狀。」 是,可是,我默默察着,却是沒有任何異 沈中原道•「照說我也該生此怪病才

當然不會整你。」 小倩道:「你是將來的少會主,他們 沈中原道••「我却不是這樣說。」

暗算是合理的。」 孟老太太道。「虎毒不吃兒,你不中

沈中原搖頭道。「我總覺得他不是我

父親。」 吧。 孟老太太道: 「這句話等見了面再說

外。 接着眉頭連皺,說道•「我也並未有例 僅僅只說了一個「我」字,便頓住了 沈中原嘆息一 聲,道••「我……

倒在掌心 片刻。」忽然取出瓶子,將最後一粒丸藥沈中原點點頭道:「不過我還能支持 孟老太太道:「你也中了暗算? 兩指一捏,把那粒藥丸捏成碎

服食任何藥物,我要……」 沈中原道。「記着,也不准他們給我

你……你要什麽?」 居然也只多說了幾句話,就支持不住了 小倩扶持住沈中原,道。「沈大哥

來。」 把他放好,快去守在門外,不准任何人進 話沒有說出了,口角的白洙却滲出來了。 孟老太太道:•「我知道他的意思,你 沈中原望了她一眼,口齒動了一下

意思?」 孟老太太道:「他懷疑那丸藥也有問 小倩放下沈中原追問道:「他是什麽

題。

小倩大叫道:「這是什麼意思?」 粉,彈出一股勁力,打出窗外。 沈中原分明用了全力壓制體內不適

事了吧?」 久之後,就睜開了眼睛,緩緩坐了起來。 孟老太太扶起他道:「怎樣了,沒有 過了一陣,沈中原情况忽然好轉,不

剛才那頓折磨可把我整垮了。」 沈中原苦着臉道·「看來是沒有事了 孟老太太道:「很痛苦麽?」

接着,餘悸猶存地搖了一搖頭,又道

小倩聽到他們的談話聲,忍不住跑進

病。」 小倩道。「我們不是都好了麼,多心

道:-「你的臉色好白啊?」 小倩打量了沈中原一陣,無限關切的

我也疲憊得要命 沈中原苦笑一聲,道。「不止臉色蒼

你快快調息要緊。」 孟老太太忙道:「有話り後再說吧

沈中原依言調息起來

中原完全調息完畢。 色才恢復了過來,又過了一個多時辰 灰复了過來,又過了一個多時辰,沈足足調息了一個多時候,沈中原的臉

院子外面响起了雙鈎無常的聲音, 這時,已是天色大亮多時了

道:「三位昨晚爬得可好?」

何? 「我們且不提中過暗算之事,看他動靜如 沈中原輕聲知會孟老太太和小倩道。

雙鈎無常姜北海進入屋內,沒有任何 孟老太太道:「姜兄,請進來吧。」

來了,請少會主隨老朽前往與他相會。」 異樣之後,若無其事的道。•「敝會主巳回 小倩一皺眉頭道:「我們呢?」

,似有不便。」 ……會主只請少會主前往相會,兩位隨去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兩位……兩位

來,自應一同前往。」 沈中原道。「孟奶奶一路護送中原而 雙鈎無常姜北海猶豫道•「這……」

沈中原道: 「這是我的話。」

,三位請吧。」 雙鈎無常姜北海勉强的點頭道。「是

等三人一路隨行,走了一程,來到一座山 府之前,雙鈎無常姜北海道。「會主就在 雙鈎無常姜北海前面引路,,沈中原

H26

山洞之內,有等少主,老朽不進去了。 小倩冷笑一聲道。「你們會主怎會住

性 在山洞之內?你不是在搗什麼鬼吧。」 三位可不要多心。」 雙鈎無常姜北海道。「這是會主的否

沈中原首先踏入洞口道。「我先進去 奶奶,你們替我守在洞口。」

奇怪,他們爲什麼不答話。」 沈中原走不幾步,心中一動,忖道。

片刻間,已不見了孟老太太祖孫,沈中原 孫影子。」 幌身回到洞外,洞外也不見了孟老太太和 猛然一回頭,向洞口望去,誰知就這

無聲無息的倏忽不見? 孟老太太祖孫不是普通江湖道,怎會

應該走得這樣無動無靜呀: 憑他們的身手,與自己的耳目,也不

了一個靈秀童子。 煩意亂之下,有人說了話,才知道身後來 「會主,有請少主相會,」沈中原心

着他笑容可掬的令人板不起面孔來。 沈中原看那童子只不過十一二歲,望

己 隨靈奇來吧。 「好!好!小弟弟,麻煩你帶路了。」 ,同時也裝出一副輕鬆的樣子,笑道。 那童子一笑道:「少主太客氣了,請 「忍!忍!忍!」沈中原暗暗提醒自

「你叫靈奇?」 沈中原一面隨在小童身後,一面問道

見到一扇黑色大門,門口還有四個彪形大 叫靈奇,以後少主叫小的靈兒就可了。」 山洞很曲折,左彎右拐走了一陣,才 那童子口齒伶俐地道:「是的,小的

> 石門緩緩移動了,現出一道門來。 靈奇跨步向前,在門環上叩了七下 手捧金色大刀,分列兩旁。

同洞外。 光綫射出,沈中原只覺門內一片雪白,如 石門一開,裏面便有一道極其强烈的

際,只見刀光一歛,那四個大漢又捧刀如一片金光,沈中原一斜,正待出手還擊之 一片金光,沈中原一科,E专出Lindelle,只見那四個大漢手中刀光齊起,在身前捲 故 沈中原走過那四個捧刀大漢身前時

向你行禮致敬。」 靈兒一笑道:「少主不要怕,他們是

沈中原訕訕的好沒趣,只有冷「哼

## 父子團圓 英雄無淚

壁都打磨得光滑如鏡,可照人影。 裏面是一座方方正正的石廳,四周石

另外兩旁椅子上坐了八個各式各樣的人。 面副總護法身後站了四個虎豹般的猛漢。 ,未曾發現想像中的父親,心中暗暗忖道 「他們爲什麼要誑言欺人呢?」 沈中原踏入大廳之中,目光四週一掃 大廳中央坐着那位幪面副總護法,幪

參見。」 副總護法,少主身份末定仍應以晚輩之禮 念中只聽靈奇在一旁輕喝道•「座上

「中原見過副總護法。」 胡副總護法抖了一抖道:「免禮,一 沈中原忍着氣,抱拳行了一禮,道:

旁就座。」

說得太早,快出去守門吧。 孟老太太道: 「江湖多詐,不能把話

吧猛張,却發不出聲音來。 極大的痛苦在折磨着他,可是,他啞着嘴 怕的變化,先是全身不停的曲扭,似有 小倩出去後,沈中原的病狀慢慢有了

而會不顧一切的將丸藥給他服下 ,如果,沈中原未將那粒丸藥捏碎拋棄 孟老太太决不忍看着他遭受這種折磨, 這種情形看在孟老太太眼中 難過極

現在,一籌莫展,只有睜着眼睛,硬

沈中原痛苦到極處,忽然,兩眼一瞪着心腸,看着仰硬挺了。 雙腿一伸,停止不動了

氣,守在旁邊等待。 心頭激憤,發現沈中原心頭尚有輕微的跳 ,並未眞的死去,這才緩緩的吁了一口 孟老太太幾乎要長聲號了出來,忍着

却非常明白,比去陰曹地府走一遭還要可 沈中原道••「我雖然口不能言,心裏

「我眞不敢再嚐試了。」

來道。「沈大哥,你好了麽?」 沈中原點了一點頭道:「好了

地道•「令尊有手諭一封傳來,你可要看 無常誑言相欺。」 這是指桑罵槐,胡副總護法聽而無聞 沈中原微現不悅之色道。「那是雙鈎 胡副總護法道•「令母沒有回來。」 沈中原道。「多謝,家父呢?」

騙來,又何嘗不能寫些假文字相欺。」 看。」 沈中原暗忖道:「他們能說假話把我

所以,沈中原只笑了一笑,道:「不

用看了, 你說吧。」

往衍生洞,進修一門武林絕世奇學,三月法與你相會,囑你不可處渡時光,着即前 學成之後,令尊再與你相會。 胡副總護法道··「令尊目前很忙,

胡副總護法微微一怔,道:「少主 沈中原道:「他眞是家父嗎? 月到也隻去道··「令母親筆所書。」沈中原道··「這就是家父的手諭?」

你這是什麼意思?

面都是一樣。」 們父子之間尙未正式相認……。」 胡副總護法道:•「事實俱在,見不見 沈中原道:「副總護法,別忘了,我

沈中原道:「在我的想法,却並不一

只是不願糊裏糊塗的被人支使。」 沈中原一笑道:「這不叫抗命,在下 胡副總護法道. 「你想抗命?」

「你好大的胆子。」 胡副總護法晉聲一變,尖叫一 聲道

原來她是一位女人。 這一聲尖叫,把他的原形。出來了

明白了。」 電閃,恍然而悟的道了一聲••「你……我 沈中原原是極爲慧敏之人,當下心念

會主,也就是你的繼母……。」 **幪面巾,道:「你明白了最好,我就是副** 胡副總護法冷笑了一聲,取下了頭上

一聲,道:「孩子,你爲什麼一見面就鬧 臉上忽然堆上一層笑容,和氣地叫了

臉,弄成了三角形。 但臉上顴骨高聳如山,把一張不十分大的 ,算不上是什麼美人,只是長得還整齊, 辣手青娥莊美美已是三十多歲的婦人

快,馬上就把身份表明出來。 沈中原想不到辣手青娥莊美美這樣明 這是一個權勢慾極大的女人

中原尴尬作難了 如果,她眞是自己繼母,這就很叫沈

沈中原欠身苦笑道: 人倫大道,沈中原可不能不加上一份 「對不起,副會

不叫我娘,這也沒有關係,只要你聽你父 辣子青娥莊美美輕嘆一聲,道:「你 晚輩還不便以尊長相稱。」

**客他們武功,實有碍難之處。** 親的話就行了。」 沈中原道:「晚輩未得師門允許,學

的武功,怎能說是他門武功。」 辣手青娥莊美美笑道••「這是你父親

努力進修之處甚多,亦不宜好高騖遠。」 很好聽,骨子裏却是全不把別的武功放在 沈中原道··「其實晚輩本門武功尚待

> 眼裏,這樣說來,我倒要改正改正你的想 法了。」

了,是不是?」 都叫他們沒有還手之力,你就以爲了不起 點了點頭,又道··「聽說你出手奇快,勝 李三玄,敗熊山四霸和雙鈎無常姜北海, 人也站了起來,走向沈中原,

手。 沈中原道:「晚輩知道,那是僥倖得

最主要的,還是他們見你年輕可爲,失去 是完全僥倖,你的手法必有過人之處,但 辣手青娥莊美美道。「當然,你也不

果然真名不虚傳,是個厲害人物,我可真 了戒心所致,你說是不是?」 要小心了。 沈中原暗暗吃驚,忖道:「辣手青娥

就知道了。 的話你也許不同意,我們是兩招看看, 辣手青娥莊美美笑了一笑又道: 「我 你

從命了。」 淺 有點不服氣,同時,也想試試她的修爲深 ,便也一笑,抱拳道:「晚輩恭敬不如 沈中原雖然明白她說的是理, 心中却

出手吧。 辣手青娥莊美美神態一凝道。 「你先

顯得她言行如一,絕不輕視沈中原。 莊美美心神一凝,目光穩定的注視着他,兵刄,未出手之前,沈中原只見辣手青娥 她空着雙手,沈中原當然也不會取用

心是朝外的,右手貼在右腿之側,掌心却却稍有前後之別,左手貼在左腿之前,掌一如常,並未擺出特別架式,但她的雙手

向着後面。

測 知她暗中藏的什麼玄機 沈中原只能發現這點點不同,却無法

娥莊美美肩井大穴,右手隨後連番而 僭了。 沈中原微一運思,欠身道。「晚輩有 」左手「仙人指路」,直點辣手青

形一幌,錯開了沈中原攻勢。 「金龍探爪」,纏腕扣穴。 辣手青娥莊美美根本不出招還手,

辣手青娥莊美美前身十六大主穴。 春雨濺泥」,右手「托月摘星」 沈中原雙手落空,招式再變,左手 ,罩住了

**沾**到 柳絮,幌動之間,又消解了沈中原攻勢。 式,也都連辣手青娥莊美美的衣角都沒有 沈中原猛然吸了一口氣,又連攻了七

現在却有點懷疑自己了。

學,就不止高過自己一籌二籌了

人汗 攻完之際。幌身退出圈外,理了一下鬢脚 但她終於沒有出手,就當沈中原七式

覺,像雙鈎無常姜北海的身手,足可以和 你走上七八招,但人數一多,你雖能勝人 生洞去,下三個月苦功,那時,你才能真 ,也必爲人所乘,所以,你最好還是到行 ,搖手道:「你確實很不錯,只要提高警

豈不太粥個了。

辣手青娥莊美美嬌驅軟如靈蛇,輕若

沈中原對自己的手法,原本極有信 照這樣來,辣手青娥莊美美的一身所

除了沈中原的攻勢,自己却也出了一身冷 ,暗暗吃驚沈中原的手法神妙,威力驚 其實,辣手青娥莊美美雖然每次都解

> 沈中原却在一楞一楞的望着辣手青娥莊 辣手青娥莊美美沒有再和沈中原動手

出來的奇招絕學,竟然連她衣角都沾不上 有多大的本事,自己這幾招師父精心參研 沈中原眞不敢想像這辣手青娥莊美美

話你聽到了沒有?」 落魄的樣子,話聲一冷道·「中原,我的 辣手青娥莊美美望着沈中原那副失魂

沈中原根本沒有留心,怔了一下道。

辣手青娥莊美美道:「到衍生洞去苦

沈中原搖頭道:「不去。

他的話,似乎還談不到。」 搖了搖頭道:「我們父子還沒有相見,其 意思,你不尊父命,可是不孝的大罪 沈中原拋開一切雜念,沉默了片刻 

你了,來人,把他拿下送到衍生洞去。」你要做個忤逆不孝之子,那我就不再姑息 大漢,一聲吆喝,旋風般把沈中原圍在當 辣手青娥莊美美身後站立的四個彪形 辣手青娥莊美美臉色一變道:「好

準備迎頭痛擊。 沈中原暗中吸了一口氣,力達四梢,

叱喝道。「你們還不動手。 你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接着又 原,你太不聽話了,只有給你吃點苦頭 辣手青娥莊美美冷笑一聲,道:「中

**邢四個彪形大漢看來有如鐵塔一般** 

向沈中原。 美話聲方落,四個人已是舉起四直刀光捲行動之動作都是快速非常,辣手青娥莊美

身手,迎了上去。 四大彪形大漢展開大開大放的刀勢 沈中原冷笑了一聲,展開空手入白刄

有如暴風狂風,着着追逼。

**因此,並未取出兵双對抗。** 中,更有着一種和辣手青娥賭氣的心理 味,更不相信那四個彪形大漢眞能威脅 此,並未取出兵双對抗 相信那四個彪形大漢真能威脅到 原被辣手青娥莊美美說得甚不是

第於應付,一時問竟然無法還手。 了五次手,先機盡失,被迫得手忙脚亂, 上他們的速度,而失去華頭,一上來就失 上他們的速度,而失去華頭,一上來就失

原已被逼得滿身大汗, 突然,座上起飛一條人影,穿過刀光]被逼得滿身大汗,衣服為之盡濕。 五個人就這樣打了將近四十招。沈中

,發出一指,點在沈中原「肩井穴」上。 右臂一麻 。就再也抬不起來

四道刀光一敏,一齊架落在他的肩頸

點住沈中原穴道的人看來不過

之外 三十多歲,出手之快,却出乎沈中原意料

洞上去。」 那人冷喝一聲,道··「走,到『衍生

沈中原敗得實在有點不心形,但敗了

到「符生洞」。
却又是事實,暗嘆一聲,任角他們把他送

H28

「衍生洞」只是一座石洞,看不出有

中原一個人了。 逼,關上厚達五寸以上的鋼門,就留下沈什麽奇特的地方,他們把沈中原向洞中一

覺得自己有什麼成就。 對打喂招,他已經能够從容應付,但還不 沈中原在未下山之前,平常師父和他

毒有關了。

他的內力怎會削弱呢?自然是與那中

此,信心大增,豪情萬丈。 所授的絕學和自己的修爲,非同等閒,因 下山之後,幾次出手,這才發現師父

現在他一旦明白過了,心裏反而輕鬆起來

。他搖了一搖頭,苦笑一聲,自言自語

「江湖鬼蜮技倆,防不勝防,這次又

中原沒有發覺自己的內力已經打了折扣

這是再簡單不過的理由

, 只是當時沈

己。的信心,同時也使他糊裏糊塗的迷失了 下,又落得這般灰頭土臉,不但打垮了 **那裏知道,這時在辣手青娥莊美美手** 他

學了一次乖了。」

道 •

的種切 接着漸漸冷靜下來,檢討了一番下山以來 他先是自怒自艾的苦惱了自己一陣

番了

想,他要對自己的身體確確實實的瞭解

洞中就只他一個人,他也不再胡思亂

我就不相信,我會這樣不堪一擊。」同時 右手奮力一掌,擊在洞壁上 想到氣惱之處,忘形的大喝一聲。

深 約二三分的掌印。 他這一掌之力,可在洞壁上印了一個

印也都在二二 掌連番擊上 也都在二三分之間 沈中原室着那掌印忽然楞了一下, ,掌掌落在洞壁上,掌掌的掌

為害了。

他就能把那毒藥練化,排出體外,而不足

沈中原有自信

,只要再有七天時光,

的毒勢,將之逼於一隅,而增强了不少功 運功下來,他已能控制體內不大過份嚴重

沈中原忽然哈哈大笑了起來。 ,我明白了。 一我明

他明白了什麼?

人頭,和滿頭的白髮。

一個侏儒,這侏儒不過三尺,却長着一顆

當他睜開眼睛時,忽然看見身旁多了

的出手也就趕不上人家的快速刀法。 是大大的打了折扣,自然,水落船低,他 是大大的打了折扣,自然,水落船低,他 少都要入石五六分之上。現在,他只剩了 原來,他平時的掌力,一掌之下,至

侏差不多,於是他坐在地上沒有站起來。 曾察覺,沈中原坐着的高度,正和那老儒

他是什麼時候來的,沈中原入定中未 他是一個老年之人,來得無聲無息。

那老侏儒盯着他望了半天,道:

沈中原?

沈中原道·「正是

高手過招,一分快,一分勝,而手法

那老侏儒問道:「你就是沈會主的兒

力的削弱。 相成的至理,沈中原的敗,是敗在自己內相成的至理,沈中原的敗,是敗在自己內

是,怎會不清楚? 老侏儒一怔道: 「是就是,不是就不 沈中原道:「這個在下不清楚了。

因此不敢自以爲是。」 沈中原道:「在下尚未與貴會主見面

的孩子。」一副老氣橫秋的口吻。 那老侏儒道:「你倒是一個很守本份

遍了片刻,那老侏儒及道: 老夫十

心子嚴獨異

!」事實上 沈中原抱了一抱拳道: ,他根本就沒聽說過寸心子其 一久仰1

就好,只要你相信老失,老夫能在這三個 小心子嚴獨異點頭道: 你知道老夫

他心神專注,立時進入了忘我之境。

雙目一閉,收起雜念,緩緩運起功來

黄衫老人內功心法,別具神妙,一陣

沈中原面對着這等口氣狂大之人,真月之中把你造成當代武林第一高手。」 不知如何答話才好,只有笑了一笑。

催化藥力 ,向前一送道··「把這瓶樂喝下去,運功 沈中原搖搖頭說道·「我小要吃什麼藥力,一個時辰後老夫再來看你。」 子嚴獨異伸手懷中取出一隻瓶子

來了如何在這裏待下去。 寸心子嚴獨異道:一你不吃這藥,你

一的武功。」 沈中原道:「我也不要學什麼天下第

本就活不下去。」 另外一回事,你不吃這藥,你在這 「小子嚴獨異道:「你學不學武功是

的事 沈中原冷笑起來道:「那是在下自己 ,不勞老丈煩心。」

生洞』的厲害?」 寸心子嚴獨異道:「你可知道這『 行

沈中原道••「我不想知道。」

不被凍死,也會被熱死。」寒酷熱應時而生,你不吃此藥,到時辰你 』無異狀,可是一到子午交替之時,嚴 寸心子嚴獨異道:「你別看這『衍生

凍死熱死,也不再上這當了。 沈中原道。「藥無好藥,在下寧願被

了當,不吃這藥更不行了。你可知道,你 身體體內已埋下了一個禍胎?」 寸心子嚴獨異一笑道·「其實你已上 沈中原冷笑一聲,說道。「你嚇不倒

黄河心不死』,你不聽老夫之言,那就讓 寸心子嚴獨異道:「常言有道『不到

一個縫隙,寸心子嚴獨異身子一幌,消失壁走去,當他走到洞壁前,洞壁自動裂開 你吃吃苦頭也好。」 無可奈何的收回藥瓶, 轉身向一道洞

內毒勢逼於一隅,但損失的功力,並未恢自己的功力很快恢復回來,雖說他已把體 LI功力減退之後,目前所想的就是如何使 於縫隙之中 眼簾一落,就調息起來。 所以,別的事事物物他有賴得去想 沈中原乃是意志尊一的人,自發現自

,沈中原心意專一,又入了忘我之境。 黄衫老人的內功心法,別具神奇妙用

,又見到了寸心子嚴獨異。 這一次的時間用得很久,一睜開眼睛

寸心子嚴獨異含笑道:一作晚過得很

敢情,他這次調息,把一晚都度過去

了

熱 原一陣,道:「昨晚蝕骨奇寒和蒸人的酷 ,味道如何?」 寸心子嚴獨異神經兮兮的打量了沈中

沈中原道。「什麼奇寒酷熱,在下不

交接之點,每到午夜,寒熱交加,令人蝕寸心子嚴獨異道。「此地乃地熱地風 骨消魂,九死一生,你會沒有感覺? 沈中原一笑,說道:「在下確實一點

來。 感覺都沒有,也許昨晚陰風地熱都沒有出

待老夫查查你的身體,便知究竟。」 伸手便搭上了沈中原腕脈,出手之快 心子嚴獨異道。「這是不可能的

叫沈中原都爲之一震。

內力,掌握了反擊的契機。 沈中原沒有避讓,却暗暗運足了真元 寸心子嚴獨異五指搭在沈中原腕脈上

內並無異狀。」 凝思了片刻,一皺眉道:「奇怪! 你體

子嚴獨異的腕脈。 沈中原五指一翻而出,反而扣住了寸 他五指一鬆,正要縮手的時候,忽然 1

着邢笑紋一僵,再也笑不起來了 中,嘴角方掀起一道了無懼意的輕笑,接 寸心子嚴獨異腕脈落入沈中原五指之

住他腕脈的指法,打經透脈,完全制住他 反噬的能力 原來,寸心子嚴獨異已發現沈中原扣

他可真的被制了,那裏還能够笑得起

,沈中原熱頭道:「很好。 宇內第一高手。」

培育不出天下第一高手來?」 時大意,被你暗算,豈可因此認爲老夫 心子嚴獨異陸 悖的道: 「老夫只是

沈中原道:「一葉知秋,你有多少本

寸心子嚴獨異幌身退了七步。

聲 ,道:「你現在還有什麽話可說?」 ,又扣住了寸心子嚴獨異腕脈,冷笑一 ,撲向寸心子嚴獨異,指影幻變

第一高手。」 夫高明·因此老夫更有自信助你成爲天下

經……。」 在下戶吊一種奇奧手法,制住了你一處奇

玉枕』兩穴,當知在下所言不假。」 沈中原道:「你自己氣行『天柱』『

狠手辣。 變道。「看不出你年紀輕輕的,就如此心 寸心子嚴獨異行氣試了一試,臉色大

香

在下遭到了什麽不測之事,那你只有認命 傷害在下,你也不會受到任何傷害,如果 害人之心,目的只在保護自己,只要你不

,怎會有能力在三個月之內將在下造成 沈中原冷笑一聲,道:「憑你這等身

在,在下放開你的手,咱們再試一試。」事,這舉手一探,在下尸瞭然於心了,現 他真的放開了寸心子嚴獨異。 沈中原直了一聲·「小心了

寸心子嚴獨異道…「老夫承認你比老 。」身形

沈中原翻手點了他一處穴道,道。

寸心子嚴獨異道:「老失不相信。」

沈中原面色一正,說道。「在下並無

寸心子嚴獨異輕嘆一聲,道:「你很」

塗得再像瞎子一樣了。」 當了,不過上過一次當之後,在下不會糊 沈中原道·「在下要是聰明就不會上 寸心子嚴獨異道:「你看出了什麽蹊

沈中原道:「你說這裏是陰風酷熱地

不奇了。」 氣交會之點,而在下毫無所覺,你說這豈 沈中原一笑道·「不要胡扯下去了 寸心子嚴獨異道: 一也許……

中分明不實, 寸心子嚴獨異聽了鎖着眉梢,悶聲不 你說是不是?」

偉大現象,在下凡人,豈有不覺之理,其 你想陰風酷熱地氣交會之事,乃是自然之

反應,於是成了你們唬人的口實。」下體內被你們暗中下了某種毒物,毒物的 沈中原道:「你不說在下 也知道 在

沒有?」 心子嚴獨異道:「你到底中了暗算

寸心子嚴獨異道:「是的,一種是毒 沈中原道:「是不是有兩種毒藥?」 寸心子嚴獨異道:「這就怪了。 沈中原點頭道:「有。」

沈中原道。「幸好在下沒有服食那藥 一種是毒丸。」

寒蝕骨的感覺。」 寸心子嚴獨異道:「那你也應該有奇

那毒香之毒制住了 沈中原道。「在下正好昨日來後已將

寸心子嚴獨異道。「這就是了。

沈中原道:「你們打算怎樣把在下浩 沈中原道。「看來你倒不是一個很壞 寸心子嚴獨異道:「可以。

爲非作惡之人。」 寸心子嚴獨異道。「老夫本來就不是

的奇藥,培養你成爲天下第一高手。」

寸心子嚴獨異道:「用老夫研製而成

沈中原道。「那也要在下聽命,才能

成第一高手?一

出他們的掌握?」 沈中原道:「那你爲什麼不自振作逃

呢 寸心子嚴獨異說道。「光想有什麼用

難道你不怕死?」 寸心子嚴獨異道:「好死不如惡活 沈中原道•「結論是怕死。」

法?

要你聽命於我。」

寸心子嚴獨異道。 「老夫自然有辦法

沈中原一笑道:「你現在還有沒有辦

之錯,全盤皆輸。」

寸心子嚴獨異搖了一搖頭道:「一步

候 在下絕不苟活。」 沈中原點頭道。「怕!可是該死的時

候?」 沈中原道:「活着對自己無趣,對別 寸心子嚴獨異道··「什麽叫該死的時

是沒有辦法之事。」

寸心子嚴獨異苦笑一聲,道。「那也

沈中原道:「你想一想,他們可能如

人有害的時候。」

的責任。」

服用那藥丸,如果出了差錯,那完全是你

沈中原道:「他們並不知道在下沒有

不懂。」 了一笑,道:「這個道理很深奧,老夫聽 寸心子嚴獨異怔了一怔,又訕訕的笑

塗罷了。 他是真的聽不懂嗎?未必!只是裝糊

不敢置老夫於死地。」

沈中原一笑道•「你別忘了,還有在

你的生死。」

夫關於這地下洞府之內,永不放老夫出去

。老夫對他們還很有用處,料他們也

寸心子嚴獨異道··「他們大不了把老

境 的背後,一定有他的理由,這是個人的處 裝糊塗是不願深談的表示,不願深談

图? 們言歸正傳吧,你有什麼辦法相助在下脫 沈中原苦笑了一聲,說追。「好, 我

完就不能作主了。」
之內,老夫一切都可作主,離了此洞,老 沈中原一笑道:「出不了洞,你這算 寸心子嚴獨異道:「在這『衍生洞』

H30

方法。」

丸的解藥。」

沈中原道。「在下還要幾份那毒香毒

寸心子嚴獨異道:一老夫指點你脫困

沈中原說道:「在下解開你被制的穴

心子嚴獨異道:「我們可以談一談

是把你送出洞去。」 是帮什麼忙?」 沈中原道。「那就請快說吧。 寸心子嚴獨異道…「帮你脫困,自然

出 **欲再見天日,只有二條路,一條是死着寸心子嚴獨異道:「凡進得此洞之人** 去,一條是學成之後英雄式的出去。」 沈中原道:「廢話。」 寸心子嚴獨異道:

造成天下第一高手,活着出去的路,當然 行不通。」 行藏,不吃老夫的藥物,老夫也無法把你 寸心子嚴獨異道:「你看破了老夫的

你是要在下死着出去……。」 沈中原劍眉倒豎,冷笑一聲,直。「

夫可以把你做成假死,把你送出去。」 假死之別,老夫所謂的『死』是假死,老 沈中原道:「如何假死法?」 寸心子嚴獨異截口道。「死有眞死與

退,你便可以大夢般醒來。」 服用之後如同眞死,但三天之後藥性自 沈中原搖了一搖頭道·「這個法子不 寸心子嚴獨異道。「老夫有一種藥物

沈中原道:「難道不該有此顧慮?」 寸心子嚴獨異道:「你怕上當?」

寸心子嚴獨異道:「那你是不信任老

的理由麽?」 沈中原笑了一笑道。「在下有信任你

勢。 當然沒有,現在完全是互相威脅的形

對,老夫是自願帮你出困的,你別以爲老 寸心子嚴獨異道:「你該相信老夫才

都分別不出來,老夫這一輩子研究工夫豈 一笑,接着义道。「你既威脅老夫的手法 完全是唬人的,你道老夫連這點點花樣 沈中原一怔之下,寸心子嚴獨異笑了

有真才實學,把在下的這種手法也給識破池中原只有點點頭,說道:「你確實

景在望的年輕人之理。」 夫很是欣賞你,你只要眞向老夫下了 能暗中存此仁念, 老夫這大一把年紀了,豈有拚不過你美很是欣賞你,你只要真向老夫下了毒手暗中存此仁念,實為難能可貴,所以老 寸心子嚴獨異道:「你年紀輕輕的

是否真心帮助自己?抑或別有用心?那就只能證明寸心子嚴獨異實非等閒人物,他 不敢妄斷了 只能證明寸心子嚴獨異實非等閒人物, 沈中原確實沒有眞的向他下毒手,

入萬刦不復的絕地。 以交判血性的朋友,但也最容易把自己送 沈中原猶豫起來了 ,血性的衝動,可

住想進一步研究你了。 」 你却實實在在是少會主,這就叫老夫忍不 到『衍生洞』來,但就老宍對你的研判 中道:「同時,你整個的人,就是一個謎 如說你真是少會主,會主便不該把你送 寸心子嚴獨異的話聲又傳入沈中原耳

沈中原道:「是眞少會主爲什一不該

來?

候你却是一個沒有自己意志的行屍走肉了 。你說,你該來麼?」 生洞」可以被造成天下第一高手,但那時 寸心子嚴獨異道:「不錯,在在『行

以對付。 ,他們只知殺人,不知自顧,可也非常難 個,但都不理想,也不是絕世高手,不過 寸心子嚴獨異道:「不多,只有十二

孫,心急地的道:「有一長一小兩位女性 ,可曾也來了『衍生洞』?」 沈中原心中一動,想起了孟老太太祖

來 只能够照顧一個人,我這裏是一個一個的 寸心子嚴獨異道…「沒有,老夫每次

排你裝死出去……。」 成功的人只有十之一二,所以老夫才能安 沈中原道:「有失敗的沒有?」 寸心子嚴獨異道: 當然有,而且

易進行了 「如果你有什麼企圖,假死出去,更容 話聲頓了一頓,又笑了一笑,接着道

是不敢過份相信的表示 下原已練有龜息大法,不 二意起來。沉思了半天,訕訕地道:「在 寸心子嚴獨異的話 過份相信的表示。所以說來頗有抱的藥,要用自己的龜息大法,明明 ·知 : 說得沈中原三心 不服用

「這樣更好了,你等一等,老夫馬上就寸心子嚴獨異却不見怪,大笑一聲道

心子嚴獨異轉身走了

中原一一貼身藏好。留下一瓶樂水,告訴藥物。把用途一一告訴了沈中原,又叫沈 一隻小口袋,袋子裏面盡是大瓶小瓶的沈中原沒有等多久,寸心子嚴獨異提

> 點你儘可放心。」時就好,而且也不損你原來的容貌,這 惡臭,加上你的衎息大法,就可以通關出 沈中原道。「老夫這瓶藥水塗抹在身上, 府了,當然,老夫另有解藥,塗在身上立 皮膚當時腐爛,發出一種使人不敢接近的

沈中原一咬牙,點頭道:「好,就這 **眼睛**孥着沈中原,只等沈中原點頭

寸心子嚴獨異沒有騙他,當沈中原收

起龜息大法時,他已被拋棄在一道白骨纍 一陣奇臭之氣,冲得他幾乎昏死過去

無傷。 膚上的腐腫也馬上復原,光平如昔,一點,解藥塗上之後,不但奇臭立消,而且皮 只有閉着氣,趕忙塗上解藥,說也眞神

有着猜不透的懷念。 寸心子嚴獨異這人實在太怪了 令

具,誰都不知道也是它了。他一張人皮面具,沈中原只要戴上人皮他一張人皮面具,沈中原只要戴上人皮 ,還給了 面

各地建立了分支堂舵。 雙龍會在三湘地面上正式打出了旗號

派大門大派的作風。 點不神秘,但是敵開大門招賢納上 總壇由洪江遷到了衡山 ,而且表現得

惜也越深越長。 沈中原默默中進行,對雙龍會有了 ,當然,他認識得越多,搖頭嘆

摸 ,沈中原費盡了心機,就是找不到他們雙龍會的會主行踪非常神秘,難以捉 「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的

原又怎能自己安慰自己。 抹不去的陰影,不把這件事情澄清,沈中 大鵬是他父親的事實,但這到底是一道揮

所以,沈中原非找到立竿見影沈大鵬

沈中原想找立竿見影沈大鵬的意圖雖

起雙龍會中人注意。 然沒有掛在口中,但他的擧止却無法不引 這天,他在衡陽城外一家小飯店叫了

酒菜,正要吃用的時候,忽然眼睛一直 一雙劍眉也跟着跳動起來

他念念難忘的小調皮小倩 原來,門口正走進一人,這個人正是

「對不起,要擠擠你大哥了。」 小倩又挑中了沈中原一人獨霸的桌子

沈中原暗地好笑,却板起面孔道:「

那個味道。 晋,故小倩雖然聽起來好熟,却又不是

難道不知男女授受不親之理。」

不管沈中原心中怎樣排拒立竿見影沈

還哼哼唧唧的唱着小曲,看她那樣子過得

,輕快的坐在沈中原對面,擠着眉毛笑道 又笑又有禮,從前的野性不知那裏去

,望了沈中原好半天皺了一皺眉頭道: 小倩一聽沈中原話聲好熟,鳳目一怔 ,我們男女有別,豈可同桌共食。

要知沈中原容貌全變,又故意改變了

沈中原冷然道:「有什麽可怪的

現自己的逗趣根本沒有引起小倩的注意 吟了半天,道:「奇怪!奇怪!」 這下沈中原也覺得奇怪了,他開始發 小倩上下又打量了沈中原一陣,又沉

人很有意思,我請你喝酒。」 小倩自語了一陣忽然笑道:「你這個

哩。 喝酒當然是假的,摸他的底才是真的

留心,把自己的本腔本調完全搬出來了 事我完全知道,你的酒不敢領教。」一不 小倩一愕,輕聲道。「我知道你是誰 沈中原不覺一笑道: 一小鬼,你的

伸手掏了一小錠銀子放在桌上,右手一 了,跟小妹走吧。 沈中原道・「爲什麼跟你去?」 「別裝模作樣了, 你還嫩得很哩 翻

去。 還沒有塡飽肚子,也只有跟着小倩走了出沈中原原本不是善於逗趣的人,雖然 , 抓住沈中原向外面就走 沈中原原本不是善於逗趣的人

好意思逗人。」 • 「沈大哥,人家找你都快急死了 小倩把沈中原拉到僻靜之後 ,一笑道

逗你。奶奶呢?她在那裏? 的樣子,想你們一定過得很好 沈中原笑道。「我看你一臉輕快歡暢 所以想逗

人皮面具取掉。」 你怎樣打扮成這個樣子,難看死了 小倩道:「她很好,惦着你啦! ,快把

來面目,麻煩就來了。二 沈中原搖手道:「取不得 一恢復本

你你 沈中原說道:「見了奶奶,慢慢再說 小倩眨着眼睛道:「爲什麼?」

小倩撒嬌地道: 「不,我一定要先知

沈中原說道。「那麼我們就邊走邊談

座農舍之前,小倩在門外嚷着把孟老太太 沈中原說完自己經過,兩人已到了一

顯然,他們把原主人請走了 農舍之內,就只住了他們祖孫兩人

爲什麼一轉眼就不見了她們的原因 一陣交談之下,沈中原這才知道那天

一陣迷糊,就跟着雙鈎無常到了另一處石中原身後,忽然一陣異香撲入鼻中,兩人 那天,孟老太太與小倩原是緊跟在沈

谷,後來那幪面人給他們服了解藥,她們 這樣折騰到晚上,忽然進來一個蒙面人, 就住在這農莊裏等沈中原了。 把雙鈎無常斃於掌下,救着他們出了那山 雙鈎無常便催動他們體內之毒折磨他們 加入雙龍會,孟老太太當然不答應,於是 這時,雙鈎無常便游說他們,要他們

已經成了朋友哩-小倩笑道。「那幪面伯伯很好,我們 - 只有一點不好, 他就是

不以眞面目見人。」

相聚了,你準備採取什麽行動?」 孟老太太問道。「中原,我們現在又

竿見影沈大鵬。」 沈中原道:「我想見一見雙龍會主立

判斷果然不錯,他恐怕不是你的父親。」 沈中原道。「可是辣手青娥親口說, 孟老太太道:「照你經歷看來,你的

只是中原就是找不到他。」 所以中原一定要找到他,弄個清楚明白 他就是中原父親,中原想其中必有文章,

增聲威。」 孟老太太道。「他這是故示神秘,以

小倩一笑道。「我能找到他。 孟老太太疑訝地道。 「你真的能找到

教請教他。 龍會的事情什麼都知道,我們爲什麼不請 幪面伯伯好像對雙

孟老太太點點頭道。 「對,這是一條

沈中原問道: 「什麼地方可以見到他

,可是不一定什麼時候來,我們却是找不 孟老太太道。 「這就很難說,他常來

預 告 (巨型小說)

傳奇故事

龍虎天尊

龍乘風

不是他遇見的那個幪面人。 好容易,等了七天,那幪面人來了。 沈中原可以肯定的說,這個幪面人絕

沈中原也只有跟着小倩叫他吳伯伯 這個幪面人自稱姓吳,小倩稱他伯伯 吳伯伯一點頭就答應了他們的請求

而且約定三天後回信。

孟老太太和小倩留在農舍裏。 决定由沈中原獨自一人跟隨吳伯伯前往 主將在某日某行館出現。經過研商之後 沈中原一路上發現這位吳伯伯功力極 三天後,果然帶來了好消息,雙龍會

的人。 爲高深,可以說是他下山以來,所見最高 吳伯伯不是一個健談的人,沈中原也

有好好的作過一次深談。 沒有助談的技巧,二人一路走了二天,沒 到了塔山,吳伯伯忽然道: 「今晚你

的地 就可以見到敝會主了。」 了一陣,這才隨着吳伯伯悄悄地來到了目 沈中原好不高興,晚飯飽餐後又調息

凡凡,外表一點不打眼的莊子。那是一座背山面水的莊子,一座平平

肩頭道··「小心,冷靜!」便隱於暗影之

了整個莊子。 莊院內外四週戒備森嚴,殺氣騰騰,置住 未進入莊院之前 ,沈中原已能察覺出

**教,還是不敢大意,一路屏息輕身而行** 沈中原雖然已經得到吳伯伯詳盡的指個莊子。

好不容易到了沈大鵩臥室窻外,只見緩緩向立竿見影沈大鵬的臥室接近。

立竿見影沈大鵬正在燈前觀書 貌,實在無法分辨他是不是自己父親。 只能看到他的側影,而看不到他的全

在沈中原眼前。 書本站了起來。這時他整個的面貌都出現 守了半天,才見立竿見影沈大鵬放下

的父親沈瑞。 億中的臉,並無太大的變化,實在就是他 雖然隔了十幾年,那張臉和沈中原記

叫了一聲:「啊!」 沈中原差一點沒有昏死過去,氣得大

影撲向沈中原。 **窻外望了一望,但窻外却突然出現四條人** 房內立竿見影沈大鵬非常鎮定,只向

房內的父親向窗外撲向他的人一揮手道: 激動得拿不定主意,微微一怔之下,只見 「你們退回去。」 沈中原一時失口驚動了大家,心中又

險犯難而來,必有重要之事,何不進來一 驚愕未褪的沈中原微微一笑道:「少俠冒 立竿見影沈大鵬隔着窓口,望着一臉 那四條人影,一閃又隱回黑暗之中

發 愈而入,立在沈大鵬面前,人却是 語不平息了一下,一揚頭,「旱地拔葱」,穿 聽他和平的語氣,沈中原的心氣略爲

道:「你戴了人皮面具。取下來! 立竿見影沈大鵬打量了沈中原一陣,

他心中雖然不願意,可是,另一種力量令沈中原不由自主的取下了人皮面具,

他無法反抗。 道•「報上姓名來。」 立竿見影沈大鵬望着沈中原震了一下

立竿見影沈大鵬長長的吐了一口氣, 沈中原冷冷的道•「沈中原。

沈中原心中的懊喪抵不住親情的呼號

是不勝唏吁地說道。「我們父子總算見面 不由得悲從中來,叫了一聲:「爸爸! 立竿見影沈大鵬伸手拉起沈中原,也

不知如何開口才好。 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是恨,也是關心,他 沈中原有一肚子的話要說,這時却一

說話,只得又道·「聽說你學了一身奇高 的本事,不知你師父是武林中的那一位奇 立竿見影沈大鵬等了半天不見沈中原

立竿見影沈大鵬驚喜地道。「你師父 沈中原機械似地道。「黃衫老人。」

是黄衫老 沈中原道。「是。」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你學了一身本 ,心中有何打算?」

沈中原道:「不知道。

立竿見影沈大鵬怔了一怔,道:「中 你心中好像有什麽事。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你心中到底有 沈中原道••「是。」還是那樣冷落。 沈中原長長的嘆了一聲,道:「爸爸事,不要悶在心裏,儘可說出來。」

,你老人家是不是不願意見到孩兒?」

,你怎樣說出這種話來?」 立竿見影沈大鵬臉色一變道。「中原

實 沈中原道:「孩兒說的是事實。」 立竿見影沈大鵬反問道:「有什麼事

沈中原道:「孩兒前次到了衡山,你

你老人家當然比孩兒更清楚吧。」 洞』,進入『衍生洞』的結果將會如何, 老人家避不見面,却把孩兒逼進了『衍生 立竿見影沈大鵬楞了一下,沒有再說

的沈中原已經死了, 什麽,只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沈中原道:「『衍生洞』一行,早日 孩兒不孝。就此拜別

你老人家。」身形一起,人已拜了下去 「且慢,爲父有話要說。」 立竿見影沈大鵬伸手擋住沈中原道。

沒有離開,父子之情,他不能過份快絕。 你好像對爲父有很深的成見。」 立竿見影沈大鵬沉聲一嘆道。「孩子 沈中原還是拜了一拜,起立之後,也

立竿見影沈大鵬眉毛一豎,沉聲道: 沈中原低頭不語。

「你可知道你母親是怎樣死的?」 沈中原大震吃驚問道。「她是怎樣死

是被人欺負之後,嚼舌自絕而亡。」 立竿見影沈大鵬一字一痛地道。「她

是誰?」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說來你也該知 沈中原全身猛然大震道:「誰?那人

朗林一向就受他們父子的數負。」道,就是許大爺的兒子許武,爲父當年在 沈中原大叫一聲道:

去找他要回公道去。」

父還能讓他們活到今天麽?」 立竿見影沈大鵬冷笑一聲,道。「爲

西 沈中原恨恨的一頓脚道:「該死的

絕當場,然後棄屍荒郊。」 父一口,說爲父血口噴人,將爲父打得氣 他師門不但不出面主持正義,反而倒咬爲 上許武的師門,請他師門出面主持正義, 的又道。「爲父爲了你娘的死事,曾經找 立竿見影沈大鵬回憶往事,恨恨不絕

麼? 沈中原大急間道:「你老人家沒有事

之中的大幸。」 能細察,還以爲爲父巳死,眞是爲父不幸 該絕,原來爲父並未眞的完全絕氣,他 事,要有事還能活到現在,也是爲父命不 立竿見影沈大鵬一笑道。「當然沒有

怎樣遇上了繼母的呢?」 漸漸平息,接着問道。「後來你老人家又 沈中原聽了父親一番敍述之後,心情

導爲父武功,爲父也永遠報不了仇,更不了回去,爲父也活不到現在,要不是她指 要談今天的事業了。」 母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也是我們沈氏門 中的大恩人,要不是她發現爲父未死,救 立竿見影沈大鵬一臉肅然道:

氣,再次站起身道。「孩兒想告辭了。」 ,却忍住沒有發出聲來,接着嘆了一口 立竿見影沈大鵬失望地道•「你還要 沈中原口齒欲動,喉中叫了一聲「爹

沈中原道。「孟姥姥對孩兒關愛悟至

,孩兒不能對他們沒有交待,就此一走而

用去找她們了,爲父巳經替你把她們接來 立竿見影沈大鵬微微一笑道。「你不

就是你的左右護衛。 立竿見影沈大鵬截口道: 沈中原一怔道:•「爹,您: 「她們以後

沈中原大惑不解,愕然道: 「孩兒的

不是叫朱一峯麼,暫時你就叫朱一峯好了 目前,你還是維持你現在的身份,你現在 氣道:•「不錯,她們以後就是你的貼身護 感受却不是這樣的,而大有不由分說的 篇,至於你的事情,爲父慢慢替你安排 ·這應該是一種關愛,可是這時沈中原的 。」一切都替沈中原安排好了,照平時說 立竿見影沈大鵬點了一點頭, 加重語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你有什麼話想 沈中原心中極是不快樂,眉頭一皺。

嘆一聲,搖頭道。「沒有。」 應對,因此,想說的話兒也說不出來, 絕,又在心有成見之下相見,實不知如 沈中原雖然認了父親,但十幾年的隔

好有事,改天暢談也好。」 的話實在太多,一時也談不完,爲父也正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我們父子要談

主。 接着,向外呼喝了一聲道。「傳賈莊

門外便有人大聲道··「賈維善到。」 外面一聲應諾,接着一陣脚步傳來,

賈莊主年紀不大,只有三十多歲,一立竿見影沈大鵬道。「進來。」 父親,你還不相信哩-小倩笑道: 「奶奶早就說過,他是你

你,令尊可是提到過此事?」 令尊見過一次面,也答應過令尊好好照顧 孟老太太道: 「老身在你之前,也和

·就是我的護衞,……。」 沈中原道:「沒有,他只說今後你老

美,誰是你的護衛!」 孟老太太笑了一笑,道。「令尊很看 小倩一翹鼻尖,嗤笑一聲,道··「臭

得起我們祖孫。」 沈中原問道:「你們已經加入了雙龍

請!

去休息吧。」

立竿見影沈大鵬揮手道。「送朱少俠 賈維善恭恭敬敬的應了聲••「是。

賈維善躬身向沈中原一禮意••「少俠

有誤。」

少俠是本座貴賓,你要好好欵待他,不得

立竿見影沈大鵬指着沈中原道。「朱

副老成持重的樣子,唯唯愼愼的躬身道:

「會生有何吩咐?」

孟老太太道:「是的。」 沈中原道•「那是說有此可能。」 孟老太太道。「還沒有。」

是 沈中原頓足一嘆道••「唉!你老也真

像是個大壞人。」 孟老太太笑笑地道。「我看令尊還不

忍受不了,嚷道:「沈大哥,你這是怎樣

小倩見了沈中原這般情况,可就有點

悶不樂。

念紛紜,疑念重重,因此表現出來的是悶

沈中原想起她們現在的身份,不由雜

小倩早已眼巴巴的在等着他了。

沈中原到達貴賓室,果然孟老太太和

會?

不是從前鄉樣實實在在的人了。」 沈中原搖搖頭道•「我看他是變了

該休息了。」

愉快?」 孟老太太挑着眉梢道。「你們談得不

你父親,你也該說句話呀!」

沈中原道:「你們早就心裏有數,何

小倩道·「管你是誰,他到底是不是

沈中原冷冷的說道:「我現在是朱一

說的話,談得很不自然。」 沈中原道:「我們都沒有說出心裏想

子之情,也要慢慢培養恢復。 孟老太太道: 「闊別十五年,雖是父

看她的樣子,不像是聯着沈中原的。

「你真的不知道,他就是

小倩嚷道:「誰心裏有數,有什麼數

峯 沈中原又說道:「他還要我自稱朱

孟老太太道:「那你有何打算?」 孟老太太道:「也許有他的理由。」 小倩叫道· 「豈有此理。」

H34

你奶奶是不是?」

孟老太太笑喝道:「死丫頭,你要罵

小倩道:「誰知道誰就是……。」

我父親?」

孟老太太點頭道:「對!你要多想, 沈中原道•「我還打不定主意。」

多看!想個明白,看個清楚,才不會做錯

沈中原長嘆一聲,道。「也只有走一

你們所中的毒,真的解除了麽?」 孟老太太道:「真的解除了,你以爲 話聲中忽然一頓,冒出一句話道.

我們是受了你父親的控制?」 沈中原道•「那你們留下來……。」

孟老太太道:「你左右總不能沒有可

了,叫了一聲••「奶奶…… 天情誼叫沈中原好不感激,當時眼睛都熱 孟老太太截口道:「你不要說什麽了 她們明明是爲了他才留下來,這份雲

出江湖之行了。」 奶奶只要你明辨是非就不枉奶奶這次再 沈中原正色道・「中原知道。」 孟老太太點頭道。「好,我們今晚也

諭一封,請少俠過目。一 賈維善道··「會主一淸早就走了,留有手 去見立竿見影沈大鵬,正好遇見賈維善 第二天,沈中原一早起來,正要出門

要他留在這裏,暫莫離開,其他的話, 轉回屋內,打開信函,信內只簡簡單單的 封套是密封的,沈中原謝了賈莊主

把信箋扔在地上。 沈中原心中大爲反感,冷笑了一聲

人影一閃,小倩跑出來了,拾起信箋

笑道。「朱大哥 沈中原道・「你看就知道。」 , 又有什麼事情叫你生

了而己。」 道。「沒有什麽呀!令母只是告訴你他走 小倩倒也真的懂得文墨,看了一眼

事 沈中原道:「昨晚他就沒說要離開的

什麽氣可生的。 小倩道:「現在他不是告訴你了,有

得。 沈中原嘆了一口氣,說道。「你不懂

我都認識,寫得明明白白,… 小倩道:「我有什麼不懂,白紙黑字

「小倩,你確實不懂。 孟老太太聞聲從房內走出,截口道。

小倩不服氣地叫了一聲••「奶奶……

外人一樣看待 父子之情看得甚是輕薄,把你沈大哥當作 孟老太太搖手道:「這表示沈會主把

沈中原悻悻地道:「他昨晚就該明說

做也許有他的理由, **尊身爲會主,會主有** 孟老太太道。「不過話又說回來,令 八倩叫道。「奶奶,你為什 會主的處境,他這樣 倒不可自以為 

到底是什麽意思?」 個說法,後面一個說法,前言一對後語

得特別神經了 **』,後面說的是『理』,是兩種看法。」** 孟老太太道。「奶奶前面說的是『情 沈中原一嘆道:「奶奶,中原好像變

這表示你在情緒平衡方面,還要多多下工 孟老太太笑了一笑道:「關心則亂,

時整個武林就不堪設想了。 却又害怕沈中原變爲沈大鵬的左右手,那 片苦心,她不能挑撥他們父子的感情, 這是一片好意,也包含了孟老太太的

這時說來似乎有多餘和不實在之感。 太太的心意,可是他能說什麽呢?任何話 沈中原不是糊塗人,當然也明白孟老 沈中原經過孟老太太一番開導之後,

等待立竿見影沈大鵰的後命。 門進來道••「會主巳經回來了,立等朱少 二鼓,沈中原等都已就寢,賈維善忽然叩 心情確實平靜了不少,因此很能定下心來 大約只等了六天左右,時間已經過了

立竿見影沈大鵬相見,賈維善却帶着他們 俠與孟老前輩祖孫前往相見。一 沈中原等一行三人隨着賈維善前往與

裏去。」 言便道••「賈大莊主,你要把我們帶到那 **小倩可心裹存不得一絲一毫疑念,直** 

孟老太太一笑道:「小倩走吧,少囉 賈維善道••「你們去了就知道。」

像前擺列着一排三牲祭品。 擺了一張香案,香案上掛了一幅神像,神 不少火炬,照得全岩一片通明,岩前 走了一程, 到了一處山岩之上,岩上四週 轉入山林之中,又走了約

着立竿見影沈大鵬與辣手青娥莊美美 香案一旁設了二張太師椅,椅上正坐

> 沒有。 有頭有臉的人物,否則站在這裏的資格都 色色的人物,當然,這些人物都是雙龍會 此外,兩旁站滿了高高矮矮各式形形

**児香堂** 

便招大忌。 中原和小倩,這是一件大事,稍一失愼 孟老太太見得多了,悄悄的告訴了沈

們帶到一旁。 到了山岩之前,另有執事之人,把他

認子團圓。」立時激起了一片的掌聲。 **渤事人員走過去,向沈中原行了一禮** 少頃,只聽提調大聲喧呼道:「會主

沈中原沒有任何猶豫,大步而出,走到父 道••「請少俠向前拜見令尊令堂。」 父親就是父親,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見雙親。 親面前。 這時提調又喧呼道。「少主行大禮叩

位老人家。 雙膝一屈,向前行了大禮。「孩兒叩見兩 直一點辦法都沒有,只有暗中一咬牙關 可是在這種打着鴨子上架的情形下, 沈中原雖然對辣手青娥莊美美沒有好感, 雙親當然包括辣手青娥莊美美在內 他簡

天 這時又掀起了一片掌聲,响澈了半片

完禮之後,辣手青娥莊美美給了他一個又 大又厚的紅包做見面禮 立竿見影沈大鵬與辣手青娥莊美美受

當然,沈中原不能不收,但他收過之

後,看也不看的便揣在懷中 沈中原原本戴着人皮面具,這時立作

道。

望各位多多相助。」 家宣稱道••「小兒中原學成歸來,以後還 見影沈大鵬要沈中原取下人皮面具,向大

引見了會主十幾位重要人物。 大家又是一陣掌聲,掌聲中沈中原被

上了老虎背上。 這塲父子相認的安排,可把沈中原推

自己不滿,而無法走相反的道路了。 此一來,你沈中原心中縱有不滿,也只有 看似順情順理,其實却陰險惡毒之至,經 也驚悸不已,立竿見影沈大鵬的這一招,

後,站立一旁。

祖師爺。」 提調接着宣佈道• 「歸入門下, 叩見

了 中原都在無法拒絕的情形之下一一的完成

本會前程遠大,本座就此宣佈,沈中原爲蒙祖師爺恩典收留入會,本座後繼有人, 本會少會主。」 哈哈一笑, 向大家宣佈道: 「犬子中原

會主立竿見影沈大鵬話聲一落,歡聲

會主副會主座位之旁有了一席沈中原

的座位,這是全場僅有的三張座椅。 這時,

只看得孟老太太不但皺眉不止,而且

會主副會主併立香案之前上香敬禮之 接着,開香堂。

接下來是一連串非常繁複的儀式,沈

儀式完成之後, 會主立竿見影沈大鵬

來 雷動,擁上四五個人把沈中原抬了起來 羣情一陣激揚之後,漸漸地平息了下

「帶孟氏祖孫 會主立竿見影沈大鵬面容一扇

皺眉頭,心中好不爲難。 一個「請」字都沒有,沈中原暗暗一

是小倩就有點不同了,她年紀小, 沒有什麼,臉上仍然保持着一片寧靜, 孟老太太帶着小倩走上前來了 不知輕 她倒

重,可就把一肚子不高興的都放在臉上

孟老太太抱了一下雙拳,道:「老婆

子見過沈會主。」 小倩可就沒有行禮了

老婆子,你可知罪? 會主立竿見影沈大鵬冷肅的道。 孟老太太臉色一變道: 「我老婆子有

什麼罪? 會主立竿見影沈大鵬冷笑一聲道:

你心裏打的鬼主意,你道本座不 沈中原再也不能不說話了 你是自己招來呢?還是要嘗嘗本會的 身子一立 知道麽

只是伺機破壞本會,與本會爲敵。 須知她的對你好,只是一種手段,其目的 對孩兒愛護備至,她老人家絕無壞心。」 ,你現在是本會少會主,應該公私分明, ,站了起來,叫了一聲道:「爹,孟奶奶 會主立竿見影沈大鵬冷聲道:「中原

自己又何嘗不是別有用心。 道孟老太太,絕不會是雙龍會的朋友,而 不要立竿見影沈大鵬說,沈中原也知

之間竟不知如何作進一步的解釋了,因此沈中原下山不久,還缺乏磨練,一時 ,未免一怔,納納說不出話來了。

聲,道。「現在貴爲少會主,自然什麼都 小倩的反應可就立時產生了,冷笑一

麼呢,話到口邊,只有收回去了 一他晓得小倩的脾氣了,又能說她什 沈中原逼得叫了一聲。「小倩,你

平勾結,邀集不滿本會之人,專與本會爲 可有此事?」 曾主立竿見影沈大鵬道。 「你陰與陸

在,可想而知 本會為敵,又私結本色少會主,其用心何 會主立竿見影沈大鵬又道: 孟老太太一笑道。「老身不否認。 「你既與

想,能不能朝好的方面想呢? 孟老太太一笑道:「這是朝壞的方面

說下去。 沈中原抓住機會,叫道。「爹, 聽她

老婆子想利用你們少會主的關係,攀龍附 孟老太太接着道:「可不可以說成我

麼變的 鳳,走一番老運?」 騙騙別人,想在本座面前打馬虎眼,你可 ,她說得很好聽,可惜,你老太婆是什 立竿見影沈大鵬哈哈一笑道:「說得 ,武林中已成定論,你這些話只能

就是要穩住你等到今天。」 前幾天你對老婆子說了些什麼話?」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本座說的那些 孟老太太笑了笑道:「不知你還否記 算錯了命哩!

你打算怎樣老身接着就是。」 難怪你也認爲別人想你一樣了,好吧 孟老太太一笑道:「你自己言而無信

信你的話了。你可眞心誠意投入本會?」 森森一笑道:「這樣說來,本座倒不能不 立竿見影沈大鵬態度忽然緩和下來

> 本會 可有一個規矩?」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 「你可知道加

> > 沈宁

話聲出口,人也冲天而起,他的身子-原道:「好好照顧小倩。」

孟老太太道:「請道其詳。

嚴厲之制裁 會規矩說出,你如反悔不遵守,可要受極 立竿見影沈大鵬道:「本座一旦將入

反正是一個不了之局,武老太太失 立年見影沈大鵬道。 你这吧。 本會成員.

准出手阻攔。

在手,大喝一聲道。「讓我離開,誰也不

沈中原却也不顧一切的取出腰間軟劍

小倩而去。

不能例外,這樣吧,你與本會萬老護法,師使之情,正足之義,你要加入本會,亦 做一對老年夫妻吧。」 下一體都是子弟兵,不是親屬關係,就是

孟老太太。 孟老太太能答應麼,分明是故意羞辱

是則孟奶奶已是孩子的親長,應與會規相 惡毒沒有人性,一時忍耐不住,大叫一聲 道•「爹,孩兒一向霉孟奶奶爲奶奶 沈中原眼看着自己父親竟然變得這樣

立竿見影沈大鵬大喝一聲道:

人倫大道,倩兒,我們走。 孟老太太截口喝道。「中原,不可有 沈中原昂揚地道:「不: 中,她已伸手抓住小倩手臂,用

一彈,已向山下射了下去。 **掄**,把小倩扔了出去。 小倩與孟老太太在這方面早有默契,

阻擋地就讓小倩脫了身 這一着大出衆人意料之外,簡直無法

孟老太太扔走小倩之後,忽然,面對

他是橫下心,誰要出手,他就先對付

海」,投向了懸崖之下 並沒有折向小倩的去向、而一式「蒼龍入 沈中原驚叫一聲,一切都遲了,就是 可是,孟老太太的身子到半空之後

他想阻止她,也力不從心,無可奈何也。

的干預阻攔。 密的安排,非把她自己整得生死皆難不可 鹏旣然擺出了這樣儀式,顯然是有了極週 點,而設下了種種手段,以防止沈中原 縱有沈中原在場,他們也必早想到了這 孟老太太看得很清楚,立竿見影沈大

投向懸崖之下的自殺選擇。 倒不如更深深的刺激沈中原一下,而作了 也暗暗打定了主意,與其使沈中原爲難, 口中一聲。「奶奶……。」人也長身向 孟老太太一上來就看出了情形不對 沈中原這時眞是大號如雷,心痛如裂

時 都不知道了。 黑影,把他搶入岩外的身子裹個正着, 懸外撲去…… ,黑影中飄出一股異香,沈中原便什麼 他人已撲出了崖外,身後却射出一蓬 同

雙龍會的少會主就是沈中原 雙龍會的名號正式在江湖上出現了



環球出版社發行

|雪刀浪子|故事 全部情節充滿懸疑性 ,書中人物個個有爆 鬥場面鬼哭神豪, 佈 局詭異,令你咋舌 過程驚險,不可錯過。

港幣三元

### 貫風 會雙煞

神豚降羣兇

沉重。 天色似同反扣了一只鐵鍋那樣,黑得 月之卅,是月底也是年底

以兆豐年的「佳詩」,但是,有更多的可 圍爐擁裘,看看雪景,作幾首瑞雪六出 其是·對乏食少衣者來說,當然,有些人 滿不是那麼回事,這朔風實在够人受,尤 者,已步入了雪地寒獄,等待着死神之降 **憐人**,對着這朔風暴雪,皺緊了眉頭,或 ,俗語有云••「下雪不冷融雪冷」,其實 朔風似刀,捲動着掌巴大的鵝毛雪花

點出一片寧靜,一片太平… 將大地的不平坎坷,用它白色的偽裝,裝 而大雪却似個善於掩飾的無形惡魔, 人間,大地,充滿了不平,坎坷。

**兄**,不聲不响的,看着雪落。 地獄的情景,別說人,連只狗也得找個窩 遠處傳來馬蹄聲,走得慢,極慢,所

雖然爲大雪掩蓋了,它的簷彩瓦色,不過 有氣勢的圍牆,裏面有七進來深的莊院 有着一座極威風的山莊,大門樓,一堵極 從蹄聲傳來處,大概有半里地光景,

反常的,地上一片白,白得耀眼!

已說過是年底,也說明了如此之寒冰

靜的道路上掙扎 聲不明不清,分明,馬兒也在這個看來寧

,可以斷定,主人是非富即貴。

有一團極臃腫的黑影,被推出了邊門,跌這個時候,嗨嘛,邊門開了,然後,

翻在雪地中……半晌,又有一條瘦小的黑 影,被擲了出來 然後,是「忽隆通」!門關了

在叫,在號……是個女孩子的聲音。「我 我娘得生……孩子啊……你們!就算…… 你!郎管家,放我們進去,這大的風雪, 代娘做,讓我做牛也成,做馬也成,求求 那瘦小的身形撲上去,摸住了門::

而聲音抖,最後,說不出個整句來了。 可憐,才幾句話,巳將她凍得牙關頭 這一團臃腫的身形分開了,這才看清

彎腰扶起個瘦小的女子 了是兩個人,站起一個瘦長身材的漢子,

「痛……我……苦根哥: 「摔着了沒有……」一曼!」 我…

那是他的妻子二曼呻吟聲 「丫頭!走吧……

**慾**,她的小心靈已開,她更因此而感到 自己的體溫,來保護自己的孩子,可是, 親用力的抱緊自己,她明白,父親希望用 圓臉,却有一對晶亮的大眼睛, 子,雪光反映之下,一張淚、垢縱橫的小 對可憐夫婦的懷中。漢子緊緊的擁住了孩 於生活窮困,又看慣了有錢 「爹……娘!」那小女孩撲進了 人的窮奢極 她感到父 這

見天日的嬰孩又會如何? 的所在,她們… 朔風似刀,大雪紛飛,沒個遮風避雪 至少,娘, 還有那個

就是希望等孩子生下來,然後,揀個機會 和她的父母,忍氣吞聲的,忍受着。 即使在家奴,狗腿的極端侮辱下,她

着條命代莊主做勞力。 奴,沒飽過一頓,又餓不死自己,只是延 又爛的棒子麵, 就如入了人間煉獄, 從逃荒到此地,二年來,在這個莊院 白幹了二年,爺三個又做牛馬又做 就如欠了閻王爺的要 借了一斗又霉又

急得妻子發了狠,面上劃了十一刀……好 容貌,逼的有……誘的有,威脅的也有 了不少麻煩苦難來。 ,本來,憑仗二曼-現在,少了這一瓣,可憐,就更加多 這幾個管家,莊奴,巳垂涎着妻子的 妻子,還可求個太

他們搶不了,奪不走的!」 嚴肅的對苦根說:「窮人只剩下這些,是 一曼明白丈夫的心情,就會很深情,也很 ,他又是眼淚,又是激憤的,呆呆的看, 但是,爺娘三個是過得十分貼心!當 那個漢子,撫摸着二曼的刀傷時

吃香的,可是,你們沒有人的尊嚴,人的 是啊,別看你們這批禽獸,穿好的,

窮人有!就是這一句話。

他們爺三個,逼入了死地。 可惜,也因爲這一句話,今夜,可將

朔風凜冽,大雪紛飛的寒夜,他們能走幾 倒有一雙半是缺食乏衣,試問,在這樣個 一個在叫痛,一個是孩子……三個人

即使苦根是儘量摟緊了妻、女,但是

,而發出了抖戰… 走得幾步,他自己首先因爲背風護妻女

坐下來,那麼,在這樣個風雪交加之黑夜 稍可背風的角落,他們也得坐下來…唉, 不消一個時辰,三屍四命的事故,包保 現在,那怕有個農莊敗屋,不 唉,何其殘虐乃爾… -,有個

…但是,懷孕的少婦是首先無法支持。 爹娘三個全明白不能坐 「你們是什麼人?」 ……不能留…

可惜,爺娘三個那有心情來欣賞這些,不遇沉寂的黑夜,越發令人聽來神淸氣爽, 奮 在這個白地獄中,有了活人,這該令人興 過,心情是興奮的,因爲,在漫漫長夜 突然前面有語聲,清脆, 响亮,在四 不

坐了 法,只見她已摘下了鞍旁一個大包裹,邊 再說話,身一動,人巳雕鞍着地,好快手 射出兩道寒芒,簡直可以與雪花比威。 生得美,但是,神態更冷, 突然,她看清了三個不幸者,她是不 **個黑緞面,白狐底,連帽披風的女子** 看看清,一匹白馬,神駿非凡,鞍上 兩隻大眼中

根, 過身來,突然,她聲色俱厲的對苦根道: 一邊的包袱,又取下了另一個小包袱, 「爲什麼不披上,你眞想凍死自己!」 然後,她又走到了馬鞍邊,整理好了 而另一副巳將個女孩圍實! 回

如天空飛下的仙女,滿面是淚,而有幾條 接住了那副狐裘,神色激動地看着這個宛 苦根,他是在顫抖中,可是,他雙手

> 想不明白,如此丰神挺秀的美女,如此貴 話在搶先爭後的,堵住了,其實,他只是 們這三個看來可卑的汚穢化子 重的細毛白裘,她那會毫不顧惜的,給我 動的。想說話,但是,喉間就如有太多的 已結成了冰棍兒……不過,他是激奮,感

還有你! 「大娘,快喝些熱湯,就食些肉脯,

「我叫丫頭,恩公……」 好,你也來喝些……吃些

可伶俐啊,她是突的跪在雪地上,叫恩公 , 叫神仙. 不是神仙,那會有熱湯: 她對那個女孩子是十分和善,孩子

也有了準備,她有用衲得極細密的的人,她想走到天涯海角,因此, 西吃,所以,她有熱湯讓她們飲, 緻的食物,她此時準備着走山路, 護住了湯壺,她有極精緻的食盒, 讓她們吃…… , 她更準備着走在窮山惡水間,幾天沒東 唉,孩子却不知道, 離家出走的,她是個精細, 準備,她有用衲得極細密的棉套, 這位恩公,是發 有東西 放夜站 裝着精 她什麼 有心機

鬼得食! 飲湯吃肉,他們飲得多,吃得多,就像餓 苦根也在她的神威下,披上了狐裘,

件狐裘圍住了懷孕少婦,遞過了一件給苦 走,邊巳抽出了幾件東西,她是首先將

喝過這樣精美的湯,細緻的肉脯。 唉,其實,終其一生,他們誰又吃又 一張刀痕滿面的臉…… 漸漸的,有了

些生氣,但是,汗開始在額頭沁出 將二曼已抱了起來,然後,命令式地叫道 寸關尺脈一按,半晌,她是一個彎手, 那女的一翻手,已將二曼的手腕抓住

> 讓她坐褥? 不明白,這大個人,就不早早找個地方 • 「還有半個時辰,就得發動,哼,我就

這位姑娘是毫不在意的走在前面 邊說,邊走!雖然雪厚地坎坷,但是 苦根,丫頭只有跟的份,突然,丫頭

那匹又高又大的馬背上: 的身形一輕,人,不知什麼一來,已坐在

現在,苦根一家,可說是已脫出了死神的 依然是朔風凜冽,大雪紛飛,但是

威脅,老實說,白地獄是無法吞噬她們 影是天下最美的 是苦根,即使爹倆看到姑娘的背影,這背 姑娘在前面走, 白馬在後面跟,最後

,還得啃骨頭的?別說餵湯,送內……連人的奴才,走狗,那一個,不是吃了人內家,富賬爺,還有李龍,趙彪,那些有錢 那些殘菜剩羹,他們寧可餵狗,也不肯養 他們眼中的有錢人如賈莊主,如郎管 他們幾時得到過有錢人如此的接待?

這白狐裘,那怕是破棉襖, 窮人的身 他們寧可墊了鞋底,或者狗窩,也到 舊棉褲

餌而巳,除了這些,他們永遠卑視着窮人西可不依然是他們的,他們是用這些來作 ……不!如果人為他們勾上了手,這些東啃窮人更可卑,更可惡的邪念,這才施捨 的血汗,污垢,還有破衣。 有的送衣裙,但是,這因爲他們有比吃 他們想姦汚二曼時,他們 的送花粉

他們兩樣,她毫不吝惜地,將所有的東西 而這位美如天仙的姑娘啊,她根本與

步…

自己是個人見人憎惡的窮人…… 自己與她而不相識!

可是,她救了自己,並且,如此關心

根只能由心底泛着這種感情…… 風雪中的姑娘啊,你是萬家生佛,苦 人,真是奇怪的動物啊…

「叫我涂大姊……」

「恩公……」是丫頭的叫聲

遠想不到,她竟然命令自己叫她大姊,自早已說過,孩子心靈,但是,她可永 「啊!」丫頭簡直嚇呆了。

「爲了我雖是個窮人,我可不是個無

「你講!」

「爲什麼我劃自己……」

「我知道!」 「我自己劃的!」

己能有 「嫌我老了?」 這樣個大姊…

方,

啊,前邊有的莊院……」

「好,先別多說,我希望能找到個地

「大妹子,別去,別去!」

簡直被個焦雷震住了 是這樣柔聲,和氣,羅的一聲, 丫頭

安頓了你娘……我真担心,她的體質太弱 「也好,就叫我大姑吧…… :唉,得先

其是你

「涂姑娘,」 苦根也來阻止姑娘了:

「爲什麼?」

「前面是柳家宅,是禽獸的窟穴,

……更去不得……我……痛—

姑娘面色微變,看了懷中的少婦道:

看了苦根一眼,然後泰然地說道:「叫我「嗯,那麼,你可叫我一聲——」她 一聲涂家大妹 「嗯,那麼,你可叫我一聲—「你叫什麼名字?」

晚啊的

就如鍋刀一般, 鏗鏘有聲!

:爲什麼?」

「我非得找大門大戶不可

0

姑娘的

「你可知大嫂子多年來的缺食少衣

,他們或者不會忌諱這些!血汚啦,大年我……想,在這個時候,最好是去找窮人咱們另找地方!唉,或者,你不太明白,

「我……這: ·這……你不是在拆我

「你不是人?」

「我是個窮人。」

她已生過兩胎…

「窮人少了鼻子,眼睛,還是少了良

「大……妹……子……」二曼誠心誠

仙,真的是神仙?

這是感激,並且心神俱震的淚啊! 意的叫着,但是,她的眼淚可流了一面

「我早已經看到了,劃得很深,很用 「你,看看我的……臉……」

力…

大戶人家的財力……一切,全由我來照顧

三人一騎,向前面的宅子走去了

曳生姿! 掛燈結綵,喜氣洋洋,紅燭高燒,

夜正在納第八個安! 是個江洋大盗,坐地分脏的黑道好漢,今 柳家大員外,這個名爲財主,其實乃

成年見紅 黑道上打滾的朋友陋俗,有個名堂,叫做 或者廿九,他得做一次新郎!這個在 這個柳善慶有個極怪的僻性 ,年年卅

來了,來到柳家宅渡歲,過年 班就是他的手下,今夜,或者在月初就已 况柳善慶是個坐地分脏的盗首。而那些 無恥的傢伙,就有無恥的跟班,又何 跟

懷暢飲 納妾。而那些江湖好漢也相中了對手, 今夜,可能是最得意的一夜。 柳善慶

善慶的老二、 前任妾侍,今夜成了他們的犒勞品 郷鐵臂、 柳善慶手下 老四、老五,老七。這四個何相更好,他們的對手是柳 的四大金剛;錢欽、 莫林

麼事,她好像是親眼日睹的,難道她是神苦根對前面的姑娘可真是定了眼,什 令她氣血大虧,就算三年未生……但是, 貌 叫 着。他想看一看新任的第八個妾侍的 吃得有些個稀里胡塗的何相向柳善慶 「我說老大啊!該讓新人朝朝相了吧

「什麼?去年的給了你,又想看第八

巳了解這位烈性少婦的一切。 名的女華陀,脈理精通,從其一按脈,就 唉,他那裏知道,這位涂素馨乃是有 了哄堂大笑 個啦!」是錢欽的語聲,這一句話,引起

「非但得大戶人家的物力,我,還得 神態,他也在笑,但是,笑得很勉强。因習的遊轉,形成了一股詭秘而又心不穩的習的遊轉,形成了一股詭秘而又心不穩的外,一張紅臉,一口赤鬚,兩道劍眉却配 妙的配給了何相,他已經有些不樂意,再為,這第七個妾侍,他可沒玩厭,莫明其 心意。 聽得他要看新的女子,令他更有一陣不安 柳善慶,這個看來深沉,有氣度的員

併! 隱然,他有着另立門戶之心意。並且, 隱然,他有着另立門戶之心意。並且,有遇,得到了久未出世的公孫十八杖法。隱 些風聲傳來,他會對自己不利 何相功力不凡,最近,聽說他屢有奇 來個火

不對何相更有成心。

一次所見可以說是江湖黑道上,最小願

兄弟,你想見見新人,其實,我又何喜不,他不想太露痕跡。非但如此,還要對他未扯破臉子,自己父尚未有十成的把握時未放一次, 全在等,等見美姣娘。事實上,他們 半晌,不見人來,而這些江湖漢 上,這是個暗號,就有兩個莊丁退出 想見……哈哈哈-住享受,看看美女,醒醒酒,提提神 吃得差不多,喝也喝得不算少,現在 一大笑中,他擺了擺 退出去

門叫嚷了。 **掃興,何相已開始拍桌敲櫈的,扯開了** 但是,有些時候了 ,不見人,哼,

這一來,可就引起了在座者的好奇!滿面血痕,怒氣十足的走了上來。嗨嗨, 但是,就在何相叫嚷時,一個莊丁,

花 「哈,周小乙,你什麼啦,面上帶了

「嗯!像是指甲抓的!」

哈哈哈,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 小子想揩油,好呀,給小娘們抓

,裝成十分醉的狂態。他依然忍住,不過却冷眼旁觀的,看着何相那種假借三分酒椒成了一片,也笑成了一片。柳善慶 這個鬼樣兒…… ,却冷冷的問了小乙一 句··「爲何攪成了

挣扎聲,步聲……看看清,只見另一個莊 破衫殘的女子來。 丁,已又拖叉曳的,拖了個披頭散髮,裙 小乙尚未開口,有女子的憤怒叫聲

低頭 依然是進三步,退一步的在掙扎。她不肯 强的,就算在莊丁的强有力的拖曳下,她 這女子年才十四五歲。但是,她是倔

此,誰也看得出,姑娘是個挺俊秀的美女 面上脂粉不施,却有着淚痕,即使如

微有顫動,這表示了她在哭,在抽咽…… 她被推翻在地,她低下頭,她的柔肩 「莊主爺,這丫頭不識好歹!見了我

**亂叫。小乙哥勸他幾口,讓她突的撲上,** 們,就扯頭撕衫,像中了魔似的……亂哭 抓了個滿面花……」

> 羊羔美酒,哈哈……起來吧……」 天是大年卅……這兒有珍饈百味,這兒有 苦受。來,起身,開開心心,哈哈哈,今 家門……嗯,姑娘!別那麼倔强,老實說 背了雙手,微低了頭,看着姑娘的背影: 「你這是什麼啦!難道,這兒比不上你的 跟我柳員外鬥氣,沒你的好處,有你的 「哼!」柳善慶是沉着地踱了下來,

準了柳善慶。 中啊,有着火,簡直是兩座小火山 姑娘突然一仰頭,這一對美麗的眼睛 口!對

算行個好,對,大年卅,放我走,讓我與。你又何必將我由窮人的窩中抽出來,你的命,窮人的心。我是認了命,也鐵了心 家人團聚……我向你叩頭……」 姑娘開口了:「柳大員外,我是窮人

什麼將個女子讓給他,也讓他嘗嘗這成年 大叫大嚷!說什麼柳老大該行個好,又說 這算什麼?有這樣的女子 !何相又在

了何相。 慶笑口吟吟的說着,其實,他心中可恨極 「何兄弟,這是愚兄訂下的!」 柳善

不太容易令這女子,乖乖的就範吧!」 「不見得!」柳善慶冷然的說着。面 「她不喜歡你啊!哈哈,老大。你也

感:: 令在座的江湖豪强,也不得不有所肅然之 上漂帶着笑,只見他又拍了拍手…… 四週寂靜,而這一個突然而來的靜,

一對夫婦。 雜沓的步聲!只見四個莊丁,押來了

「爹,娘!」少女突的哀叫着……

員外冷冷的語聲。 「替我剝了衣衫,結實的打!」是柳

一」少女在哀叫

乖乖 「那麼,立即收起了你的苦口苦面 ,唱支歌,跳支舞!哈哈哈……」

子弟啊,牙關直打顫…… 又懼,又恐又慌,再加上冷,可憐的窮家冰的寒冬臘月啊!又何况得捱打……又驚 衫。雖說聽內有爐炭薰燃,到底是滴水成身,女的,也只有一件破得可憐的貼肉布 多久,一對夫婦已被吊上了;男的赤露上 快得乾淨俐落。廳上又有現成的吊環。沒 莊丁們對打 人是素有訓練。 出手快,

個女人語聲

開門,孕婦豈不得死在風雪野地中?」

是

不 抓緊了少女。 起,沒你的份,後身一 2,沒你的份,後身一緊,而柳善慶巳姑娘直迸而上,想撲在父母身上。對 「你們打死我吧!」

了,一揚手,五指直抓柳善慶之面門! 猙獰,又是如此的不懷好意。姑娘是恨極 看到這可惡的魔頭對着自己笑,笑得如此 柳善慶就在欣賞着姑娘的容貌。美啊 姑娘是一回頭,與柳員外正面相對

了 感覺,這才清楚,自己的面也讓姑娘抓破 發覺,五指着面,一陣極豁豁,辣絲絲的 , 美得多有個性, 這輪廓分明, 綫條美妙 …他那裏想得到姑娘會來這一手。待等

他是面色不變的喝一聲··「當地剝去衣衫 ,輪姦!」 柳善慶一揚手,姑娘爲其一摔倒地

衆聲呼嘯中,七手八脚的來抓姑娘一

「噹」,「噹」,沉這兒變成了禽獸世界

「噹」,沉重的打門聲,令

這兒突的一靜! 又是幾聲沉重的打門聲,傳來了男子

開開門!讓我們有個坐褥之地!」 的語聲••「借光•我……女人快生養了! 「胡說八道,這是什麼時候,不怕 血

汚冲了咱家的家神, 不揀時辰了啊!」 「大風大雪,爺台 財帛星君……你也太 ,你算行個好!

「這可是你們的事,死活與咱們完全

閑心情來管這些! 他們現在禽獸的慾意已被引起,他們那 不像個待產生養的,奇怪……但是, 衆人聽說有金銀,還有,這女子聲音 「我可多付金銀!爺駕開開門……

他們根本不願去理會是外,將會有死 廳中,禽獸展爪,惡魔現形…… 廳外朔風凜冽,大雪紛飛。 然後,他們在對付掙扎中的姑娘! 有幾個更說出了淫言穢語……

「畜牲,還不與我住手: 但是,一聲清脆,冰、的語聲傳來。

少女… 外不遠的庭落間,站立一個更美,更美的 總算有幾個人,停了手。看到了在廳

地中,越顯得丰神灼約…… 黑色的披風,葱綠的褲子 站在雪

這一羣畜牲傻了眼!

,來個好事成變。 地下的姑娘的衣衫。可是,他却提醒老大。」何相又怪叫了一聲,他還想剝被按在。」何者又怪叫了一聲,他還想剝被按在

一示衆的念頭。
| 入來前,又聽到了這裏人的淫言穢語。她本來恨極人欺壓人,並且,嫉惡如仇。一本來恨極人欺壓人,並且,嫉惡如仇。一個,那想到來人是看淸了這廳中的一切,

!寒芒如電的,向其面前點到。當他還想有所動作時,眼前黑影一幌

却也讓其一個「觔斗雲」,脫出重圍。 有到了陝西太白山「鐵杖門」荊家的公孫 有異質的到了生死關頭,武功之本能,令 可是真的到了生死關頭,武功之本能,令 可是真的到了生死關頭,武功之本能,令 可是真的到了生死關頭,武功之本能, 是真的到了生死關頭,武功之本能, 是真的到了生死關頭,武功之本能, 是一个人杖雄。更加其全力而為。涂素馨的神脈訣雖為一個,

聽得不少人的驚叫:「小心!」
「何相才脫靑靈三陽刺的重招,耳邊却們相才脫靑靈三陽刺的重招,耳邊却們相才脫靑靈三陽刺的重招,再想幹禽。因爲,來的是個高手。如果,再想幹禽

一總而言之,公孫十八杖,乃是互爲陰陽,轉了個大翻身。而一手已將公孫杖探在,轉了個大翻身。而一手已將公孫杖探在,轉了個大翻身。而一手已將公孫杖探在,轉了個大翻身。而一手已將公孫杖探在,轉了個大翻身。而一手已將公孫杖探在,轉了個大翻身。而一手已將公孫杖探在,轉了個大翻身。而一手已將公孫杖探在,轉了個大觀翻」,身形如猿的

女诗民寓会灵, 宁寺面面具副, 迭有兩樣的妙奪造化之杖法。

法,有其不可輕侮之實力。 遊此長而屹立不倒,實在,這公孫十八杖 時越展而屹立不倒,實在,這公孫十八杖

家人而被困柳家宅。 對不會半途而廢。那麼,她勢必會因這一 對不會半途而廢。那麼,她勢必會因這一 也可以說,涂素馨是命不該絕。老實

但不下令羣毆,反而壓制衆人出手。 ,在柳善慶的眼中看來,他已是萬分心驚,在柳善慶的眼中看來,他已是萬分心驚,在柳善慶的眼中看來,他已是萬分心驚,在柳善慶的眼中看來,他已是萬分心驚,在柳善慶的眼中看來,他 以加上他素性之本身神效,打了個折扣,又加上他素性之本,由於其是偶得機緣,

送命也不定。 送命也不定。 送命也不定。 送命也不定。 送命也不定。 送命也不定。 送命也不定。 送命也不定。 送命也不定。

宅中人又有那一個脫得出這位女喪門的一定中人又有那一個脫得出這位女喪門的一一意始念,何相是走入了死路,柳家

也可能是,老天始終有眼……柳善慶可以說是自毁長城——擊。

尤只高重蒙, 包吏申告为, 成旗門下的! 一個行俠仗義的人, 是不該受辱而死

功—— 就因為這樣,鬼使神差的,賊黨們來

青靈三陽刺中的「中五神訣」在發了

有點痛…一摸,有一點血腥,分明眉心也

猴門的輕功,公孫杖的妙招…… 所以能够擋得幾招,抵得幾式,實在拜靈 銀虹是令人看來頭昏,覺來腦脹。何相之 訣按週天躔度之理而演化。故此,這一道

。而神脈訣的威力也就越來越盛!但是時間一長,何相的弱點越落越清猴門的輕功,公孫杖的妙招……

跌翻在地—— 实际得一聲慘叫!何相已 第廿七式「破軍臨曜」,銀虹在一個

真巧,何相是跌在柳善慶的身前!「老大…你好……」

尺脈上。有一點紅,兩只手全有!而眉心週身痠麻,再看看清自己的傷痕,在寸關身,心中大驚,什麼道理啊!啊!自己!幾句,不想耳邊已聽得幾聲慘叫……坐起幾句,不想耳邊已聽得幾聲慘叫……坐起

什麼道理? 宛如為重力所壓,散了架那樣的,這又是 中招時,好像讓電擊雷轟的!並且,全身 中了招:看看傷痕,極小極小,可是,人

經中的一篇。 這是崆峒門中的古譜,這是大天羅神。不是中邪,乃是神脈訣的厲害。

是法天衆地,包羅宇宙的古訣,又何 別加上了太陰神煞。被擊者,週身奇經八 別方是部被截被封……如果對方是個惡人 等物,哼哼,在氣機感引的相激下,有你 所,全部被截被封……如果對方是個惡人 所,全部被截被封。 一如果對方是個惡人

。好,你就受那些個永無止境的活罪吧!。好,你就受那些個永無止境的活罪吧!當然活下去的人多,所謂螻蟻尚且偸生啊當然活下去的人多,所謂螻蟻尚且偸生啊,避井,但是,你敢這樣辦,那也無所謂,超井,但是,你敢這樣辦,那也無所謂

了何相,可就不會輕饒其他的惡徒。了這些畫面。他又看到了這些食獸,她毀了這些食獸,她看到

凡,即使沒何相的公孫杖法厲害,却也不力下了塲。柳員外的五虎斷門刀,實是不力下了塲。柳員外的五虎斷門刀,實是不

其長。 斷門刀是硬刴硬砍的刀法,全憑功力以顯 可沒有公孫十八杖法那樣多姿多采。五虎 可沒有公孫十八杖法那樣多姿多采。五虎 大陰神黙相比。比招式,五虎斷門刀 大陰神點相比。此招式,五虎斷門刀

己的獨門太陰神指…… 主兒,涂素馨又關心着徐氏娘子,好,爲 主兒,涂素馨又關心着徐氏娘子,好,爲

反踩北斗」,錢欽的背後七重大穴被封。錢欽想走,對不起,涂素馨是一個「

可憐的夫婦也被解了下來…… 一對

問清了那家人的姓名來歷。 自動的作了助手,這時候,涂素馨才算是 這對幾乎挨打的夫婦。其中那個女的

一樣的窮人,一樣的受壓榨。因此,

看出

牛家夫婦與徐家共屬越談越親近!

「大妹子,我……我該說什麼好!」 涂素馨在按脈,按二曼的脈。

代你配藥。」 「不必說,你!唉,我得馬上出去, 「大妹子,我……我該說什麼好!」

·那有藥材舖開門作生意的? 什麼?這大風雪,並且,又是年卅晚

激動,難過。

「是,恩人……」

就憑仗了這些,今夜,他沒被涂素馨看風觀波。

其實,他是恨極了這個厲害而又狠辣的對其實,他是恨極了這個厲害而又狠辣的對

個大意,會遺下莫大的禍患? 涂素馨是走了! 涂素馨是走了!

4大娘在燒水。

二曼滿得牙關直打跌,但是,他

的苦痛……不過,她得挺住。 ,而一無補益的虚弱身子,有着難以形容,自己該挺住。雖然這陣痛令她終年辛勞

月的風雪中……毀了,也是毀在這個寒冬臘 她想到了第二胎,多好的孩子,是個

天神一般的大妹子,說自己得進補.現在,她得生第三個……

站地一定要保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三一定三一定三一定三三

了個突。 「砰蹦」的開門聲,令房中人個個打

幾個莊丁隨在後。 這一次是莫林山領了個頭,周小乙及錢欽,鄒鐵臂,還有那個莫林山。 來了一羣人,有柳善慶,有何相,有

着怯意。 「你們來這兒幹什麽?」徐苦根已意

「我們……欠了你什麼?」 說着。

「命!

是,徐苦根是感到了無比的寒意。——那是涂素馨臨走時,命令莊丁燒的。但四週是一片寒冰,在這裏,即使有火爐—四週是一片寒冰,在這裏,即使有火爐—

要命的。

不給,殺了我,留下她們……」 是人,人,不該逼得人……連生個孩子也 大爺們,你們要命,我給。不過,你們也

狠狠的說了一句。

啊! 苦根說着話,這句話是一點兒氣力也沒有 苦根說着話,這句話是一點兒氣力也沒有

「什麼涂大姑?」

之氣! 之氣! 之氣!

說不出話來了!並且,永遠不會說話了。慶越說越殘忍!越無恥!可是,突然,他產的女子!剖她的腹,剁她的……」柳善產的女子!剖她的腹,剁她的……」柳善

**%。** 慢慢的,那個兇殘可惡的柳善慶倒了

「老大,老大。」

色是萬分凄厲,不,簡直可以說是萬分的 驚駭,可是,他到底怕什麼?他到底什麼 · 週身無傷。可是,柳善慶已死了。這容 七咀八舌中,衆人將柳善慶扶了起來

熙血影 的神針。除非他不看中你,看中了你,這 那麼,或者,你會發現他的舌頭上,有一 柳善慶的口不閉,如果你能查一查口腔 是一次針,這是江湖上無影煞星的獨 如果你們是細心的話,你們會發現, 「貫虱針」。這是用先天炁推動

部位! 將這改殺人不見血的暗器,送入他想送的 一股無堅不摧,更且無聲無影的神力,會 但是,現在,這個地方却沒有人會看

或者,涂素馨回來了 出這個秘密!他們全怕了,怕這兒有鬼, 死,那個不怕,一想到死的可怕,他

們得另找生路,而最好的生路,走! 」一聲驚叫!奇怪,衆人眼中

下來,不,就如癱瘓那樣的,癱了架子 只見那個莫林山,手握咽喉,慢慢的,坐 有不少人在叫,可是,你們永遠也叫 「林山,老三,老三……」

密 一樣的,中了貫虱針,向閻羅王報到了 不醒他了,因為,他也是這樣,跟柳善慶 沒人會明白,莫林山已經死了。 也等於說,沒人會看穿了這舌根的秘

發動了,孩子將出世了。 一聲慘叫, 劃破長空,是二曼在叫! 令這間房更形冷

> 跌翻在雪地中,他在哭,他在叫:•「天啊 的兇手,他狂叫牛大娘……他出房門,他 !窮人!連生個孩子也不准嗎?… 苦根被驚醒了,他不再理會這些殺人

你可亂闖的?」 還想跟妻子進房,被大娘喝住了…「這是 牛大娘來了,後面跟了牛老大……他

人,怎麼能亂走亂闖的? 牛老大被震住了,對,生娃娃,老大

道••「你們在這兒做什麼啊…」 而且又是男人,她可是忘其所然,大聲叫 牛大娘進了房,可看見這多個人……

就是•「鬼啊!」 這些壞蛋,心神俱震。一個個有個念頭 息,不太高。可是,人人覺得,這嘆息聲 ,就在耳邊那樣!而且,這聲嘆息,可讓 半空中傳來一聲極凄凉,極幽幽的嘆

試問誰又不怕鬼的啊!

叫苦。因爲,他們被封脈截穴,他們可不外,有四五個人,巳倒了地,在呻吟,在 能太用力,一用力!可憐了,這筋牽脈顫 ,令他們如墮油鑊,如上刀山。這個苦啊 也就不必再描述。實在,也描述不盡。 一下子走了個精光,並且,走到了門

了刀頭鬼! 並且,也不明白,這些人,幾乎已變成 牛大娘根本不知道這兒發生過什麼事

好照顧她,不能有負重托。 她關心的二曼一 徐家嫂子。她得好

她奮力的,不想自己叫出聲來… 一曼在發動!

表示了這苦痛超越這虚弱的身子……她抖 但是,痛是現實的。一身身的汗,這

> 迷迷糊糊的!自己似墮入了寒冰地獄…… 戰,突然,她又覺得冷,十分冷。然後, 「快拿水……快將剪刀帶來……」牛

起了嬰兒的哭聲! 大娘在指揮着小蘭,丫頭只是傻了眼…… 很久很久,苦根只感到這時間過得長 他焦急。他無目的亂走。耳邊,却响

中,偶然見一面的孕婦! ,偶然見一面的孕婦! 門外,也傳來了馬蹄的聲响!於此可

她處於半昏迷中。 憐的,一直來的貧血,令她生下孩子後, 在流。這是所謂惡血,每一個孕婦,會該 一個時間來清理惡血。可是,二曼是可 雖然孩子已生下來了 但是,血!還

她的身體!但是,她口中在呢喃 於感到了自己的靈魂在一點一滴的,離開 着這種感覺……她覺得空空洞洞,她甚至 生產,大可要了她的命!即使她自己也有 保持着這個半昏迷狀態。 步聲傳來,她有如發了狂那樣叫: 唯一的要求,再見涂素馨一面… 着這個半昏迷狀態。否則,這一次的可以說是某種精神之昇華,二曼這才 ·在祈禱

來的是苦根……

「娘!娘……你很難受吧…… 「二曼,二曼……你怎樣了…

肢冰冷…… …面色在燈光照耀下,蠟黃蠟黃的……四 汗在二曼的額頭沁出,大串大串的

 ! 「恩公回來啦!」牛老大在庭院中狂

> 曼招手了。 叫,可惜,一聲比一聲低!苦根的額頭見 神情來看!或者,他巳看到了死神巳向二 汗。越來越大,越來越多,從他的焦急的 「大妹……子… …」二曼在叫,一直

揀出了一包,交付了牛大娘,命令她立即 連聲的叫恩公之外,他又有什麼好辦法? 涂素馨帶來了大包小包!她在其中, 「恩公!恩公……」可憐,苦根除了

去煎:: 是,她丈夫也挖掘過野草藥,尤其是人參 仲,黄芪……牛大娘雖說不太懂中藥,但 ……那五形具體的形象,她那會不識。現 這一包中,竟然有全當歸,人參,杜

廣大啊 …是一慢…… 涂素馨爲一只極冷,極着力的手抓住… 涂素馨是立即走來看顧二曼……突然

在是什麼時候,這位大恩公,實在是神通

「大……妹……子 你答應我!一件

「不……我!我就快」

…我們……何嘗不是……書香門第…… 涂素馨看到二曼在翻白了眼……她是 我!我就快死了

是,阻唇在顫抖着,事實俱在,他有多少 一扣寸關尺脈!而苦根巳撲在二曼的 苦根被震住了 「與我滾開!」涂素馨怒聲斥着。 他眼中淚落如珠!但 血汚

話想說啊…… 「與我滾得遠遠的……」

你罵丫頭我吧: 別罵我爹……你生氣!

一對大眼睛,眼睛中滿是淚 孩子跪在涂素馨脚邊!抬起頭,睁着

「孩子,你放心,你媽沒事!

,恁誰也聽得出,孩子是充滿着興奮,感 丫頭哭了。哭得要多悲痛有多悲痛!但是 ……姑姑……我娘……

最沒用的事… 在,我已帶備了這些!唉,別哭了,哭是 過氣來。不過,以後還得好生療補 「等牛大娘把藥煎好,餵下去就可回

收住了眼淚,苦根却像個木頭那樣, 丫頭可真聽話,果然强抑住哭聲,也 怔怔

的在一角出神! 「恩公,你可看見這兩具屍體……

是小蘭沉着的語聲。 「早已看見,但是,爲了救人,診脈

冰冷的面孔上,蓋上一層怒色。不過,很 要緊,我不問,難道又出什麼事了 牛小蘭說出剛才發生的事。涂素馨那

還有,這兩聲嘆息. 快就退了!現在,她注意着那些人的死! 如果不是暗中有人,那麼,自己歸來, 涂素馨十分怪責自己的粗心大意。唉

陷阱,甚或利用那些苦命人!那麼自己豈 當自己出去之後,賊黨中來了能手, 所看到的是一片血腥: 還有,那幾個是厲害的脚色,或者, 巧佈

不是陷入惡阱,永無超生之日? 想到這兒,她不禁頭皮發麻,背心發

> 中讚一聲,好一個聰慧心靈的女孩子。燈在前,讓其看個明白,不過,涂素馨暗 下頷,一用勁,牙床脫臼,而牛小蘭已移 跳起身來!拖起柳善慶的屍身,她是手托但是,再想到了那個嘆息者,她突然

。眼前,突然現出一個少年的形象來 她看清了致命之處,她廢然一聲長嘆

有 爽直。對任何同道中人,熱情,慷慨。還,說話時,常帶三分笑意,而他,樂天, 他喜歡說笑話。 大頭,微胖,身穿青羅衫,腰掛長劍

俠, 他就是貫風針的主人, 人稱笑方朔,神行無影的方動植! 小輩中 第一英

聘妻 愁眉 爲什麼,爲自己!因爲,自己是他的 從來沒聽見過他嘆息,也永沒看見他 :但是,現在,他也在嘆息了

者一

但是, 現在呢.

是團聚,是玩爆竹,或者擲狀元紅……或

可是,另一個形象又出現在她的腦海

同的風範,令你感動,令你難忘 突然爲其激引……他好似有着一股與衆不 衣。但是,當你與他相處較久之後,你會 木納的談止,平庸的相貌,

此君就是風塵第一怪傑之詩,鐵行者

想到了方勳植時,她不禁長嘆了一聲… 想到荊天生,她的心頭一熱。可是,

又是爲何?這又是何苦啊!」 用力吸了吸: ,觸入各人的鼻端!涂素馨突然一凜,又 牛氏大娘已托了個藥碗來!一股香味 ··她凄然地笑了笑道·• 「這

然,誰也不會明白,她是在說誰?爲什麼 這句話,可將房中人全打了個突,當

服侍了二曼服藥之後,總算大家可喘

問了一聲。 「恩公,你該餓了吧?」小蘭幽幽的

解不達意 她回了

遠處,傳來幾聲爆竹聲

「奇怪,這兒!爲什麼連爆竹聲也特

該上供,該拜祖,該分發歲金… 她惘然的望着遠方,想到家中,現在 現在,照道理說是新春初一了 涂素馨好似到現在才發現了 9 該過年 …還有

「姑姑,恭祝您年年精神,新春大喜

。可憐,孩子的雙脚依然赤露……凍得紅是,一身破衣服,即使穿了自己的小皮德茶,跪在地下。向自己說着新春祝詞,但 腫 可憐,孩子的雙脚依然赤露……凍得紅 涂素馨見到丫頭,雙手捧了一盃蓋碗

實,小姐,這不是假事,是真正的事 劉,鴨,他們也根本沒見過牛內·羊肉 生樸實的說話。「有多少窮人家的孩子啊 涂小姐,你或者會以爲我在說胡話,其 他們活在苦水中,他們永沒見過煮熟的 他帶了涂素馨走出家門,走到了荒村 孩子是多苦多難。涂素馨想起了荊天

沙坑,窰洞中,還有……還是女的 她看到了人!竟然有赤身裸體,住在

她見到有多少孩子,他們如同小歐那

樣的

更令人揪心的痛的是,有多少的孩子

看到娘的愁苦… 看到人贩子的兇惡 ·而又無可奈何的甚

人贩了獐獐的笑

她親眼看見過荊天生的出手 她看到了荊天生的眼淚

位人。炯天生單人匹馬怒闖風雲山莊。 出了手,荊天生得罪了這個費東大豪的接 兒子,千里駒袁小恩的胡作胡爲,荊天生 為了恨極江湖大豪風雲千甲黃鐵山

是記得荊天生是個狂妄無知的,想出風頭 奉父命去助拳的。這時候,她的心中,只 ,想立萬兒的汇湖小子。 袁纖山是邀約了天下名手,自己就是

驚人!但是,漸漸的,她 然聽出了,荊 定了自己的想法是對的。一無風度,語不常他見到了荊天生的模樣時,她更斷

她感到心震的是: 並且,他的大無畏,他的誠態,他的真情 荊天生的樸實言語中,有着眩人之光榮。 越來,令除素馨越,到激動。因爲,天生講的是事實,是有憑有據的事實。 是如此赤裸裸的,攤在衆人面前,最合

活在苦痛中!而袁小恩,竟然助紂爲虐。 者們,有多少的孤弱無依的老百姓,他們為何事?教人,扶弱鋤强……前輩們,長 「我們自命爲俠義道,請問俠義道所 殺了楊震英!奪了他的黃金!

羣雄出手,打了個落花流水 但是,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話啊,一瞬

他的 的如意風雷羅,發魂雙鐵筆, 是個村夫俗子 神威凜凜!聲勢驚人,不出手,只覺得 而風雲山莊可已誾了個人仰馬翻。 幻影九變,天靈神掌,大閙風雲山莊 荊天生看來平凡, 庸俗的 人,可是,

待到他的好友,眉山雙傑趕到,憑雙傑 從此,她認識了荊天生。可是,荊天 一出手……宛如天神臣靈 將荊天生救

兇……說不定在你手下,無法脫身。我多 謝你,並且,我也看出你,不像一般的閩 無法毁了那幾個心懷叵測,財迷心竅的主 那麼,荊天生即使能得全身而退,可也 荊天生侃侃而談,一些也不掩飾自己 金,武林名宿那麼自恃,自私……」 「事實俱在,涂小姐,如果你也出手

的弱點一 當她跟了荊天生越秦嶺,進臯蘭,她 涂素馨對他開始發生了興趣。

巳完全的信服了荊天生。 她父母兄長,開始對她疏遠了

這些所謂武林巨豪的眞面目。她離家出走 而這一個突變,令除素馨完全看清了

忘了多年的習俗,當她看到丫頭的敬茶時 ,丫頭已把她當作了一家之主了 她記起了從前的一切,可也驀然的感到 荊天生的說話又在腦海中翻騰, 窮人 今日,是新春元旦啊,她那會

些,那麼,他們就不會是窮人 是最有情義,也最有骨頭的。如果缺乏這

有幾個所謂刁民出來,一引頭,一聚衆, 真正沒有辦法的時候,真正走投無路了 就是被敲骨吸髓的一羣。荊天生說過,在 的忍受着剝削,殘酷的苛索,而那有錢人人,真的是這樣……沉着而又良善,沉默 唉,這就是一塲禍患。 ,又有幾個不是在飲他們的血,吃他們的 。如果加上貪官污吏的話,那麼,他們 事實如此啊!一路來,她所見到的窮

榨着,最後,改朝換代 直來,就是這樣的亂着,鬧着,吃

着 就像今日一樣, 邊傳來了 敲門聲: 除舊迎新……

生出面向她道謝時,她更爲駭然。

「柳員外,咱家莊主來拜年啦…

年 他還是個母輩長者,而他的晚輩前來拜 想不到柳善慶還有幾個莊親呢。並且

柳善慶? 照例該開門啊,可惜,從那裏找來個

涂素馨只能靜以觀變

滿了他的感恩之情。 對眼睛只是對準了涂大姑……這眼神中充 苦根抱了個初生嬰兒在笑,可是,一 一曼服藥之後,睡得正沉。

牛氏大娘在看顧着二曼,牛老大在厨 丫頭緊緊的貼在涂之身邊。

,與女兒不知在攪什麼鬼 門被打開了

「鬼」!他們明知今日有人來,也不敢出實在怕極了涂素馨,還有那個神出鬼沒的 誰打開的門?那幾個死剩種的莊奴!

> 通」,去門開門 的,鬼手鬼脚,賊頭狗腦的,掩出了東房 聲,就算人上了門,他們也不敢擅自行動 ,走出了大庭……來到了莊門口。「忽隆 **!直到西厢屋,沒人應門,有兩個較大胆**

「恭喜,恭喜!」

П : !大聲叫不好,可就將個拜年人僵住在門 啊!」那個莊丁是見了親人,鬼叫狼嘷的 「呃,是陶大爺,紀三爺啊,不得了

越發亂得可以

已博得個甘凉雙煞的名號。三年前,更與 中原一俠時泰翻了臉,雙煞竟然傷了時泰 行列。而陶、 金錢財帛,買來這個名兒,坐上這個座兒 柳善慶是坐地分賍的頭頭,一半,他是用 ·震動了大西北之江湖道。 雖說柳之武功不弱,尚未臻江湖一流之 其實,也算是柳之靠山。名義上, 紀兩人,年紀雖輕,却是早

落台,不避吧,刻刻得留神時泰這個關子關得不小。如果避吧, 極大的家業!又屢次來函相邀,好,就勢 好來抬槓子。凑巧柳善慶在七星塢立起了 雙煞可也乖巧,明知時泰友好不少 不避吧,刻刻得留神時泰與及其友

並且,還可走京都,遊關外, 不壞!

恩,

「柳員外,過不了年啊……

來人乃是員外的師門至交;陶錚、

來此隱居…

果然,爲雙煞避過了三年

人亡。

未発不好

三年中,他們稱心如意。 要什有什

也算識趣,奪其一聲大。這些全仗柳善慶之照顧,他倆也算知

靠山。可是,一時妬念,令自己忘了雙煞 , 急看其好戲, 結果, 讓自己落一個家破 現在,陶、 柳善慶想對付何相,就是有着這兩個

發生之事,兩人這才發覺唉!靠山死了! 紀兩人算是弄清楚了昨夜

「陶大爺,紀三爺,這可是個好機會

說話的是周小乙。 「什麼好機會?」

你倆坐!」 「柳員外算是代兩位打下了江山

好辦法!好賣買…… 是老江湖,一點就透,前後一想,果然是 這是個極大的引誘。陶錚、 紀連登可

訣所苦,成了廢人……周小乙是有心找人僥倖加上見機,一無損傷外,個個為神脈 報仇,還有,他想着渾水摸魚 三個。連我小乙在內,除了三五個莊丁 根本不知道,四大金剛已死了一個,廢了 到,他們背乖乖的拱手讓人。再說,兩人的啊。那有這好的事,老實說,爭也爭不 但是,兩位啊,你們可也得想想明白

兩人進了門! 以,他又對兩人竊竊私語……然後,引領 他希望憑仗這副暗器,來尅制涂素馨,所 他想到陶錚有一副十分陰狠的暗器,

…莊戶! 在,嘿嘿嘿…… ,低聲下氣的說道。「大俠……是兩個… 周小乙又走到西廂房門首,卑恭屈膝 來向柳員外賀歲!可是,呃,現

十二分的邪。 也不知道他笑什麼?不過,總是透着

徐素馨可是疏忽啊!她應該發覺了這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燕京少女 混沌書生

技之人過境,必先踵門拜謁並納資爲 羨之,
ろ表表之,
場技至大場,
地距羅店,
僅三 賊故,亦被殺,女聞變,急拔刀往救 方及笄,乃父精少林拳,女盡得其秘 有賣解女者,燕京人,佚其姓名,年 志,以爲吾者,四海惟一人而巳,會 婦女,不可以更僕數,然自是頗有驕 聲,四散奔避,張以是救拔良家子弟 匪中,匪莫敢禦,見張至,即胡哨一 清洪楊之變,張年未及壯,挾術出入 尤善游泳術,故一時名噪遐邇,當前 售藝以糊口,大江以南, 已不及,遂衝圍出走,流落江湖間 當曾國藩之克復金陵也,女父以從 始允任其所爲,否則立遭痛擊, 張藩者,羅店人,以拳勇著名, 時張藩獨霸一隅,凡有四方術 無不嘖稱

不可仰,口不出一言, 巳跌出丈外, 君相較,惟君諒之,凡三請,張必不 采烈,以博衆覽,彼一躍前進,怒謂 不知所終。 女子一無所能,但爲糊口計,烏敢與 女殊從容,神色依然,微笑答曰 女曰,試與我一較高下,觀者見張至 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立換盛服 ,同聲嘆曰,拳師來矣,女其殆哉, ,欲速驅之, ,腰懸佩刀,跨一肥馬,疾馳至大場 經許可,故張藩耳其名,勃然起日 久巳視爲慣例,賣解女不悉底蘊,未 而女亦理裝北上,不復南來,其後 女始展拳與張鬪,未及數合,張 逮起立,面目青腫,首 時女正弄舞刀鎗,興高 急乘馬懊喪返 够

> 戶來謝她,代他們誅殺惡懼,超出生天!可是為人一說就走,周小乙不說什麼,莊說了很久,應該小心,應當有所警惕。她些莊奴的可惡。何况來人與他嘰嘰咕咕的 小慧剛剛取來了一大碗熱氣騰騰的年

> > 「現在就可以,哈哈哈,把她抱起來,哈哈……

紀兩位要了你的命

慧却也好,跟隨了涂素馨就走。出到大廳 糕湯,涂素馨也不想吃,跟了小乙走。小 ,她可是緊緊的跟在一邊。

,這羣畜性啊!

後邊的說話,也就越來越不堪入耳了

「那也是,喂,我說大爺,三爺,可

白玉瓶,倒出幾顆火紅的丹丸,放在口中令其爲難了。她首先由百寶囊中取出一只 出,桀桀怪笑聲中,涂素馨是面色煞白,人……不料,膝頭一麻,而兩條人影即彈 盤可無法行動啊! 嚼了一遍。一手巳拔出三陽刺……唉,下 時,再毒的暗器,也難不到她,現在,可 急怒攻心。她明白, 已中了劇毒暗器。 平 個窮莊稼漢啊!她一時大意,她去扶起兩 你難道沒看出,這兩個的穿着打扮,那**像** 有兩個人拜伏在地!唉,涂大姑啊,

人算是圍了涂素馨個密不通風。 已取出,在剛柔互濟的運動下,好,兩個 尚幸,兩人的得意兵双魚鱗金刀不在手中 ,可是,兩人隨身所帶,作爲腰帶的緬刀 紀連登兩個惡漢,兇威大盛,

殺……但是,還有那些窮人呢… 想到了會跌翻在地,更想到然後被困,被 下盤被毁,並且,越來越無感覺,她

有人還在七咀八舌的講,批評,狂笑! 到了涂素馨的窘態,他們是大笑,狂號! 周小乙巳引來了那些惡漢,當他們看 「如果這婆娘肯陪我睡一晚,我就去

助她一 一你怎能助她! 臂之力。」

 $\star$ 

也得支持下去,支持下去 兩人是能手,比何相更可怕,但是,

能引兩人入自己的「七星環」中。那麼,

面支持自己不倒…

·自己明白,只要

除素馨反而萬分鎮靜!一面拚運全力

自己就可反敗爲勝!

光,端的陰狠可怖萬分! 辰後,遍身中毒。侵入心臟,令人發狂而 化慢性劇毒,慢慢的循血液而進,一個時 死,死時狼曍聲聲……全身發青,青得透 ,其中有一味玉雲蓮,如果與血相合,立 可是,陶錚的青狼釘,號稱奇毒第一

部位,已越來越不聽話了。 ,保持心頭一點熱火。太陰炁功力深厚, 徐素馨是憑仗九天玉實所煉的辟毒丸

馨,涂素馨即乘此時機,一招「星河長空 文遠。看清了,原來,不知在什麼時候, 左手一麻!一個「靈貓 一個挺美,挺秀氣的村姑,已抱起了涂素 突然,涂素馨人身長, 將陶錚左手廢了 翻」,身子倒翻出 陶錚突覺得

一個合撲,人巳撲翻在地,緬刀光芒如電 向除素馨下盤迫招!他是專門對付那個 陶錚不由大怒,而紀連登却是陰狠 (以下轉入第九十七頁)

H47 兩期完俠義故事 揚盧 威令 ・文・圖 (下)



心切父仇

宇文信雙目神光暴射,鬍鬚皆張,全 時起了戒心,暗暗警惕

突然,宇文信瓜重的往前踏出一步

一連兩招、未能動搖眞武陣,而血手

的,猛烈冲前上

定施出斷流刀法最具威力的一招一 方壓力越來越大,阮士達感到承受不住! 陣中的劍手,所以他身上已幾處受傷,對 哪吃阮上達全力運劍,封擋攻來的兵刄, 個人如何是十二人的對手,而且是真武 字文信知道危機一瞬,不敢怠慢、於 翻天

## 掌斃巨惡

意志已進入一種空明境界!

但是,臉上露出一種湛然神光,那是

門武功之眞傳,惟火候未足,仍須歷練,因此別師出外,閱蕩江湖。豈料被陸虎重創,

爲師,延至家中-

- 留園授藝。匆匆數月,徐貴良已盡得紅豹

前文書至青年徐貴良拜紅豹門弟子宇文信及阮士達師兄弟

前文提要:

帶傷而歸,告知乃師,勃然大怒。由於志切愛徒之仇,師徒三人即往找陸虎,三拳兩脚

,立斃陸虎,武當三了出面干涉,二了亦遭殺害,餘下一了,狼狽而逃,其後宇文信與

阮士達邀請黑道中人在留園慶功、羣泉正對紅豹門旣頌且禱之際,武當弟子十四名道士

擁而至, 志在復仇, 十二道士佈成眞武陣, 挑戰字文、阮兩人, 雙方已短兵相接:

種近乎聖潔的光輝-

這神態有點反常,十二名武當道士頓

强敵壓境

了, 又有兩柄長劍震斷。 前衝擊。十二人眞氣連貫,長劍往上封去 起,看去好像十分吃力,斷流刀法第二招 身衣襟高高鼓起,雙手握住刀柄,緩緩舉 ,「噹!」的聲大响,連旁人耳鼓都震痛 破浪,刀光如雪,湧起千層白浪,往

力・是何等駭人。 胸腹感到悶窒,可想而知·斷流刀法的威 五人受了斷流刀法强勁無匹的殺氣冲擊, 厦武陣雖然宋破,十二名道士至少有

洶湧冲出 勁, 已逐步凝聚成形-地面都在震動,可想而知,宇文信全身氣 「咚!」的聲响,站在很遠的人,都感到 一層層,一排排,前仆後繼好像無休止 僅此一步,立刻發生變化 就像河海怒濤,在兩峯缺堤之中 ,那股沛然不可抗拒的凌厲殺氣 ,那平凡的

經施出,武林中無人招架得住 一招「翻天覆地」施出 十二名年青道士,眞力耗費過鉅, **皮属的絕招・簡直是無堅不摧** ,殺氣太强 斷流

,口吐鲜血,再也支持不住了 眞武陣頓時受到打擊,六人搖搖欲墜

宇文信眞力一樣消耗極人 ,但在强敵環伺之下 胸腹血氣

說起來,宇文信僥倖得很,他先採用 今後在武林中,別想抬頭見人了 又破去眞武陣,如果不能將他重創,武當然是筋疲力惓,但他殺害武當弟子,今日

小閻羅宇文信也不打話,走到空地中

行將喉頭一口血嚥下去-

眞武陣終於在斷流刀法下破了

成份;此時二人單對單,可沒有取巧地方 剛才雖然破去了眞武陣,一來帶着點僥倖 間,停雲老道臉色凝重,緩步上前去。 一身修爲,巳近乎陸地神仙境界,宇文信 場中頓時緊張起來,傳聞中,還老道

爲吃力,仍然支持得住!

打擊他們極大,阮土達一人防守,雖然極 消耗過鉅,所以後來一再施展斷流刀法, 以靜制動策略,令十二名武當道士,體力

的一招,令得眞武陣中弟子,再也無法承

最後這招「翻天覆地」,發出最威力

下容情, 有數十年內功修爲的老道拚鬥一 許勝,不許敗,這情况下,他當然不會手 並還關係到武當派的聲譽,停雲老道是只 不僅他們自己二人注重這一戰成敗, 宇文信怎能以疲乏之身,與這位

兒怔怔的不知如何才好!

名年青道士,簡直不相信還是事實,大夥

**阗武陣破了,這是從未有的事,十二** 

何是敵手!

全憑自己一身修為,試想,宇文信又如

救命,臉上的憂色像陰天的烏雲,看了令 人難過! 數百名旁觀的綠林豪傑,心內急得叫

面地上。 往左横走五步,單刀微微抬起,斜指向前 小閻羅深深吸口氣,暗將眞氣調勻

大夥兒歡喜若狂!

宇文信及阮士達師兄弟二人,

雖然已

武陣,還是他們共同的勝利,還如何不令

在留園的綠林好漢,見字文信破了眞

絲毫不現七情六慾的喜怒顏色,可見出家

停雲、觀雲兩名老道臉上神色如故,

好半晌,在塲羣豪才如夢初醒,「好

人修養有素,非常人可及!

已有股先聲奪人氣概! 着寒森森的劍氣,破空而出,雖未交手 松紋劍已出鞘,一道清瑩明潔的寒光,帶 停雲老道右手握住劍柄,一按邊簧,

「殺!」斷流刀法中絕招一 小閻羅宇文信不敢怠慢,大喝一聲。 - 逆水行舟,

大石,投入汪洋無際的大海中,雖然激起 」那招雄渾的刀鋒頓時消解,就好像一顆 而又極快的寒光成弧形捲開,「逆水行舟 刀鋒湧出雄渾無匹的勁氣,朝前衝擊。 停雲老道松紋劍微震,一陣幅度極小

漫天波浪,最後仍被海洋所吞噬

奇境界,隨意一劍,都是巧奪天工的妙着 太極劍法,已到了舉重若輕,化腐朽爲神 **發出的威力也愈來愈强勁,停雲老道那套** ,恰到好處將斷魂流刀法化解! 宇文信絲毫不停頓,一刀快一刀,而

血手哪咤阮土達十分焦急, 照這樣情

還要繼續麼!」

劍法,情不自禁叫好喝采!

「好!」旁觀雙方高手今日見了這等

接不下老道的劍招,這如何是好呢! 况看,師兄今日只怕不易取勝,自己一樣 小閻羅宇文信暗自一咬牙,决心向老

他知道這是分勝負的時候,清嘯一聲,整 覆地,立即施出,這是刀法中的最高成就 道拚個明白, 斷流刀法最後一招 ,雷霆萬鈞,沛然不可抗拒之威! ,施展開來,頓時有山崩地裂,狂風驟雨 停雲老道剛才巳看過這一招的威力, 翻天

煌的光柱,往前迎去! 道冲霄躍起,身劍合一,滙成一束明燦輝 個人的精神意志,全部注入松紋劍中。 一枝松紋劍,突然光華大盛,停雲老

當大夥兒定下神來,事情已經過去了。 沒有人能形容,根本也沒有人看清楚 兩股威力絕倫的勁氣接觸了!

血直流,看來也受傷不輕! 傷,停雲老道呢,半邊道袍破裂,右臂鮮 宇文信右臂及前胸流血,受了老道劍

停雲老道雖然也受傷,看來沒有宇文信的 住小閻羅宇文信,低聲道:「師兄!」 宇文信右臂受傷,終巳無再戰之力, 血手哪咤阮土達大驚,急衝上前,扶

> 恐怕也在武當門下受創 哪咤阮土達恐怕不是對手, 紅豹門今晚

在不言中,他們決定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决心與對方拚到底-師兄弟二人雙手相握,心意相通,盡

妥當,這場未終結的大戰仍要繼續下去 包裹傷口,宇文信也趁時裹傷,雙方包紮 停雲老道打個稽首道•「二位施主 這時,早有武當弟子上前爲停雲老道

小閻羅宇文信笑道。「老道長,今日 是一場生死戰,毫無妥協地方!」

繼續拚鬥,我們雙方都不願有此結果!」 在掌門面前說項,不會太難爲施主,如果 色,緩緩道··「施主放下屠刀, 「無量壽佛,」停雲老道臉露不忍之 貧道可以

是如此冷酷無情,死生不算什麽,我們 ••「多謝道長厚愛,但江湖上的生涯,原門弟子又豈是臨難苟死之輩,當下抱拳道 繼續我們的拚鬥!」 踏入江湖圈子,早已準備,出手吧,請 小閻羅字文信明白對方好意,但紅豹

不肯出手。 停雲老道似乎不急,雙目微閉,遲遲

日大難!」 「師兄,由小弟接戰,或可僥倖,渡過今 血手哪咤阮士達上前三步,低聲道:

達一樣不行,總好過他現在這樣不能動手 ,根本不能用力運勁,雖然血手哪咤阮士 小閻羅宇文信受傷,尤其是右臂創傷

點頭,低聲道·「小子!」說罷,退在一 沉默了半晌,宇文信終於艱難的點了

H48

我們可以延期再戰!」

豹門的斷流刀法,果然威力絕倫,老道見 內力已恢復了八成,停雲老道才道。「紅

也想見識一下,施主如果太累,

備接下一場大戰一

足足鬧了一盞茶時分,宇文信師兄弟

時微笑接受歡呼,暗中調勻體內眞氣,準 經破去眞武陣,但內力消耗過鉅,所以此

嚴重,而且旁邊還有一位觀雲老道,血手

可還可以應付,何必再麻煩延期交手!」 宇文信也想也不想,立即答道。「小 停雲老道也不禁猶豫起來,宇文信雖

旁觀戰。

「請兩位道老繼續賜招。」 血手哪咤阮士達深深吸氣,抱拳道:

觀雲老道對停雲老道低聲道。 「師兄

及武林中的傳說,他必須執行掌門所付的 做此趕盡殺絕的事,但武當派的聲譽,以 派穩操勝券,這在他們出家人來說,不願 眼前這一戰,已經是一面倒的局面, 說什麼,這時候,實在也沒有什麼可說, 停雲點了點頭,竟自走開一旁,沒有 武當

跌、太極拳及綿掌,無論那一套,在武林的拳脚功夫,七十二路擒拿術,沾衣十八 是穩操勝券-中都有過顯赫的功蹟,停雲老道數十年鑽 道當然不好意思抽出長劍,再說,武當派 ,已經得心應手,輔以深厚內功,可說 血手哪咤阮土達沒有拿兵刄,停雲老

拉開架勢,準備接下這一塲殘酷的血戰! 停雲老道平步青雲打個問訊,臉色沉 」血手哪咤阮土達抱拳爲禮,

望希望又成泡影,因此大家很担心 們本想跟隨紅豹門, 如果字文信師兄今日失敗甚至成擒,他 在旁數百名的綠林豪傑十分緊張,他 在武林中闖一番天下

足,一雙手頓時變成血紅! 沒有憂懼,他知道對方自持輩份,所以不 會搶先動手,當下微一凝神,血手神功運 血手哪咤阮土達巳抱必死之心,所以

他們知道這血手神功威力絕倫,只要給它 武當年靑輩的道士見了,臉色大變,

沾了邊,立刻熱毒攻心,終至毒發而死-

微抬起,準備接招,對於這威名顯赫的敵 手,似乎無動於中。 觀雲老道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右掌微

胸衣! 身形奇快滑出,血手已沾上觀雲老道的 「看掌!」血手哪咤阮士達輕叱一聲

「呀!」年青道土驚叫起來

防之下,照面間就受傷敗落一 快無比,武林中不知有多少高手,猝不提 哪咤的外號總算名符其實,由於他這身形 就像傳聞中足踏風火輪的哪咤一樣,奇 大夥兒總算見識到這奇特身法,血手

但他臨危不亂,陡地胸腹往內縮進八寸有 阮土達全力施爲,去勢更快,下手更重! 觀雲老道一生未見過如此奇怪身法, 今天,面臨生死存亡關頭,血手哪咤

奇,僅此方寸地方,已够他閃避的了一 ,老道巳經輸了 道巳經輸了,但他們是生死戰,所以「絲!」胸衣扯去一塊,如果賭輸贏

去, 三尺,左掌擋截,直斬對方脈門 並未因此停手,老道身形微轉,人巳閃開 觀雲老道知道厲害,自然不會以身試只要老道沾着點邊,就有他好看的! 雙掌展開武當絕學,與血手哪咤阮土 血手哪咤阮土達手指一轉折 ,迎將上

功深厚,一時又無法取勝! 了折扣,而且還要閃避對方手掌,雖然內 於老道不能碰對方雙手,所以許多招式打 一百招過去,雙方仍然不勝不敗,由

雲老道,武當派人雖多,已無足懼! 小閻羅宇文信暗暗心喜,只要制服觀

> 通武林高手拚鬥大異其趣,外人不明究理 沾上老道身上任何地方, 所施招式也與普 一定認爲怪不可言! 血手哪咤阮土達全力施爲,希望血手

當派碩果僅存的兩位前輩,同時出手,天話還未出口,胸口又中了一掌,試想,武 下有幾人受得了。 提防下,血手哪咤阮土達如何閃避得了 毫無任何徵兆,像他這樣絕頂高手,猝不 「嗤!」左手中劍,不由大驚,連罵人的

血手哪咤阮土達翻倒地上,再也爬不

限的恨意,雖未罵出口,但他心內的恨怨 雙眼望住停雲及觀雲兩老道,蘊含着無 血手哪咤阮土達踉蹌跌倒,臉如白紙 「好不要臉!」小閻羅宇文信怒喝

第三代弟子,不知他能否擋得住三招!

二人僵持了好半晌,仍未出手

看情况,這位年青道土不出手得已,出手

松月此時冷峻望住對方,等待出手一

林豪傑暗中欽佩十分!

僅此臨危不苟的氣節及胆色,已令衆綠

徐貴良能够在絕對頹勢下

挺身而出

看來已無力扭轉局面。

貴良,希望他能擊敗松月!

今日武當高手在・紅豹門主力受挫

揚傲慢,也不出言阻止,更加令人齒冷

武當的長老在場,見門下弟子如此飛

在塲衆人,此時心底全心全力支持徐

必然是要命的重擊,徐貴良僅是紅豹門中

來 即使一名九流脚色,也能要了他們的命!哪咤阮土達二人全部受傷,失去戰鬥力, 紅豹門的高手,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 「把他們殺了!」一名年青道士叫起

,這在決戰場上,實在是太不合理! 像在開玩笑,伸手縮手,却不是攻擊敵人 你們玩笑,伸手縮手,却不是攻擊敵人

突然,徐貴良右手微伸,又疾快縮回

表示自己身份比較特殊!如今對方旣已伸松月可不這樣想,他要對方先出手,

手,這還有什麽客氣!

「來吧,有本領的自己來!」徐貴良

魔外道!」 弟,心內頓時生出看不起的意念,冷笑道 「釜底遊魂,也敢大言不慚,到底是邪

「好,待俺來見識名門正派的絕世武

**青道士大踏步走前三步,氣概不可一世!** 「小子,俺松月來教訓你幾招。」年

了門派聲譽,但言辭態度,却令人不敢恭

三清数中人,爭强鬥勝,可以說是爲

突然,停雲老道手中長劍刺出 ,事前

絕非言語可以表達一

挺身走出

那名年青道士一怔,見是一名後輩子

功!」徐貴良冷峻道。

可怕,那有半點出家人的樣子,只怕連普弟子制服,感到老羞成怒,神態愈加獰猙 開一連串攻擊,尚未還手一 有如狂風驟雨,目標全是致命要穴「 松月十幾招施出 徐貴良嘴角噙着冷笑,身形閃動,避 飕飕飕,松月的拳脚不發則已,一發 ,未能將紅豹門三代

徐貴良右手條發,天魔大鬧地獄,松

通人都及不上一

年青道長,經已受傷月頓時慌了手脚,「 《傷,倒地不起。

「好功夫!」觀雲老道冷冷道。

的主力今晚只怕要消失殆盡!的確不容易解决,除非出現奇蹟,紅豹門要大大不妙了!但是,如今面臨的難關,常,他如果真的出手,只怕紅豹門今日就 徐貴良知道這老道一身武功,非比尋

的脆弱。 這時,徐貴良個人孤軍作戰,在武當

色 ,緊閉嘴唇,準備排門到底! 徐貴良吃然卓立,毫無胆怯及退縮神

手,即使取勝,那也會貽笑天下!如今這身份,向一個邪魔外道門派的三代 弟子出 擺在面前的與紅豹門一樣,不容易解决! 情况下, 觀雲老道雙眉微皺,他以武當前輩的 如果就此罷手,一樣得不償失

範·我們正在密切注意。」 以名門正派標榜,今日你們各位的俠義風 飛斧胡宗庭忍不住叫道。「武當派向

還公道,想來也是本份行動。 即有了計較,冷峻道:「紅豹門殘暴成性 林同道笑話,」觀雲老道微一沉吟,心內 ,殺害本門弟子,如今本派以堂堂之師討 「好,貧道來處理,絕不會令天下武

飛斧胡宗庭又忍不住問 「道長是否要動手殺害紅豹門的弟子

考驗考驗這年靑朋友,我相信他入魔尚淺 ,這只是邪門外道的作風,貧道今日 「趕盡殺絕,武當派尚不至於會如此

H50

徐貴良突然冷笑道:「貴派今日行爲

是否會胆怯退縮!」 施辣手,放手施為好啦,看我紅豹門弟子,我不以為比邪魔外道好多少,老道子要

「好氣魄!」…

綠林羣豪轟然叫好喝彩。

武當或可饒了你,如果一意孤行,執迷不如果肯認輸,或可有救,老道一力承担,冷峻道:「今日老道為武林除害,年青人 悟,老道拚着武林非議,也要除此武林大 觀雲老道鐵青着臉,緩步走前五尺

### 貫頂大法

嘴角巳滲出鮮血

口頭上練功兴到底不行呀!」觀雲老道

「怎麼不拿出紅豹門的武功來

,光是

上。「砰砰!」這兩下手勢極重,徐貴良視死如歸的神態,深深印在綠林羣豪心版

正詞嚴,雖然衣衫不

整,滿臉青腫,那種

才是大丈夫行徑!」徐貴良凜然卓立,義 一貫手段,紅豹門弟子證明給你看,什麼「來吧,拿出你們武常派欺凌弱小的

豹門弟子的骨氣,可是貪生怕死之徒!」 觀雲老道嘴角噙着冷笑,右掌倐發 徐貴良叫道。「只管出手吧,看看紅

起來 他極快又爬了起來一 快如閃電,徐貴良猝不提防,給打得飛了 ,「砰!」的一聲跌在七尺開外,但

之度外,突然激發了體內很勁,使出了天

徐貴良心頭火發,他此時早將生死置

魔散手中拚命絕招一

- 「有去無回」,

放雙

脚雙手,左右環抱盤繞猛擊,連防守全

起,雖未受內傷,却也疼痛十分! 需出手,徐貴良又飛了出去,這次臉頰腫 雲老道雙掌吐吞如電,在場衆高手竟未看 雲老道雙掌吐吞如電,在場衆高手竟未看

「我這兩下, 你可服了麼!」觀雲老

眼內,但是,這招「有去無回」,正是天

艮不知高出多少倍,所以根本不將他放在

觀雲老道一甲子的精純功力,比徐貴

正是一夫拚命,萬夫莫常一

這種破釜沉舟的狠着,也無法防止 魔散手拚命絕招,那怕你武功再高,碰到

這招「有去無回」使將出來,觀雲老

門正派的前輩修道之人,能這樣做,更令才是殘暴,那才是無理,尤其是標榜着名 我觀不起,而且極端鄙視!」 你殺了我也不服,如果用武力壓迫人,那 」徐貴良大聲叫起來道:

穴, 閃身避開! 願死在如此情况下,不得已,運氣護住要 觀雲老道雖然也是八十幾歲,仍然不

,也够他瞧的 ,尤其是顏面上,更要

小心了,我這次出手,不會停止,直到你怒,他也不辯駁什麽,只是淡淡道。「你

觀雲老道臉色鐵青,顯然已經老蓋成

認輸爲止,否則,就要一直打下去!」

擊,昂然站在原地,冷然望住觀雲老道。 「嗯,這是天魔散手的『有去無回』

通事。 觀雲老道似乎並未激動,冷靜敍說一件普 ·果然妖魔外道,兇殘狠辣大異尋常!

立即出言挑撥。 懷恨不平,見師伯似乎要放過敵人,所以

我們走吧!」觀雲老道淡 往外走去。 紅豹門高手仍在,那時就要一决生死, **於道,說罷轉身** 

恨恨地望了徐貴良一眼,然後尾隨走出留 話巳出口,衆人自然不能反對,所以只好 不,但觀雲老道儼然是此行主腦人物,他 松月等年青一輩的 王,心內雖然不

暗自透了口大氣。 小閻羅宇文信等望住一羣道士的背影

樣可以表現他們的尊嚴!」 簡直是偽君子,處處要擺臭架子,以爲這 噪起來;七嘴八舌道·「這班武當道士 待羣道走後,一旁的綠林羣豪立刻鼓

「什麼尊嚴不尊嚴,不要臉是眞!」

的命運!

笑得很愉快,因爲徐貴良已在口頭上,給「罵得好!」小閻羅宇文信笑道。他

觀雲老道以及武當派,作一次沉重反擊!

「好!」旁觀羣豪轟然叫好!

「砰砰!」胸腹中了兩下 雖然要不

徐貴良這下大獲全勝,他並未趁勝追

「師伯,我們不須客氣!」松月心內

「我們武當派今日到此為止,十日後

空隙極多,隨便出手,都可制他死命;可擊力籠罩下;雖然,徐貴良全身所露出的道只覺全身上下的重要穴道,全在對方攻

福 死在武當派門下,本門之福,也是各位之 ,才心平氣和道…「各位兄弟,今日未 大難不死,應該與各位慶賀一番!」 小閻羅宇文信微笑不語,待衆人靜下

「宇文大哥這話有理,高興時應該喝 飛斧胡宗庭首先叫起來!

「是!」執事們轟應一聲,他們這時 一吩咐擺宴!」徐貴良高聲傳令!

主人安然渡過危機,他們的飯碗可以保持 精神特別好,今晚武當幾乎打破了飯碗 所以精神特別好!

,盡情歡樂! 盡情歡樂 酒菜全是最好的,此時又沒有任何顧

响克的笑聲,在大廳內揚溢一

起迎戰,寧死不屈?
 武當派高手再度來臨之際,紅豹門如何迎武當派高手再度來臨之際,紅豹門如何迎血手哪咤阮士達滿腹心事,十日後,

抱尋樂!不須杞人憂天,苦了自己!」時自有退敵良策,如今只管喝酒,放開懷 把頭靠近,低聲道:「師弟 小閻羅宇文信似乎巳看破師弟心思 ,別担 心, 到

過人,他既然說已有良策,定然有幾分把 抵擋,像掌門以下十二長老,全有一身精 竟只觀雲、停雲兩名老道,紅豹門已無法 純武功,其餘弟子更別說了! ,但事實擺在面前,武當派不說別的, 血手哪咤阮士達知道這位師兄,心智

**父,這是我家療傷聖藥,你服下去可能好送到血手哪咤阮士達面前,低聲道·「師** 徐貴良此時走上來,手裏捧着杯子

快些!」

眼光望過去。 道杯中東西不簡單,立時用充滿了懷疑的 尚未入口,頭腦一淸,頓時精神疾振 血手哪咤阮土達早巳聞到那股香氣 知

師父放心,我還留有一小瓶,够三四人用 徐貴良知道阮土達意思,低聲道。

那可太過份,徐貴良如此說,他才放心 他的傷勢也頗重, 血手哪咤阮士達心內掛念宇文信 如果自己一人服用

熱力穿貫奇經八脈,傷勢頓時好了大半! 那眞是好東西 血手哪咤阮士達大驚,這東西如此靈 ,將一入口,立刻有股

六的與大夥兒猜拳喝酒去了一 這弟子徐貴良如何得來的,那眞是奇事! 效,那還得了,必然是曠世難求的奇珍, 徐貴良此時却退回自己座位,呼五喝

準備十日後,與武當派决戰! 三天後,留園內的綠林羣豪分頭找人

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對方如果想偷襲 留園內外的防守 ,也益發嚴密,簡直

突然,門外傳來一陣喧嘩聲

漢正在喝問 風,滿臉殺氣,冷峻的站在前面,四名壯 ·,只見一名老者,神態威猛,大紅披飛斧胡宗庭恰在附近,聞聲立刻趕到

名氣的醉虎賈寧。 名無漢正是黑道小有來,俺好通報!」一名壯漢正是黑道小有 「老朋友,你是那一路英雄,請說出

「嘿嘿嘿!」老者雙眼望天,連話都

懶得答。

住,低聲下氣道。「老英雄不肯見示名號 氣度自然而然有股懾人威力,所以仍然忍醉虎賈寧雖然心內經已發火,但對方 我們如何通報!

令 老者口氣狂得駭人,那不可一世的氣燄更 人受不了 「叫你們主人出來跪地迎接!」紅衣

當世高人,所以言辭上才會那樣狂;但是 叫主人跪下迎接,這簡直是侮辱人, 醉虎賈寧再三容忍,以爲這老者定是 看

者背心,「砰!」聲大响,四隻手掌結結 來定是敵方高手無疑! 其餘兩名大漢突然發掌, 猛擊紅衣老

實實擊中

啋 「好!」醉虎賈寧大喜,立即大聲喝

插滿了針刺 受傷,反而兩名大漢手掌却紅腫起來, 但是,紅衣老者沒事人一般,絲毫未 ,疼痛難當! 像

功 這是對方內功反震所致,紅衣老者如此神 ,簡直是駭人聽聞! 這一來,令得醉虎賈寧大驚,他知道

斧胡宗庭,不由大喜,叫道:「胡爺來得醉虎賈寧正在爲難之際,突然看到飛 出手呢?但在留園大門口,給人家欺上 試想以醉虎賈寧這等江湖末流,如何 如此忍下,却又算什麽英雄好漢!

老者如此欺人,當下再不客氣,大喝一聲 「殺!」雙斧破空飛出,往紅衣老者頭 其實飛斧胡宗庭早已經來了,見紅

> 住雙斧,像活的一般反射回去,比來時更 「呼!」老者紅袍突然反捲,奇準兜

雙斧仍然脫手飛出,跌倒地上。 握不住,但他咬緊牙齦硬行抓住不放,蹬 一接觸,斧柄陡地湧來一股大力,幾乎把 蹬,連退三步,再退三步, 飛斧胡宗庭偏不信邪,伸手接去,甫 「托托!」

殺着-這觔斗可栽大了,以後如何能在江湖上混 當下一咬牙,抽出雙斧,準備施展最後 這一來,飛斧胡宗庭臉上發赤,今天 日月爭輝,與這老傢伙拚了!

道。 「胡兄不可!」千手無常呼延慶急叫

當下不由大驚,汗流浹背,跪倒地上,不 敢抬頭! 紅衣老者是紅豹門主 稱「師父!」一個高呼「父親!」知道這 文信及血手哪咤阮文達早巳拜倒,一個口 飛斧胡宗庭循聲望去,巳見小閻羅字 -紅豹宇文河清

頻喚道:「起來!起來!使得好斧頭!」 「我不知是老前輩駕到,晚輩罪該萬 「哈……」紅豹宇文河清暢快大笑

飛斧胡宗庭叩頭請罪一

說話!」紅豹宇文河淸說時,當先走進門

方必有一番劇烈的拚門-必强得過這位紅豹門主,十日後决戰,有 了這位絕頂高手,雖然不敢說勝,相信雙 停雲、觀雲兩名老道武功雖强,只怕也未 紅豹門主到了,衆人頓時精神大振

坐定後,徐貴良恭恭敬敬叩了三個响

頭 高聲道。「徒孫拜見師祖一

孩子,走過來,讓我看看!」 ,似乎特別投緣,聞言立即含笑道。「好 紅豹宇文河淸對這位初次見面的徒孫

有說不出的愛憐。 河清抓住徐貴良的手,輕輕摩挲,神態中 徐貴良戰戰兢兢走上前去,紅豹宇文

武當戰略。 大廳上羣豪列坐,共同商討到時對付

但是,紅豹字文河清此時却不商討大 却在和徒孫敍家常,豈非怪事!

大概會笑我太痴吧!」 雙手,轉頭向各人道:「强敵壓境,各位 好半晌,紅豹宇文河清放下徐貴良的

「不敢!」衆人齊聲道。

紅豹宇文河清臉露笑容,似乎已經成竹在 「對付武當派,老朽巳有了計較!」

「老前輩智珠在握,晚輩愚蠢,請示

玄機!」 沉吟半晌,轉頭向大家問道。「你們可 紅豹宇文河清微微點頭,好像很受用 飛斧胡宗庭恭敬道。

兒瞠目以對,不知如何回答好! 知道我的方法!」 試想,誰能猜中老魔頭的心思,大夥

走孫,就可以做到-敗武當派,要他們好好丢一次大人, 「哈哈!」紅豹宇文河清笑道。 我這

一衆人叫起來

可靠的理由,因比聚人又加强现象一定有他懂,可是紅豹宇文河清如此說,一定有他能挫敗武當派高手,這是什麽話,誰也不能挫敗武當派高手,這是什麽話,誰也不 大夥兒似乎不相信自己耳朵,

> 功!」 小施妙法,數日間,立刻可以造就絕頂武笑道:「我這走孫,根骨悟性極佳,只要笑道:「嗯,」紅豹宇文河清頗爲得意,像

也無法相信,怔怔地望住這位師祖,像看 着什麼大怪物一般! 別說是在座衆人,即使徐貴良自己

兒迷惘不知所措,然後微笑接道。「在座 宇文河清說到此處,稍微頓了頓,見大夥縣稀奇,即是採用集腋成裘辦法!」紅豹 與我這使孫比較了!」 誰有那樣深厚雄渾,觀雲、停雲兩名老道 **走孫,試想,他的內家火候,當世之中** 總有二十幾位,內功修爲深厚,由我開始 雖有六十年內家修煉功夫,只怕也無法 每人將自己的眞元,貫入一部份給我這 「我這法子很簡單,說出來,沒有一

這的確是驚人的法子

使用 使用,如今紅豹宇文河清所提出來的,二限於一人而已,除非是極親近的人,才肯跟於一人而已,除非是極親近的人,才肯 想, 也無法可以與之相提並論「 十人分別輸出眞元,雖然只是小部份,試 兩甲子甚至三甲子的修煉,只怕 靜得出奇,衆人實在震駭莫 ,即使武林名家,從

名

「各位有意見麼?」紅豹宇文河清微

「我們同意!」 「沒有!」

在座綠林羣豪,能够心甘情願的答應 「這眞是前所未有的法子!」

如果遭受打擊,他們日子更難過。 第一,武當派實在欺人太甚,紅豹門

確令人欽佩。 度,大夥兒深受感動,這位少年弟子,的 再者,徐貴良當日抗敵,所表現的風

物! 的內家眞元,一部份送出,作爲奉献的禮 所以,大夥兒才情願將自己性命交修

也是有兩大原因: 其一是徐貴良送去的成形何首烏,令 紅豹宇文河清爲何這樣鍾愛這位走孫

這位走孫-老魔頭受益頗大,心底下自然而然愛上了

振 紅豹門爲盟主,這無疑是徐貴良大功! 良捨死忘生,抗拒强敵 ,同時更使綠林豪傑心儀投効,儼然奉 因此之故, 再者,此次武當大興問罪之師 紅豹宇文河清因利趁便, 令紅豹門聲威大 ,徐貴

提出貫頂大法,綠林追上的高手 英雄,只怕不肯將本身眞元送人 成 確有其顛撲不破的眞理! ,如果是第二人,他們心底不是敬服的 俗語說,英雄創造時勢,時勢造英雄 一致贊

他已由平常武林人,晋入絕頂高手行 徐貴良一步登天,前後不過三日

易具有徐貴良如此深厚內功。 一輩的奇人,懷有曠世神功之人,也不容 當今字內,別說像他這年紀,只怕老

有如此神功。 因爲他只不過在短短三日時間 ,就獲

世上還有如此幸運的人麼

看!」 最後一招——翻天覆地,你再使來給我看面前,親切地對徐貴良道:「斷流刀法中 ,親切地對徐貴良道:「斷流刀法中 「孩子,」紅豹宇文河清當着衆高手

「是!」徐貴良恭敬回答

。紅豹宇文河清所以如此做,正是他過人門中的武學精華,豈可當着外人面前施展 之處,再說,這班高手此時與紅豹門 確巳連爲一體,榮辱與共,所以這樣做是 本來,一門派中的絕學,而且是紅 的的

整體! ,貫入刀中,漸漸已和刀連爲不可分割的敬無比,歛氣凝神,將整個人的精神意志 徐貴尾取過單刀 ,神色頓時誠

步,已將無堅不摧的殺氣引發,在塲衆人 ,陰森森的,沁心砭骨。 感染到一股强勁無比,有質無形的殺氣 徐貴良往前踏上一步,僅此一

股洪流,集中一個目標衝去! 大海中的掀天巨浪,無休無止的,滙成一 刀上的殺氣愈來愈强勁 悶喝,單刀緩緩高擧過頭、像擧着座山 「嘿!」徐貴良蓄勢已足,陡地一聲 心湧澎湃,有 如

氣承受不住如此巨大壓力,猛然的爆發開 「轟!」强勁的刀勢,令得面前的空

極快,迅速伸展到遠方 爆發的訊號, 無論大小, 「殺!」徐貴良這一聲叫, 全部分裂,由近而遠,伸延 轟轟發發,在他前面的東西 就像火山

屋頂瓦片跌落 - 1 刀勢太强,大廳柱子斷裂 , 塵土飛揚, 聲勢駭人!

致 是這招「翻天覆地」,簡直是刀法中的極 聞,如今親目見到,果然名不虛傳,尤其 顧駭然,斷流刀法威力絕倫,往日只是傳 ,今日徐貴良到底練成了! 好半晌,風平浪靜,大廳內羣豪,相

所以大廳內羣豪像呆了一般! 今天徐貴良能够發出刀上威力,當然 沒有人喝踩叫好,事實上太過駭人

是由於內功增强之故! 「好刀法!」飛斧胡宗庭首先打破沉

靜。

感滿意 「嗯,很好!」紅豹宇文河清看了頗

時可叫他們大吃一驚了!」 刀的威力,相信武當派無人能擋得住,到 ,開心已極,半晌後才道。「徐少俠這一 「唔……」千手無常呼延慶放聲大笑

雜毛嘴臉!」飛斧胡宗庭道。 天我們可要好好運用此點,到時看看那班 功無敵,這次可令他們大出意料之外,今 「嘿嘿,武當派自稱爲名門正派,神

辣,我們才要狠狠反擊!」紅豹宇文河清 存心將江南綠林道一網打盡,因其如此毒 所調動的人馬約有六十多名,看來他們是 一據探到的消息,武當派大學出發,

聲道 「我們以老前輩馬首是瞻!」衆人齊

別客氣!」字文河清淡淡道 「大家是一條船上的人,同舟共濟

倩 磨拳擦掌,枕戈待旦! 這是個好日子,大夥兒懷着興奮的心

雙方約定在寒山寺外决戰!

它目的,簡直是人山人海。 彼此關心同道的成敗,所以到塲觀戰或其 武林中早已轟動,尤其是黑白兩道,

停雲及門下弟子六十餘人 武當派由掌門泰鈞道人爲首,連觀雲 ,靜靜走進場

豹門無人能敵! 老人,他們的絕頂武功,精深的內功 從的綠林豪傑却很多,表面上看來,雙方 人數差不多,只是武當有停雲、觀雲兩位 ,只有四個人 但附

當派大展神威的日子! 所以整個武林道,一致認爲今日是武

道呢! 武當派即將面臨的打擊,他們自己還不知 徐貴良的成就,還沒有人知道,所以

死戰! 力 ,决定以我們本門四人,與武當派决一 「今日在天下英雄面前, 紅豹宇文河清首先打破沉靜,朗聲道 紅豹門自不量

武當掌門泰鈞道人更爽快,直接了當的應 「好,我們比什麼,劃下道來吧!」

得自殺! 戰,懶得說那些無聊的道理! 派陷入萬刦不復地步,事後他們只怕會氣 樣問,那是走進了陷阱,這陷阱將使武當 紅豹宇文河清露出得意微笑,對方這

見了 此强大敵人,竟然笑得如此開心,他們難 清全身紅袍,特別引人矚目,武當派高手 道真的不怕死-,暗自奇怪,紅豹門中四人,面對如 得意的微笑浮現在臉上,紅豹宇文河

血手哪咤阮士達踏前一步,向四周人

顧! 山人海環視一周,然後朗聲道••「本門派

此等狂人,死要面子,還是其它問題! 及武當派老少道士,全都懷疑, 世上竟有

道,輸的一方聽憑贏的一方處置,你們可 贏,比試武功,勝兩場者才算贏,這很公 雄,作一了斷!」 **眞會如此做,當下謹愼問道。「三塲定輸** 同意,或者,任何開出條件,當着天下英 人沉吟半晌 ,顯然不信阮士達

!」血手哪咤阮士達微笑道 一掌門 人說得很公道,我們自然贊成

豹門中作不了主,所以有此一問。 道人到底是一派掌門,怕紅豹門撒賴, 時不承認所說,因爲血手哪咤阮士達在紅 「閣下是否代表紅豹門說話 !」泰鈞 到

門中意見,掌門人放心好了!」 笑道··「我這弟子所說的話完全是代表我 「好,既然這樣,我們就開始比試 「哈哈,」紅豹宇文河清朗笑一聲,

地問 貴門派什麼高手出戰。」泰鈞道人很仔細

一步,抱拳道。「由小可試試。」 紅豹宇文河清隨手一指,徐貴良踏前

徐貴良是紅豹門中第三代弟子 「呀!」四周驚訝聲大起。

必敗,所以派最末流弟子出來應應典麼! 竟然担當如此重任,輸贏足以决定生死存 亡,所有的人實在懷疑紅豹門莫非是知道 如今

出動,連閉關多年的停雲、觀雲兩位老道 泰鈞道人一時也呆住了,武當派大學

> 代末流弟子,眞叫人下不了台 也出動,如此强大陣容,只對付這麼個三

是太過丢人 當着天下英雄而前,武當派如此做,豈非 觀雲兩位中任何一位,自然是穩操勝券, 戦關係太大,只許勝,不許敗,請停雲、 更令人為難的,派什麼人出戰?這一

樣難題,眉頭深鎖,一時不能决定! 泰鈞道人執掌武當,還未碰到今天這 紅豹宇文河淸等了好半晌,微笑問道

「掌門人,莫非不屑出手!」 「好,就這樣辦!」泰鈞道人一咬牙

當機立斷, 謾聲應道。「貧道忝任掌門 不計樂屋,與紅豹門弟子作第一場比試 「掌門人!」衆弟子高叫

止衆弟子再說什麼,緩步走出場中,神 泰鈞道人知道他們意思,搖了搖頭

四周人羣立刻傳來嗡嗡聲 徐貴良也施施然走出

私議,這毛頭小子莫非有什麼驚人絕學不懼色,反而有股得意之狀,羣豪不禁竊竊懼色,反而有股得意之狀,羣豪不禁竊竊一老一少,强烈分明,雖未比試,武 一老一少,强烈分明,雖未比試,

「道長,我們比什麽?」 徐貴良拱手

武拳掌功夫,你說好麽? 泰鈞道人心念急轉,當下說道:

「自當奉陪!」徐貴良笑道

對頭,但他實在摸不透,紅豹門究竟玩什今天的事透着古怪,泰鈞道長感到不

前的難關! 麽把戲,如今事到臨頭,只好小心應付面

,徐貴良毫無懼色,又是什麽道理! ,泰鈞道人還有理由,他以一派掌門之尊 不言而知,其本身武功必然有驚人成就 二人對峙着,誰也沒有露出緊張之色

豁出去了,决定先出手,口內平淡道··「 如果這樣僵持下去,又是如何了局,當下 泰鈞道長等了半晌,對方仍未出招

徐貴良從容站定,只是微微的點了點

也就算了! 伸手,他可以運用强渾內勁,將對方震傷 不用武當絕學,一樣可以制勝,對方只要 以讓天下英雄知道,對付一個後生小子 泰鈞道長緩緩伸出手, 他這樣做,

懼,也照樣畫葫蘆,緩緩伸出手去! 徐貴良明白泰鈞老道意思,他毫無所 」二人手掌相接,很斯文,毫

只怕比武場中很少有如此場面!

勁 只想將對方震傷算了 泰鈞道長信心十足,徐徐吐出三成內

泰鈞道長大感驚異,勁力發出,有如泥 雖然如此,這三成內勁也是非同小可

咬牙,十成內勁疾吐,爲了武當派的盛譽 疑,如今是騎虎難下,欲罷不能,當下一 ,顧不了那麽多! 「這是什麼緣故!」泰鈎道長心內大

泰鈞道長突然感到對方掌心內勁,排 徐貴良反爲不敢怠慢,運勁相抗!

> 猛然間,泰鈞道長翻身就倒,口吐鮮血 人已昏了過去! 山倒海般衝到,不由大驚,無暇思索理由 ,只有全力抗拒,但是,勁力雄渾無匹,

力的睜開眼來! 命門,緩緩送過一股眞元,泰鈞道長才無 「掌門!」停雲疾快衝到,右掌抵住

泰鈞道長無力低聲道。 「這年青人內勁極强,本派無人能敵

當派只好如此,總不至於投降認輸吧! 泰鈞道長點了點頭,在目前來說,武 「用劍!」停雲老道提出意見!

豹門中三代弟子。 然會在內功方面輸給人家,而且只是個紅 們實在不敢相信,武當掌門一派之尊,竟 「呀!」天下武林高手驚叫起來,他

的確叫人想不透! 長的三成功力,今日却有如此神奇內功 幾天,他仍然敵不過停雲、觀雲二位老道 事,徐貴良深厚內功,是如何得來的,前 沒有人想得透,何以有此不可思議怪

術上的招式! 步走出場去,平淡道:「老道請教幾手劍 停雲老道深深吸口氣,抽出長劍,緩

起刀柄,臉上神色一片木然 早有人送上單刀,徐貴良隨隨便便拿 「好!」徐貴良昂然答應。

對方走動。 體內一口先天眞氣調勻,一領劍訣,繞着 經過剛才一戰,停雲老道不 敢托大

「翻天覆地」可以取勝,今日與武當派决 式無法取勝,只有斷流刀法最後一招-徐貴良知道這老道功力精深,尋常招

戰,不能拖延,等會還有很多事要辦

向前去! 單刀微微上揚,「翻天覆地」經已施出 股凌厲無匹的殺氣,驚濤裂岸般汹湧衝 緩緩吸了口眞氣,徐貴良微一凝神

厲的殺氣,還未遇見過,當下猛吸口眞氣 無數,像今天這樣,刀鋒上能發出如此凌 寒月三式立即施出! 停雲老道大吃一驚,他平生會過强敵

### 意外結局

出 嗤之聲破空不絕-只不過六人,像這樣劍道上絕學,一經施 ,頓時有鬼神莫測之機,漫天劍氣,嗤 武當派歷代高手,練成寒月三式的

學過頭,翻天覆地的威力經已發出 時誠敬無比,全心全力在運刀式,刀鋒高 已經化繁爲簡,到了歸眞反璞境界,他此 徐貴良所使刀式,僅有一招,而此招

**劈出。** 力,猛然爆發,刀鋒巳挾着雷霆萬鈞之勢 一空氣承受不住如此沉重的壓

過他們向不輕用的絕學,果然威猛絕倫! 住這招刀法,紅豹門揚名武林,今天才見 五岳的英雄,凜然心驚,天下有誰能擋得 寒月三式運到急處,一團寒森森的劍 沒有人能形容那一刀之威,在塲三山

光耀目巳極,令人見了幾乎睁不開眼睛 老道猛地一聲清嘯,身劍合一往前迎去。 正在這時,翻天覆地刀勢已至,停雲

,陡地起了陣旋風,飛沙走石,只見漫 「轟!」刀劍相盪,兩股勁力衝擊之

天塵土飛揚-

死存亡的一戰。 戰場,這一戰勝負關係極大,可以說是生 極點。尤其是武當派人,都睜大眼睛注視 **驚**呆了,連呼吸都盡量壓制着,所以靜到 廣場上人山人海,可是這時,大夥兒

未受傷。 好半晌,風沙平靜,場中二人似乎並

色,此時蒼白像塊白蠟。 老道松紋古劍只剩下半截,本來紅潤的臉 徐貴良抱刀站立,神色平靜,而停雲

而且還受了不輕的內傷。 看情况,停雲老道在斷流刀下敗北

時看不出,只有等他們自己去說明了 但是,徐貴良究竟有否受傷,外人

好現象。 沒有說一句話,可是神色暗淡,顯然不是 停雲老道突然轉身,走回原來地方

從未見過,歷史悠久的名門大派,今日敗應聽憑紅豹門處置,像是樣的事,武林中 武當弟子還有何臉目-在紅豹門中,而且只是個三代弟子,今後 經失敗!也即是說,今 敗!也即是說,今日武當派大敗,理雖然沒有說明,看來武當停雲老道已

且是掌門人親口的承諾。 派今日敗了,必須承担起剛才的承諾 無論如何,做人的信用更重要,武當

失敗一 以在塲武當弟子雖多,誰也不能出來承諾 武當掌門泰鈞道人經已昏了過去,所

問。 待!」 飛斧胡宗庭突然打破沉靜,發聲詢「是勝是敗,武當派的人應該有個交

可有異議?」飛斧胡宗庭厲聲問。 停雲老道稽首道·「老道敗了 「那麼,武當應該任憑紅豹門處置

老道回答。 「無量壽佛,貧道不能作主!」停雲

主的人又昏了過去,如果是裝死的話 天豈非沒有結果!」 一哈哈, 」飛斧胡宗庭笑道••「能作 ,今

當任憑處置!」 得了,停雲老道臉色慘變,淡然道:「我 當着天下武林同道面前,武當如何受

是當日大鬧留園的九州遊魂風嘯松。 「慢來,」人隨聲現,不是別個,正 「哈哈……」飛斧胡宗庭放聲狂笑。

今日出現,大是不妙. ,心頭疾震,此人熟悉紅豹門武學奧秘, 小閻羅宇文信及血手哪咤阮士達見了

「九州遊魂!」許多人叫起來。

去武當派今日大難。 ,最少可以拖延時間,說不定有奇蹟,免 武當派的人暗自高興,有人出來說話

遊魂風嘯松大聲問,說時緩步走入塲中。 「紅豹門只有徐貴良一人麼!」九州

同貫入性命雙修的內家眞元,才造就了今 習紅豹門中絕學,更由綠林道上高手,共 豹門又豈是省油燈,徐貴良因利趁便,修九州遊魂風嘯松在武林雖然薄有名聲,紅 俗語說,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炷香,

最近幾日,才成爲萬衆矚目的絕頂高手! 所以說,徐貴良在紅豹門中,只不過

手哪咤阮士達首先跳將出來,喝道。「我此時,九州遊魂風嘯松點出此點,血

們來試幾招!」

從容,似乎未把紅豹門放在眼內 紅豹宇文河清突然出聲道:「閣下旣 九州遊魂風嘯松緩步走入場中,神態 「看看紅豹門中又練成什麼驚人絕學

麼 門將武當之事告一段落之後,我們再談好 心人,本門自然不會令你失望,待本

出手殺了此人,轉念一想,只要打敗此人 道:「紅豹門難道怕我這孤魂野鬼麼!」 紅豹宇文河清心內大怒,恨不得立即 」九州遊魂風嘯松朗笑一聲

下極為有風度笑笑道。「沒有關係,等會 ,武當仍然逃不了,又何須急在一時,當

個任憑他們處置,那是各大門派的羞恥。 說,根本不算什麽大門派,假如武當派眞 的興起,就是宇文河清一人的關係,所以 紅豹門只不過是綠林道上一大門派,它 即使九大門派,又何嘗不是鬆了口氣 此言一出,武當派衆人鬆了口氣

叱一聲・「看掌!」鮮紅如血的手掌閃電 此時,血手哪咤阮士達全神戒備,輕 九州遊魂風嘯松一攪和,才有轉機!

武林中聞名的血手,已在衆人面前展

微笑,頗爲得意! 遊魂風嘯松巳無事人一般站在地上,臉露 折倒,血手雖然緊貼胸衣,霎眼間,九州 九州遊魂風嘯松全無所懼,身形突然

· 雙手鮮紅,似乎要滲出血來-「殺!」阮土達老羞成怒,暴喝一聲

> 然不同凡响! 高手,往日只有耳聞,今日親目所見,果 天魔散手已發揮最大威力,一般江湖

天魔散手變化,所以無論如何用力,仍然

法。 手無用,即時抽出單刀,决定使用斷流刀 在場三山五岳的高手,當然看過徐貴

是空手,他能擋得住那柄刀麼! 他抵受不 仍然在斷流刀下受挫,九州遊魂風嘯松還 的武功,但這招翻天覆地威力太强,只怕 良的刀去,九州遊魂風嘯松雖然熟悉紅豹 住,像停雲老道那樣絕頂高手

叫 風嘯松右手疾伸,那份身法,眞令人拍案 大夥兒正在惴惴不安之際,九州遊魂

血手哪咤阮土達有點慌亂,風嘯松巳抓住 風嘯松右手像一隻魔手,透過層層刀光 ,只輕輕一扭,已將單刀奪過。

住阮士達不响。 對方腰部摸一下,隨即退後七尺,微笑望

然而九州遊魂風嘯松遊刄有餘,幾乎

是閉着眼睛,從容應付了 血手哪咤阮士達心內暗驚,對方深知

「颼!」血手哪咤阮士達知道天魔散

血手哪咤阮士達單刀橫砍直搠,可是

阮土達驚詫之際,風嘯松手掌輕輕在

是不幸中之大幸,當下只有退出戰場! 已經手下留情,雖然奪刀之恨難消,總算 到這時候,阮士達還有何話說, 人家

**魂風嘯松,緩緩站起身來。** 紅豹宇文河淸雙目如炬,盯住九州遊

紅豹門威震武林,紅豹宇文河清本身

的確有驚人藝業,如今他要親自出馬,對 付風嘯松,大夥兒頗有刮目相看的意思!

身紅袍獵獵作响,直往對方頭頂撲去! 「呼!」紅豹宇文河清身形飛起,滿

悠然望住半空的紅豹宇文河淸,毫無攻擊好像睡在張舒服的床上,雙手抱頭,神態 突然,九州遊魂風嘯松往地上倒去,

「好!」羣豪轟然喝采

地,練武的人極多,能有此極佳的反應,雷霆萬鈞的攻擊,叫人的確欽佩得五體投像他這樣地上高睡,偏又有效的化解對方 當世中只怕找不出幾位! 中對敵的花式很多,可以說是干變萬化 九州遊魂風嘯松實在值得喝采, 武

星墜地,脚跟猛往下蹬去一 擊」。他猛一咬牙,眞氣下沉,身形如飛 得好,只一躺下,即化去他這招「風雷交 前慄悍性格,是越老越强,見風嘯松應付 九州遊魂風嘯松在地上的身軀,往旁 紅豹宇文河清年紀雖大,但他勇往直

以大意之下,雙掌一齊打中 擊,而且身形擋住,瞧不見他的手掌,所 面看去,風嘯松正在逃,誰會想到他會反 平移三尺,突然彈起,雙掌往後擊去, 表

只有丢人更大! 已知道他的拳路,可以趁機反擊,打下去 河清雖未受傷,却奪去他的鬥志,人家早 這變化比剛才更令人驚奇,紅豹宇文

文河清又坐在原來椅上。 「颼!」一條紅影橫飛五丈,紅豹字

這一變化,可能改變紅豹門與武當的 九州遊魂風嘯松總算將紅豹門打敗!

果,看如何發展下去! 所以九大門派中人,全注視這意外結

好像他與紅豹門無關,木然站在原處不 徐貴良像沒有看見,雖然紅豹門敗了

雄暗中透了口氣! 非紅豹門中人個個如是,這才令得天下英 到這時候,大家才清楚徐貴良的一身 由於他獲得極深厚的內力所致,並

割宰

令人窒息的沉靜, 横互在空中!

武當一事,老前輩可否取消原有約定!」 面,鄭而重之作了個揖,莊重道:「關於 九州遊魂風嘯松突然走到紅豹門主前 紅豹宇文河清暗自發火。

他日睹今日優勢, 給這九州遊魂一人

澈底破壞了。

住天下英雄圍攻,老頭想到此處,不禁暗 只怕會出頭,徐貴良內力雄渾,足可與天 下英雄一鬥,若有失閃,紅豹門只怕擋不 真要堅持處置武當派,其餘八大門派

自氣餒! 們有仇麼!」 人,深知紅豹門武功,所以才敢挑戰,我 小閻羅宇文信突然道:「閣下是有心

九州遊魂風嘯松微笑不語。

他這樣做,無異等於承認了與紅豹門

中的大忌 要知道,刺探人家武功奧秘,是武林 他到底是誰?所有的人都在想!

死我活-如若是不可化解的死敵,只能拚個你

H56

••「天下英雄何存,給我將武當道士全殺紅豹宇文河淸胸內怒火勃發,猛喝道

應一 還有何話說,大夥兒只好低頭不語,任人 聲,跟着抽出身旁兵双。 武當既有約定在先,任憑人家處置 「是!」飛斧胡宗庭等綠林英雄,轟

慢來!」 言,九州遊魂風嘯松突然叫道: 九大門派其餘八派高手大驚,正想出 「慢來!

宇文河清斜目而視,冷峻問道。 「怎麼,你是武當派的奸細!」紅豹

門做得過份點,將來天下英雄說起這件事 是堂堂武當弟子,只是今日比武之事,貴 觀念!」九州遊魂風嘯松緩緩道。 對紅豹門轟轟烈烈的作風,可能會改變 「門主說笑了,在下這調調兒,怎會

强行忍住。 !」字文河淸心內怒發如狂,表面上仍然 「噢, 紅豹門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

得來一身內勁,武當派以爲是後生小子 侃而談,一套似是而非的道理。 嬴來的戰果,實不足以為據!」 風嘯松侃 名,不值用辣手,因此反爲所趁,想這樣 「貴門三代弟子徐貴良,用非常法子

出反駁理由! 宇文河淸一時氣得糊塗了,竟然找不

話 大夥兒全聳起耳朶,靜聽場中二人說 四周人山人海,此時鴉雀無聲。

武當派的命運,間接的影响俠義道的 因爲他們此時所討論的,是足以决定

力量,所以大夥兒全傾心靜聽!

臉,此時更加深紅的顏色。 在陽光下,有股鮮艷的反光,看來越 紅豹宇文河清突然暴怒起來,一張紅

發令 一旁的綠林羣豪,足有百多人 人生畏! ,此時

正等待紅豹宇文河清的號令。 只要他一揮手,其它的不說,武當派

道 只好引頸待戮了 紅豹宇文河清突然又平靜下來,反問 「如果本門一定要武當守諾言,閣下

又怎辦!! 道:「我本來有件法寶,只要施展出來, 「哈哈,」九州遊魂風嘯松朗聲一笑

望門主能採納善意,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不忍,所以才再三陳情,退而求其次,希 紅豹門今日只怕就要在武林中除名,在下 ,這樣就馬馬虎虎算了!」 這話實在令人不容易相信,紅豹宇文

住, 拚到底!! 河淸本來是性如烈火之人,此時那能忍得 怒喝道。一一今天就是命喪黃泉,也要 九州遊魂風嘯松絲毫不爲意,慢條斯

理指了指徐貴良道··「門主,你知道他是

!」字文河清道。 「徐貴良是本門三代弟子,又何必問

印象麼!」九州遊魂風嘯松淡淡道 「嘿嘿,他姓徐,貴良難道沒有一點

去一 想起了什麽,頓時臉色大變,再也說不下 「他……」紅豹宇文河清說時,突然

「不錯,他就是南天王徐伯祥的公子

圖報,反而暗中毒殺南天王,偷竊武功秘 遊魂風嘯松冷唆道 日爲父報仇,你大概沒有話說吧!」九州 笈,苦練多年,才在武林稱雄,徐貴良今 ,你當年受徐伯祥提拔,授以絕技,不思

上都露出鄙夷神色。 此言一出,連綠林豪傑在內,大家臉

百多人漸漸走開去

身形暴旋 這時候,徐貴良一身武功,豈會受人 紅豹宇文河清沉吟半晌,突然一 ,雙掌猛劈徐貴良 咬牙

暗算。 當下毫不退縮,雙掌如斯響應,反迎

上去,今日在天下英雄面前,他要爲父報

「砰!」雙掌接實,紅豹宇文河清身仇,已經施展+成功力。

形一頓,像碰到塊大石頭,反震回去,口 鮮血狂噴。

清身上痛哭,哭聲哀切,令人不忍卒聞! 看來已經無救了!

松說一聲,拉起徐貴良的手,離開了人羣 「我們走吧,兄弟!」九州遊魂風廟

早走遠了 武當派停雲老道正想出聲呼喚,二人

這結果令人意想不到,但却救了武當

九大門派中人, 心底已暗存感激

燦爛的陽光。

遍山鮮艷的花來。 正像慶賀今天這樣祥和的結局 (全文完)



## 恐怖武俠小說

盧黃 令鷹・

## 主僕泛舟去

斷茲

月圓,霧濃。

夜未深。

霧,便巳什麼也都不見,但仰首望去,隱小舟周圍濃霧迷離,三丈之外除了濃 約仍能够看見一輪圓月。

樣。又像是一匹白綾,散成了千絲萬縷。 樓千絲。在他的面前放着一張矮几,在几 白,那迷離的濃霧在月光中就像是烟雲一 ,迷離在濃霧中,驟看來,也像要散成萬 楚輕侯盤膝坐在小舟上, 溶在月光下 凄冷的,月光透過濃霧射下,更加蒼

的移動,從取那張古琴上發出來。 水聲,便只有這琤琮琴聲。 紅心夜靜,除了小舟滑過水面發出的

老人。 一面迷惘之色,彷彿已迷失在琴聲中。 在楚輕侯的後面站着一個僕人裝束的 手握着一支竹竿,却一動也不一動

楚輕侯彈的也實在是一首很蒼凉的古 琴聲實在很動聽,只是未免太蒼凉。

## 六絕尋仇來

會生出月夜泛舟江上這個念頭,連他也想 不到自己竟然會彈出這個調子來。 今夜他的心情本來很輕鬆,也所以才

出來的調子深感迷惑。 現在他亦是一面迷惘之色,爲自己彈

並非他所有,已完全不受他控制。 他雙手的動作却沒有停下來,彷彿已

上,那一面的迷惘之色更濃了 曲終盡。楚輕侯那雙手仍按在琴絃之

-」 楚輕侯一笑。「一直以來,我不是都 很少聽你彈這個調子……」 「因爲我並不喜歡這個調子,而且—

老僕人楚安這時候亦如夢初醒。「公

「奇怪—

」他忽然數了一口氣。

活得非常開心?」 楚輕侯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

心情,是絕對彈不好這種調子。 「你應該知道,以我平日那種輕鬆的

竟然就巳成另一調的引子 侯隨手往琴弦上一掃,琤琮聲隨手而起, 「所以連我自己也覺得奇怪。」楚輕 「可是公子方才却彈得那麼好;

我再試試看。」楚輕侯此念一動,

雙手順着彈下去。

**篇**,雙手齊按下,半身亦不禁往前一俯 條琴絃突然斷開!楚輕侯冷不防亦吃了 **琤琮琤琮兩下輕响,「崩」一聲,** 

一脚踏空一樣。 那刹那在他的感覺,就像是行走問猛

公子,你怎樣了?」 出了什麼事,忙上前一把扶住,驚問。 「 楚安一旁看在眼內,只道這個少主人

是這張琴的一條絃斷了。」 「沒什麼?」楚輕侯一近身子。「只

笑,說話出口,自己也感覺到了。 「怎會斷的?」楚安問得實在有些可

些不自在。 情。」說得雖輕鬆,楚輕侯心裏仍難免有 老了,就是斷一兩條絃,也是很平常的事 一聲微喟,「人老了,難免百病叢生,琴 「也許是這張琴已經太老,」楚輕侯

光芒凄迷,濃霧陡開,一葉小舟疾衝了過 很急激的水聲。循聲望去,三丈之外一 也就在這時候,他們忽然聽到了一 故老相傳,絃斷並不是好預兆。 團

一支竹竿上。 光芒是來自一盞風燈,高掛在舟首的

沒有,而兩邊太陽穴鼓起,目光有如閃電來都已過六旬,但精神矍鑠,絲毫老態也 楚輕侯接觸,脚下小舟便停止前進,齊喧 中無獎,竟就是以內力催舟而行,目光與 ,絕無疑問,都是內力非常深厚,他們手 「無量壽佛,善哉善哉!」 舟上筆直的立着兩個老道士,年紀看

楚輕侯雙眉一皺,並沒有作聲,忽然

H58

又一葉小舟穿破濃霧進來,舟上的是兩個別過頭,那邊水聲同時一响,燈光一亮, 緇衣老尼。

是兩個老和尚。 ,再有一葉小舟出現,那之上,站着的都們是什麼人?」語聲甫落,正中濃霧又開 楚安應聲回頭,又一怔。 「公子,他

目光比燈光似乎還要明亮。 舟首亦掛着一盞風燈,兩個老和尚的

句很奇怪的話。「要來的總會來的。」 **楚輕侯雙眉深鎖,忽然一開,說了一** 

神態慈祥,目光却令人不寒而慄。 時候。」一個老和尚回答。他一面笑容, 「只是打擾公子清興,來得實在不是

斷,難以成調,六位來得正是時候。」 一無妨一 -」 楚輕侯微喟••「琴絃巳

尼語聲陰森。 「絃斷是不祥之兆。」插口的那個老

神態經巳完全回復正常。 「吉即是凶,凶即是吉。」楚輕侯的

而且來意不善。 這六個出家人非獨都有一身可怕的武功, 楚安的面色却已經發青,他當然看出

「想不到公子雖然是方外人,也懂得 一聲佛號,目光冰寒,却仍一面的笑 「阿彌陀佛」 一」方才說話的老和尚

麼巧,我就不 楚輕侯一笑。「至於六位怎會來得這 「我們追懾公子巳十天,到今夜才趕

另一個老和尚接問:「我們是什麼人

,只不知公子是否巳清楚?

由青轉白 」楚輕侯這句話出口,楚安的面色立時就 「空門六絕,雖未謀面聞,名已久。

多,敢開罪他們的 他們當時的武功,惹得起他們的人亦已不 傳說這六絕本是六個獨行大盜,殺人無算 無惡不作,藏身空門只不過掩人耳目。 這秘密早在五年前已不成秘密,而憑 空門六絕,不知道的人,只怕不多, 人, 這五年以來, 相信

準備我們會找到來的了?」 那個老和尚笑問••「公子莫非早就已

個楚輕侯。

**楚輕侯目光一落。「尚未請教—** 「幾位來得却令我實在有些意外,」

「貧僧無我。」

位當然就是無他大師了。」 楚輕侯目光轉向當先那個和尚。「這

無他合什。「一句阿彌陀佛,已經足」阿彌陀佛之外,還懂得什麼?」 楚輕侯又是一笑。「只不知兩位大師 「阿爾陀佛-

够。 「有兩句,兩位大師相信也懂的

「請問。」

公子的一顆人心來送酒。」無我亦撫掌大 「岸上亦已經準備好美酒三罎,只少 「公子眞是一個妙人。」無他大笑 「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

是不是太少?」 忍推却我們這番好意。」 楚輕侯神態自然,反問。「一顆人心

笑,「公子旣然是這麼一個好人,當然不

一個老道士冷應:「我們不吃人心

只喝人血。」

無窮 另一個又笑接道:「以血開酒,其妙

楚輕侯目光一轉。 「貧道孤松。 「兩位ー

「另一位當然就是孤鶴道長了

不過今宵。 「松鶴延年,公子遇着我們,却反而

活

「那一位是枯梅大師?」 楚輕侯不答, 日光轉向那兩個老尼

當先那個老尼點頭,在後面那個老尼

冷應一聲:「貧尼枯竹。 鶴孤松,枯梅枯竹,法號非常脫俗,六位 楚輕侯吁了一口氣。「無我無他,孤

位的行事作風一樣。」 的武功當然也絕不是尋常可比,就正如六

想不到口才也不在劍法之下 無我哈哈大笑。「公子一劍盪江湖

「過獎-

却 無意功名。」 「以貧僧所知,公子出身於王侯世家

是了,」無我面色一沉,「未悉公子可知「闖盪江湖也不是,但,多管閒事就 「這不是一件壞事。」

可惜他無論是誰人的弟子,撞在我手上都 高仁是貧僧的關門弟子。」 「他曾經告訴我,」楚輕侯笑笑。

是一樣。」 「大師旣然很喜歡這個弟子,當然亦 「他好像沒有開罪公子

知道這個弟子的爲人。」 「沒有什麼,只是好色一些。」無我

一皺眉。「不過他胆子小,相信絕不敢犯

到公子的頭上。 「他也許不敢。

人管天下事。

是兩位的弟子 楚輕侯轉顧孤松孤鶴。「聽說趙師俠 很好。」

大都是不義之財。」 也沒有什麼,只是見錢開眼,不過他刦的 「不錯。 」孤松冷然一笑,「師俠人

非 俠,其師亦非俠一樣。」 「不義非不義,這個道理就正如師俠

尼最疼的一個弟子。」 楚了。」枯梅忽一聲歎息•「張德原是貧

「大師不說,我也明白,」楚輕侯站

僧言下之意。」 無我獰笑。「以公子的聰明,當然明白貧

無我接又問。「風聞公子五歲練劍 楚輕侯當然明白 9

有一句老話,大師應該聽過的

無我一怔,大笑:「好,

孤松只是冷笑。

「張德無德,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大 「張德又如何?」枯梅突插口

師應該比我更清楚。」 「你是怎樣的一個人,貧尼現在也清

不準備再在江湖上立足,否則這個賬一定「再說——」枯竹接口。「除非我們 要算的。

僕人,第一次隨我外出,與事情無關。」 起身子,目光轉向楚安,「這是我家的老

七年有成,十五歲便巳有名,至今未遇敵

手,只不知師事何人?」

人,與六位肯定沒任何關係,請放心。」 無可奈何,冷笑道:「無論你師事何人, 歷,好待應付,見楚輕侯不上這個當,也 無我原是想問清楚,楚輕侯的武功來 楚輕侯淡然一笑。 「家師既非空門中

· 語聲一落,反腕拔出了背插的一雙戒今夜都難免一死的了。」 刀,旁邊無他同時撒出一條禪杖 枯梅塵拂已在手,枯竹從袖中拔出

支軟劍, 孤鶴孤松雙劍亦出鞘,孤鶴劍長五尺 「嗡」的迎風抖得筆直

孤松劍亦在四尺之外。

在六人身外的濃霧突然都激盪起來

空門六絕

激厲的殺氣! 夜風輕柔,絕不會激盪濃霧,那是殺

能够散發出那麼激厲的殺氣來 六人的衣衫亦同時鼓起。 只有內功精深, 殺人無數的高手

謂殺氣,一張臉不由蒼白起來。語聲亦起但也聽說過有所謂殺氣,亦知道這就是所 了顫抖:「公子: 楚安都看在眼內,他武功雖然有限

安。「你伏下,不要亂動。」 楚安看見楚輕侯那麼鎭定, 楚輕侯的臉上居然還有笑容,笑顧楚 總算放下

10 楚輕侯吁了一口氣,右手終於落在劍 慌忙伏倒舟中

柄上

有,劍翰上嵌着七色寶石,在劍柄的頂端 那支劍一般長度,裝璜之華麗却是罕

邪 泉太阿,有人說,龍泉太阿亦即是干將莫

劍!

用 倒是知道的,可惜貧僧不善劍,得之亦無 無他「哦」的一聲。「干將莫邪貧僧

般凡鐵可比。」

聲,一道耀目的光芒出鞘,

周圍同時間

楚輕侯淡然一笑,一按劍簧,「錚」

劍上,忽一凝。「公子這支劍相信不是一

無我目光順着楚輕侯的動作移到那支

却嵌着老大的一顆夜明珠,幽然散發着清

劍在四尺之外,龍泉還不到三尺…… 枯竹立時道·「孤鶴孤松兩位道兄練

/妨?: 孤松截口道。「練劍四尺,短一尺又

他手中劍長逾五尺 孤鶴接道:「短二尺亦一樣無妨。」

「是麼?」 枯竹冷笑

宜。 「師姐用的乃是軟劍,龍泉剛直,只怕不 「不錯。」孤鶴目光落在枯竹劍上

然看得出楚輕侯手中的乃是千載難逢的好 竹目光亦大盛,他們都是用劍的好手,當班鶴孤松眼中立時露出貪婪之色,枯

一看便知道絕非凡品。

劍鋒二尺七,形式古拙, 光芒是來自劍鋒之上

精芒奪目

莫因此傷了我們之間的和氣。」 枯竹連聲冷笑,無我一看不是路,忙 「雖說寶劍通靈,終究是身外物,切

凡鐵,如此好劍,當然不會無名。」

「劍名龍泉!」楚輕侯屈指一彈,

無我即時一聲微喟。「果真不是一般

手 無他接道:「况且劍現在仍然在敵人 , 合該先殺敵人, 再作打算。

面 與孤松交換了一個眼色 「正是正是一 一」孤鶴一面虛應,

上!」身形齊動,脚下小舟如箭射前,一兩人相處多年,心意相通,一聲: 人手中長劍,却如電刺出 兩人相處多年,心意相通,一 ,兩

催舟,脚尖一點,身形陡然從小舟上拔起 來, 凌空撲向楚輕侯! ,劍亦爲二人所奪,到時候更麻煩,不及 枯竹看見,只想楚輕侯傷在二人劍下

之間有紫氣,以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 泉劍。「晋惠帝之時,廣武侯張華見斗牛 太阿齊名,乃天下名劍之一。」

「以貧道所知——」孤鶴盯着那支龍

枯竹冷笑。「師兄有所不知,此劍與

此大驚小怪?」

同小可了,貧尼今夜,

總算大開眼界。」

枯竹目光更盛。「名劍龍泉,果眞非

無他奇怪。「一支劍而已

,又何必如

漫天劍影,迎頭罩下 她後發先至,軟劍「嗡」 聲,震出

楚輕侯一劍迎上,却竟然就擊中劍尖 劍千鋒,虛虛實實。

> 地一聲,劍影消散,千鋒化爲 他只有凌空出劍,那知道楚輕侯亦凌尺,孤鶴劍長五尺,根本施展不開。

空拔起來,劍隨即從下倒刺而上。

已迫及咽喉,驚呼未絕,劍尖已刺入。

驚呼聲立斷,孤鶴人劍筆直瀉落,恰

孤鶴一劍凌空尚未擊下,森寒的劍氣

鋒! 舟及時蕩至,塵拂一捲,纏住了枯竹的劍人已被彈飛,眼看便要墮進水裏,枯梅小 劍彈起,枯竹一脚尚未踏在小舟上

輕侯胸腹咽喉。 孤鶴人在舟首,劍長五尺,當先刺向楚 這一瞬之間,孤鶴孤松劍已經刺到了

轉了半圈,龍泉劍挑處,正截住枯竹橫來

**楚輕侯人在半空,踢脚擰腰,身形疾** 

劍!

枯竹借勢翻身,落回舟上

好倒回小舟上

將楚輕侯的胸膛削開兩爿 劍若是刺中,第二第三劍順勢而上,必 劍三式,自下而上,進成一氣,第

泉劍的劍鋒劃向楚輕侯右腕!

楚輕侯劍勢亦變。

枯竹軟劍一凝一彈,毒蛇一樣貼着龍

孤鶴的三劍竟都刺在劍鋒上! 楚輕侯回劍一劃,「叮叮叮」三聲

如箭射,欺入孤鶴孤松之間! ,將接來孤松的一劍封在外門,身形突 孤鶴大驚,楚輕侯劍勢接轉,一橫一 這判斷何等準確,這胆量何等驚人一

都追不及楚輕侯的身形 這一着實在出人意料,孤鶴七劍追刺

人已在舟上,反手一劍, 孤松的咽喉 八劍刺出,竟就與孤鶴的第八劍相交在一 ,金鐵交擊聲响中,劍勢大亂, 孤松亦刺出了七劍,同樣追不及, ,「奪」的刺進了 楚輕侯

劍一刺入立即拔出 血尚未來得及射

急射半空 孤鶴一眼瞥見,身形 「一鶴冲天」

在兩人之間,與孤鶴的距離最多不過四小舟長不過丈許,楚輕侯人已在舟中

人劍反射向枯竹一 一股水花激起,楚輕侯身形借力彈起 直墮向水面,這在他預料之內,左袖先沉

枯竹落在枯梅催來小舟中,楚輕侯却兩劍凌空各自七變,兩人身形一齊落

「啪」的先擎在水面之上!

枯竹身形方穩,劍光已入目,輕叱

聲, 軟劍急纏向來劍!

叫,接見枯竹眉心一道血箭射出 掃向楚輕侯雙眼,那刹那,她只聽一聲哀 枯竹意外,就是枯梅也意外,塵拂各揮, 山倒海,非獨沒有被彈開反而搶入小中! 他內力之强竟然在枯竹之上,這非獨 的劍交擊,楚輕侯人劍有如排 ,横摔在

間髮之差在他的背後掃過-楚輕侯身形同時向前一裁,枯梅塵拂

了下去! 針一樣揚起,一掃空,立即就一折,疾抽 那支塵拂貫足了內力,一支支有如利

令,着令即到豐城找尋,結果於一座獄室 寶劍之精上冲霄漢,張華於是封之爲豐城

孤松接下去。「雷煥乃回報,是豐城

之中,掘得一石函,中藏雙劍,也就是龍

一蓬塵拂被削下,尖針一樣飛散半空! 若是一般利劍,肯定絕不能够這樣, 楚輕侯人劍已經轉過來,劍光閃處,

纏楚輕侯握劍右腕,右截咽喉! 枯梅倉猝之中,亦疏忽了那支劍的厲害, 心頭不禁一凜,塵拂變式,分成兩股,左

彈起,護住了上盤,接一聲輕叱,踏中宮 劍花一散,當中切入,勢如奔雷! 楚輕侯劍走「仙女散花」,一蓬劍花 枯梅心知厲害,退步急閃!

侯劍勢未盡! 無我無他一舟即時划破水面射至,無 小舟長有限,一退巳經到盡頭,楚輕

刀

禪杖一伸,正好迎向枯梅落下右脚! 他突然喝一聲•「退!」 枯梅應聲不暇細想,身形倒躍,無他

枯梅右脚踏在禪杖上,竟然就怔在那

裏,無他方感詫異,一股血就從枯梅的眉 無他急回杖,「噗的」枯梅倒裁在舟 個身子接住下裁!

彿有血珠一 左弓右箭子午馬,劍前指,劍尖上彷 已然氣絕。再看楚輕侯,人正站在舟 點滴下

突然歎了一口氣,道。「我們錯了。」 無他旣驚又怒,無我面上亦變色,却 「那裏錯了?」無他一怔。

一口氣。「一錯再錯,落得如此收塲,我種環境動手,則是第二錯!」無我又歎了 們自己實在要承担大部份責任。」 低估對方的武功,乃是第一錯,選擇在這 無他不由自主的點頭。 「未弄清楚對方的底細,自負必勝, 「一錯再錯,落得如此收塲,我

楚輕侯那邊應道:一一六位聯手,所向

以六位並沒有低估我的武功,惟一錯的只無敵,若是在平地,相信我難逃一死,所 是選擇在水面上動手。

聯手大成問題,松鶴竹一心在奪劍, 人在舟中,武功已經難以完全施展得開 無我冷笑道•「水面上的確不同平地 影响猶其嚴重。」 亂

花裹着身子, 麥空向楚輕侯滾去! 氣,催舟突如箭射前,雙刀一動,一團 無他道:「可惜不錯也錯了 「這實在可惜得很!」無我又歎了

得楚輕侯衣袂頭巾獵然飛揚! 刀未到,禪杖巳撞到,勁風呼嘯,激 無他禪杖同時撞向楚輕侯胸膛。

文,禪杖撞應,無我人刀竟仍然能够滾到 楚輕侯劍不接,脚一划,小舟倒射半

舟首, 開來,更見惡毒,楚輕侯不等刀到,人已 了水面! 凌空,半空中讓過刀花,脚一落,正踏在 他用的是地趟刀法,在小舟之上施展 「嘎」的那葉小舟一豎,尾端離開

獨立。 都插入舟首木板內,楚輕侯單一脚「金鷄 無我冷不提防,身形一翻, 劍急如流星,姿勢之美妙就連無他也 一劍同時向前刺出! 雙刀立時

嘆爲觀止! 「奪」地劍從無我的後心刺入,前胸

穿出,豎起的那一截小舟落回水面之際, 無我已伏屍舟上!

**杖!** 出,劃起一道血弧,迎住了旁來無他的禪 楚輕侯的劍却未停,從無我的後心抽

大吼一聲,杖勢猛一變,「橫掃千匹馬」 無他連擊三杖都被楚輕侯以劍封開

攔腰疾掃了過去-

楚輕侯翻滾在杖影中 七杖都擊空,無他舊力巳盡,新力未

無他杖掃至一半,一杖已變成七杖 楚輕侯身形暴展,翻滾在半空!

杖勢一凝,楚輕侯一脚即時點在禪杖 「鯉魚倒穿波」,凌空從無他頭上

,楚輕侯身形在無他身後舟尾落下 劍光一閃,無他撕心裂肺地一聲大吼

人帶禪杖,「隆」然倒下 一個頭變開兩爿,一股血瀑狂噴而出 一刹那,無他整張臉突然齊中裂開

月光下,劍鋒上,一道血痕欲滴。 樣站着,應聲吁了一口氣,接將劍挑起 楚輕侯沒有回頭望,背着無他,就那 「嗡」的劍鋒猛一抖,血痕就飛散。

• 「你們的確選錯了地方!」 際,劍鋒似乎更加閃亮,他這才回過頭來 ,目光從六絕的屍體上掃過,忽然歎息道 語聲未已,楚安那邊已經從舟中跳起 楚輕侯一抖收劍,入鞘之際比出鞘之

來, 安再也忍不住,歡呼道:「公子,你實在 實在了不起!」 楚輕侯身形一動,掠到楚安身旁,楚

激動。 不知道如何說,他的心情實在太興奮,太他很想說幾句讚美的說話,可是却又

楚輕侯一笑,道:「我們的運氣還算

漂流到什麼地方? 霧夜孤舟,到底要漂流到什麼時候?

### 風雨孤舟

,小舟仍然在濃霧中漂流。 燈光逐漸暗淡下來,應該有半個時辰

也不能停止那種就像是無盡的移動。 同的方向,結果都是一樣,既不能靠岸, 抓不住方向,他曾經試將小舟划向幾個不 月亮始終沒有再出現,楚輕侯也始終

的影响 不知道是周圍不着邊際?抑或是空氣有異他突然有一種已遠離陸地的感覺,却

這種感覺却越來越尖銳。

母一樣不住變動,日簡直不像是霧。 風漸急,燈火在顫抖,周圍的白霧水 絕不是血腥味,楚輕侯可以肯定。 空氣越來越清新,還帶着淡淡腥味

獵然飛揚, 周圍一暗,突又一清。 風突然再急,楚輕侯主僕兩人的衣衫 風燈在急風中陡滅!

濃霧急風中奔馬一樣移動,也竟在急

風中奔離了小舟。 蒼白的月光,是那麼凄冷,只見明月 小舟穿霧而出,一抹月光同時洒下

有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一輪,正在中空。 月亮當然還是那一個月亮,楚輕侯却

同 却感覺這一輪明月與平日所見似乎不大相 是不是因爲濃霧影响?他不敢肯定,

楚安即時發出了一聲驚呼

又轉口。「這都是公子本領。」 「豈止不錯,簡直好極了。」楚安忙

楚輕侯搖頭。「是他們選錯了地方來

進攻,都不是他所能够應付。 很,若不是這樣子動手,六絕有一半同時 他一再强調這一點,只因為他清楚得

有酒,否則老奴一定敬公子三杯。」 都是以一敵六,將他們擊倒,可惜這裏沒 楚安却笑道:「不管怎樣,公子,你

我現在也喝不下咽。」 楚輕侯又搖頭。「即使有的是美酒, 空氣中充滿了血腥的氣味, 包圍着他

當前,也的確是難以暢飲。 的三葉小舟之上是六具屍體,縱然美酒 楚安順着楚輕侯的目光周圍望了一眼

• 「公子,看來我們還是趕快離開這裏的,不由打了一個寒噤,笑容接歛,囁嚅道 楚安取過竹竿,順手一劃, 楚輕侯無言點頭

巳消失在濃霧之中。 已只見濃霧迷離,那三葉載着屍體的小舟 舟之間穿過,前行三丈,回頭望去, 去,後面小舟從兩

驚呼道:「不好!」 楚安鬆過一口氣,再一劃,突然停下

「給那六絕這麼一鬧,我連方向也失 「什麼事?」整輕侯忙問

問。 「你原來是怎樣分辨的?」 楚輕侯笑

都是向岸,以後為前靠左岸,否則是泊 「方才我將小舟固定在江心,舟前後

訝絕不在楚安之下 這種衝動,他雖然沒有驚呼出來,那種驚 那是發自心深處的驚呼,楚輕侯亦有

在什麼都沒有,一望無際都是水,他們那 一葉小舟竟然已經出海 在他們的周圍,原該是山林村落,現

遠。 邊巳看不見白霧,水天一色,也不知有多 從楚安手中取過竹竿,一竿尚未落下, 他們亦已很遙遠,楚輕侯目光一轉, 「有霧處就是陸地,我們划回去!」隨即 那片刻之間,奔馬一樣的白霧,距離 道。 那

楚輕侯不由苦笑。

一公子 「我們怎會到了海上?」 -」 楚安看在眼內,由心寒

的感覺, ,也沒有可能漂流出海。 「我也不清楚。」楚輕侯搖頭。在他 小舟移動得並不快,即使是順流

擺竹竿,小舟回轉。 **椪輕侯仍然是那句話。「划回去!」** 「那該怎辦?」楚安顯得六神無主

種環境之下尤其顯得單薄 大海茫茫,月光迷濛,那葉小舟在這

問題,霧去處也應該就是陸地的所在。 不過風平浪靜,要划回去,應該沒有

霧去處箭一樣射過去,也就在這一個時候 楚安又一聲驚呼•「看!」 **楚輕侯看準方向,一竿划落,小舟向** 

黑雲也不知從何處湧來,逐漸向那一輪明 聲望去,只見明月的周圍黑雲湧現,那些 他手指着天上那一輪明月,楚輕侯應

本來平靜的海面,這時候亦起了變化

東天西天,我們向南北兩個方向催舟前去 輕侯笑笑。「大江東去,所以無論月亮在 ,都一定是會靠岸的。」 你是說我們可以憑月亮來分辨方向。」 輪掛在天空上。 「月亮現在應該仍然在東天— 楚輕侯接問:「你現在懂了? 迷離濃霧中,隱約仍可以看見圓月一 一」楚安叫起來。「公子

楚

失不見。 語聲未已,濛霧中那一輪圓月突然消 楚安連聲•「是極是極

月亮不見了。」 楚安仍然仰首天室,一見失聲道:

楚輕侯笑笑。「不要緊-

像是煮沸了的白粥一樣翻滾起來。 這三個字才出口,急風驟起,濃霧就

持,但竟然把持不住,只一轉,甚至那小 舟本來的方向亦失去。 小舟在急風中亦轉動,楚安竭力想把

彷彿更爲濃厚。 周圍同時暗下來,白霧變成了灰色,

丈外的水面已看不到。

楚輕侯暗呼不妙,但仍然保持鎮定。

月亮縱然被流雲掩去,在流雲飄

「公子,怎會這樣的?」楚安却又叫

H62

楚輕侯安然道··「天有不測之風雲,

逝之後又會重現的。

侯仰首天望,楚安目光亦隨着上移。「你其實有一個更好的方法。」楚輕 不敢肯定了。」
右邊,現在舟在江心,是橫向直向我可就 用不着大鷩小怪。」 楚安忙問••「我們現在又該怎樣?」

· 「也許伐門屋」。」、 整輕侯目光一落們急也急不在這片刻。」 整輕侯目光一落 「也許我們還有另一個辦法— 「流水?」楚安這一次的反應更快。 「等一等雲飄過了,月又會重現,我

望, 之外,便已不見,楚輕侯直立舟中,往下 在那裏。那眨眼之間,周圍更加暗,三尺 竟已看不見流水。 楚輕侯一點頭,目光一凝,突然怔住

時都會飛散 整個身子又像是烟雲般隱隱約約,彷彿隨 他再看楚安,楚安就像是裹在霧中

楚輕侯就更加模糊,他驚呼:「公子,這 如何是好?」 楚安目光並沒有楚輕侯那麼尖銳,

」隨即探懷取出一個火摺子剔着 楚輕侯一步趨前。「少担心,亮燈!

楚安不敢怠慢,慌忙俯身拿起艙下準備好 的一盞風燈迎向楚輕侯手上的火摺子。 一團昏黃的光芒由火摺子散發出來

首天上望,仍不見那一輪月亮出現。 燈光照亮了兩人的面龐,楚安的臉色 燈一亮,楚輕侯便將火摺子熄去,仰

比方才似乎還要蒼白 在燈光之中,霧氣又變回乳白,與方

却說不出不同在那裏。 才却似乎已有些不同,楚輕侯有此感覺,

住方向,也穩不住那一葉小舟。 應該是順流而東去,楚輕侯却始終抓不 小舟在移動,這種移動並不怎樣明顯

這種感覺, 周圍的氣氛越來越詭異,連楚安也有 一個身子不禁就佝僂起來。

海蛇,正在翻騰在水中。 千萬重白浪無聲的出沒,就像是萬千條

楚安急問:「公子,什麼不妥?」他 「不好!」楚輕侯終於失聲叫出來

「暴風雨只怕就要來臨一 ·」楚輕侯

一次强敵當前一樣。 到底有多强,但仍有必勝之心,就像是每 到底有多强,因爲他雖然不知道六絕的武功 在六絕出現的時候, 他的面色也沒有

要應付的不是人,是天! 現在他却連半分勝算也沒有,因爲他

雲,也看得到激盪的海水,甚至連雨點也 但天光仍在,楚輕侯看得到漫天翻滾的烏 說話才出口,明月巳消失在黑雲中,

本來無聲的海面突然响起來。 急風吹過,豆大的雨點噗噗地落下,

暴雨緊接着亂棒一樣擊下

舟穩下來,却有心無力。 的雙手青筋蚯蚓一樣突起來,他很想將小 小舟開始颠簸不定,楚輕侯握着竹竿

楚安巳跪倒在舟上,兩人的衣衫迅速

一樣在空中閃逝! 周圍那刹那陡然一亮,一道閃電銀蛇

開始在波浪中旋轉。 霹靂聲响,風雨更大, 小舟枯葉一樣

舷, 一雙眼絕望的望着楚輕侯。 楚輕侯亦感到了絕望。 「公子!」楚安慘呼,雙手抓住了舟

身在茫茫大海中? 霹靂轟鳴,銀蛇飛舞,風似刀,雨如

劍,海浪在風雨中越來越大! 整塊海面都完全變了形狀,巨浪千重

那倒塌! ,就像是無數的山峯,突然間豎立,又刹

小舟百數十次被巨浪湧上半天,又隨

奇怪。

在他們的周圍,全都是波浪。 他們百數十次眼看便要被波浪吞噬, 楚輕侯主僕簡直就在地獄邊緣徘徊

失去! 安,一手抓住舟舷,那支竹竿已不知何時 叫,現在已聲嘶力竭,楚輕侯一手抓住楚 但小舟始終不覆,楚安開始不停在驚呼怪

事情。可是到現在爲止,仍然未覆沒 雨的大海上不覆沒,簡直就是沒有可能的 他只道必死,那樣的一葉小舟在暴風

暗 却已經筋疲力盡,死屍一樣仰臥在舟中 小舟的周圍盡是波浪。 天上沒有月,沒有星,一片無盡的黑 小舟仍然在海面上漂浮,楚輕侯主僕

一些睡意也沒有。 楚輕侯聽着,一雙眼睜大,雖然疲倦 波浪聲一下又一下,有的遠,有的近

够睡着,那最低限度也好過一些。 楚安一樣沒有,他實在很希望自己能

麼。也不知過了多久,楚輕侯第一個從舟他們都沒有作聲,事實也不知該說什

上爬起來,是真的爬起來。

舟舷爬起了身子。 楚安立時有了反應,掙扎着雙手按着

問得却莫名其妙。 「這又是什麼地方?」

楚輕侯苦笑。「在海上。」

然沒有死,已簡直就像是半個死人一樣, 往舟前望去。 楚輕侯沒有再說什麼,在舟中坐下,目光 疑,他苦笑搖頭。「還沒有,我也是。」 楚安很想笑,可惜就笑不出來,他雖 楚輕侯並不奇怪,因爲他也有這種懷

公子,那邊有燈光!」 天上仍無月,却有幾點星光,浮現出來 楚安突然瘋了一樣地叫起來:「燈! 舟前方是無盡的海面,他抬頭再望,

光。 去,只見舟左舷對開海面 ,果然有三點燈

燈光凄迷在濃霧之中

湧上來。 異,楚輕侯從未見過,他却並沒有在意, 看見燈光,一股强烈的喜悅亦從他的心底 耀之下,竟然是近乎藍色,那種藍色很怪 那股濃霧亦不知何時出現,在燈光照

那也許是來自陸地,亦可能是來自船 有燈光,應該就有人家。

,但無論如何,他們都不再孤立

「我死了沒有?」楚安第二個問題更 他的聲音嘶啞 來。

楚輕侯應聲心頭怦然一跳,他轉首望

上

滿了氣力。

股無形的力量牽引着, 發覺,載着他們的那一葉小舟,彷彿被 楚輕侯沒有作聲,也沒有動,他忽然 「也許是水流。」他暗忖,忽然笑起 亦向那邊漂過去。

來,是笑自己的疑心太重。 幾乎同時,燈光已停下,他們那葉小

治仍然繼續向前漂去。

突然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了樹影,看見了陸地也看見了三葉小舟。 一支竹竿,上掛着一盞風燈,楚輕侯看着 那三葉小舟擱淺在沙灘上,舟前各插 越接近,藍霧越稀薄,他們終於看見

「那是空門六絕的小舟!」他叫了出

的? 道••「難道就像我們這樣被暴風雨送到來 們的小舟怎會漂流到這裏來?」一頓接又 楚安應聲一怔,奇怪道:「是啊,他

上並沒有屍體。」 楚輕侯站起身子,目光更明亮。 「舟

「這件事有些奇怪。」楚輕侯眉宇一 「那大概給捲進海裏去了

到來。」楚安大笑。「他們就是生爲惡人 「有什麼奇怪,總不成是他們引我們

而且一連打了幾個寒噤,楚輕侯看在眼內 ,死化魔鬼,也沒有這麼快。 笑道。「你胆子不大,最好就別說這些 這句話出口,他忽然就笑不了 來,

說話間,小舟巳接近沙灘, 楚安摸了摸腦袋,苦笑了一 楚輕侯縱

身躍進水裏,涉水往岸上走去。

面從舟上跨下,心一急,幾乎就倒栽進水 「公子!等一等!」楚安一面叫,一

也就在他的頭一俯那刹那,他看到了 一張在水裏的臉!

燈光下那張臉有如白堊一樣, 水影中

楚安大叫一聲, 狂奔向楚

「你又在大呼小叫什麼?」 **楚輕侯回** 

「有……有鬼……水鬼……」楚安語

向那張臉出現的地方。 不成聲,奔到楚輕侯身旁,才敢回身手指 楚輕侯目光及處,亦看到了那張臉,

看到了一具屍體。 那具屍體半浮在水中,一身白色道袍

長逾五尺! ,咽喉穿了一個洞,右手握着一支劍,竟

「孤鶴道人!」楚輕侯仍然分辨得出

• 「他的屍體怎麼會走來這裏?」 楚安這時候亦已看清楚,詫異的問道

裏出現亦不足爲奇。」楚輕侯雖然這樣說 心頭仍不発有些奇怪,且有些不自在。 「他們的小舟漂流到這裏,屍體在這

楚安巳不看,這時候又叫了起來。 我們快上岸!」

目光轉過來,不由亦一怔。 「你又看到什麼了?」楚輕侯搖頭,

1101

沙灘的前面,是一片林子,黑夜中只

烈,幽然正向他們這邊移近來。 團碧綠色的光芒,那兩團光芒並不怎樣强見枝葉的影子,枝葉叢中,赫然出現了兩

芒 一樣,而每一顆幼砂, 一片沙灘即時一白,就好像是白銀 彷彿都在閃爍着光

輪明月 ,月色却更加凄冷 」楚安一面追前

月亮已經從雲層中溜出來,一樣的

問道。 回顧聲

「你見過鬼沒有?」楚輕侯問

「沒有。」楚安不能不搖頭

「鬼燈呢?」

許是附近的人家聽到了你方才的呼叫聲, 楚安只有苦笑,楚輕侯接道:•「那也 「那你怎知道那就是鬼燈?」

往來處移回去。 打着燈籠來一看究竟。」 話口未完,那兩團燈光突然停下 ,接

是有些古怪?一 楚安忙道: 「公子,你看那燈光是不

楚輕侯笑道:「大概是給你那麼一嚷

嫐跑了。」 「公子,你別說笑……」

楚輕侯舉步前行,楚安忙又問: 「公

停。 「追着那燈光,我們該就會找到人家 「總不成呆在這裏。」 楚輕侯脚步不

饶忙追了上去。 楚安一想也是,亦不敢一個人留下

的感覺。

那兩團燈光移動得並不快,就像是引

路一樣

一條石徑 楚輕侯追到林子前,意外的竟然發現

顯然那是人工弄出來,月光正照在石徑之 那條石徑以石板砌成,光潔而整齊

然是有 9道.. 「這裏果

眉苦臉 「却不知是什麼地方?」 楚安仍然愁

順着石徑繼續前行。 「找到人一問不是清楚了。」 楚輕侯

就只是兩團光芒。 那兩團光芒隱約就在石徑前面,始終

覺得那兩團光芒有些特別,但為了令楚安 放心,並沒有說出來。 楚輕侯口裏雖然那麼說,心中其實也

中 石徑穿過那一片林子,進入一片松林

葉間透下,朦朧而凄凉。 夜風吹過樹梢,松葉蕭騷,月光從松

薄,但仍然看得見。 兩團光芒始終在前面 前行數丈,轉了一個彎,觸目一片迷 ,月光下雖然淡

芒是來自 那兩團引路的光芒巳消失,那一片光 一幢恢宏的建築物。

是一般的莊院,相距雖仍遠,看得不真切 那幢建築物給人的仍然是不像一般莊院 那只能說是一幢建築物,因爲絕不像

光,那些燈光迷迷濛濛,應該是存在,但建築物在一座小丘上,閃爍着無數燈

細看之下,又好像並不眞實。 「前面果然有人家。」楚輕侯脚步加

「好像不是普通的人家。」楚安急急

在他的眼中看來,那幢建築物似乎並沒有 楚輕侯好像現在才留意到,

風之中,而行走之間,衣袂聲也特別的响 值得奇怪的地方。 他們的衣衫已經半乾,開始飄動在夜

一路上却都沒有

乳白色的霧氣也不知從何處吹過來 松林中無霧,突然間有霧。 彿彷透着一股香味。

僕兩人就從來沒有嗅過 一種難言的香味,最低限度楚輕侯主

鼻翅。「不知是叫什麼香? 」楚安不由自主的抽一下

楚輕侯搖頭,同樣不知道。

窩,一個好去處。」 的花粉香才好,否則,那只怕是一個美人 楚安忽然笑起來。「不要是女人身上

「老大一把年紀了,怎麼還會有這種

種香味與女人有關係。」 「怎會突然生出這個念頭,就總是覺得這 楚輕侯沉吟起來。 「老奴也不知……」楚安摸着腦袋。

前是一道石階,斜往上伸展。 不過片刻,兩人已來到石徑盡頭,眼 (未完)

「嗯一」楚輕侯脚步不停。

「香氣好像是從前面飄過來。」

F

文提要

•

的人,便離開滇池,兼程回家,抵達華陽地界,到處都聽到 前文書至蕭秋水回到客棧,找不到唐方,也見不到所有

暮霜、抿描就在此時却看到了三個月 霧氣氤氳,月意朦朧。

還有一個呢? 一個在天上,一個在月池裏

提高了警覺。曲暮霜這一叫,四人立即停 大一些,但脚也軟了,輕功也施不出來。 幾乎是在同時間的,到了曲家姊妹的 這時已接近蕭家劍廬了,古深禪師等 曲暮霜發出一聲尖呼,曲抿描胆子較

然後似向前急馳一般,一下子就退到了 古深禪師本來是往前直寫,陡然一止

怨

曲家姊妹的身邊。

然翻身,也到了曲家姊妹的身側。 杜月山則是一個觔斗,向前飛掠時忽

他的劍法,原本就是在旋轉中發出去 曲劍池却忽然旋身。

劍法」的合併。 和「披風劍法」、「瘋魔劍法」 「漱玉神劍」原本就是「潑玉劍法」 「旋風

姊妹的身側。 他像龍捲風一般,一捲就捲到了曲家

蕭秋水則更是突然。

他突然聽到曲暮霜的叫聲 他突然就到了曲家姊妹的身側。

,也爲之側目。 他這一身內力,令以內功深厚的古深

方向,圍往了曲家姊妹,也保護了她們 他們四人正好分東、南、西、北四個

> 曲暮霜驚恐地道。「你看……月… 然後曲劍池吆喝問: 「什麼事?」

曲抵描大着胆說。 「有三個月亮。」

**真的有三個月亮**。

院花溪這一帶,當然他最熟稔

着拱橋照下來,通常會出現三個,甚至不「春塘在那邊,秋池是這裏,月亮隔

大家都覺得很好笑,然而却又有些責

面怨斥,其實一面也滿足了他的英雄感。 胆大的人對胆小、怕鬼的人通常是一

胆小的更佩服他的胆子生毛。 甚至還有意作些鬼聲鬼氣來唬人,讓

的正要想解釋些什麼,却聽此暮霜一聲驚 曲家姊妹都很不好意思,曲抿描忸怩

心動魄的尖叫。 四人都變了臉色。

得驚駭無已,雙手抓住自己,語不成音… 四人霍然轉身,月悽迷,露寒重,河 「那池……池裏有……」

塘似神秘的鬼域,那有半個人影。

河塘還是沒有任何東西

曲抿描扶住她,很想圓塲,又很無奈

月亮……」

蕭秋水却笑了。 「因爲有兩個池塘。

止三個的月亮。

所幸蕭秋水等都不是那種人。

只見曲暮霜臉色全白,剪水雙瞳巳變

有鬼: 然而曲暮霜顫聲道:「人……那河裏

她眼光流盼,解釋道:「我這姊姊,胆

她的臉色也全白了,比曲暮霜更煞白 叫聲是曲抿描發出的 接下來一聲驚叫

白得全無血色。

有鬼…… 只聽她尖聲顫音道。 「鬼……鬼……

來。 四人回頭望去,曲抿描的聲音繼續傳 「鬼……水鬼……」

然後他們果眞看到了水鬼。

這人臉孔埋在水裏,背上都沾滿了浮 不是鬼,而是人。 人自水中浮起。

萍與水草。 月亮照在這人的背上,像照在爬滿夢

籐的牆上一樣。 她的胆子,其實也不比她怕羞的姊妹 曲抿描又忍不住要驚呼。

大。 水中的人,濕淋淋地被拎起,放到岸 就在這時,兩道人影一閃。

上 杜月山、曲劍池衣衫點滴未濕。

人是死人。

身腫脹,舌頭吐出來,足有四寸餘長。 這死人死得很難看,眼睛全翻白,全

古深忍不住呼了一聲。

「大師認得他?」 如劍鋒,出了鞘的劍鋒。 不是因爲害怕,曲劍池猛抬頭,目光 猛著祖生鞭

兩女分別敍述戰後之慘况,蕭秋水聽後,悲憤填胸:

力帮虛實及院花劍派境况。於是兩人同往。曲寒山見到蕭秋水,不勝唏噓,接着,由其 何處,但蕭秋水現巨家破人散,正不知何去何從。杜月山乃提議他去請曲寒山,探聽權 赫穿心追殺,蕭秋水大怒,一招便把對方打死,這時,濛江劍客杜月山前來詢問他要往 **浇花劍派與權力帮分別在成都,减邊之戰的消息,他正打聽詳情之際,突被權力帮爪牙** 

**院花溪的的幽幽流水,蕭秋水又回到他出** 這月色悽迷,夜色模糊的晚上,照着 就算是孤魂野鬼,也該回到了人間。

錯愕。

曲暮霜、抿描當然比不上他們四人,

功見長的梁斗和杜月山指點,只輕輕提一

,而且,如今他一身無窮內力,再得以輕

蕭秋水的「浣花劍法」,也着重輕靈

口氣,便急如流星似的,看得曲劍池大爲

」的輕功高手

成的例子;三十歲以前,他是習「古墓派

敵撓馬不前

生的地方。 一點聲音,飛掠不驚一片樹葉。 古深大師,原是少林高僧,少林寺高 他們一行六人,輕功都高,踏地不留

少人能比得上。 沿上快步飛行,在輕功下的苦功,只怕很 流的輕功底子,少年時在梅花椿,竹籮筐 階,每日不下百回,一雙脚筋已具備了一 的基礎,一向是最好的,古深童輝的時候 手雖重實戰,甚少練習輕功,但少林弟子 ,已担着鐵桐揹盛滿滿的水,來回少林石

自然也絕無問題。

孤梅學習輕功提縱術,所以她們的輕功 里寒亭,千里孤梅,萬里平原」中的千里 當今天下三大輕功高手中排行第二的「百 但這對姊妹除了跟她們父親學劍外,還跟

的人才能使用的。 杜月山的濛江劍法,本就要身法很好

氣是陰寒的, 她們後脖子已炸起一陣

因爲她們感覺到有人向她們的後頸吹

因爲她們不敢走在後面 現下她們走得却更快一些。

三十歲方才學劍,是少數半途出家學劍有 曲劍池的劍法,走古意一路,但他是

疙瘩 三個月亮 而且她們看見月亮

死人沒有頭髮。古深大師露出了深思的神古深用手撥去死人頭頂的水草,原來 「我認得他,他是和尚。

之下,南宗一般的規例與架構,都奉北少 大蒼宏,但也是江南武林泰斗,南宗掌門 接道••「福建少林雖不如嵩山少林那麼博 尚,」古深禪師有一種難以置信的神情再 林爲宗。」 人和尚大師,據悉武功已不在北宗掌門人 古深的神情有一種說出不的詭異。 「他不但是和尚,而且是南少林的和

聚集,而聲名大噪,但也成了是非之地。 清中葉以後,南少林方才因反清復明志士源遠流長,南少林本就是北宗分支,直至 北少林原本就是達摩南來東渡所立,

做續貂。」 少林高僧來主理,一位叫做狗尾,一位叫 很了得,至於在外聯絡與應事, 了和尚大師之外,還有兩位長老,武功都 古深沉吟了一會,又道·· 「南少林除 却由兩位

,也需要把種的蔬菜售出,以養活寺中數他們也是人,他們也需要錢,來擴建寺院少林僧人雖人在方外,不問世俗,但 千個僧人。

,但武林人一聽,尤其是黑道上的人一 狗尾、續貂兩位大師,名字雖很好玩

林中主持正義的兩個人 這兩個和尚無疑就是少林派出來在武

,可以說聞風色變。

少林寺即刻派出了他們兩人,然後「山東 佔據,寺內的和尚死的死,逃的逃,福建 有一次廣東六榕寺被「山東响馬」所

响馬」都一聲再也不能响了 「山東响馬」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

道狗尾、 三十六人的組織,他們佔據六榕寺,是爲 了要在那兒作根據地,做一番大買賣。 他們以爲「借用」一下就走了,誰知 續貂兩位大師在他們未走之前

過。 續貂大師兩人出手來說,簡直就像沒聽說 出家人以慈悲爲懷,這句話對狗尾

巳到了六榕寺。

法的。 位大師,本來就在少室山下少林寺中當護 後來江湖上才傳說,這狗尾、續貂兩 三十六個人,一個活口也沒有。

的精華。 端嚴格的院堂裏出來的人,就是少林一 摩堂中訓練出來的人物,能够在這兩個極 能當護法的必定都是少林戒律院、達

,就是福建少林寺的續貂大師。」 然而現在古深禪師就說:「這個死人

月亮,似是夜裏精靈的眼睛,無限詭秘可 蕭秋水不由自主的站了起來,那三個

。一個活人,不可能有這樣的一雙不是人 就在這時,他又看見一雙眼睛。 一雙驚駭、恨絕、恐懼、死亡的眼睛

的眼睛。 霧意迷漫,一個人蹌蹌踉踉,自拱橋

河裏去。 他扼住自己的咽喉,幾次差點沒翻到

上走下來。

忽然水就起了漣漪,原來是曲暮霜和

行回去,要比帶着她們往裏邊闖,更危險

現在無論誰都知道一 所以他只好讓她們來了。

--讓她們兩人先

股

「雖千萬人吾住矣」的「勇氣」

二十年前他離開少林,無疑也秉着這

敢作敢爲的年青人,古深本就喜歡 古深沒說別的話,他只是把名字一個

古深禪師道。「其實他們一定被人說

,所以才一起來此地……

是誰,也阻攔不住的

曲抿描,似燕子一般掠水過去。 她們既知是人,而且是少林派的人,

她們怕的似乎只是未知的東西 有些人是只怕人而不怕鬼。

可惜她們不知道人是最難知的 知的東西。

覺他也是一個和尚。 她們返頭望去,只見古深禪師眼裏充 她們抄過去,扶住他的時候,立刻發

狗尾大師已斷氣,咽喉仍格格作聲。 點點頭道·「他是狗尾。」

翻 全是死魚一般的眼白

他 十隻手指拉不開的一雙青筋畢露的手,給 曲劍池只有四隻手指,但曲家姊妹二

十道手指的紅印,深深映在狗尾大師

的脖子上

他「滋滋格格」的喉嚨,在這月夜裏聽來 直昇上來,他大聲喝問··「誰殺你的?」 狗尾大師已斷氣,人却還沒有全死, 曲劍池也不禁覺得脚底下有一股寒意

了 他講完了這個字之後,就倒下去,死 狗尾只講了一個字

而不

曲劍池閃電般掠了過去,扳開了他的 他是用自己的雙手, 扼窒了自己? 曲家姊妹扶住他的時候,他雙眼往上

一碰就開。

他真的是扼殺了自己?

酸了 像被斬斷了脖子猶未死的雄鷄,令人牙都

他一生裏最後一個字是••「鬼。」

### 鬼氣森森

後一句話,說了一個「鬼」字。 個有道的高僧,居然在他死前的最

知是流水還是血。 有說不出的寒意,連橋下流着的,也不

看死人,死人有什麼好看? 家姊妹眞不知道她們敬愛的父親爲什麼要 曲劍池皺着眉心,端詳狗尾大師,曲

血

血水

了

住 往後的話,更令曲家姊妹幾乎站立不

「他是被咬死的。

大師的咽喉上,果然有兩只淡淡的痕印。曲劍池用他唯一的一隻拇指指着狗尾

血巳被吸乾。」 古深禪師點點頭道•「他死的時候

什麼東西會吸血?

莫非是……

眞正的昏過去。 有棉被蓋之乞丐身上的抖動一樣,才不敢暈倒,靠過去時只覺在一樣像大寒夜裏沒 想到這裏,曲暮霜呻吟一聲,幾乎要

她們兩人不適合來這裏。

曲劍池皺起了眉頭,無論誰都知道

她們在未作戰前,胆氣已被擊毀。

見過這種陣仗?

兩個小家碧玉,水珮風裳的女子

曲家姊妹快要暈過去了

死人就一具一具,在上游漂來 不但有血,而且有死人

去。

曲家姊妹等頓時覺得這詭稚的月色裏

「狗尾不是扼死的。」

當然是紅的,而今讓月光一照,迷霧一罩

河的顏色似棕色,如果在大白天裏,陰深而狠毒,河水像躺在月光上。

月芒映在河上,像亘古以來的毒牙一

似是赭青色。

一個令·

人作嘔的顏色

只怕這一暈要跟她妹妹一起摔到河裏

在浣花滚畔的故事

西?

好奇,想要看看它,看看它究竟是什麼東

她想着時候,不禁又望了望流水。

那個不知流着是水還是血的河裏去

人就是這樣,越是懼怕的東西,越是

也是這樣?

喜歡去鬼屋,愛聽鬼故事的人,莫非

這一聲尖叫,比任何一次都駭然。

—因爲河裏流的,確不是水,而是

然後曲暮霜就尖叫起來。

而且這死人不單不好看,簡直難看死

曲劍池抬頭,眼睛又發出鋒利的劍芒

般,

兩個掌上明珠,執意要到一個地方時,任

曲劍池本就不讓她們來的,但他的這 沒有胆識的决戰,豈非必敗無疑。

我都認得,我勸他們去。」 杜月山忽道:「普陀九九上人,華山

長袍的影子,但沒有人,寬袍底下像刺破 了的皮球,像空氣都沒有,是空的 隔着霧中的河水望過去,遠處有白

,在磨着利齒,聽來却令人牙酸。 遠處有一種聲音,像一隻鮑魔的東西 沒有人穿上的衣服,又怎會自己跑?

頭上三個字: 碰上了橋墩,憑着幽異的綠芒,照出了橋那對陰陰的燐火,巡廻、閃動,終於

止權力帮,能辦得到麼?」 壓江湖的高手全數殺死於此地的勢力,單

曲劍池道•「能够把他們一十三名鎮 杜月山尖誚地道•「一起死……

古深禪師沉吟道:「從前有一個人,

「奈何橋」

是劍廬的所在。 橋邊一個指標,指向霧中,那兒原來

加上趙師容、柳隨風、以及『八大天王』 可能辦得到,那就是燕狂徒,而今李沉舟

也可辦到無疑……」

杜月山點點頭道:「權力帮只把各宗

人血蘸來寫的。 現在寫上了血淋淋三個大字,看似用

「鄧都城」。

各派的頭頭殺去,餘下來的,就是收攬和 血拚的場面也減低,而權力帮的霸業,會 古深禪師道。「這樣打擊面會縮小,

隔了好一會,才又有一具屍首漂來。

他算到第「十二」時,便停住了,又

古深大師在算死人。

「一,一,三,四……」

包容……

聽雨樓,住的是人,還是鬼? 劍廬,去,還是不去?

他就數到「十三」。

前面就是劍廬。

上流就在前面。 水是從上向下流的。

漂來的確是屍首。

所以誰也會叫她們回去。

,莫干山『九馬神將』寅霞生,長老『雷『血雁』申由子,掌門『金臂穿山』童七

一個的唸下去。「武當笑笑眞人,崑崙派

他自己。」 他緩緩向橋上走去,「誰要在我家扮鬼嚇 蕭秋水却笑了··「那兒是我的家。」 -」蕭秋水從容笑道:「那只怕嚇着

他姊姊說:「這人胆子是不是鐵做的?」 他拾級而上,曲抿描抿着嘴,悄悄向

曲暮霜的眼睛却亮了。 「十年前我們認得他的時候 ,他的氣

到處都有奇怪的哨聲。 而今這個鐵打一般的人巳上了橋

一那類。 鬼火也忽東忽西

H68 匹夫之勇,而是知其不可爲,千萬人吾往

,」他頓了

矣之氣。

古深點點頭,蕭秋水的話,他當然聽

陀六派,又在那裏?」

其他少林、武當、泰山、天台、華山,普

該團結起來,消滅權力帮的了。」 曲劍池嘆道:「十六大門派,早就應 他們沉默,沒有說話。

細細聲地間道。「這些人……是不是都是

大家都爲這問題沉思時,忽聽曲暮霜

人殺的?…

曲抿描也鼓着勇氣問• 「……會不會

會不會是……鬼殺的……」

沒有信心的人,活着也幾乎是等於死

蕭秋水想了想,說:「我還是想知道

頓,接道:「勇氣不是無知的

沒有勇氣,就等於沒有了信心。古深禪師說:「因爲沒有了勇氣。

蕭秋水還是要問•「爲什麼?

古深苦笑道:「知道了恐怕就不能再蕭秋水不禁問道:「這些人是誰?」

一字一句地道:「要是我們今日制不住權武當,少林二脈,你想想……」古深禪師善陀,華山,天台,泰山四大門派,以及

更少阻撓……」

蕭秋水說。「好毒的權力帮。」

他日武林,將會變成怎麼一個樣子

僧,而是像一個快意恩仇的劍客。 古深冷笑,他的笑聲不似一個有道高

指,悻然道••「便落得此等下塲。」都這樣想法,今天……」他用手向溪水一 方丈也認為世俗事,管不得,各門各派 「人人自保,何以家為?我勸過少林

這時忽然有火光。

火光似有點火球,在半空、迷霧中懸

這種問題, 誰能答得出?

把七大派的高手都齊集於此,一學殲滅? 曲劍池忽道:「只不過,是什麼力量

概也是鐵鐫的。」

事中,小孩子聽到這種叫聲不能往回望的 ,忽後,正是小時候老人家告訴你鬼故 這種陰異的尖嘯聲,忽左,忽右,忽

就望下 杜月山的臉色本也似有些變了,現在 火光在上,他就看上、火光在下,他 蕭秋水的眼珠子也跟着火光轉。

這人就是權力帮『八大天王』中的『鬼王 的人,他却不姓言,姓陰…… 是從江西、陝西一帶言家殭屍拳中闖出來 忽然笑道。「權力帮中有一個高手,據說 曲劍池眼睛盯着那兩團陰火接道••「

齒 樣,去吸別人的血。」 ,其中一種,就是用他一雙毒蛇般的牙 去咬別人的血管,然後卑鄙如蚊子一 杜月山舒然接說:「他殺人的法子很 」陰公……」

般急打杜月山! 杜月山一說完,兩道陰火,突然閃電

劍身一片空濛,如洒過一場雨 杜月山突然出劍。

但火球又神奇般的炸開來。 兩團火球,被削開兩片

杜月山的雙拳雙袖,不斷飛撥。 炸成千百道沾火的碎片。

燒起來。 來,其中幾塊落到水上,整條溪水竟都燃 , 落到死人的身上, 死人立即全身燃燒起 火的碎片都被撥了出去,其中有幾片

聲叫道:「是火王,不是鬼王!」 蕭秋水却認得這種縱火的手法,他失 火中光,杜月山巳驚出一身冷汗。

忽聽得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誰說

氣幾乎已吹到蕭秋水的後頭上。 那聲音是在蕭秋水後面說的,嘴裏的

> 身後却來了一道風。 蕭秋水霍然一回身,回頭却沒有人,

指風尅住了陰風。 指風如同陽光遍照,溫煦和暖。 就在這時,忽然橫來了一道指風。 一道如同地獄般陰寒的風。

「回去!」 古深另一隻手,向蕭秋水一搭,疾道 來的人是古深。

之敵。

古深禪師返手一帶,蕭秋水却未被帶

動。 這點連古深都覺得訝異。

掌。 蕭秋水出掌的刹那,只覺陰影一閃

他的掌就向那陰影拍去。 那陰影接過了他一掌,忽然飄過了對

峯。 然後橋墩中斷,轟然一聲,全都落到

水裏去了 蕭秋水和古深禪師也雙雙飄回了岸邊

去。

出手,此刻他瞇起來的眼睛似巳完全出鞘 挾着一點喘息道•「好掌力。好內功。」 的劍鋒。 面還吐出東西,良久,那人陰聲細氣,還 聲,很輕,不過咳的人好像是一面咳, 曲劍池大步踏前,剛才他一直還沒有

「『鬼王』陰公?」

大火燒亮了一條江

紅紅的東西,就像潰爛的傷口,一般的東與其說那是「嘴」,不如說是一張鮮東西」,拿着一張白手巾在揩抹他的嘴。 在熊熊的火光中,確有一陰灰灰的

那白手巾却雪白。

的青草菜,不過味道惡臭。 那「人」吐出來的東西却似熬燉過後

好, 古深禪師向蕭秋水低聲道••「你內功 蕭秋水還來不及點頭,只見火光之中 交手時,不必靠近,以掌力摧之。」

赤熾熾的燒出了一個人。 蕭秋水認識他。 一個光頭的發亮的人。

殿 帮之中, 這人絕不是什麼少林和尚,而是權力 「八大天王」裏的「火王」祖金

祖金殿冷笑道。「你知道這些人都是

天下好漢屈首的令牌,她只潛身于蕭家,

怎樣死的?」

火王」旣先說,便一定會說下去。 蕭秋水他們都沒有問。他們都知道

事。」 雲台、寶華、陽羨、馬蹟、雁蕩七派精 祖金殿果然說了下去。「崑崙、莫干

而岳太夫人絕不能落在我們的手裏。」 爲救院花劍派,而是岳太夫人就在劍廬, 「鬼王」陰公吃吃笑道。「倒絕不是

救岳老夫人,只是岳老夫人手上,有一幅 令牌,就是『天下英雄令』。 祖金殿也桀桀笑道:「他們也並非爲

「火王」祖金殿又嘿嘿乾笑兩聲,接

這時他們就聽到咳嗽聲,一聲,又一 但來不及訝異,蕭秋水已返身出 鬼王陰公旣來了,蕭秋水絕非其

再回到成都來。 而遇見梁斗,到了丹霞,轉了個大圈子,他陰差陽錯,被屈寒山打下山崖,反

這些所謂武林高手,一個一個的,全都死

「鬼王」陰公咕咕笑說。「所以嘛,

當然是在漓江前險死還生的唐方他們 那末是誰通知桂林分局的呢?

得到『天下英雄令』。」

古深禪師冷笑道。「不過你們也沒有

花的呢? 那又是誰通知各門各派,來援院

頭,一帮又一帮派,分股去打……」 上你們這一干,倒省得我們一座又一座山 我們找齊了十四大門派的人,孟相逢、鄧决了這心裏的疑問:「你二哥蕭開雁,替 玉平等, 又替我們找來了少林、 蕭秋水目瞳收縮,問道••「那麼,我 「鬼王」陰公的話,等於替蕭秋水解 武當,加

着……」

『天下英雄令』,就等於說劍廬還有人活

蕭秋水的眼睛也亮了:「你們旣未獲

必盡數殺戮……」

到手,這些英雄豪傑,便爲你們所用,不

古深禪師道・「若『天下英雄令』已

「鬼王」陰公道・「哦?」

可能活着

岳太夫人活着,蕭家的人便也有

一哥呢?」 「鬼王」陰笑道•「你問他麼?」他

呢? 用手指了指,正是「酆都城」三個字。 蕭秋水怒意頓生,叱道:「那我大哥

趕來搶救。

確定岳太夫人在劍鷹,方致使各路高手

必定有一個讓各門各派取信的人

,也可在此處,守株待冤,殲滅來援的

權力帮就算奪不到「天下英雄令

通知各門各派的呢?

可是究竟是誰把岳太夫人的消息

「鬼王」暴笑如夜梟。

千萬不要意氣用事,他們必定有更大的實和『火王』,還著不了才说了一 古深禪師低聲地道:「單憑『鬼王』 蕭秋水雙拳緊握,正要走過去。

也只是一個幌子,連讓蕭秋水等逃出去,

所以攻打院花劍派只是一

個幌子

好召集天下英雄趕來,也只是這幌子的虛

然後權力帮又在各路英雄趕援院花劍

加緊滅了浣花的實力。然後再如一

此地,嵩山 曲劍池也疾道•「還有四派高手不在 、少林和武當實力未至,我們

要留得青山在… 就在這時,他的臉色忽然奇異的歪曲

> 替他那兩個寶貝女兒斷後。 曲劍池站在曲家姊妹的身後,爲的是 這種歪曲,連他自己也不曉得。

心急,也緊貼他們身後 蕭秋水等所站之處較高,從上看下 霧很濃,彷彿還有一種淡淡的死氣。 蕭秋水、古深大師站在橋墩處,杜月

曲劍池的臉色在霧色中變得無限的幽詭蕭秋水等所站之處較高,從上看下來

但當他知道時,喉管裏已發不出聲音 更可怖的是曲劍池本身似不知道。

了

飛躍院花溪! 他僧袍翻飛,雙掌飛旋,當先提氣, 古深切喝道:「毒霧!過河!」 他倒了下去。

速抓起曲抿描,也飛渡河水。 蕭秋水閃電般抄起曲暮霜、 杜月山迅

的。 「鬼王」必然不會放過這攻擊的好機會 古深禪可是要開路,他知道「火王」

這機會。 這場戰役快而短促,當杜月山和蕭秋 「火王」和「鬼王」 ,果然不會放過

水救得曲家姊妹到岸時,古深大師的生命

巳離開了他的驅壳。 古深大師幼年在少林學藝,成年之後 木

爲,巳是一絕。 人巷、卅六房的人,都攔他不住,內功修 自創「仙人指」,達摩堂、戒律院、

王 他飛過對岸時,特別注意的是那「鬼

教』回去……一道:「所以他們都趕來,把這令牌都

岳太夫人就是岳飛的母親 蕭秋水眼睛亮了 。他明白了

還我河山,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的

天下皆知的 前綫劇烈,然而岳飛的赫赫功業,是

其調動、 ,奉「天下英雄」 門派,以及三十二奇帮雜派,都歃血矢誓 天下英雄,因受感於岳飛, 驅使。 令牌於岳飛,願隨時聽 故十六大

,把他的令牌,交予他母親,只怕萬一時 動用「天下英雄令」,而他又是至孝的人 ,他母親可動用令牌來取得庇護 然而岳飛神功蓋世,由始至終,沒有 岳太夫人秉性剛烈,也沒有動用這使

知曉了岳老夫人正在劍廬,所以出動那末 派的潛力,反在一般門派之上。 據她的近身護衞張臨意的判斷,以院花劍 可是因爲辛虎丘的通風報訊,權力帮

誓,可死不可生的天下英豪來說,却是件 以及擒得岳太夫人,以牽制岳飛。 大的主力攻浣花,最主要的是奪得令牌, 這一小小的令牌,在曾于神前歃血宣

强取豪奪也要爭回的要命事物。

可是現在令牌呢?

岳太夫人呢?

能讓岳太夫人生死不知? 前綫緊急,岳大將軍勇奮殺敵一

水,沸騰無匹! 想到這裏,蕭秋水心如同那焚燒的江

柔澈骨的 」的尅星。 他跟「鬼王」對過一掌,「鬼王」 「寒冰掌」恰好就是他「仙人指」鬼王」對過一掌,「鬼王」陰

「寒冰掌」

但他的「仙人指」也正好可以尅得住

于誰高誰低的問題。 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在

水一到,局面至少可以穩下來。 硬闖「火王」的火攻,等到杜月山和蕭秋 他决定先硬拚「鬼王」一雙掌力,再

他飛過來時,果然與「鬼王」對了一 而那頭霧有劇毒,是稍留不得的

這一掌不分勝負

但他人在半空,無處着力,便吃了虧

火國一送,捲飛到對岸去。 那火團捲向杜月山,古深大師却藉「 「火王」的火,却不是向他打來

滿意 向一般,連他自己都對這一招輕身功夫很像魚兒在激流中一搖尾,又游到另一個方 然後他再提一口氣,身形忽然一

他沒有料到此時有劍,而且是如此快就在這時,忽然劍光一閃。

如此厲劍!

這時古深大師已變成了兩爿-蕭秋水等脚尖站地,即回頭看••

臟、 ……飛落到彼岸來。 被一劍劈開的兩爿,仍右着血、 腸、

H70

蕭秋水到桂林分局,本來就要通

知院花被圍

,岳太夫人受困的事,

可是蕭

張大網,把趕來的人一網打盡。

這是何等的一把魔劍 兩爿身子,兩隻瞪得老大的眼珠。 古深死不瞑目。 分兩爿倒在岸邊。 然後古深就倒了下去。

又見劍王。

又是「劍王」 屈寒山! 而這持劍的人眞使蕭秋水睚眦欲裂。

死在院花的溪邊。 古深還未及發出他的「仙 [人指」 ,便

師還高,也沒有用,一樣會遭了毒手、 天王在這兒,暗殺、狙殺、毒殺,配合無瞭解這些武林高手是怎麼死的了。這八大 就算這些帮派的宗主,武功比古深禪 蕭秋水再也不能忍受下去-這院花的溪水,今日所流的却是血。 他忽然 暗

這時他看到對岸的土地上,冒出了個

### 「藥王」莫非冤。

斷了的手和平凡的刀

『烟雨濛濛』 怎樣?」 莫非冤「呼嚕」一聲跳上來問··「我

使出來! 杜月山瞪眼怒道:「你還有什麼,快

夏日炎炎』、『雪花片片』等等,就看你我還有『春寒料峭』、『秋色連波』、『真非寃笑説・「那就看你那一件了。

人多,施暗算,算什麼英雄好漢?」件事物,就强把衝動忍住,道:「你們仗 杜月山又想衝過去,但他忽然看到一

還計較什麼江湖規矩。 徒,那不說以多數寡麼?」他笑笑又道。 「何况敵我相抗,生死相搏、能贏就好、 人,十六大派,與我們權力帮聯合攻燕狂 祖命殿亮着秃頭笑道。 莫非冤淡淡笑道:「你們所謂白道中

多誰少? 你們來了六個人,我們四個人,究竟是誰 一若說人多

, 便算認命就是了 陰公冷笑。「所以你們今日死在此地

確已無生機。 杜月山只覺手心冒汗,今日的場面

,我可要過去了。 莫非冤陰陰一笑道。 「你們既不過來

後 等聽的:他過來。其他一下替他護法,然却是說予「鬼子」」「劍子」 這句話聽似恐嚇村下山等人的。其實

併解决這幾人再說。 和金殿等當然知道

他都是可以輕易解决的 所以他們的目標就是杜月山 他們三人一起衝過去,可以堅信分開 尚活着的四個對手,除村月山外,其

不了的 而莫非冤是那三個「小夥子」所抵擋

來時杜月山就是個死人。

但武功尚遜屈寒山一籌,加上火王與杜月山的「濛江劍法」,與屈寒山齊

還有蕭秋水 可是他們錯了 , 杜月山的確抵擋不

地對穿出來

矣也到了他咽喉,「噗」地刺入,「嗤

不信的神情,「花」地直挺複跌落河中

注花溪中,父多了一挺死屍

然後三人一齊收劍,莫非冤帶着至死

蕭秋水猛然發出兩道掌力。 一道打劍王,一道打火王。

劍王一劍劈向劍風,却一個觔斗,被 八五身下格置為少 被・氣息也為少

他年出步都想不到這一小夥子」的掌 · 即一舉, 創機八上, 鶴膨無

意是曲聲看風曲風井

高國出創的。由與財退落在此岸,蘇

納前的人,由 聖他飄然落身在對岸

力會那麼高 輸秋水過退劍王與火王,鬼王就 時

就有這時,莫非魔如一纏輕灼,掠了

是從後攻來的一 與轉快得可任。 世得不可思議,而且 突然之間。忽來了 一道劍風

冲天追去! 莫非魔心中·樂,長天拔起,劍鋒也

看着

裏一定有很多感受

不過他們都沒有說出來。只是靜靜地

個理想而獻身,忽然少了一人,他們心

他們本是在一起的人,為一個團體,

他們看着水中藥王的屍體,似有些失

有些憤怒,又有些悲傷。

劍王、鬼王、火王都住了手

而劍尖的一截,却染有肌

入對學而广,手

一侧氣 片蒼寒

「樂王」莫非冤的血。

池 莫非冤半空翻身 赫然看見的是曲劍

擊,機起一串星花:

「好劍。」

劍的曲劍池,兩人目光相遇,就像劍鋒交

然後屈寒山慢慢的抬頭,望向對岸持

移於 身 : 一 幾,劍身奇闊。草非豪身經百戰, 往後疾退! 逐,居然在此時此刻,猛吸氣,一縮 曲劍池的劍巴逼近他的咽喉,只見劍 應

屈寒山道:「嫩玉神劍?」 對岸的人道:「漱玉神劍。

對岸的人道·「劍好。」

能替他解這個危一 只要他退掠到對岸,他相信火王等必

凸出了兩枚帶血的劍尖。 但他忽然發現他胸前「突突」一聲,

心巳被劍尖穿過,就在道時,曲劍池的劍他頓在半空,片刻才想得出自己的背

那人笑笑道: 曲劍池?

曲劍池居然不是曲劍池,那末誰才是

對岸的人道:「我不是。」 屈寒山道•「你不是曲劍池?」

屈寒山目光如電,迅疾一巡,道•• 「

「我們都可以代他出手教訓你!」

明白

屈寒山忽然冷笑道:「我還有一點不×

曲家姊妹旣無驚呼,也並不震訝。 屈寒山接着下來說的話,更增加他的

可惜他把你當作是曲劍池—

的沒話好說了。 最知毒性,這次居然失手,那也真的,真 會被毒倒?莫非冤的毒分明還未發出來,

能把握,那眞是罪不可恕了 一個人對他最熟悉、專長的東西尚不

正如一位大詩人,寫出濫散文,別

還可以饒恕。 如果寫出沒有水準的詩作,則不可原

,對手了呢?

所幸這種在世界上並不太多,最多也

那寂寞、孤獨是不堪言喻的

未能向前輩討教,今天……」

齊公子道:「你逮着機會了,是不是

流倜儻,名滿天下,可惜在下出道巳晚,

屈寒山笑道·「是劍。齊公子當年風

的刀,一鑿刻錯,便不成其爲藝術…… 力道打歪,所鐫造的器具必定破壞,雕匠 刀……一劍刺出方向偏差,只有死;鐵鎚 也如劍俠的劍,鐵匠的鎚,雕匠的刻

也許他太驕恣,故此高估了自己無往

H72

消聲匿?」

劍』又怎會落到前輩手上?曲劍池的『化

忽又問道: 「只是……曲劍池的『漱玉神

屈寒山道・「正是要向前輩討教。」

魚劍法』,也可以說是江南一絕,怎會烟

所以他只有死。

『化魚劍法』,我們姊妹都會,不一定要

這時曲抿描忽然大聲道·「你要見識

愛羞的曲暮霜也脹紅了臉,大聲道:

蕭秋水現在才明白「曲劍池」倒下時

龍的曲劍池,今天竟變成了縮頭烏龜!」

屈寒山冷笑道•「我只不知道傲劍狂

齊公子道。「你說。」

他的話一說完,便看到兩道劍光。

一道金,一道紫。

劍』還有一人。」屈寒山一字一句地道:

屈寒山道。「昔日與『陰陽神劍』張

『掌上名劍』蕭東廣併稱『神州三

那人笑問:「是什麽?」

「你就是『四指快劍』齊公子!」

那人笑而反問:「你說呢?」

惜,可惜他把你當作是曲劍池——」屈寒就被譽為『毒不倒』,這又有誰不知,可 會對你施放毒霧了,齊公子在三十年前, 「如果藥王知道你是四指快劍,也不 一」屈寒

神劍』,又有誰能用四隻手指,使出如此屈寒山瞳孔收縮,道:「除了『四指

唉,」屈寒山嘆息又道··「藥王用毒,應 位姑娘離你如此之近,尚未中毒,你又怎 「其實我們也真該小心一 縣 | 這兩

齊公子。

妹出手。

屈寒山的真正目的,也是想激曲家姊

莫非冤便是死在這兩道劍光下 屈寒山見過這兩道劍光。

先殺曲暮霜、

曲抿描,才能專心對付

的對奕中,或比劍中,才能證實自己。

一個劍手,就如一名奕手,要在不斷

可是當他已擊敗了所有的敵手,沒有

劍。

可惜在下並未親睹拜賞。」

齊公子糾正道:「並不是快劍,而是

州,那一戰據說是天下快劍的銀典鉅戰, 快劍,與南海劍派老掌門高未末决戰於柳

輕時,咤叱武林的齊公子了。」

那人又嘆道••「師惜我巳不是昔日

那人長嘆道•「劍王果然好眼光。」

屈寒山目光閃動·「齊公子當年一把

諒了

藥王用毒,也是這樣。

從前的權力帮帮主燕狂徒,又是還是 現在的李沉舟李帮主是不是? 少林方丈是不是?武當掌教是不是?

對不是劍王的對手。 不管是不是,曲暮霜和曲抿描,都絕

> 教的出劍迅疾。 也有曲劍池所傳的劍法,更有齊公子所她們兩人,旣有千里孤梅所傳的輕功

但要比起屈寒山,還差那末老大的

曲抿描用的是長劍,紫色。 曲暮霜使的是短劍,金色。 一長一短,兩人飛起,旋光掠起,煞

是好看,宛若鳳雙飛。 她們這一招,却正叫「鳳雙飛」

下 的聲勢,絕不在「七大名劍」任何一人之 她們這一招,配合使用起來,所發出

但是一道劍光掠起。

截 這兩劍斬向曲家姊妹的劍。 這等於是斬斷這一隻鳳的雙翅。 如電擊裂旋一般,分襲兩人 這道劍光如一道霹靂,半途分半成二

鞭電劍、四指奪魂」齊公子决一死戰已久屈寒山外號「劍王」,他想要與「怒

眞正的大敵,是齊公子。

齊公子以馭劍之術掠來,但勢已無及 這時另一道劍光,已越河飛來。

死火。 更麻煩的是他前面有一團火。

「死火」。 他馭劍之術再厲害,也穿不過火王的

白的撫肩而退。 霜和曲抿描巳掛了彩,却沒有死,神色蒼 就在這時,只聽兩聲「嚶嚀」,曲暮 他只好一個翻身,躍出三丈之外。

杜月山巳跟屈寒山打了起來。 也許她們之所以不死只有一個原因

(未完)

### 大地春光好

無奈殺機伏

南二月早春來

如西子的西湖柳堤上,携手漫步,細意欣 高揚芝兒兩人,就在這春光如畫,艷 人在畫圖中,怎不叫人流連忘返。 南春天,美如詩畫,秀麗如佳人

堤兩旁垂柳如絲,嫩綠清新,春風裏

熟悉,只知道龍堡在南,要遠離龍堡,最 簡單的辦法是往北走,於是兩人就一直往

來第一次踏足外面的天地,對地理環境不 離龍堡越遠越好,越安全。但兩人有生以 他們,也就沒有什麼心情去欣賞外面沿途

的景色了,像兩只驚弓之鳥,心裏想的是

籠之鳥,海闊天空,任遨遊,但餘悸在心

逃脫龍堡後,兩人就像破網之魚,

恐防龍頭老大不會放過他廟,派人追殺

賞這天下

悅目賞心。 堤外湖光山色,碧綠嬌艷, 清翠簇簇

在迷人的景色中。 的語笑聲,笑語 兩人漫步中指點談笑,不時响起兩人 中, 渾忘了 切,陶醉

却又另有一番氣象。」 天眞美,和那北國隆冬,冷得叫人受不了 綠桃紅,濃淡相宜,我好喜歡,江南的春 湖多美,特別是在春天裏,鶯飛草長,柳 前·芝兒用手一指四周道· 盡是荒原莽林高山,不過雪飄冰封時, 穿柳堤,過斷橋,兩人停在一片綠洲 「揚哥,

身於自由天地,無拘無束,那管他緊飄冰狗也不出門口,但高揚芝兒兩人,一旦置 無外隆冬,寒凍得叫人發顫,凍得連

量了一下,决定留下來

花飄飄,再往前走就比較困難了,兩人商了,實在天氣也寒冷得很,而且也開始雪

上,已是秋殘冬至,天氣寒冷,兩人確定 北走,走了個多月,到了塞外的一個小鎮

龍低沒有派人追踪後。也認爲跑得够

遊,欣賞那干里冰封,萬里雪飄的北國風 兩匹脫韁野馬,每日盡情在莽原上馳騁遨 封,兩人乍脫龍堡控制,心情狂喜,就如

千里冰封,河山如琉璃世界,幻彩奇

我看來,南國春光,和那北國隆冬,各有 花啊花的,當然會比較喜歡春天,不過在 一番氣象。」

完中篇俠義故事

感覺。」 莽莽,崇山密林,却給人一種豪邁壯闊的 一頓續道:「正如妳所說,塞外荒原

白色世界。

兩人

何曾見過如此奇麗的豪壯的北國

遍,天地渾然一體,

萬里写飄

大地銀裝粉飾,白茫茫 人在其中,

狮如置

不了,要不然,真想EBT和,凍得使人受魔風光,只可惜實在太凍了,凍得使人受不了那裏的人,更忘不了那冰封雪飄的壯不了那裏的人,更忘不了那段日子,忘之兒道:「我也忘不了那段日子,忘 此人身手。 此人來了有一会

江 長,自然比較喜歡南方,你剛才說得對, 南的春天,確比北國的隆冬好。」 「那裏是太寒冷了,咱們都是在南方生 望一眼眼前的美好春光,高揚點頭道

看出了這種特別的氣質,知道此人是個極

高明的殺手。

高揚不敢動,因爲自己一動,隨時會

殊的訓練,故也具有一種特別的氣質,這 殺手必具的身手,由於一個殺手受的是特

, 只有行內人才能看出, 而高揚一瞥眼就

說了 欣賞一下雨中的西湖景色。」 咱們快到那亭子裏避避雨吧,也好

兩人手拉着手,走進亭內。

言不發,四目相交,動也不動。 內扭轉頭,一個站在雨中亭外,兩人都 給這人有發出致命一擊之機,一個坐在亭

芝兒還全然不知,浸迷在這雨中西湖

看一個坐在簾內的絕色美人一樣,若隱若 種神秘迷濛之美,那情景就像你從簾外窺 風味,湖山草樹,溶濛在春雨裏,另具一 天氣,春光明媚,現在却已是春雨綿綿。 綿綿春雨裏瞭望西湖景色,別具一番

驚,

也給這青衣人有可乘之機。

高揚也不敢驚動芝兒,因爲芝兒若

景色中

的意境 一言 人都不言不動,坐在亭內,因為兩人若 兩人都被這兩中的西湖景色迷住了 一動,就會破壞了這種神秘迷濛空寂

不 闲 人 亭外 按在長劍劍柄上,雙目精光閃閃,注視着 不知過了多久,高揚突的回頭,身後

按劍的手勢,雨中滴水不沾的長衫,那沉 高揚心裏一驚,從這靑衣人的雙目

高揚笑道:「妳們女孩子生來就喜歡

龍堡後,那段在塞外的日子…… 說到這裏,眼前彷彿又出現了剛逃出

場。
場。
一個

也沒有表露出來,因爲她從高揚說的話裏人完全清醒過來,心裏雖然驚慌,却一點 ,已知道事態之殿重,危機已迫在屆睫

到了自己的話,保持了警戒,也就放下了 後,就保持着原來的姿勢,知道芝兒已聽 高揚眼角餘光瞥到芝兒身子輕微一動

心。

高揚一直扭轉頭注視着亭外青衣人 芝兒問• 「是什麼人?可是龍堡派來

芝兒明白高揚的意思,也就不再說

語聲中充滿肅殺之氣, ·殿中充满肅殺之氣,「你是高揚?她兩人不說,亭外雨中的青衣人却說了

高揚點頭,訝然問道。 「你是怎樣知

青衣 高揚搖頭不答。 人肅殺的臉上殺氣更盛,沉聲道

手訓練的好處 高揚聲色不動,從這可看出以前受殺

「咱們素未謀面, 你爲什麼要我兩人

行空令・一月 文圖

的溫情,更有益的是,學到了很多在龍堡小鎭上的人淳樸熱情,使兩人感受到世間 不到的東西。 學不到的東西,見識到很多在龍堡根本看 在這塞外小鎭上,兩人一住個多月,

新奇,因爲是在龍堡中從未見過的 對於見到的一 切事物,兩人無不覺得

理環境,沿途上口問耳聽,終於到了江南 爽熱情的居民,冒着寒風冰雪取道南下 於是决定立即動身,兩人收拾了隨身行李 日子久了,兩人都耐不住這北國的嚴寒了 ,打算回到南邊去,一商量,都同意了, 依依不捨地告別了小鎮上善良淳厚,豪 北國的冬天來得早,却去得遲,住得 的路上 兩人都知道了大概的地

景,兩人原無一定去處,遂决定到杭州 一下西湖美景。 聽,人道杭州西湖,是天下一美

且巳是早春時節

剛暴冷酷的壞脾氣老人,則江南的春 如果說北國的嚴冬天氣如一個性情猛 個溫柔嫵媚的少女,而杭州西湖

個絕色的美人。

推他,道・「你在想什麼,這樣出神?」 他久不出聲,一掉頭見他那樣子,輕輕一 高揚被芝兒一推一問,從沉思中驚轉 高揚沉思着,嘴邊孕着笑意,芝兒見

笑道…「當然是想着妳!」 芝兒嗔道:「貪嘴,快說!」

倆在塞外小鎮上的那段日子,那裏的人真 高揚忙正經說道: 「剛才我是想起咱

呢

芝兒一指綠洲內一座亭道。「不要再

江南多雨,特別是春天,剛才還是好

現, 神秘迷人,吸引着你。

改按爲握,握在劍柄上

頭,時間一久,平苦極了

亭外雨中青衣人目中精光更盛,手已

却滴雨不沾,乾乾爽爽的,高揚坐在亭內

亭外青衣人雖然站在雨中,一身青衣

,扭着頭,雨也滴不到他身上,但扭轉着

此人年在四十左右,眉目肅殺,右手 ,一身青衣在綿綿雨絲中,竟然滴水 綿綿春雨裏,站着一青衣佩劍人一

讓芝兒知道危機已在一

這樣對峙下去,只會給青衣人造成更有利

高揚頸脖痠痛,手心冒汗,他知道再

随時可以發出致命一擊-

的機會,一定要設法改變這種情况,也要

凝而不失動態的站,在在都表明了此人是

醒,

再一聽高揚如此說,心一收緊,整個芝兒被高揚那輕聲一咳,從迷醉中驚

要回頭看,就這樣坐着,

全神成備。」

道。「芝兒,不用驚慌,也不要動,更不

輕輕咳一聲,高揚對身旁的芝兒輕聲

高揚雖然未出道,但從小受的是一個

有一會兒而自己竟然不知,可知明的人物,從他站着的姿勢看出

「可是來人了?」 芝兒身不轉,保持原來坐姿,輕聲道

高揚答·「一個很高明的 人物,連他

幾時來到咱們背後,我也不知!」

多說了。 答道:「不像,從未見過的一個人,不要

全神戒備着一

是石芝?」

道我兩人姓名的?」

知你兩人現在的命運? 青衣人沒有回答高揚這個問題,問:

死?」高揚平靜地間。

**青衣人又不答高揚這個問題** 

使你?」 可言,要我死不是你的本意,可是有人指 高揚再問。「你我不相識,更無仇怨

高揚心有所疑, 却不敢確定,故有此

青衣人還是不答,整個人殺氣更盛, 穩定而有力

又會影响到一個人的反應和動作。 會越來越痠痛,也會影响到神經,而神經 是要高揚這樣,脖子扭轉得太久,不但脖子更加痠痛,臉上巳有表示,青衣人 高揚扭轉脖子太久了,說話也太多了

你為什麼不在背後一擊襲殺我兩人?那是 高揚似乎不知道這點,再問:「剛才

現在, 你們的背境嚇住了,這裏有了顧忌,我生道:「剛才我不知你兩人全無所覺,也被 平從不做沒有把握的事, 青衣人對這個問題不再三緘其口 所以沒有貿然出手。」 不然也不會活到 9 答

「你知道我們從那裏出來

道你們的姓名, 青衣人願意回答這個問題: 當然知道你們的出 「既然知 [身背境

一下。麼,總之高揚的脖子是不經意地向回扭了 轉得太久了 可能是說了這多話 。引起了種反應,不管因爲什 也可能是脖頸扭 如瓶!

青衣人不答,對這個問題,他是守口

高揚再問••

「什麼人告訴你的?」

青衣人站了這樣久,和高揚說了有生

子一扭之間的空隙。

他拔劍,劍却已刺在高揚頸後大血管上 知怎的巳如標槍一般投射進亭子,也不見 好快好狠的一劍,不動則已,一動如 青衣人目中精光一閃,雨中的身形不

的高手 電, 從這人的出手,知道此人是殺手道上 一擊致命!

只有殺手中的高手,才能看得這樣準

,出手這樣快,一擊可以致命!

中巳露出了殘忍的笑意。要再進三分,高揚則立死無救,青衣人眼 劍尖巳觸在高揚頸後皮膚上,劍尖只

刺個空 衣人的劍尖明明巳刺在高揚頸後大血管上不見了,就像化作空氣般消失在空中,靑 現在却忽然刺在空氣裏,「嗤」一聲, 但不知怎的,像變魔術一 樣,高揚巳

青衣人臉色大變, 一直像不存在的芝

空加速了向前刺,回劍想封格芝兒那刺向無一失的一擊,却刺了個空,長劍由於刺,這一切皆非他始料所及,更想不到那萬青衣人不止臉色變了,連眼色也變了 短劍從他腋背後刺過! 拍,拍在芝兒短劍劍身上,「嗤」一聲,腋下的短劍已是不及,百忙裹左手狠命一 兒却橫裏一短劍刺到,刺向青衣人腋下。 向前刺,回劍想封格芝兒那刺向

,消失在空氣裏的高揚,又出現了,一劍避過芝兒一劍,身軀向前衝射,突然

正是想誘那青衣人出手,他知道只有誘那原來高揚先前那脖頸不經意的一扭,由下向上,刺向青衣人的小腹!

到的樹一樣倒在地上。 借那脖子一扭之勢,整個人像一棵攔腰砍 人上了當,就在劍尖觸及頸後皮膚時,他青年人出手,才能扭轉劣勢,果然那青衣

不然倒下的他巳是死

青衣人不愧是高手,身手了得,任誰

去! 翻,高揚長劍已閃電般貼着他的小腹刺過 突然一頭栽下,借那栽下之勢,一個倒後

人已穩穩站在地上。

「好身手!」

就到此爲止吧!」 高揚注視着靑衣人道•• 「朋友,咱們

害!

青衣人冷冷道。一不是你死,就是我

Ė.

青衣人哼一聲道••「由不得你我!」

被高揚阻止了,他也看出這個人全力一擊芝兒想走出亭外和高揚聯手對敵,却 高揚看得不由暗暗心懷,加倍小心

青衣人小腹! 人一個,現在也不會倒在地上,一劍刺度不知快了多少倍,不然倒下的他已是 人也躲不了的一劍,却被他躲過了 只聽他怪叫一聲,整個平飛的身軀 當然那倒下的速比砍倒的樹倒下的速

青衣人**與手着地**,一撑,翻了個身

高揚從地上一挺身站起,不由讚道: 青衣人喘了一口氣,也道:「果然厲

高揚苦笑道•「這又何苦?」

內功! 內功! 長劍斜出,殺氣充盈,綿綿春雨,爲

坐馬沉橋,長劍平胸推出,劍尖頂着劍尖劍光不見人影,難怪芝兒緊張。 己的也是對手的。兩人門到激烈處,只見 動也不一動。

兩人在比拚內力!

高揚差了靑衣人一篙。 兩人這一拼,可就看出了高下, 明顯

子微微颤抖,而青衣人則穩如磐石,紋風明顯地看出來了,只見高揚滿臉脹紅,身 不動,神色自若。 初時還不怎樣顯出來,時間一久, 身 就

看着一劍就要刺在高揚身上。

突聞「噹」的一响,青衣人長劍一震

連擋十二劍後,劍勢不絕,一劍舉刺,眼

高揚下墮身形迅速,萬估不到青衣人

的身軀,却迎向青衣人舉起的長劍!

高揚十二劍刺空,身驅落下,而落下

連响中,連擋十二劍!

青衣人長劍向上一絞,「叮叮叮…

刺十二劍,劍劍不離青衣人頭頸!高揚一擰腰,彈身而起,劍出如電,高揚一擰腰,彈身而起,劍出如電,

兩 芝兒在亭內見了 , 忙跑出凉亭, 躍向

只有速謀解决! 則死亡,輕則重傷,兩者皆自己所不願 傷,而肯定會被對方催出的掌力所傷, 控制不好,很可能會被自己收回的內力震 己都無選手之力,如果這時罷手,則一個三者在自己身上輕拍一掌,或刺一劍,自 拚門內力中,最忌有人橫來一手,只要第 青衣人最怕的就是這一點,見芝兒羅 心內不由大急,自己只得一人,而在 重

青衣人長劍擊偏!

衣人的長劍,疾忙將右手的短劍飛出

,將

原來是芝兒在亭內眼看高揚避不過青

鈞一髮間,將自己長劍擊偏,不覺

裹飛來一物。

還好不會傷到皮肉。

青衣人眼看一劍刺中高揚,冷不防橫

,已被飛來一物擊偏。

劍身擦着高揚衣服刺過!衣裂肉現,

場 ,顯是拚了全身之勁道,想將高揚震斃 一咬牙,青衣人內力一催,臉色通紅

着。
一次
一次 力全力一催,更加支持不住,一個身子如 高揚原就有點不支,被這青衣人將內

己却鞭長莫及,不覺急亂得沒了主意, 芝兒人躍在空中,眼見高揚危殆

到兩人之前,一劍將靑衣人刺斃。 急亂得只是緊緊抓着短劍,恨不能一下躍 會大人,則優劣安危之勢立轉,可是她却 實她却只要將剩下的另一枝短劍脫手擲向

一側,「噗,噗」同學、不不言揚身、不人手上、突的「乒」一聲,高揚長劍中衣人手上、突的「乒」一聲,高揚長劍中眼看着芝兒撲教不及,高揚將死在青眼看着芝兒撲教不及,高揚將死在青 點直沒至柄 而高揚的斷劍也同時刺進青衣人胸膛 人長劍刺進高揚手臂,劍尖從臂後穿出

抖不已,眼看着就要倒在地上。 那刺進左胸的斷劍所承撑着,高揚左臂被作留停止了,青衣人那虛軟的身驅被高揚 短促的一聲慘叫响起,兩人的一切動 兩人都一身是血。

的表情 青衣人目光渙散,一臉痛苦與不相

,與此同時,高揚斷劍也借着兩人前傾的「噗」一聲刺在左臂上,長劍在臂後透出勉力一側身,長劍貼胸擦過,衣破肉裂, 兩人本是全力催送內力到長劍上,如今劍一髮,鼓起全身僅剩的內力,髲斷長劍, 青衣人的長劍刺進胸膛,這刹那,高揚却 知高揚却早有預謀,前傾的身軀眼看就被 傾,本來青衣人長劍未斷,在距離上佔了 ,驟失着力點,兩人的身軀不由自主往前一斷,兩人催出的內力由於高揚長劍已斷 催送的內力下,發夢也想不到高揚在生死 而不是高揚,他眼看着高揚立傷斃在他 青衣人確實致死也不相信 應該是青衣人長劍先刺斃高揚,怎 的是他

> 神戒備着,好在必要時助高揚一臂。 自己是帮不上手的,只好留在亭內

高揚春雨裏衣衫已濕,長劍斜指,

氣瀰佈,臉色凝肅,高揚則岳峙淵停,變 ,絲絲春雨也彷彿停滯在空中,靑衣人殺 對峙着,對峙着,空氣彷彿沉凝不化

的一點底,兩人再度對峙着,不過這次青劍。這一交手,兩人各自多少摸到了對方聲,兩人一分,劍光一散,已交手六十八聲,兩劍交擊,發出一連串震耳金鐵交鳴 衣人很快就動了

長劍劍光飛舞,劍氣瀰漫,絲絲春雨爲之驗,兩人都沒有接實,身形在飛快閃動,廠人再度交手,因爲有了第一次的經

不知,更不知他爲什麼要殺自己,所以動都是殺着,高揚由於連這青衣人的姓名也難分高下,不過青衣人殺機凌厲,每一劍難分高下,不過青衣人殺機凌厲,每一劍 手時未有全力施爲。

這一來却便宜了靑衣人

青衣人長劍一刺十九劍,劍劍不離高

揚身前要害! 高揚長劍一舞,連擋青衣人十九劍

樣, 身形如風車一轉,已轉到青衣人背後。 般從脇下反手刺出,就像背後長了眼睛一 一劍刺向高揚胸膛! 青衣人反應眞快,長劍一轉,如毒蛇

衣人長劍刺在高揚劍身上。高揚疾忙長劍一樹,「叮 \_ \_ 聲,青

死在斷劍一刺! 勢與力,將斷劍送進青衣人左胸 轉過來。

這變化發生在一瞬問

,快得芝兒罐下

的嬌軀才落下,高揚已倒下 芝兒心胆俱碎,以爲高楊已死

裏,嬌靨貼在高揚胸前,也管不了那一樣,芝兒傷心欲死,緊緊將高揚摟留在手臂上,雙眼緊閉,臉色蒼白。 腎上滿是血與水, 長劍仍 1

個縱躍,進入凉亭,將高揚輕輕放在臉上有驚喜露出,一把抱起高揚身軀 哭了兩聲,驀的抬起頭 ,滿是淚

,分開高揚緊閉的口,放了淮去,嘴忙忙從懷裹掏出一瓶丹丸,倒了 將丹九废進高揚體內。

手臂上抽出 一手抓着劍柄,手一起,長劍從島揚插在高揚手臂上的長劍一皺眉、牙 連指連點,點了高揚胸前大戶

前胸上 好,再將傷藥散在高揚被長劍劃破皮 血的傷口上,撕下一幅衣衫,小心地包 地掏出刀傷止血藥, 長長此了口氣, 败在高揚左臂仍在 扔掉長劍,手脚迅

再輕輕將高揚身驅翻側,一掌貼在高

手捏汗,神情緊張到極,有幾次她差點忍

芝兒在亭內看着兩人搏鬥,只看得心

住想衝出去,助高揚一臂,吐了口氣,

搏鬥中的兩人,心神皆在劍上,是自

劍一展,和靑衣人鬥在一起。

高揚知道青衣人厲害,不敢怠慢,長

光飛舞,捲向高揚一

青衣人口裏低嘿了聲,身形一動 高揚深情地看了芝兒一眼。 青衣人目光陰毒,望了芝兒一眼

,劍

揚背心上,將內力傳送進高揚體內。

傷,最嚴重還是左臂,穿了個透明窟窿, 高揚身受兩處劍傷,胸前只是皮肉之 不少血,力脫而昏迷。

H77

微弱地叫:「芝兒,芝兒。」 皮動了動,終於半睜開,長長吐了口氣, 有了血色,不再蒼白得像死人,一會,眼 芝兒聽見高揚那微弱的叫聲,心頭狂 內力源源送進體內,高揚蒼白的臉上

咱們永遠也不會分開。」高揚耳邊輕聲道:「揚哥,我在你身邊, 喜,忙收掌,輕輕將高揚翻側的身軀放下 ,滿含着淚水,將臉貼在高揚的臉上,在

急促,道:「芝兒,是妳,我沒有死!」 你 有點顫抖地輕撫在芝兒臉上,聲音有點 芝兒高興但又有點哽咽地道: 「揚哥 不會死,芝兒永遠在你身邊。」 高揚身軀微動了一下,右手慢慢抬起

的心跳聲 在芝兒那被雨水沾濕,柔軟如絲的秀髮上 芝兒嬌靨緊貼着高揚臉龐,一雙手輕換 高揚高興地吐了口氣,右手輕輕地無 兩人都無聲地溫存着,聽着彼此

,天邊有一抹斜陽,大地又顯得明媚。 知什麼時候,那綿綿的春雨已停了

福安客棧,是杭州城裏最普通的客棧

多在這客棧投宿,倒也客似雲來。 , 說大不大, 說小也不小, 旣不是杭州城 但地方乾淨,價錢相宜,行商路客, 也不是最差的一間客棧。

裏多的是這種客棧,是以最不一種客棧,極普通,極平常,

我殺他的 在那樣的情况下,巳由不得我,是他迫 可知此人是殺手道上的一流人物。 高揚獎一口氣道:「我本不想殺他, 芝兒止悲道•「但你還是殺了他。

俱碎。那青衣人生時身手可怕,死後樣子 也可怕,叫人看了心驚。」 悸,道:「我以爲你也死了,嚇得我心胆 芝兒想起那可怕的一霎,現仍心有餘

們 想不出有甚麼人會買兇殺咱倆,想來想去 什麼人也不識,也沒有得罪什麼人,實在 ,唯一最有可能的,是龍堡中龍頭老大他 高揚說道•「我們初在江湖上行走,

他殺咱們了。」 不肯說出主使人,不然就可以知道是誰請 芝兒道。「那青衣人口眞緊,怎樣也

一遍,除了搜到一張銀票之外,什麼也沒 一頓接道··「後來,我在他身上搜了

高揚急問道·「那張銀票妳有沒有拿

只好道•「我怎會拿他的銀票?你這是何 芝兒見高揚問得這樣急,不明其意,

高揚失望地道··「眞可惜,失了條綫

芝兒不解的望着他。

能是出錢買兇殺咱們的人,不管是不是, 莊,可能會查出開銀票的人,而這人很可錢索,從那張銀票,可以查到錢莊,從錢高揚解釋道:「那張銀票好可能是條

會受人注意。

廂房,從一到杭州,就住在這間客棧裏。 高揚和芝兒就住在後院左手邊的兩問 高揚坐在窓前一張椅上,左臂仍包紮

着 , 望着窗外院中幾株樹在出神 看他精神健旺,就知他身體復原了

手臂也不大码事了, 「吱呀」一聲,房門推開,輕細的脚 雖然仍包紮着

口。 步聲响起,高揚收回日光,轉頭堅向房門

輕快地走進房中,來到懲前桌邊,輕輕放 下瓷盅,揭開,一股熱氣夾着香味升騰起 芝兒一臉是笑,雙手捧着一隻瓷盅,

弄的是什麼東西?這樣香!」 ,直鐵進高揚鼻子裏。 高揚鼻子並索兩下,笑問道:「今天

是人參鷄湯。」 芝兒關懷地道:「趁熱快喝了它吧

妳 芝兒笑道。「快喝吧,這是補身的 妳也喝點吧! 高揚滿含情意地道:「芝兒,辛苦了

我好好的喝它幹嗎?」 說着拿起桌上的瓷盅,用羹匙餵高揚

喝。

高揚一面喝,一面雙眼痴痴地看着芝

兒 看着人家,不認識我嗎?」 放下瓷盅,芝兒笑嗔道:「眼巴巴的

看着妳,要將妳的人整個看進我腦與心裹 她一隻手,深情道:「芝兒,妳眞好,我 高揚仍是目不轉睛的看着芝兒,執着

芝兒臉上微紅,心裏甜甜的,微嗔道,永遠永遠在我腦中心裏。」

「瞧你,像個孩子一樣,咱們不是說過

不分離!」 高揚和芝兒幾乎是同時說出•「生死

兩人互相注視着,笑臉相對,無聲地

在表達情意。 良久,芝兒低聲道. 「你的手臂傷勢

好了有九成吧?」 高揚一抬左臂道·「妳看,舉動也不 相信再過幾天,就全好了,多得妳

道··「瞧你,快不要勵動,還沒有全好 細心照顧。」 芝兒連忙伸手將高揚手臂放下,心痛

學動了傷口就麻煩了。 高揚笑道。「是,我不再亂動,妳老

站着 放開執着芝兒的手,芝兒逐一步,坐 ,也累了,坐下吧。」

道。「芝兒,有件事我實在不能不說。 芝兒忙道:「什麼事?」 望一眼窗外滿院春光,高揚收回目光

芝兒道。「我也早想和你說了,只是 高揚皺眉道:「就是那個青衣人!」

高揚沉思一會,正容道:「妳看那靑見你傷勢未好,所以沒有和你說。」 衣人會不會是龍堡派來的人?」

人。」 咱倆應該認識,但咱倆却連見也未見過此 此人咱們不認識,如是龍堡派來的人, 芝兒沉吟道•「我也有此懷疑,不過

是龍堡請的殺手?;中人,否則咱倆應該認識,不過,會不會 高揚點頭道•「我也肯定他不是龍堡

> 能堡是殺手之堡。」 俩,有的是人手,怎會花錢請人?莫忘了 芝兒懷疑道:「不會吧,龍堡要殺的

能的! 他們幹的,也不想迫得太急,防我們不顧 切,公諸武林,而出此一策,這是有可 高揚道·「他們爲了不想我們知道是

互不相識,怎會認得咱倆?」 殺我們的殺手,但此人和我們素未謀面 芝兒問·「就算那青衣人是龍堡請來

、年紀、居處、特徵等等,龍堡的殺手就識的,只要出錢的人說出要殺的人的相貌了,請問,龍堡歷年殺的人,有幾個是認了,請問,龍堡歷年殺的人,有幾個是認 在紙上,更容易辨認。」 會去殺了那人,如果將要殺死的人相貌繪 高揚笑道:「這妳就不如我知得清楚

踪,這怎解釋?」 一定的居處,再說沿途也沒有發現有人跟 芝兒仍問道:「咱們行踪不定,沒有

過這種訓練,所以知道。」 殺手的本領,也是其可怕處,我在龍堡受 躱得怎樣隱密,也會給找到,這就是每個 接下一踪殺人買賣後,憑着他們那種特殊 追踪覓跡的本領,只要人未死。無論其 高揚道··「這更易解釋,一個殺手

芝兒道:「這不是很可怕嗎?」 高揚道··「難道妳爹生前沒有和你說

與及可怕的陰影中。」些問題,他只說一個殺手,永遠活在恐怖 芝兒含悲道:「多生前從不和我說這

高揚爲了提起她爹而引起芝兒的悲傷

芝兒頓足懊悔道:「當時我怎會想不

了 這事和龍堡有很大關係,只是不能證實吧 也有可能和殺咱們這件事毫不相干! 望一眼窗外,接說道: 「我始終認爲 高揚安慰道•「我只說可能是條綫索

後將殺機四伏。」 龍堡龍頭老大他們出錢請的殺手, 芝兒担心問道。「那怎麼辦?如果是 咱們今

想,又未能證實,咱們今後小心點,也就 高揚笑道. 「你不用担心,這只是猜

沒有什麼危險了。」

手 巳認定這是龍頭老大主使,出錢請來的殺 高揚這是在安慰芝兒,其實,他心裏

哪裏去?」 的事了,揚哥,你手臂好了以後,咱們 芝兒道…「咱們不談這叫人心裏不安

咱們還未遊遍,這快就走?」 高揚站起身,走了幾步,道。 「西湖

冠絕天下, 去蘇州吧,蘇州離杭州不遠,園林之勝, 心情再遊西湖了,也不想再留在杭州。」 高揚低頭走了幾步,抬頭道··「那就 芝兒道。「那次襲殺之後,我已沒有 而且最多美女。」

芝兒抬眼嗔道。「你是去看園林還是

高揚俏皮道·「兩樣都看,也看園林

2來,嗔道••「貪嘴,我可不依,你亂芝兒被高揚這一逗,「噗嗤」一聲笑用手一指芝兒:「你這個大美人。」

牆嗎?」

心裏可是甜蜜蜜的

我沒有亂說,我可對天發誓! 高揚假裝急道··「真的,你是大美人

芝兒一見,忙伸手掩高揚嘴巴,阻止 一手指天,開口發誓。

芝兒羞紅着臉,急忙想縮回手,却被 高揚却乘機捉住她的手,吻了幾下

高揚握實抽不回去,急得直跺脚:「你壞 手一拉,芝兒巳無力地撲進他懷中 你騙人,快放手,被人看到多不好!」 高揚看她羞急的樣子,不由笑了起來

官道上,高揚芝兒兩人併肩走着,高

手臂巳全好了 然地擺動着,從手臂的自然擺動看,高揚揚左臂上巳沒了包紮,雙手隨着走動而自

走在身旁的芝兒問: 「還有多遠才到

到了吧,走了這大半天。」 走過,你知還有多少路才到,不過我想快 高揚笑望了一眼芝兒道。「我也沒有

怎知快到呢? 芝兒啞然一笑,道:「你也沒有走過

騙我開心。」 芝兒訝道:「憑感覺也知道,你又在 高揚道·「憑我的感覺。

覺是很奇妙的,但却說不出 用手一指,說道:「妳看,那不是城 高揚正經道·「絕不是騙妳,這種感

芝兒聞言忙抬頭放眼向前望去,果然

高興得一拉高揚,加快了脚步。

不定,無端端的又下起雨來,綿綿密密 春天的天氣就像十六歲少女一樣變幻

不會隨身帶着雨傘, 高揚和芝兒都不是出慣門的人,自然 只好冒雨走着

渾身不舒服。 氣比較寒,這濕衣沾在身上,使人寒凍 身上,再慢慢,連內衣也滲濕了,春天天 凉颼颼, 份外精神, 漸漸頭髮和衣衫都被滲濕,軟軟的滲在一艘颼,份外精神,但一久,可就討厭了 初時還不覺得怎樣,雨絲落在面上

好找個地方避一避了。 好,後悔也沒用,雨仍在下,沒有傘, 悔沒有帶一把雨傘,這時有一把雨傘該多 撑着傘在匆匆行走的路人,兩人這時眞後 ,兩人又不好施展輕功,以免驚了在路上 雖然是望到城牆,走起來還有相當遠

去,一頭鐵進了草棚。有個草搭的茅棚,兩人一見,急忙奔了過 右手不遠處。近着林子的一幅田邊

袖,爲芝兒抹去頭臉上的雨水,一面打量 去頭臉上的衣衫上的雨水,高揚也舉起衣 芝兒從懷裏掏出一條布巾,替高揚抹

着這草棚。 擦抹去雨水,趕了大半天路,這時也

切皆非常小心,他知道暗殺既已開始,除 常注意草棚後那個樹林子。 非成功,不然一定會繼續下去,所以他非 高揚自經過西湖那一次襲殺後,對一 於是兩人坐在草堆上做一歇。

別忘了高揚要不是逃出了龍堡,現在

**已是一名殺手!** 

們進到城才下!」 見埋怨天道・「天公也不作美,怎不讓咱 ,人也不覺有了煩惱,心也煩起來了,芝 坐在草堆上,望着那連綿不斷的春雨

起老天來了。妳們女孩子真是。」 芝兒一噘嘴道:「不是麼,遲不落, 高揚聞言不由好笑,道:「妳怎麼怪

早不落,偏在快要走到城才落,這兩真討 高揚知道女孩子一發起彆扭勁來,是

無理可說的,一笑不答,全神戒備着四周 ,特別是那座樹林子 看來是高揚多慮了,四周靜悄悄的

一跳起身,歡快地道。「雨停了,咱們快不是,外面雨停了,悶坐着的芝兒高興得 點動靜也沒有,只有微風細雨聲 眞怪,這雨說下就下,說停就停,可

走吧,早點進城去,也好找客棧。」 吐了口氣,高揚也站起身,和芝兒走

道閃亮的刀光穿過棚頂,疾刺高揚頭頂! 草棚只有人多高,這如霹靂電閃般刺 就這一舉步問,頭頂刷一聲輕响,一 刀,已使高揚置身於萬封不復之地

外一蓬暗器無聲無息自側面疾射後至,罩 與刀光刺下的瞬間,棚

達山器,只怕今番高揚有九條命也要死上 **已使高揚萬難逃避,再加上那** 

這兩個出手 心機

> 戒備着,近在咫尺,竟然一點也感覺不出 好可怕的一個人! 尤其是棚頂那人,高揚巳是一直在全神

兩人坐在翼棚內這樣久,暗襲的兩 擊 方,草棚一動也不動,兩人互握刀劍 視着,對時着!

是把握了這個機,施以致命一擊! 危險的時候,一走動,感覺與神經皆有一 。但當一個人放鬆了警惕,而又認爲沒有異常靈敏快捷,下手襲擊則未必百發百中 予人有可乘之機會,這兩個暗襲的人,正 部份分散,反應也沒有那樣靈敏及快捷, 靜止時,肌肉與神經皆鬆弛下來,而那是 一個人最好的應變狀態,感覺與神經反應 會,但始終不發動,因爲一個人在完全 終不發動襲擊,在那段時間應該有很多

怪! 限看高揚芝兒兩人,百死難逃一生的

不願芝兒無謂受驚,也就沒有告訴她!不出在哪裏,心裏就一直保持警惕,爲了 他的感覺,總覺有點不大對動,但又察覺 一點也不奇怪,高揚自進草棚後,憑

抱,像棵齊根砍斷的小樹一樣橫摔在地上聲,他也不管是什麼,第一時間將芝兒一 ,皆全神戒備着,聽到那輕微的「刷」一 ,刀刺空,暗器貼身掠空飛過,好險! 他不在意的站起身,走出翼棚那刹那

大响,劍先人後,衝空而起十 反應都很快,摔倒在地的高揚忽然像彈弓 般難起,一頭撞穿棚頂,「嘩啦」一聲 變生俄頃,雙方皆感到突然,但雙方

伏在棚頂施襲之人,這時已騰空掠 擊不中 速撤!這永遠是一個成

> 破草棚騰空,一劍飛刺他背心! 身手如此敏捷,他才騰空掠起,高揚巳衝 只可惜他不知道高揚的反應如此快,

「嗆」一聲!刀劍交擊,跟着連串刀劍交 响起,兩人已在空中互擊三十九刀劍! 刷一 聲,兩人同時站在草棚頂各

在三十五六,好冷酷的人! 薄的咀唇緊閉着,目光如刀鋒般寒冷, 貌如刀削木刻,綫條分明,有稜有角,薄的身材面貌,這人身穿一套油綢衣褲,容

知道都是難鬥的人物,所以皆不願輕率動

共無暇發出暗器,只要將此人迫得發不出並雖設法將施放暗器之人的雙手纏住,使 距離縮短,縮短到此人之暗器不易出手,知道對付施放暗器的最好辦法,是盡量將那,人也貼地飛射向發射暗器的方向,她 暗器,此人就不大可怕了。

**着藍光,兜頭蓋臉射到,暗器布毒!芝兒的一些野雞草樹,人在半途,一蓬暗器帶 慶劍疾忙一舞一紋;「叮叮叮叮:** 芝兒一雙短劍護身,射向草棚外不遠

去,芝兒心恨此人暗器之歹毒,暗器疲落。 暗器一出,一條肥大的身形已疾射而

施襲之一人知道逃不了,刀光迥閃

直到現在,高揚才有機會看清楚這人

互相對峙着,雙方從剛才一交手,已

就這樣對峙着

人也貼地飛射向發射暗器的方向,她芝兒幾乎與高揚彈身冲破草棚頂的利

風响擊中, 暗器全部被接落在地

脚一點地,箭矢一般向前射去。右手發力一劍飛擲那人背心。提一

口氣

短劍從身旁射過,插進泥地。 背心,疾急一擰身,橫閃半尺,颼一 可從容逃脫,怎知背後風聲嘶响,已貼近那人暗器一出,騰身欲遁,滿以爲大

然疾刺那人背心! 鳥般射向那人背後,剩下的一枝短劍,仍這一閃之間,身軀輕盈的芝兒巳如飛

快速,一驚轉身,避過背後一劍,一手抓那身形肥太的人估不到芝兒身手如此 向芝兒頭臉! 股腥風隨着那人一爪襲到,芝兒一

揚,橫戲那人手臂! 能讓距離拉遠,不然又有機會讓他發射暗 不敢大意,媽軀一閃,橫閃三尺,短 懷,知此人不但暗器有毒,指掌也是毒 那人縮手退身,一退五尺,芝兒知不

萬一被一枚暗器射中,也是萬死無救,芝,封擋不了全部暗器,而暗器是有毒的, 短了距離,暗器與人體飛撞,時間太少了遠,芝兒躍前的速度又快,無形中加快縮 天狼釘迎着芝兒疾來的身軀射出,距離不 器,嬌軀一動,人劍射向那人! 那人肥大的衣袖一揚,一蓬藍汪汪的

射而出,疾射芝兄殿背! 人一低頭,衣飢後一蓬細如牛毛的背針激 ,暗器嘶風聲响,從身下射過 芝兒凌空反手一劍刺向那人頭臉,那

兒一咬牙,躍前的身子突然一個凌空翻滾

開,而時間、距離皆遺樣芝兒凌空反身躍過此人丽 背後空

高揚長劍蕩開! 砍在刺來長劍身上,好强的力道,竟然將

電光石火間將芝見背後那蓬毒針全數擊飛射進芝兒腰背,突的一股勁風橫裏襲到,能,欲擋不及,眼看着那蓬毒針就要全部

落地,一根也射不到芝兒背上!

聲中 九刀 電一般,刀光亮閃,一口氣連續砍劈八十 !高揚勉力運劍封擋,連串金鐵交鳴 一氣呵成,長刀如暴風驟雨,奔雷駭 身形被迫退三大步!

的瞬間被一股橫來的勁風擊飛落地,知道

那肥大的人眼見那蓬毒針在萬無一失

一陣大响,草棚崩塌,借那一頓之力,入刀勢一頓,刀光一歛,脚一頓,「嘩啦」 上,一縱再縱,如飛而去。 巳衝前橫掠而起,一縱三丈,落在一棵樹 刀,緩過一口氣,正想反攻,條然中年人 高揚連擋中年人那雷霆乍發的八十九 兩人這番劇戰,草棚晃動也不晃動!

想知道剛才是誰救了自己一命。

周圍連人影也沒有一個,心裏總掛念

上拔回舉前擲出的短劍,打量四周一遍, 魂才定,也知道追不上了,一跺脚,在地 起,騰躍三丈,人巳在十丈過外,芝兒驚 此地不宜久留,趁芝兒還未落地,身形一

着高揚,身形一起躍向草棚。

及防 失在遠處 十丈過外,欲追不及,限看着那中年人消 在空中,就這一剎間,中年人身形已在二 高揚萬估不到中年人有此一着,驟不 ,身形隨那崩塌的草棚一落即起,騰

快。同 方向, 由雙眉緊皺。 身形落地,怔怔的望着中年人逃走的 時也感到此人的可怕,只怕今後此暗自個別並ノ 暗自佩服這人的身手敏捷,反應之

質力與忍耐力。

驀的,那中年

-人動了

動如脫冤,長

全神戒備着,他的心與神皆被眼前這中

,心裏暗暗心懷這中年人的

高揚持劍站在另一邊,雙眼瞬也不瞬

如天虹匹鍊般一下子刺在高揚胸上

看起來,

却比刀鋒還要森冷

長刀斜持向天,刀鋒森冷,而他整個人

的目光死死盯視着高揚,全身紋風不動

如刀削木刻般的中年人,一雙冰

向發怔,不由急口問道。 高揚身邊時,却見高揚望着那人逃去的方地上,不似受了傷,鬆了口氣,待到縱落 心懸高揚安危, 初見一條身形冲空射去,縣見高揚落在 高揚安危,心內大急,不由緊躍幾步芝兒聽見一聲大响,卽見草棚倒塌, 「揚哥, 你沒事

膛上,好快的一刀!

如匹鍊般閃亮的刀光不知怎的已刺在胸

高揚簡直看不清中年人那閃動的身形

人目眩,令人來不及應變!

關切之情,溢現詞色。 高揚回過神來,見芝兒頭髮有點散亂

> 動地道··「我沒有什麼事,妳呢?」,一邊伸手替芝兒輕理頭上亂髮,一邊感 一雙眼關懷地上下打量着芝兒

雙手也是毒,剛才差點着了道兒,喪命在的,那人好歹毒的暗器,不但暗器有毒, 芝兒放心了,一笑,道:「我也好好

沒有中暗器吧?」 高揚聽得心裏一驚,焦急地道••「妳 那人暗器之下!」

刦! 針掃落地上,我也逃過了這萬死難逃的 中了,不知怎的橫來一股勁風,將那蓬毒 猶有餘悸地道:「眼看就被一蓬毒針射 芝兒回想起那一刹那,身軀不覺一顫

着芝兒玉手,吐了一口氣道:「眞是好險 遍,只見得高揚手心冒汗,雙手不由緊握 妳可有看到出手救妳的人?」 將和身形肥大之人交手的情况說了一

有搜索,匆匆趕了來,你已站在地上。 麼人也見不到,心裏懸掛着你安危,也沒 芝兒微微一笑,低頭道:「不要你這 高揚由衷地道••「芝兒,你眞好!」 芝兒搖頭道。「打量了四周一眼,什

目? 高揚忽然問道·「妳可有看清此人面

高揚奇道:「這眞是個怪人,可惜咱長衫?可惜他逃了。」 之人,真奇怪,此人爲什麼要穿件肥大的 穿了件肥大的長衫,乍一看以為是個胖大一撮鬍子,看上去怪怪的,身軀瘦削,却 芝兒點頭道。「那人面目陰冷,留有

們初在江湖上走動,對江湖上的人與事

芝兒道:「會不會是和那靑衣人一道那一身歹轟暗器,在江湖上定有名頭,我那一身歹毒暗器,在江湖上定有名頭,我點不知,不然,以此人之奇怪衣着樣貌,

冰窟的感覺,這是個非常可怕的殺手,咱酷的目光,盯在人身上,使人有一種如墮面容如刀削木刻,絕無半點表情,那雙冷個如此冷硬的人,就像一塊岩石一樣,那 特別是和我動手的人,身手刀法,頭腦這兩人的身手也比那死去的青衣人高一籌 應變,皆是第一流的,我從來沒有見過一 咱們,成功機會比分開來行動大得多,而 的,不然,他們就會在西湖一齊出手襲殺青衣人同是殺手之流,不過肯定不是一道 身手,肯定和在西湖凉亭上和咱們 即遁退,這是殺手道中高手的做法,隨時 們今後定要加倍小心,他們一擊不中,迅 隨地會再出手向我們發出致命的一擊!」 高揚沉吟道。「照他們的行事手法及 芝兒有點担心地道。「那怎麼好,簡 動手的

然要去,你不用怕,只要咱們處處小心就 直是防不勝防,可還要到蘇州去?」 高揚輕摟着芝兒肩頭,安慰道。「當

設下的羅網中?咱們不如到別處去吧!」 莫忘了,他們的手法,我十九都清楚!」 不會有多大危險,他們也奈何咱們不得, 芝兒仍然担心道。「他們可能知道我 ,咱們這一去, 不正好投進他們

可怕之處,既然擺不脫,何不乾脆給個機 們就會如影隨形般跟着咱們,這也是殺手 伺機下手,只要咱們或他們一日不死,他 高揚道•「到什麼地方他們也會跟踪

劍斜刺而出,刺向中年人的腰肋!

中年人好像已估到有此一着,疾然前

胸膛的刹那,似鬼魅般的身形一轉側,長

好在高揚也不慢,就在長刀堪堪刺進

H80

刺的長刀,倏然反臂一掄, 「嗆」一聲,

### 多端的 短拳

麥海雲

以外籐手姿態出現,長橋大馬,如果打到之,凡是國內市之一 之,凡是距離較遠的地方,飛身躍擊,便 簾手,後者稱爲內簾手,各不相混,換言 兼有長橋大馬以及短拳短脚,前者稱爲外 勢方面 夫溶在一起,蔡李佛這個門派就是如此, 呢?這個問題曾經使武林中人有過很大的 分,究竟長橋大馬佔勝抑或短拳短脚佔勝 論,比較新進的門派,索性把這兩種功 國的功夫雖然有南北 ,仍然有長橋大馬以及短拳短脚之 兩派 ,但在姿

,比較合算,這一脚是如此踢出的,突然 或攔腰腿之類無法踢出,就算低撑脚也踢 身體差不多,相距僅有一尺,別說撩陰腿 脚法,假定兩人打到盡,互相貼身,兩個 再用長拳出擊,很容易受制於人,反而不十分貼身,一定是出拳較短的,如果那時拳踢脚特別短了,根本上兩人摶鬥,打到的腐度,既然受擊之處那麼窄,顯然是出表示這種手法所打擊的部位不會超過肩膊 提出左脚來, 向對方的腿彎,便使他整個跪低 短脚,可以在相距離僅有一 脚,可以在相距雕僅有一尺之處,撑,而且向下撑落,非常有勁,憑着這,便有反彈力發生,使右脚能够提得左脚來,向地踐踏,由於這一脚向下 所謂內簾手,那個簾就是竹簾的簾,

一個掛槌冚落,對方伸手擋格短脚是在非常短的距離打出的

他的腰脇衝撞,這一招叫做攔腰搥,使用 他剛剛伸出右手來 ,非常有力。 ,便即以自己的左手向

可避,那就是發拳由大圈變小圈, 胸腹之間相隔不到一尺, 勢由左邊再向對方出擊, 傷,這一類的手法是龍形拳經常使用的 變短拳的招式,相當有勁 落,見人打人,見手打手,要是落空, 方就在這裏,如果右拳從左邊上角反手劈 亦可以說是那個門派的絕招。最巧妙的地 背劍手, 偶然為了閃避對方,或者因為揮拳出擊, 向下劈落,那一手有如從背後拔劍,故稱 自己的右手已經提到左邊較高之處,忽然 的距離出擊,叫做背劍手,兩人相鬥 另外一些比較獨特的招式,也是在極 可以打向對方右邊臉頰,使他受 簡直使對方避無 那一拳跟對方的 由直拳 順

尺之處打 亦可 對觀衆說•「我這一拳能够在距離木板半 愈短,力量愈薄,我可以做得到,各位 拳 做得到。」 經過長期訓練,就有這種成績,發 一次李小龍在電台作示範表演,他 出,可以把那塊木板打折,這是

多武林高手就散在李小龍這種短拳之下。之上,距離這樣短,仍可一招打贏,有許夫極爲精湛,能够把渾身氣力聚集在拳頭,然後能够把它打折的,可見李小龍的功 之上, ,這種木板,普通是要距離兩尺過外打出寸之遙發出,打折一塊厚達一英寸的木板 跟着他揮拳出擊, 那一拳果然僅有六

式跟他對 ,執意要大山岳臺艮包<br/>
生巴西,大山岳達偶然到巴西看看在那裏住巴西,大山岳達偶然到巴西看看在那裏 入東藏, 不 演,大山倍達迫不得巳,便以空手道的招,執意要大山倍達跟他較量,作爲示範表 四寸,看來有如一個大力士,這傢伙一向二百六十磅,並非胖子,因為他身高六尺 有一百八十多磅, 過,南美洲拳王比較他厲害得多,體重 拳王奥勒,大山岳達的體型已經粗壯 「大山俉達」就曾經用它擊敗 日本空手道亦有若干华脚中國 上述的背劍手, 拳大如斗, 渾身是勁 日本稱做空手 南

合西洋拳以及摔角兩種戰術一齊施展的 戰術之下,換言之,奧勒使用的招式係混 跟着右拳再由左上角劈下來,有如上述拳由下邊打到上邊去,這一拳只是虛招 有一套,他看見對方直衝過來,突然把右等閒之輩,難以抵禦,不過,大山俉達另 ,有許 着雙拳齊出,好像牛角似的打擊對方額角自己的中路向前撥開,有如撥水一般,跟,站着就向對方直衝過去,雙手握拳,由 兇,如果對方不懂得如何拆招,向左邊或 個拋出,這種戰術有如蠻牛摶鬥,來勢極 右邊閃開,繼續衝撞, 去,用肩膊向前一撞, 住對方的上半身任何一處,整個人緊靠過 太陽穴,如果一擊不中,兩隻手就跟住抓 重視一種所謂蠻牛决鬥的招式,兩人相對 多西洋拳的高手就敗在這種古怪的 直到發生作用爲止 隨手抓起對方,

抗。 類短拳不單是中國功夫,而且 美 道

大山 倍達早就知道南**美**洲的 
衛十分

的,假如他勉强作戰,大山倍達飛起一個戰鬥力,迫於認輸。事實上他是非輸不可 常態,故此在這一段時間之內,他就失去 的能力,麻痹一會,大概五分鐘然後恢復頸根的神經綫被那一拳打中,失去了活動 倍達這一拳劈在頸根上面 對方直衝過來,失去了目標, 脚由前面移到後面去,便是左脚在前了 ,本來是右脚在前,左脚在後的,由於右背劍手,他打出這一拳的時候,步法略變 一類的戰鬥方式,右拳劈下, 便即倒下來,他沒有受傷,不過 大山岳達經常使用 ,一阵劇痛,右 又再給大山 跟着起脚 可 沒有學習到更高深的空手道,的情形,不會入獄,我就不必 在東京的舞廳跟別人交手,對方是韓國人次挫敗强敵,都是用短拳取勝,有一次他 ,血湧如泉,倒地昏迷,大山倍達急急忙 此人臉孔打拆,鼻骨歪在一邊,牙齒脫落 衝過去,一拳打在這傢伙的臉部,竟然使 體型高大,剛剛發招,就給大山倍達直 以說是因禍得福。」 般人並不十分重視短拳,

這一類的戰鬥方式,右脚刀來,他就受不起,

種馬步並非用來紮穩自己的一雙脚,然後中國功夫那一個弓式的馬步十分有用,這一些特別古怪的招式,應付各種拳擊。一些特別古怪的招式,應付各種拳擊。大山倍達經過長期的研究之後,認為大山倍達經過長期的研究之後,認為 馬步標到距離十尺八尺之遠,非常有利 去變成弓式,憑着標出之力, 或穿心腿, 可以看做攻勢,事實上如果忽然標馬過 壓住對方的脚,使他無法收回,跟着用 一條腿,踢得相當高,那條腿沒有收回 前標去,可以擊敗對方踢出來的的攔腰 大山倍達特別重視短拳,事實上他多 故此弓式並非僅限於採取守勢,而 擊,打擊對方的肋骨,任何人都受 突然標馬上前, 擊,更重要的就是把弓式馬步忽然 換言之,他認爲對方已經踢 用自己弓式的前 可以使這個 ,打到盡,還要把腰背略為傾側,使那一較遠之處發拳出擊,那一拳貼在腰間打出沒有苦練這種拳法,大部份人都知道距離 作戰之際, 把渾身氣力放在那一拳上面,假如能够做 練多時,憑着僅有半尺的短拳, **拳的壓力更大,然後發生作用,** 

9

當然此人就佔盡上風,原因是貼身

殊不料苦 仍然可

的 手踭打出 一次他突然衝到一名摔角高手的前 有時會採用險招

用手睜,

一拳變化

野撞擊,

假如能够用短拳出

撃,當 甚多

泰國拳師在這種情况之下,往 對方無法起脚,只用手也是不

H82

下發招,這拳是沒有勁的,他却偏偏打出下發招,這拳是沒有勁的,他却偏偏打出手沙倫波較量高下的,在旁看到這種熱鬧手沙倫波較量高下的,在旁看到這種熱鬧無效式林中人驚奇不已,事後大山倍達 傲然說:「我這一拳打中他的頸根,那是 炮的姿勢打出一拳,如的距離,大山倍達然然的距離,兩人幾乎胸部貼著 拳落空, 質那 雙手暫時失去堅强的戰鬥力,再者,我們 本上看不見,故此,我右拳如果無法把他兩人相距非常接近,左手一拳打出,他根 中他下 距離,大山岳達然後發出右拳,以冲天,兩人幾乎胸部貼着胸部,僅有三幾寸 我是贏定了的。 倒,左拳出擊,他也會應聲而倒,故此 時大山倍達的右拳只是提高了少許 他跟着就用拳頭由高處劈落, 頷,怎料這像伙稍爲閃側 由上面打下去, 希

使對方受傷,大山俉達却有本領在這一拳地方是腹部,不是肋骨,一般而論,很難地方是腹部,不是肋骨,一般而論,很難地方是腹部,不是肋骨,距離對方腹部僅有四勝,那就是他很有名氣的一種貼身拳,在勝,那就是他很有名氣的一種貼身拳,在 在非常之近的距離出擊, 練武的人,應該特別注意短拳, 一拳打折木板這種强勁相同。總之,喜歡 跟李小龍在距離僅六寸之遙的地方發招 劇痛無法再戰,這是他苦練出來的招式 上面發生强烈的震盪力,使對方右腹發生 ,往往用短拳取勝,不妨 敵人防不勝防 因為短拳 一知

> 會他們,盡早解决這件事的好! 芝兒斯頭不語

?咱 的那暗中出手救妳的人, 們找一找,可好? 高揚一笑道·「差點忘了妳剛才提 不知他還在不

, 是不 友不是敵,這對兩人的處境有好處。 料中,這人出手救了芝兒,而不到。高揚芝兒兩人也不大失望, 遍,沒有進那座樹林子,什麼也找不 芝兒點頭 想露臉,可能有原因,却肯定必是這人出手救了芝兒,而不現身出來 ,高揚拉着芝兒 這早在意 在四周地

那忘了剛才驚心的一戰,爽朗地笑了。笑如春光般明媚,如春光開放,令高揚刹心的芝兒這也不由放下了心,笑了,這一高揚將自己想的告訴了芝兒,有點担

,兩人在笑聲中,春風中,手拉着。奔向有一種開朗,不怕困危,勇往直前的性格兩個都是年青人,年青人或多或少都

園林,却是有美人,必有人欲一睹美人顏故老相傳,那時蘇州只出美女,沒有蘇州自古出美人,也以美人聞於世。

的影响 林建造得巧奪天工,奇絕古今,是以慢慢匠,搜羅天下奇花異石,一座屬林比一闌 美女則巳在其次了。可能是受了這種風氣 的,蘇州反以園林冠絕天下而聞名於世 成園林般, ,連稍大的旅店客棧,莫不也佈置 以廣招來

個小院落,這自然不是一般行商路客住論你是一個人還是幾十人,起碼要租住 巧雅清靜,租住了一個院落。起,價錢貴得驚人,但高揚和芝兒都喜其 林,客舍其中,恰到好處, 院落都佈置得自成一格,像一座小小園」小築,內裹分開一座座小院落,每座 高揚芝兒兩人投宿的客棧,就叫「雅 人客投宿,不

只在小院裏欣賞那奇巧的山石花草。就這 住進這「雅苑」小築後,甚少出外遊玩 遊玩不厭。 院落的佈局,就叫人嘆爲奇觀,日日 窺一 斑而知全豹,高揚和芝兒兩人自 欣賞

由

此來看

由於他們

賣後,如一擊不能將目標襲殺,以後則會 會對着堆砌奇巧的假石山下,小池中活潑 會對着堆砌奇巧的假石山下,小池中活潑 高揚叫她吃飯,才覺得肚子有點餓了,趕 忙走回精舍裹吃飯。高揚可是時刻暗中留 忙走回精舍裹吃飯。高揚可是時刻暗中留 忙走回精舍裹吃飯。高揚可是時刻暗中留 受這寧靜宜人的環境,心情怡悅,塵俗皆 要來就來吧的心情等待,心情反而輕鬆下 隨時隨地千 一住三天,清靜無事, 方百計伺機下手,他抱着一種 兩人只盡情享



遭實,二位是專家……」

**發現了死鼠,但還是希望能得到進一步的** 

陳秀蓮笑笑道·「我雖然聽說了島上

女郎都有點慚愧的感覺,佐木和子忙道:

聽見了陳秀蓮爲她們的解釋後,兩個

「是!是!陳小姐說得對極了。」

小姐,妳們說是不是?」

點沒嘔出來,怎麼能怪她們害怕呢,二位

都不可怕,可是這島上的死鼠實在太怕了 ,又大又兇惡,我在外面看見了一頭,差

很多人家養來作爲小孩子的玩物,一點

天竺鼠,那是一種很可愛很美麗的小動物

陳秀蓮道。「實驗室裏養作試驗的是

趕緊燒掉了

陳秀蓮說道•「那麼菌苗已經被消滅

「陳小姐,假如島上沒有其他的死鼠

是很像黑死病的癥候,我們怕傳染開來, 的死老鼠,身上發着紅斑,有着惡臭,

這個稱呼,因爲我們在醫學院是被開除的

佐木和子笑道:「我們可不敢當專家

根本不懂什麼,只是大衞拿來交付化

驗

的,他們要取得我的天堂島控制權。」 就不必麻煩他們了,因爲找他們是有條件 陳秀蓮笑笑道:「只要妳們能够製,

打算履行,反正材料已經交到妳們手中, 陳秀蓮笑道:「不過沒關係, 「哦!這些人的心眞狠!」 我並不

法帶進來,我們就無能爲力了。」

李昆又要說話,陳秀蓮用手止住了

「好了,大衞,現在爭這些有什麼用

自然檢查得出來,假如他把菌品用別的方

「假如那個陳家寶是患了鼠疫,我們

注意客人有什麼重大的傳染病。」

「黑死病難道還不够重大。」

違禁的東西,至於我們的檢疫工作,只是

般的安全,看看有沒有挾帶武器或是其他

一定還有另外的變化的,還是請他們一起藥來,不過我想恐怕沒有這麼簡單,他們

特殊設計或新結構,我想我們可以造出解 也在方單上開列了方程式,假如沒有別的「材料是消毒,殺菌,抗疫的,製法比例

蘇絲黃道•「檢驗的目的是看重在一

什麼事先不能發現?」要經過檢驗,始們也參加了檢疫檢驗,爲

妳們也能够製煉。 只能製出一般性的解藥,是否有効可不佐木和子立刻急了道。「陳小姐,我

花樣的 敢保證,不過據我的猜測,他們一定另有

是特殊培養的,一定要找他們來,才能控

「人爲的事就很難控制了,那些細菌

都帶來了,希望二位看看,是否合用

陳秀蓮笑笑道••

「他們把所用的器材

佐木和子道•「這個我們怎麼會知道她用手一指那些大大小小的紙盒,木上來了,希望二位看看,是否合用。」

是設法加以撲滅。」

, 黑死病既然得到了證實, 我們重要的

來的。 陳秀蓮道:「我想到了,他們會說出

就不會說出來,而這種事可不能就誤。 「可是陳小姐不準備履行條件,他們 「還有幾天,病體就會在人身上起癥

蘇絲黃脫口道•「還有兩天,至遲到

怎麼可以亂說呢?妳必須要切實的證據, 佐木和子立刻阻止她道:「蘇絲,這

拿進來,交給妳們製造就行了。」

佐木和子說道:•「哦,他是這麼說的

識的藥劑師都知道它們的用法呢,他要我 的陳彼得說,這是很普通的器材,稍具常陳秀蓮道:「可是那個主持跟我談判

而妳根本沒有作過化驗的工作。」

症象了 ,所以我想可能在兩天後,就會有初期的 延至人體上,由於人的抵抗力較鼠類爲强 我是從死鼠的症狀上判斷的,由死鼠到蔓 蘇絲黃自知失言,忙加以掩飾道••「

> 是在通風不得的斗室中,人要多久才會感 請教,假如把人跟許多病鼠關在一起,又 對病理更不懂了 病理更不懂了,因此有個問題我想秀蓮笑道:「蘇絲,我對樂劑是外

小時內就會發作了 蘇絲黃道:「那還得了,恐怕二十

久才能製好? 陳秀蓮道…「這就好了,這解藥要多

間可 學反應是較為費時的,所以我們也沒有時「差不多四十八小時,因為有許多化 **就擱了** 

百頭染病的疫鼠!」 三個人,關進了一問密室,裏面還有着幾 瞞什麼,否則他將是第一個黑死病的犧牲 因爲我一到了島上,就把他跟同來的 陳秀蓮道••「希望那個陳彼得沒有隱

姐,這太殘忍了。 且還驚叫出聲,然後佐木和子道。「陳小 兩個女郎臉上露出了恐怖的神色,而

他隱瞞了什麼,那也不能怪我,是他自己 方程式是真正的解藥,那麼他是不會有危 不好,就誤了他的生命,這是我對付這種 **險的,我們把第一顆解藥就給他吃,如果** 人的手段。」 隙秀蓮道:「是嗎?假如他開給我的

關在那裏?」 蘇絲黃怯怯地問道。「陳小姐,他們

「這兒還有地下基地嗎?」 「在地下基地的禁閉室中。

「是的,不但有地下的基地,而且還

有很强的火力設備,可以抵抗一個艦隊的 攻擊呢。

## 魚兒上釣

暗排香餌

出消滅鼠疫的解藥

陷阱,使陳彼得困入一間裝滿病鼠的密室中,一面逼使兩名潛伏島上的女專家即時製造

估計過高,東方四女俠可不是泛泛之輩,尤其是陳秀蓮,精明能幹,她看出事態的嚴重 盟成員培養病鼠散播出去,逼使陳秀蓮同意出讓天堂島給他們,但陳彼得對自己的力量

去黑死病的病屍體上天堂島上,由潛伏在天堂島上的兩名亞洲青年聯 上回書至陳彼得爲了得到天堂島的代理權,用了陰毒的手法,

,即時採取行動,麦面上同意陳彼得的要求,並帶陳彼得等到天堂島上去,暗中巳佈好

前文提要

的話……」 ,可以說是已經消滅了 ,如果還有第二頭

的死鼠了。」 「不只有第二頭・已經發現了 上百頭

「這就危險了,證明病菌已經開始夢

「會傳染到人身上嗎?」

了,在天堂島上,照理也不該蔓延,現在瘟疫,這種傳染病在文明地區已經被撲滅很快就死亡,死後屍體會發黑,一般稱爲 見你們是早就有所知覺了,很可能疾病是 既然有這種情况,必然是屬於人爲的 上發作,先是發高燒,接着身上起紅點, 概要七八天的潛伏期,然後開始在人的身 散到空氣中,在呼吸間都能進入人體,大「一定會的,因為了苗大量繁殖,擴 了是通信。 李昆道··「妳們知道得這麼清楚,可 李昆道··「妳們知道得這麼清楚,可

亞青聯盟向我承認了, 妳們放出來的。」 人帶進來的。 陳秀蓮忙道:「大衞,別寃枉她們 是叫一個姓陳的

李昆道••「每一個人的每一樣東西都

不成了。」 子道:「陳小姐,這是一件很冒險的行 萬一陳彼得的病毒發作得厲害,成爲無

病毒可能是經過特殊培養的 「爲什麼?妳們不是能製解藥嗎?」 「我們只能製一般的解藥,而這島上

「妳們怎麼知道呢?」

存蔓延的! 過徹底的消毒,一般的傳染病菌是無法生 「根據一般的常識,因爲這島上曾經

被老鼠咬一 是病鼠,誰都不願意去把人放出來, 那現在該怎麼辦呢,那間禁閉室中已經滿 「這… :我事先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萬一

血液中擴散的。」 「咬一口沒關係的,病菌是在他們的

他要用什麼方法才能製出真正的解藥。」 佐木和子道:「我去跟他談一談,問

「也許不會,但是陳小姐如果肯把天 「他會告訴妳嗎?」

堂島的控制權交給他,他就肯說了。」 「我爲什麼要把天堂島的控制權交給

他們呢?」

病毒蔓延發作,這島上每個人都逃不過的 妳提出這個要求的。」 包括我們兩個人在內,所以我們有權向 「爲了天堂島上的幾百條生命, 如果

個地球的人類,陳彼得說他只是拿天堂島 我把天堂島交給了他們,受害者將是大半 作爲試驗,他要把黑死病送到每一個地方 陳秀蓮道:•「我也有權拒絕的,假如

査一

假,因此祇好把東西搬來,請二位切實檢

「是的!他這麽說了,我也不知道真

開,檢查了每一具箱子後,佐木和子道:

蘇絲黃跟佐木和子把每一個紙盒都打

索。 ,然後再去進行對每一個受害的國家勒

制那些病毒的,只要對他們低頭,就不會 「那就讓他們去勒索好了,他能够控

「我不允許他們這麼做。」

虧欠我們很多,我們沒有理由去爲救人 佐木和子急了道•「陳小姐,這個世

制病毒嗎?」 佐木和子道··「我說過,這祇是一般 「沒有人要犧牲誰,妳們不是可以控

**拿**島上所有的人命來冒險。」 **式,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來冒險,更不能的製法,可是我相信一定還有遺漏的方程** 蘇絲黃道。「陳小姐,如果妳不同意

讓他們作個决定。 的話,我們要把這個消息告訴全島的人, 陳秀蓮道:「不可以,大家還不知道 一定會引起

能犧牲我們的生命去救別的 一片大哄亂。」這件事,如果妳們公佈出去, 佐木和子道。「那也沒辦法,妳總不 人 ,妳無權這

了。」
製出藥解嗎?陳彼得說只要交給妳們就成 麼做。」 陳秀蓮想了一下道: 「妳們眞的不能

還缺少了些特殊的成分!」 「這祇是一般的製法,我們相信一定

那些人放出來,由我們替他們消毒後,再 由他們協助製煉解藥。」 蘇絲黃道:「陳小姐,妳必須立刻把

「這些藥材難道沒有用嗎?」

分。」 「有用的,但是一定缺少了主要的成

一你們眞是這樣認為嗎?」

們的成績都是很優異的。」 大學開除了學籍,那只是操行的緣故,我 「是的!陳小姐,我們雖然是被帝國

妳們才能不够,他也不會挑上妳們。 」 「這個我相信,胡可爲選人很苛刻

並不比那些世界性的權威學者差多少,我威來為我們講習,因此我們的學理知識, 們說的話絕對有根據。」 到此地之後,他還邀了好幾位醫學界的權 佐木和子傲然地道:「而且我們在來

來 臟也臟不住,妳必須立刻把那四個人放出因此島上的人都聽見了我們的談話,妳想 們在開門的時候,已經把揚聲器打開了, 蘇絲黃更是要脅地道。 「陳小姐 ,我

是權威人士,應該認得出這些原料是做什 麽的,它們真能製煉黑死病的解藥嗎?」 陳秀蓮笑笑道: 「蘇絲、 和子,妳們

在箱子裏,妳們居然也打迷糊眼收下了 ,而且我把一張製造阿司匹靈的方程式放這些材料是我在外面藥房裏隨便抓了來的材料放在岸邊, 當作是黑死病的解方了! 這些材料是我在外面藥房裏隨便抓了來的材料放在岸邊,根本就沒帶進來,現在的 現那只是一些普通的材料,而且我把那些陳彼得他們是帶了一些材料來,但是我發陳彼得他們是帶了一些材料來,但是我發雨個女孩子又是一怔,陳秀蓮道:「 而且我把那些

騙我們的!」 佐木和子發出了怒吼道••「原來妳是

為的是證實一件事,妳們是跟亞洲青年聯陳秀蓮道:「不錯!我是騙了妳們,

再由妳們在實驗室裏繁殖擴散,傳染給島盟一夥的!這兒的病毒是陳家寶帶進來,

的那個陳彼得,就是一位專家!」 除它們,那要等組織裏派人來,妳關起來 會把病原體繁殖散佈出去,却沒有辦法消 好吧,陳秀蓮!妳很精明,一 我們就承認了吧!可是有一 點,我們只 切都査到了

會這麼疏忽的,尤其是藥劑方面,更不會 個陰謀家,却不是學者,他連拉丁文都不 個陰謀家,却不是學者,他連拉丁文都不 個陰謀家,却不是學者,他連拉丁文都不 一個陰謀家,却不是學者,他連拉丁文都不 一個陰謀家,却不是學者,他連拉丁文都不 一個陰謀家,却不是學者,他連拉丁文都不 一個陰謀家,却不是學者,他連拉丁文都不 一個學者不 在妳們的實驗室裏製造成功了一 如此的輕率,因此我以爲眞正的解藥已經

且每一種藥都只有特殊的標誌,別 不懂的!」 成千上萬種藥材,妳知道是那一種嗎?而 如果這麼有自信,就進去找好了,裏面 的人都 有

「他更不會說了,他是這個計劃的執

着陪葬!」 否則我們要拚着一死,也要把島上的人拖

個女郎對看一眼,佐木和子道。「

蘇絲黃有點不安,佐木和子道。「妳

陳秀蓮笑道:「還有那個陳彼得會看 「是的,可是我們不會說出來!」 「妳們自己總看得懂吧!」

行人,除非你把天堂島的控制權交出來,

連道· · 「妳們還有一個機會救自

己;就是現在把解藥交出來。否則妳們也 會丢進那間滿是疫鼠的密室中去!

耽地盯着她們,使她們意識到自己的處境 蘇菲,還有葉長青等,每一個人都虎視眈 ,逃是逃不掉的,只有硬撑下去。 兩個女郎抖了一抖,李昆、魯薏絲、

炸毀這個島!」 消息發出去後,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會禁 止這兒的人入境,甚至於派出大批的飛機 會成爲一個死島,我們組織把這兒染疫的 後天開始,就會有人跟着來了,而且這兒 處置好了,反正我們有五百條性命陪葬, 佐木和子一挺胸膛道:「隨便妳怎麽

圖上,沒有人相信它的存在,也沒人會找,但她隨即笑道。「天堂島不載於任何地 得到它。」 這一着很厲害,是陳秀蓮沒有想到的

瘟疫蔓延的地方,而且很可能他們會最先很高的保密代價,但是却不會包庇一個有 派人來轟炸!」 始擁有它的國家,雖然每年從這兒得到了 個國家知道方位的, 那就是原

沒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佐木和子的話不 陳秀蓮洩氣了 她以爲穩操勝券時

行,爲了阻止蔓延,曾經放火燒掉半個城恐懼都是相同的,當年的倫敦因爲瘟疫流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對黑死病的 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是恫嚇,那是非常可能的。 ,把很多沒染疫的人也燒死在裏面

的人就會因為缺少糧食而餓死了。要封鎖起來,使這個島孤立,很快地島 那的確是很糟的,不必要徹底毀滅了,是假如亞青聯盟眞把這個消息放出去 祇

他們用染病體的鼠血注進我們 蘇絲黃已經嚇得叫了起來:「和子 的血管。」

麼做的,那太不人道了。」 來,我想這祇是他們嚇嚇人而已,不敢這 佐木和子忙道:「蘇絲,妳先安定下

,活活的吃掉妳們。」們,但陳小姐認為太便宜了妳們了,才想出這個法子來,要妳們自食惡果,而且等妳們染疫後,我再放一批飢餓的病鼠進來妳們染疫後,我再放一批飢餓的病鼠進來 了他冰冷的臉••「妳們的所作所爲,還配 李昆的聲音傳了過來, 螢光幕上顯出

們太上算了!」

了。

而且在那種快速的行動下,也來不及躱開

兩個女郎沒想到李昆會突然動作的

吭了一聲倒了下來

陳秀蓮皺了眉:「大衞!你出手太重

兩個女郎的頸骨上。

,李昆點頭答應簽,然為可是不過一種招招手,李昆凑近去,陳秀蓮低語了一陣,忽然笑了,朝李昆

李昆點頭答應後,然後兩掌突發,砍在

和子 蘇絲黄聞了一下臂彎處,哭叫道。 是疫鼠的血,還有點二味………」

她們

的表現再决定吧,如果她們執迷不悟 陳秀蓮忙道:「你先別要求什麼,看

,我就允許你處置她們。」

李昆悻悻地一手一個,挾起兩個女郎

姐

,我要求妳一件事……」

的脖子,世上竟有這麼惡毒的女人,

陳

李昆憤然道·「我眞想一掌劈斷她們

這島上的人,遲早都會病發而死的,連陳這樣對我們,自己也不會得到好死的,在這個殺千刀的高麗棒子,劣等賤民,你 秀蓮都不會漏過!」 木和子却惡毒地對着螢幕叫道。「李昆, 她可能想到噁心,開始嘔吐起來,佐

而且有一個洞,像是被注射過的樣子。

然後她們看見對面的牆上一陣亮光閃

,兩個人的手在動脈處有着疼痛的感覺,在一間屋子裏,身上的衣服已經被脫光了走了。當兩個女郎醒來時,發現她們被關

的 病鼠的血液注入血管,否則是不容易染疫 是陳彼得提供的,除非她像妳們一樣, 們在沒有來之前就作了最嚴密的防護 李昆笑笑道:「佐木和子,陳小姐她 大概她不會發瘋得自己注射吧!」 , 把 那

見李昆跟一個叫勞瑞的醫生在一間屋子裏 動,那是一架閉路電視的螢光幕,她們看

,勞瑞戴着橡皮手套,

把一根試管中的紅

色的液體放在顯微鏡下看了一陣後說道。

「這頭病鼠的含菌量比剛才那一頭多了十

你這死高麗賤鬼是死定了,還有島上的人 佐木和子咬牙道:「就算她逃過了,

倍。

,也都染上了,你們遲早難免一死。」 ,相信我們很快就會有救的。 「勞瑞大夫已經打電報給他的朋友了

叫來好了,看是否能救得了你們。告訴你好了,把所有的傳染病學、細菌學權威都 佐木和子瘋狂地笑了起來。「叫人來

H86

素,我們就用這十倍含菌量的鼠血再給她 有反應,就是她們已經注射過抗疫性血清

「這要看各人的體質,如果那一針沒

「注射進身體後,要多久才

制。」

這兒,而且你們一定最先染上黑死病死去 的,如果誰怕死,還來得及說出來……」 我們絕不上當的,六條命換五百條,我「你別做夢,想從我們口中榨出解方來 蘇絲黃爲之所動,但佐木和子搶着道 李昆冷笑道:「反正你們三個都落在

是不一定每個人都會死,島上已經做了滅鼠工作,我們不一定會死,而且另外一些鼠工作,我們不一定會死,而且另外一些鼠工作,我們不一定會死,而且另外一些 出來的。」

們 限,你等着看吧!那一個人能逃得過,我 解救的。」 我們都已經安排了埋伏,絕不會讓人前來 的組織也會抵制的,在天堂島的四周, 佐木和子冷笑道。「後天是發作的期

痛苦! 伸手又按了一個按鈕,室頂上一個管子裏 毒的女人,我會整妳的,叫妳在死前嚐盡 佐木和子拋出了一連串的痛罵,李昆 李昆冷笑一聲道: 「和子,妳是最惡

噴出絲絲的氣體。

兩個女郎很快又失去了知覺。

己的動脈血管,把一滴暗紅色的液體注進 的另一頭是一個注射鹽水的針頭,刺進自 一根橡皮管連在一個大玻璃瓶上,橡皮管 己被單獨留在那屋子裏,手脚都被綁住 等她們再度醒來時,佐木和子發覺自

> 鏡,她可以看見自己的身上已經有着紅色 的小斑點。 ,周身有灼熱的感覺,對面是一塊大玻璃她知道那是什麼,而且她的喉嚨發乾

那是黑死病毒,已經發作了,她不禁

我來放一段錄影帶給妳看。」 李昆笑嘻嘻地進來道. 「佐木和子

過來的疫鼠踢開。 彼得還是精神抖擻,毫無懼色地把一些爬 已經嚇得臉色慘白,近乎虛脫了,只有陳 是地下的禁閉室,羅拔楊夫婦跟胡亞麗都 他再度扭開電視螢光幕, 出現的畫面

何打算?」 密的保護下,開口問他道:「彼得,你作 然後陳秀蓮走了進來,全身都在很嚴

絕不會交出解方的 都放出去,把天堂島交給我們的,我絕不改變我的主意,除 陳彼得冷笑道。「陳小姐, 除非 ,否則我們以非妳把我們 妳會後悔

會那樣對付你們的。」 個女間諜的遭遇了,如果你再不說, 陳秀蓮道••「你已經知道你們派來兩 我也

成員都是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的絕對忠貞 陳彼得笑道:「陳小姐,亞青聯盟的 我們絕對不會屈服的!」

協,我們會成功的 「對!彼得!永不屈服, ,總有一天會站在世界 永不投降妥

那一天妳們看不見了 佐木和子道:「我們會看見的,組織 李昆閼掉了電視,冷笑道: 「只可惜

會把我們的銅像建在每一個大都市的中

宗教的狂熱情操,我們每個人都是殉道者 我們的組織中才不會有叛徒,那是一 ,最虔誠的殉道者!」 李昆嘆了口氣道:「我本來不願讓妳 「當然,每個人都有這種信心, 種超

招待他們喝咖啡道:「我認輸了,你們喝邊,陳秀蓮已經把幾個人都放出了密室, 咖啡提提神,然後趕快開始着手提煉解方 好讓妳了解一下了 們太失望,但是妳既然如此有信心 他又扭開電視,畫面轉向了陳秀蓮那 ,我只

棄了

,全島的

人都恨透了她們,恨不得活

活撕碎了她们,一致公决要判處她們的死

刑

的! 「目前救人要緊,我反正是不會賴皮 「妳還沒有把那些武裝交給我們。」

到接收後再着手!」 都已經消除得差不多了,再也沒有那種威 管,才有再染疫的可能,現在島上的病鼠 生免疫,除非再用疫鼠的血液大量注射血 血清,立刻可以消除所有的毒素,成爲終 「不!只要解方配出 ,每 人注射一針

「來得及嗎?」

的 人兩小時 人兩小時就可以進入本島接收,我在十 以準備好!

直升機進來,我通知雷達站不予攔截!」 佐木和子忍不住笑了••「你們到底是

> 服了 李昆冷笑道:「妳別得意。我們是屈 ,但是妳跟蘇絲却不見得好過,妳看

化驗室中陳秀蓮正在 陳彼得顯得很不耐煩地道。「妳又不 螢屛一陣跳動,展開了另一畫面,在 帮陳彼得配製藥品 的直昇機全部炸毀!」 枚地對空的飛彈在十秒鐘內發射,把你們

告訴你實話,對於那兩個人,你們必須放 陳秀蓮頓了一頓才道:「現在我不妨 爲什麼不把蘇絲跟和子叫來帮忙?」 沉默好一陣子,陳秀蓮毫無退步之意

懂,

起來,妳說她們已經先被大家殺死了 只好犧牲她們了,不過希望回頭組織問 終於陳彼得一嘆道。「好吧!爲了組織

但是爲了使那些低階層的人不起反感, 「不一組織中高階層的人都會諒解的 難道你不敢担負責任?」

視的鏡頭下,讓每一個人都能看見。一 爲這兩個人一直到死亡爲止,都在閉路電 這樣子解釋好一點。」 陳秀蓮道:「恐怕我無法答應你,

氣道: 「那段只有口佈她們意志不堅,中 陳彼得臉色微微一變,終於還是嘆口

你們的人還沒有到之前,我可以呼勞瑞騰小姐,我希望能使她們不開口。」小姐,我希望能使她們不開口。」 毒發作 况 牛再爲她們進行 ,眼球也凸出來了。神智進人昏迷狀在更快,兩個小時後,她們的舌頭也為她們進行一次 在月,促使她們的病

兩個人出賣了大家,必須受到懲罰!

「辦不到,這是工島員一

的外次,這

一連串惡毒的咒罵,然後她看見勞瑞我詛咒你,我死後變魔鬼也饒不了你!」 「彼得!彼得!你不能這樣對付我的 佐木和千看到這裏, 已經包

醫生拿着一根大的注射简進來,就昏了

了多久,她却清醒了她以爲自己一定 一定會死了, 但是不知過

,大家情願同歸於盡!」把天堂島全部移交,否則的話,一切免談 化,然後等你們的人來,我帶着人走路, 死在黑死病毒下,然後跟那些老鼠一起火

大家情願同歸於盡!」

地叫道:「快把她們原出完了」是許

然後畫面再回到陳岐得与

,他憤怒

絲黃在同樣的待遇中。 看見了自己,也在另 的懲罰,你可以看看她們的遭遇。」

「還沒有,但是她們必須遭受到惡毒

「她們已經被殺死了

她扭開一個電鈕,佐木和子在螢幕

一個鏡頭中看見了蘇

「還有四個小時,絕對來得及,我們

必得要付出代價!」

「這是最後一個條件,她們兩個人必須

陳彼得剛要開口,陳秀蓮已經沉擊道

天堂島上的人,做出危害全體的舉動,就

「那不管,她們加入了天堂島,就是

「她們是受到了組織的命令!」

你發出通知,叫你們的人坐

種手段對付妳們呢?」

毒。」 這兒往下了疫鼠的血液,使我們感染了病了可是我記得清清楚楚的,妳還在我

有過這個印象,但實際上那只是妳的幻覺 陳秀蓮笑笑道:•「也許在妳的記憶中

「幻覺?一切都是我的幻覺?」

針孔,倒是臀部由勞瑞醫生注射了一針麻 對別。」 「是的,妳摸摸手臂看,動脈處沒有

我只接受了一針麻醉劑?」

間,便於進入催眠的狀態。」 「不錯!那使妳的神智昏迷了一段時

「什麼!妳對我使用催眠術?」

全接受了我的催眠。」 織犧牲妳的情境,才使妳的意志崩潰,完 景都無法使妳動搖,最後我狠心構成了組 的意志堅强也令我欽佩,我佈置的許多情 大概也够得上業餘權威的頭銜了,不過妳 錄上應該知道我在這方面的造詣很不錯, 陳秀蓮笑笑,點點頭道:「你們的記

嗎?」 「妳是說,我的一切都是虛構的遭遇

的 受力仍然十分堅强。」 ,以後妳們一直在幻覺中, 「是的!只有大衞砍妳們那一掌是眞 不過妳的忍

這種惡毒的試驗。」 「妳的手段太卑鄙了 ,居然對我進行

在島上的作爲呢?」 道:•「我把一切都交給妳的良知去判佐木和子低下了頭,陳秀蓮神色一整 陳秀蓮笑笑道·「和子,比起妳自己

H88

受你們的欺騙或威脅的!」

「受你們的欺騙或威脅的!」

「以來,我們不會的人物,我們不會們人都知道了你們的陰島的腦筋,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了你們的陰島的腦筋,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了你們的陰島的腦筋,如果妳想通了,再來跟我談,否則妳

容絕對不會洩漏給別人聽見。」 對我的態度與觀感如何,我們的談話的內 ,現在我想跟妳作一番詳談,可以嗎?」 「可以!而且我也可以保證,不管妳

佐木和子默然了很久才道。「陳小姐

回到組織中去了。 兩位無須離開,我要說的話不怕被人聽見 出去,佐木和子却把她們叫住了道··「這 也不怕被人知道,因爲我已經不準備再 她做了個暗示,魯慧絲跟蘇菲都準備

在向世界報復。」 產生了一種仇恨的心理,以爲這個組織是 青聯盟並不是一個很好的組織,骨子裏絕 不會像妳們所想的那麼簡單,妳們是飽受 社會的蔑視與環境的影響,對整個世界 陳秀蓮很高興地道:「那太好了,亞

發起所謂黑權運動……」 之上,所以他們中間一些較爲優秀的人在 苦的黑色人種,他們所受的欺麼遠在我們 種在有色人種裏還比較能抬得起頭的,最 種民族的蔑視是個普遍的現象,而黃色人 並不恨這個世界,有色人種遭受世界上白 佐木和子搖頭道:「沒有的事,我們

手法不對……」 爭平等也是一種天賦的權利,只是方法與 「民族或人種的覺醒是正確的行動

佐木和子立刻道:• 「陳小姐,本來我

> 對,但是若沒有黑豹黨的那些激烈行動,沒有所謂眞正的公理與道義的,只有權力沒有所謂眞正的公理與道義的,只有權力也經不想抬槓了,可是聽了妳的這番話, 們參加亞洲青年聯盟也是一樣,我們是向那些人絕不會對黑色人種客氣一點的。我 們對我們的尊敬。」 全世界的人證明我們的優秀,要爭取到他

絕不是方法,而且也不會成功。」 只是表現優秀的手段却錯了,運用暴力 用我們本身的表現來贏取尊敬也是對的 陳秀蓮道••「這個觀念是絕對正確的

呢? 「那麼,陳小姐以爲應該用什麼方法

舉動雖然幼稚,但是還無可厚非,可是他 ,高學兩隻手指,表示黑權的勝利,這個級的黑人運動員,他們在得到金牌領獎時 表的國家失去了敬意……」 演奏國歌時,表現出桀驁的態度,對所代 們在同時却犯了另一個錯誤,他們不該在 「用很多方法都行,像美國的一些超

他們的國家!」 「那是因爲他們認爲那個國家並不是

國家才是他們的國家呢?」 陳秀蓮嘆了口氣・「他們認爲那一

「他們在心裏或許認為他們祖先來自非洲 認定非洲的國家才是他們的祖國…… 佐木和子不禁默然,陳秀蓮繼續道: 「不錯!很多人是那樣想的。」

很多國家都獨立了,而且也都組隊參加世代表他們自認為是祖國的國家呢?非洲的陳秀蓮笑道: 「可是他們為什麼不去

個人,都笑吟吟地看着她 堂島的客房,陳秀蓮,魯薏絲、 看見自己在一間屋子裏,那好像是天 李昆好幾

「沒什麼用的,我只要一按鈕,有十

「同歸於盡,我們的人已經來了。」

對往事有點模糊, 她只感到自己頭痛欲裂, 却又記得十分清楚。 四肢痠軟

陳秀蓮笑道:「和了,謝謝妳的合作, 們已經取得了配方。 蘇絲黃仍然很疲倦地蜷在她的身邊, 而且也爲全部 的人員作,我

方程式。」

「什麼?妳是說那配方是我提供給妳

的。 分, 樂指點了出來。妳們很細心,準備得很充 若不是妳自己指出來,我是絕對找不 而且很聰明,放在蒸溜水的人瓶子 「沒有,妳只是在我的陪同下, 把解 到裏

說明白 說明白一點好嗎?妳不是跟彼得相互妥協了,她努力地搖搖頭道:「陳小姐,請妳 好了,要把我跟蘇絲兩個人處决了以平 佐木和子 彷佛有點記憶, 但又全忘記

欠不是個主張暴力的人,怎麼會用那「沒有的事,天堂島是個和平的地方」

家也都會歡迎他們去參加的,這些人在美界運動會,以這些人的優越表現,那些國 走到非洲呀,為什麼他們不去呢?」國的行動也很自由,他們也可以很方便的

妳是知道的,只是無法回答而已。 做美國人,却更不屑爲非洲人,對嗎?」 對非洲的落後,他們更爲卑視,他們不想 些人在內心裏面,更看不起非洲的國家, ,陳秀蓮道…「你不能回答了嗎?我相信 佐木和子幾次張口,却沒有說出話來 因為這

國社會所受的歧視,就會體驗到那些人爲在那兒生存。可是妳若知道有色人種在美 什麼也不願做個美國人。」 得起,也落後到任何一個文明的人都無法 地區實在是太落後了,落後到無法使人看 然不錯,但也不能怪他們;因爲非洲很多 佐木和子無可奈何地道··「妳的話固

們的處境,黑白的糾紛在美國形成了一個陳秀蓮道。「我很了解,也更明白他 起黑種人,又怎麼中人們也們自己都看不白種人更歧視黑種人,連他們自己都看不 思想太幼稚,他們崇尚黑權,把自己的成 不爭的事實,但是我仍然要認為那些人的嚴重的問題,黑種人在美國遭受歧視也是

種族問題,沒有黑白糾紛。 佐木和子只有道: 「好在亞洲還沒有

視,究其原因是什麼?」 很難改變得了的。妳在本國受到很多的 在。這種所謂種族的優越感,由來已久 陳秀蓮笑笑道:「妳錯了,亞洲雖然 糾紛,却仍然有種族問題的存

一因爲我是個雜種混血兒!

妳的父母都是優秀的種族,妳不應該受到 歧視才對。」 尊敬,而大和民族也是個很自傲的民族, 陳秀蓮道••「白種美國人在日本很受

起日本人,更看不起我們這種混血兒。」 美國人,他們根本是以勝利者自居,看不 日本人就不好,這是日本人的看法。至於 也問過一些人,所得的答案很妙,他們說 道是什麼緣故,我曾經思考過這個問題, 佐木和子頓了一頓才道:•「我也不知 美國人很好,日本人很好,美國人跟

化,是因為嚴重性的比數佔得大而已。妳問題。在美國,這個問題之所以變為尖銳 族問題了嗎?」 們參加這個亞洲青年聯盟,難道就沒有種 被否定的,可見這個問題,不是純膚色的 排外性,天生的優越感,非我之類,都是 「這就是了,每一個種族都有天生的

佐木和子張口欲言,但却沒有說出話

否定的一種人!」 的是中國人也好,日本人也好,反正總不 會有妳跟蘇絲的份,你們是生來就被人 ,我相信還是存在的,不管在上面領導 陳秀蓮笑笑道。「妳不必想法子掩飾

我們 的錯嗎?」 佐木和子的臉上湧起了怒色··「這是

個社會太深,遺留的影響太大,所以,雖 而是老一輩的人把門戶種族的觀念種入這 陳秀蓮肅容說道:「這不是誰的錯, 八盡了很大的努力,還是無法改變過

佐木和子道: 「我們這輩子就永遠受

歧視下去?」

觀念、 語言,都有着很大的轉變,有許多思想、 是變動最大的五十年,人的思想、 代潮流的。妳把整個世界來看,這五一年 思想雖然有殘餘的影響,但是却扭不過時 可是在最近也受到了突破。…… 陳秀蓮道:。「那也不盡然,老一代的 留傳到現在已經有了兩三千年之久 習慣、

妳們絕對無法從亞洲聯盟中取得。」 然是由於時代的衝擊影響,但是最主要的 才能得到人家的崇敬,但是這種成就 還是妳們自己的努力。只有真正的成就 「妳們之能否從世人的眼中改變,固

兩個雜種,並沒有什麼地位。 道,我也明白在亞洲聯盟中,我們仍然是 佐木和子道··「陳小姐,一切我都知

「那你們爲什麼還要爲這個組織拚命

嬉皮 找食物,有時還要養活那些寄生虫似的男 跟男人做愛,至少還可以獲得生活的報酬 我跟蘇絲自暴自棄,已經在沉淪的邊緣了佐木和子嘆了口氣:「有一段時間, 們身上發洩取得滿足,却仍然要我們出去 起,生活得比一個賣淫婦還糟。因爲她們 。我們被學校開除,跟一批嬉皮們混在一 而我們呢?只要是個男人,都可以在我 ,幾乎連禽獸都不如了…

欣賞那種生活的嗎?」 陳秀蓮頗感意外地道:「妳們不是很

以前我們受到一些人的歧視,但畢竟還有久了,我們突然覺醒,知道那不是生活。 ,從迷幻藥中求得一種暫時的解脫。日子 「開始時只是內心的苦悶,需要發洩

> 間,根本是沒有尊嚴這個名詞的!」 却也沒有人再尊敬我們。在那一羣禽獸中 資格都失去了。固然沒有人再歧視我們 們。可是到了那個圈子裏,根本連做人的 一些人是同情我們,全心全力地在帮助我

子呀! 陳秀蓮道:「那妳們就該脫離那個圈

死了都不肯放鬆,他們會悄悄地把屍體賣 放我們離開的,他們緊緊地咬住不放,連

給醫學院,供學習解剖之用!」 「這……警方難直不管嗎?」

管呢! 界就沒有那些人活過的資料,又如何着手 死了沒人知道,沒人去報失踪,整個世

法把我們送到這兒來!」 干涉!經過一段時間的療養、訓練,又設有這個力量,敢把人從那兒帶走而沒人敢 「是組織把我們帶走的,也只有組織

的 讓我們體驗到亞洲靑年聯盟的勢力之强大 立一個新勢力,也帶我們到各地去旅行 責訓練的主持人之一,他鼓吹我們着力建「大部份是思想上的。陳彼得就是負

地向曹有的黑社會挑戰,逐漸把地盤擴充批年輕人,一批好勇鬥狠的年輕人,逐漸擁有了相當的地位,他們主要的勢力是一 種的行業,有些人在他們所在的國家中 「是的,他們的成員很多,進入了各 的黑社會挑戰,逐漸把地盤擴充,一批好勇鬥狠的年輕人,逐漸

「妳們受的什麼訓練?」

「這個組織的勢力很强大嗎?」

「那妳們又是如何脫離的呢?」

點感激?」

「妳們所以爲組織賣命,只是爲了那

佐木和子苦笑道:「我也說不上

到一點尊嚴與尊敬! **種成分都有一點,但主要的是我們可以找** 進去!」

「脫離?談何容易。那批吸血者不會

大的地位?」

「妳不是說在組織中,

妳們並沒有多

「那是被遺棄的世界,活着沒人關心

們很受尊敬。更重要的是我們滿足了那種重要多了,尤其是對那非組織中的人,我很高,但是在一般的比較下,我們顯然是「那只是在組織中,我們不可能爬到 的脚下懇求。」 對我們吐口水的人弄來,讓他們跪在我們 經在組織所設的研究室中担任研究的工作 報復的慾望,我們在未曾到天堂島前,曾 我們可以選定研究的對象,把一些以前 「那只是在組織中

研究?」 陳秀蓮嗯了一聲道。「妳們在做什麽

「麻醉品的研究,各種傳染病毒的研

人對妳們懇求呢?」 陳秀蓮不明白的問道: 「那又怎麼使

有效地控制了!」 沒有其他的來源,這樣,這個人就爲組織 他們除了從組織那兒,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他們染上毒癮後,再有效地加以控制,使「麻醉品的研究是把試驗者强迫注射,讓 受組織的指使,獲得所需的毒品外,再也 代用品,於是他們離開後,除了乖乖地接 佐木和子的眼中發着光, 興奮地道。

有效的控制是對樂物的控制嗎?」陳秀蓮忙道。「慢來!妳說的第一個

,殘剩的性能使得癮頭加深,形成一種循用藥品去過癮,解瘾的藥物性質是相同的吸食毒品的而上癮是一樣的,纏頭來了,吸食毒品的而上癮是一樣的,纏頭來了, 「那不是毒藥,是麻醉藥中的刺激素 「可是你們研究的這種藥物……」 些地方。 令官就行了,所以我們的藥丸多半用在這最笨的方法與手段,只要控制住他們的可

身上,種下相對的誘留劑……」 以及各種不同的性能,然後再在試驗者的 分加以改變,使它具有各種不同的組合,

「是的!我們把嗎啡因的分子組成成

制了多少軍隊?」 陳秀蓮暗暗吃驚問道:「你們已經控

勢來看,一個司令官也未必真的能使他的 定要眞正的起作用的!」 **隊盲目地服從,我們所控制的那些人,** 並不是真的要去控制軍隊,照現在的局 佐木和子笑着道:•「我只是擧個例子

到了極點,一定要有三號的藥丸服下去,使那個人全身或如針刺,或如蟲咬,難受臟肌膚,到一定的時間,就會發生作用,

才可以使他恢復正常。」

「只是恢復正常嗎?」

到了極點,

一定要有三號的藥丸服下

而自殺了。」

能熬過四十八小時的,藥物的本身不會致

「我不知道,我經手試驗過的人沒有 「假如失去了藥丸供應會如何呢?

人於死命,那些人都是熬不過痛苦的折磨

劑,這種樂物由血管輸送和全身,侵入內說我在一個試驗者身上種下的是三號誘留

我只是ト據它的性能暫時命名而已。比如「這是一種化學成品,還沒有定名,

環

「這個誘留劑又是什麼東西?

「有那些人呢?」

自殺,一個是上議員,一個社會頭子,這身份,我只知道在我的試驗中,有兩個人我們在做試驗時,並不了解那些試驗者的佐木和子道。「這個我不清楚,因爲 認識了,不過總也差不多是這種身份。」 來作爲試驗對象的,其他的試驗者我就不 兩個人是曾經迫害過我的人,是我指定要 陳秀蓮道: 「那你們的勢力的確很龐

只要斷了藥丸供應,就會活不下去。」

「差不多是二十四小時吧,所以他們 「每顆藥丸能管多久的時間呢?」

「那不就等於是小說書中常用的那種

沒有致人於死的作用了!」

自殺,那就不能稱爲毒藥了,因爲藥物並 ,那才能稱爲致死的毒藥,至於刺激得人 鉀吃下去會立刻致命,而且能直接殺死人

說法跟看法不同,我們對一個人的死因判

「陳小姐,我是個學醫的,因此我的

「這跟用毒藥殺人有什麼不同?」

斷,只作直接的原因而不涉及其他,氰化

一定要每天服解藥才能保住性

正常已經是天下最美麗的事了!

「是的

,對一個毒癮患者來說,恢復

「是的,陳小姐,所以我必須要對妳

的時候的事,現在有幾種就不知道了

「靠着這種藥物,你們控制了不少人

「一共分爲七號,不過那只是我經手

你們製的這種毒品有幾種?」

因此轉變話題,頓了一頓又道: 「和子

陳秀蓮知道這個槓沒有抬下去的必要

在必得,會動用一切的力量的。」力,還是不要跟他們正面衝突的,他們志提出忠告,如果天堂島沒有確實自保的能

己操心吧。」 「和子,妳別爲我担心,還是爲妳自

會再容許我活下去,我希望能够取得妳的 太刻薄了,我既然洩漏了秘密,組織也不 佐木和子嘆了口氣,道。「組織對我

攻擊的力量。 「首先我要知道天堂島是否有應付的「如何保護妳呢?」

胡可爲在天堂島上確是設置了 力與相當精良的配備,可是我把它撤消了 ,只留下了一些防禦性的設施。」 陳秀蓮想了一下才道:「不瞞妳說, 一支地下武

「因爲我不想用來攻擊誰。」 「爲什麼要撤消呢?」

備,作新武器的競賽,弄得人人都緊張萬所以世界上一些大國拚命在充實兵力,設 分,但也有些國家,從沒有浪費一毛錢在 要提高自己的武力才能趕得上適度範圍, 的標準,當敵人的武力增强時,你也就需 建軍上,仍然過得很好,像瑞士就是一個 「不需要,因爲這個適度很難有一定「但是適度的自衞總是需要的呀。」

强國對立,就必須要有緩衝的地方……」 能够中立,是環境造成的,因爲有幾個大 「那是一個永久中立國,他們之所以

童跟青年們的育樂營地。」 付之公開,託交給一個國際機構,作爲兒 陳秀蓮微笑道:「我也打算把天堂島

一片產業呢。」 「那不是太可惜了嗎?這是很值錢的

就不是賺入而是如何用出去了 不完,人到了這個程度後, 且每天都花掉一萬元美金, 賺錢已經沒有與趣了, 「和子,妳應該知道我的財富,我對 **美金**,這一輩子也花 ,就是我不工作,並 對金錢的觀念

是天下最可愛的女孩子。 佐木和子異常羨慕地看着她道••「妳

想像,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也許也有

太多的人,因爲那種藥丸製作的成本太高

「這個我不淸楚了,但是我相信不會

,製煉手續很複雜,而且組織也無意大量

「武俠小說中的那種藥只是小說家的

是那個樣子。這種構想就是從那書上面來佐木和子笑笑道••「是的,就差不多

,不過略有一點不同!」

「什麼地方不同?」

命,許多壞的武林組織或是邪惡的統治者

往往用來脅制他的部屬。」

H90

步到那種程度,世上還沒有一種毒藥能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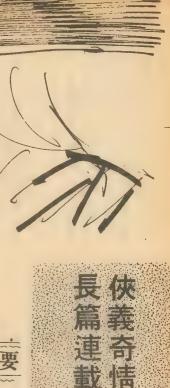
「亞青聯盟的成員分內外兩個系統,

製造……」

遠在人體內,隔一段時間,用別的藥物去

這種可能,只是目前人類的醫藥還沒有進

保護……」











提

在重新修築三清殿時,忽然一位工匠出手暗算燕冲天,立時,十幾個工匠同時出手對付 獨孤鳳也獨自他去……獨孤無敵請了「天殺」組織來暗殺燕冲天,這天,十幾個工匠正 君的屍體,心情沉重,這些沉重的打擊使他變得像白痴般,最後他獨自悄悄出關了,而 孫弘掩護,獨孤無敵才得以逃脫,但公孫弘也因此喪命。此刻雲飛揚對着公孫弘和沈曼 冲天,原來那些工匠均是「天殺」組織的殺手,燕冲天終於寡不敵衆而中劍 上回書至無敵門中,雲飛揚急攻獨孤無敵,非置無敵以死地,以洩心中氣憤,幸得公

### 梵音誦不 絕

燕

手特別敏捷。 有多少斤肉,也大概是因爲這個關係,身 亦是一身工匠的裝束,全身上下,看來沒 用劍的是一個瘦削如猿猴的中年人,

天。 雙脚往牆頭猛一蹴,連人帶劍直飛向燕冲身形左右移動,最少變換了百次,然後, 他本來高踞在牆頭上,那片刻之間,

就驚人 這一劍所採的角度恰到好處,速度更

**,只是飛撞在牆壁上,「噗」的脊骨斷碎將那個工匠踢得飛回去,却沒有飛回牆頭他的脚已踢在那個工匠的身上,連人帶劍** 燕冲天的反應也不慢,劍一入心胸,

> ,貼着牆壁,滑倒地面,吐血不止 一股血同時箭一樣從燕冲天的心胸射

也似, 燕冲天的面色亦同時變得有如死魚肉 仍兀立不倒

如何應付得來。

個人同時應付十多個憤怒的武當弟子,又

那四個工匠雖然是殺人的好手,但

見過這種神威,不由都怔在當場。 雖然是悍不畏死,殺人如麻的殺手,幾曾

一眼,立即後退

他們分四個方向逃去,但仍然被四方

# 毒釘似飛蝗

出來,激射出丈外

將那四個工匠斬爲內漿!

事情,驚怒之下,兵器齊出,叱喝聲中,

那些工匠這時候已只剩下 四人,他們

傅香君第一個趕到,那四個工匠相顧 武當派的弟子這時候亦聽到聲音趕來

練

近日爲了重振武當派聲威,無一不日夜苦

他們每一個的武功其實都不在那四個

一不是忠貞份子,之前爲了攻打無敵門,

武當派迭遭巨變,仍然留下來的,

**那些武當弟子一看便知道發生了什麼** 八面趕來的武當弟子一一截住。

耳聽一聲聲叱喝,饒是平日怎樣 再顧江湖規矩,一齊動手。工匠之下,憤怒中武功更發揮至盡,也不 那四個工匠面對一張張憤怒的臉龐

當弟子 在他們倒下之前,却仍然殺了三個武

轉奔向燕冲天 燕冲天仍站在原地 那些武當弟子砍倒了四個工匠, 雙目圓睜,

她精研醫藥,又怎會看不出燕冲天經已 傅香君雙手扶着燕冲天,也是沒有動

也不

無藥可救 姚峯走過來,扶住了燕冲天的另一邊 , 看見傅香君這樣, 亦不敢妄動。

燕冲天的面色,不禁由心寒出來。 他當然知道傅香君精研醫藥,再一望

老人家有什麼吩咐?」 顫動了幾下,却沒有聲音發出來。 姚峯看在眼內,脫口道: 燕冲天就那樣站着,好一會,嘴唇才 「師伯, 你

燕冲天終於說出聲。 「找飛揚回來:

手? 聽得很清楚,傅香君接問:「是誰下此毒 語聲嘶啞,但是,周圍的武當弟子都

絕 「嘩」 「天殺-的噴出一口鮮血,頭一仰,終於氣 」這兩個字出口,燕冲天

當弟子紛紛上前,跪倒在燕冲天周圍。 一師伯 -」姚峯脫口狂呼,那些武

亦跪倒在一旁,傅香君的眼淚已經掉了下 姚峯傅香君扶着燕冲天的屍體躺下

一樣,雖然知道天帝是死在雲飛揚燕冲天 這些日子,燕冲天與她完全就像父女

無心,對於二人並沒有怨恨之意。天蠶功的合擊之下,亦知道二人完全出於

她才會終年在江湖上流浪。 也就因爲不滿逍遙谷,不滿父兄的所爲, 她雖然長於逍遙谷,却是天性善良,

才會跟隨燕冲天,暫時在武當山上住下 厭倦,雲飛揚一事更令她大生感觸,所以 她實在希望平靜的過一段日子,也希 多少年了,對於這險惡的江湖她已經

家與武當派的仇恨化解。 當然她更加希望能够憑她的力量,將傅 她總是覺得,傅家欠武當派實在太多 望能够帮助武當派做一些事情。

竟然就此被人刺殺。 那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燕冲天

「天殺」是什麼意思,傅香君當然明

白 殺」的力量來對付武當派。 於黑道上其他邪惡的組織,就是沒有往來 ,逍遙谷風雨雷電亦曾經考慮到借助「天 也會特別關注,何况在天帝未脫困之前 逍遙谷本來就是一個邪惡的組織,對

光的日子。 問題,最重要還是逍遙谷也曾有過一段風他們結果並沒有這樣做,這並非價錢

首推逍遙谷 在無敵門未崛起之前,在黑道的組織

恢復當年的聲望,而且他們亦始終相信, 會有達成目的的一天。 憑他們自己的力量就算多化一些時日, 「天殺」,即使滅了武當派, 若是被江湖上的朋友知道,他們借助 他們亦難以 總

但既然有過這個企圖,對於天殺這個

玉書的口中,多少亦知道一些。 ,傅香君雖則從來沒有過問這種事,組織的情形,他們當然也調查得非常

,脫口道:•「天殺是什麼意思?」 姚峯跪在那裏好一會,才突然省

現在她才認識這個組織的可怕

其實並不多。 向深居簡出,對於江湖上的事情,知道的 沒有一個武當弟子回答得出,他們

織 傅香君應聲道: 「那是一個殺人的

姚峯愕然道。「你是說有 人出錢買兇

刺殺師伯?」 傅香君無言點頭。

就好

像傅香君一定知道似的

那是誰?」姚峯盯着傅香君

傅香君這句話已到了咽喉, 會不會是我哥哥? 但到底沒

姚峯隨即道。 一難道是獨孤無酌?

姚峯轉問道。「天殺又是在什麼地方作聲,只是歎了一口氣。 他信口說來,竟一猜就中, 傅香君沒

樣的一個組織。」 傅香君搖頭。「我只知道江湖上有

叔報仇。 出來,問清楚是誰出的錢,一定要替燕師 我們就是拚了命,也要將他們的頭兒找 姚峯雙手握拳,恨恨道:「不管怎樣

那些武當弟子轟然齊應。

雲大哥找回來,儘管他心灰意冷,到底是 傅香君歎息道·「以我說,還是先將

武當派的人,一定不會坐視不管。」 姚峯苦笑。「到那兒找?」

息,一定會趕回來一看究竟。」 消息放出去,就是找他不到,他聽到了消 一定就是出關去,大家一路找,一路將 「雲大哥是一個老實人,他說要出關

雲大哥回來,事情就會簡單了。」 姚峯連連點頭,傅香君接道:「只要 「他的武功也事實遠在我們之上。」

問 傅香君又歎了一口氣,姚峯聽着忽然 「傅姑娘好像有很多心事。」

姚峯再問・「莫非傅姑娘還發現了什 傅香君沒有回答。

不會是我哥哥的所爲。」 「我在想,這件事會

娘怎麼會突然這樣想?」 一傅玉書?」姚峯面色一變。 「傅姑

這個組織。」 敵本就是同一類人,而且他也知道有天殺 傅香君凄然一笑。「我哥哥與獨孤無

「我會找他問清楚的。」 姚峯無言。 姚峯看見傅香君那種表情,再也問不 傅香君緩緩站起身,目光一轉:

到雨 陣難言的落莫。 苦雨凄風,吹打在身上,每個人都感 風吹過,「簸簸」的洒下了一陣細

武當派的刦難到底什麼時候才終結?



**黄昏,雨未歇,長街上遍是泥濘。** 

百家集也因此變得冷淸淸 這場雨已下了三個時辰,本來熱鬧的

長街上偶然有兩三個人走過,都是急

着脚步,看也懶得看周圍的情形 所以獨孤無敵的出現,也沒有引起他

手中多了一柄油紙雨傘,他走得並不快 路走向那間周家長生。 獨孤無敵仍然是那一身裝束,只不過

這正是燕冲天死後的第三十天

助他們

的燈光下,那間店子看來更恐怖。 門也是虛掩,無敵推門走了進去,並 長生店的門前懸着一盞白燈籠,慘白

不見有人。 他反手將門掩上,在旁邊一張櫈子坐

下 沉聲道••「我來了。」

次所見一些改變也沒有。 材後轉出來,手掌油燈,與獨孤無敵上一 」那個駝子應聲從一副棺

上。 無敵目光從草笠下射出,盯在駝子面 「你們果然沒有令我失望。」

出來。 冲天,却沒有一個能够將燕冲天的屍體帶 天準備了一副棺材,可惜他們雖然殺了燕 駝子淡笑道。「我這裏本來已替燕冲

不容易。」

人? 「是不是因爲他們都已完全變成了死

有

工匠完全换走,而所有假扮工匠的人,竟傳,我實在難以想像,你們竟能够將那些 他們總算都能够完成任務。」 無敵語聲更低沉。「天殺果然名不虛 駝子並沒有否認。「但

無敵道:「多久?」 「七年八個月

小數目,却物有所值,你們也賺得實在並 設辦法籌錢,我實在替你担心。」 一張鐵網,竟能够分異文文。在那些中空工具裏,運上武當山,其中的無敵道。「我還知道他們將兵器收藏 有錢人,否則你將時間這樣子浪費,不去 的工作能力,不大相信我們能够一下擊殺 了他們的秘密而不被他們察覺亦一樣不容 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嵌回。」 然沒有一個引起武當弟子的懷疑。」 可以離開了。」 ,我實在很樂意付給你們。」 駝子冷冷的盯着無敵。 駝子接吩咐。「將錢留在櫃枱上,閣 「十萬両銀子也是我提出來的,若是 無敵道··「十萬両銀子無疑不是一個 無敵只是笑。 無敵笑了笑。「現在相信了 駝子「哦」一聲。「你始終懷疑我們 」駝子的語聲更冷。 駝子搖頭道:「幸好你本來就是一 無敵懇切的道:「我原是準備必要時 駝子冷冷的笑問:「你知道?」 「能够發現他們的秘密不容易,發現 一臂之力。 個

我們已很久沒有遇過了。」 駝子搖頭道: 「好像你這樣的客人, 的

無敵道・「所以我才說抱歎。」 駝子面色一變。「你沒有?」

無敵道•「你記得倒也清楚。」

材裏。」 害我花了差不多三個時辰,才將他放進棺 「因爲是我親自收殮他的,那一次,

狀呢?」 塊,沒有三個時辰,如何能够把他縫回原 給送回來的時候,一個身子已變成七十二 無敵「哦」一聲,駝子解釋道。

「這樣殺人有傷天理,我只是爲他們 「看來你的心腸倒也不壞。」

減少一些罪孽。」 無敵再問:「不知道你們要怎樣處置

駝子道:「你與這之前不付錢的人不

無敵道•「不同在那裏?」

十五天應該可以的了。 , 並不在求氣, 既然三十天不够給多你 「那些人是真的付不出,要躲起來, 。」駝子歎息道•「做生意是在求

無敵搖頭道•「不可以。」

楚無敵門並不是一個沒有錢的組織。」 無敵道•「在我第一次進入百家集的 駝子道・「事在人爲,而我們亦很淸

然是有如鶴立鷄羣,很容易被一眼認出來,身材擧止却沒有改變,無敵門雖然已經,身材擧止却沒有改變,無敵門雖然已經 時候,你們已經知道我的身份了

「是麼?」

隨便接下這一宗生意?」

是帮主之前,一向都有人處理錢財收支,」無敵歎了一口氣。「而這位獨孤帮主還不見經不是帮主。 着道··「獨孤帮主的信用豈非一向都很不 解决不來,需要借助你一臂之力?」殺也不能够替你解决,又還有什麼人天殺 無敵不由得怔住。

既找得到我們,應該明白這道理。」 定就懂得殺人,殺人是另外一門技術,你 駝子笑接道:•「武功好的人,並不一

逍遙谷一戰之後,這位獨孤帮主便已經不

駝子只是聽,沒有插口打斷無敵的說

無敵接道。「不過這位獨孤帮主記得

無敵沉聲道:「我這一身武功,不值

原則,若是每一個僱我們殺人的人都這樣 天殺早就已經不存在的了。」 「這不是值不值的問題,而是天殺的

又豈甘長時間受命於人,這一點,帮主應 比我們更清楚。」 駝子又道··「再說,以帮主的身手 無敵沒有再說話。

到秘密分舵走一趟,就可以弄妥。」 主還不將十萬兩銀子放在心上,以爲只要 又是跟隨他多年的心腹,所以這位獨孤帮 在其他的幾處秘密分舵都存有錢,打點的

「結果怎樣了?」

無敵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那閣下的

已經不知何時完全溜掉,只剩下一間空屋

「那些獨孤帮主以爲是心腹的手下

子。」無敵又歎息一聲。

駝子亦歎息。「我實在很同情那位獨

好要命了。」 駝子道:•「帮主既然不給錢,我們只

無敵淡然一笑,說道: 「這豈非雙重

孤帮主。」

「以這位獨孤帮主的身手,要搶十萬

的尊嚴,不能够計較那許多的了 駝子鄭重的道··「爲了維護整個組織 無敵忽然道。「你能够作主?

他就是做得來,也厚不起這臉皮。」 可惜他身居高位實在太久,要叫他再做賊 而銀子回來,本來也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駝子道•「這實在可惜得很。」

無敵緩緩將兩傘收起來,接將草笠解

「所以他只有到來,請天殺替他出一

語聲一落,條的將手中的油燈吹 「這件事並不比殺燕冲天爲

柄長劍突然穿破櫃枱,刺向無敵腰間。 無敵腰一擰, 突然揮拳,只一拳便將 來,也就在這刹那,一

那張櫃枱打塌。

駝子笑起來。「你解决不了的人,天我能够替天殺解决幾個人。」

已經有主意的了。」

無敵再將幪面的黑布也解下

駝子道··「閣下說得出這句話,相信

一聲,當塲氣絕身亡。

就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似地。 無敵拳一收,大馬金刀的坐在那裏 駝子這眨眼之間, 已經消失在棺材旁

見東西,燈光從門縫外透進來,雖然是弱 對無敵來說, 已經足够。 無敵目光落在駝子消失的位置,一字 店堂中雖然陰暗,還未至於完全看不

出來,斬釘截鐵 「不能够!」駝子的聲音在棺材裏傳 字的道••「這一拳是否能够令你們改變主

那些棺材的上蓋同時飛起來,一塊塊 無敵身形隨即撲出,撲向聲音發出

飛撞向無敵。

連人帶劍,亦向無敵飛過去。 一個個黑衣人同時從棺材中彈起身,

一對翅膀也似的,撲前的身子突然往後 無敵那刹那雙掌突然一翻,就像是長

敵。 往棺材一點,立時倒飛了回來, 應也很靈敏,半空中身形一頓一沉,脚尖 多塊棺蓋相互撞擊,那聲勢實在驚人。 從棺裏竄出來的那十多個黑衣人的反 棺蓋從他脚下飛過,相撞在一起,十 飛撲向無

的地方,穩如泰山,氣吞河嶽。 無敵身形落下 ,竟然也就在原來站立

暗器已從衣袖射出,全都淬上毒,一支藍

「若非是獨孤帮主,我們又那會這麼

無敵手一抄,又抓住了那頂草笠上下汪汪的,令人看來驚心動魄。 飛旋,將射來暗器完全擋下,突然脫手擺

離開類子,曳着一股血紅倒飛了出去!個黑衣人的咽喉上,那個黑衣人的頭立 那頂草笠「鳴」的劃空飛過,撞在 人的頭立時

一劍之上。 不住,手一點, 在雙掌中,猛一揮,那個黑衣人再也把持 無敵雙掌拍一下,將刺來的一支劍拍 人飛出,飛撞在旁邊刺來

**撞來,雖然想收劍,但還是不及。** 那個飛身一劍刺來的黑衣人眼看同伴

得凌空墮下來。 劍從後心穿過,握劍的黑衣人亦被震

那支劍的劍柄抓住,刷刷兩劍劈出 無敵雙掌接一翻,右掌一採,將奪來

劍光閃處,飛返來的兩個黑衣人一個

幾乎同時身首異處。 被他的劍劈斷,人亦被劈開兩爿,另一個

敵手中使來,已無疑神兵利器。 那只是普通的劍,但貫上內力, 在無

· 拉箭矢穿過了一個黑衣人的心窩,再挿入 另一個黑衣人的咽喉。 無敵連殺兩人,劍突然脫手飛出,離

這一擲既勁且準,一擲殺二人,那些

黑衣人無不聳然動容,身形一頓。

無敵若無其事,轉身舉步,過去將門

了一百支弩箭,掛在飛簷下那盞燈籠亦被 即時一陣篤篤亂响,大門上最少釘上

三支利劍緊接往無敵身後刺來,無敵

弩箭射滅。

三個黑衣人當先向他撲來,劍未到,

身上下便插上碎裂的木條,那些木條就像 藏在櫃枱中的那個殺手挺身欲起,混

1190

衣人慘呼連聲,被射成三隻刺蝟。 弓弦聲又起,亂箭如飛蝗,那三個黑

來得及再上箭匣子發射。 多個黑衣人雖然手持諸葛連弩,沒有一個 掠,竟比箭還快,守在對門長街上的三十 無敵隨即一翻身,疾掠了出去,這一

雙手亂抓亂掃,竟將那些人完全擲上了瓦 無敵一掠三丈,落在那些人的身前,

一時間驚呼聲四起

來。 長生店那邊,正好看見駝子從店內走了出無敵一拍衣衫,轉過身子,目光轉回

「獨孤帮主不愧爲獨孤帮主。」 駝子鐵青着臉,盯着無敵,冷冷道·

江湖, 之上,却是出身於名門正派,又甚少涉足 ,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你們要殺他,只要抓得住他的弱點

冷笑着接道·「雖然不容易,却還是要殺 無敵心頭一凜,道。 「也許我們應該

駝子搖頭。「現在你就是再坐下來,好好的談一談。」

「現在你就是立即拿十萬

逃得過明天,我們的耐性,一向都是不錯 開這裏,但即使你能够逃得過今天,未必

說完這番話,他已跨進店門內·店門

全離開 被拋上瓦面的那些人這片刻亦已經完

夜幕已低垂,兩不知何時停下,無敵沒有理會他們,仰首天望。 ,風仍

個人影也看不見, 無敵呆了一會,目光落下,長街上一 家家戶戶的門都已經關

屬於天殺這組織。 無敵不知道,只是已知道,整個百家集都 這 一片死寂中到底隱藏着多少危機,

外走去 又過了一會,無敵才舉起脚步,往集

伸出 風吹起了他的衣袂, 吹得從兩旁牆頭

然一 快,如箭般鼠前。 他才走出三丈,脚步突然一頓,又突 來的枝葉「簸簸」 的作响

着地之前·無敵已矮身竄出巨網所及的範 一張巨網刹那間凌空落下 但在巨網

圍 ,停在一幢巨宅的門前,突然一翻身,掠 他身形不停,又掠出了數丈,才停下

上巨宅的滴水飛簷。 巨宅對面的一道高牆刹那倒塌,百數

等箭從他的頭上射過,破空聲不絕。 無敵身形再一翻,已滾過瓦脊之後十丈弩箭飛蝗般射出!

繼續往前奔。

胸膛。 葉一分,一支竹竿疾飛了出來,直插無敵 甫越過那道高騰,旁邊一株樹木上枝

身形亦被震得一幌 那支竹竿被彈成兩截,手握竹竿的那個

東依舊,左手仍捧着那個簽筒。 無敵目光一落,說道:「你來替我算

命?

瞎子搖頭道。 「已經算完了

無敵冷笑道。 「壽元巳盡。」

「要不要我替你一算?」 「以你看怎樣?」

樣從簽簡射出,飛射向無敵的眼目。 無敵微一仰首,竹簽貼面射過,瞎子

十六支毒針,右手斷竹同時揷向無敵的咽 揉身立上,簽筒又射出一蓬寒芒,竟是三

腦漿橫飛。 一絞,瞎子頓時從牆頭上飛起來,馱銭紙突然一滾,頭下脚上,閃開毒針,雙脚接 **紋,瞎子頓時從牆頭上飛起來,斷綫紙** 

來,一掠落在一道高牆上,就踏着牆頭, 箭才射完,無敵腰身一挺,巳彈了起

無敵偏身一 ,屈指一彈, 的

他竟然就是那個算命的瞎子, 一身装

「是麼?」瞎子面無表情 「我也學會了看相

「你的命比我還要短!」無敵欺身急

瞎子左手刹那一翻,數十支竹簽箭一

個無敵,竟好像意料之中,半身

不到我的相術竟然如此高明。 無敵腰一挺,彈起身,笑笑道。「想

去。 語聲一落,身形又起,急急地飛掠前

敵兩個起落, 已越過大半 距離百家集的最多還有十丈距離,

形一翻,往下墮落。 再落,丈許方圓的地面陡裂,無敵身

個繩網跟着撒下 那之下是一個刀阱,兩旁高牆還有

抓住了那個繩網,右手中寒光一閃,那張 無敵的身子竟勉强往上一提,一 中竄出來,一滾,已離開那張繩網。 繩網立時裂開了一個缺口,無敵接從缺口 繩網迅速罩住了那個刀阱,那刹那, 探手, E

,顯然絕不是凡鐵可比。 劍雖然鋒利,但他的身手若是不够敏 他右手之中多了一支短劍,寒光奪目

飛下,若是他仍在網中,處境實在不敢想 捷,再鋒利也沒有用。 他才離開繩網,數十支鋼矛便從兩旁

像 無敵耳聽破空聲响,身形不停, 再一

他沒有停下, 終於出了百家集的牌坊。 繼續掠前去。

無敵仍然再掠前數丈才停下來,回頭望去 ,也沒有燈光,黑壓壓一片 ,百家集就像是一處死域,長街上沒有人 沒有人隨後追出,也沒有一聲呼喝,

懼。 無敵的面色然自起來,也這才感覺恐

形 把 些 人的武功雖然不高,可是那種學

起來,聲音聽來總是有些兒異樣。」的,一個內嵌機簽,裝上暗器的木魚蔥動的,一個內嵌機簽,裝上暗器的木魚蔥動 三個老和尚好像聽不懂,左面一個搖

頭道•「施主看來是有些誤會了。」 無敵那刹那貼地掠去。 他接一合掌,兩道寒光從袖中射出

在地面上,直沒入柄 「錚錚」兩聲,兩支七寸長的飛刀釘

其餘兩個老和尚却往後倒退,一個

探手,捧起了那個大木魚

丽 住了那個老和尚的肘骨,猛一旋,骨碎聲 一樣射向那些和尚! ,從木魚口裏射出的四十九支梨花釘暴 無敵鬼魅也似掠到,雙手 一翻,巳扣

的肌肉立即變了顏色 七個和尚寒光飛閃中倒下 被釘打

使用,連接攻來那兩個老和尚給起來,當兵器手中只剩下一條手臂,也就以臂作劍,疾有一劍落空,十四劍接下,無敵的每有一劍落空,十四劍接下,無敵的大四劍! 好毒的釘!

敵同時鬆手,反撲回另一個老和尚。

巳毒蛇一樣,插入了他的咽喉! 十五劍,第十六劍還未刺出,無敵的右掌 老和尚一支軟劍抖開,毒蛇一樣連刺

那些年青和尚看在眼內,一個個面無

年青和尚亦是天殺的殺手。 無敵反而有些詫異,他原就以爲這些

可是他仍然撲了過去! (未完)

接關上

無敵負手道。「燕冲天武功雖然在我

未見過?要殺帮主的確並不容易。」駝子 「帮主却本來就是老江湖,什麼手段

**两銀子來**,也沒用了

子背轉身,又道。「也許你能够難

們可怕的地方。 是沒有任何一個都派能够相比,這才是他

而那種絕不妥協,更就是大出無敵意

完全沒有利用的價值 敢用?還是天殺根本不在乎? 一個高手 ,這到底是因爲天殺 , 在天殺竟然

無敵不知道,他却已肯定了一件事一

自己已成爲天殺獵殺的目標。

經沒有什 可是他並不在乎,到這個地步,他已 麼值得留戀的了

打擊並不容易接受。 在太高,由這樣高的位置直摔下來,這種 人七倒八起,可是這之前他爬得已實

連他這種人也接受不住

從他現在的作為,可以看出他的信心

種不知道何去何從,前路茫茫的感覺。 本來他已經無家可歸,現在更多了一

正午,無敵走在另一個市鎮的長街之

那種市鎮,每一個走在街道上的人,看來 都很正常。 這一個市鎮絕對可以肯定不是百家集

敵,大步從無敵身旁走過,走在旁邊的一不由留上心,那個中年漢子却看也不看無 劍刺向無敵的要害。 面看來絕對沒有問題的人偏就在那刹那 個面目平凡,衣衫平凡,完全不起眼 個背劍的中年漢子迎面走來 ,表 無敵

那個中年漢子一翻腕,劍便已在握,疾那支劍只有尺半,臟在闊大的衣袖內

刺了

確, 若是刺中,必然致命! 這一劍刺得絕不好看,只是迅速而進

財 , 「味 無敵的反應畢竟過人,那刹那身形一 「味」的劍便裂衣而過,他的右掌同 個人的面上。

敵! 個鷄鴨籠子射出來,那個販賣鷄鴨的小販 接從籠下抽出一支劍,連人帶劍飛刺無 十二支弩箭同時急射無敵,竟是從一 那個人的面立時變形,倒飛出丈外-

指飛靈變幻,夾住了其餘四支弩箭,隨即 在射來時之下。 一翻,倒射向撲來的那個小販,速度竟不 無敵一仰身,八支弩箭射空,雙手十

在他的身上,凌空墮下來,當塲氣絕。 那個小販才撲至半途,四支弩箭已打

呼四散,無敵四顧一眼,一頓足,繼續走 自己的路 周圍的人這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驚

那 有傷及皮肉,到現在無敵仍然好像感覺到 支劍的寒氣 風從衣服上裂開的口子吹進,雖然沒

無敵來到一座寺院之前

的胸膛。 樹在他經過的時候突然裂開,藏在樹幹中 的一個人仗劍突然刺出,差一點就刺入他 這一路走來,他已又三度遇襲,一株

店小二的眼神有異。 在酒樓上,一蓬暗器從一個店小二捧

**将底下竟然有一支錭矛在等着他。 半個時辰之前,他從一條木橋上走過** 

他雖然一些損傷也沒有,仍不免心驚

始 魄動,精神大受威脅。 這無疑都是天殺的報復行動,還是開

梵音不絕。

靜。 無敵步入寺院的大殿, 心情才有些平

尚的領導下沉聲誦經。 少年,那些和尚大都還年輕,在三個老和 這座寺院並不大,建好似乎還沒有多

念他們的經 尚亦只是有些奇怪地看了無敵一眼,繼續 ,三個老和尚若無其事,那些年輕的 無敵並沒有驚擾他們,在一旁盤膝坐

每一下木魚聲都敲在無敵的心頭上 無敵垂目靜坐不動。 **烟飄繚繞,梵音迴環,清馨醒人神智** 

靜坐如故,竟有似老僧入定。 好一會,晚課終於完成,無敵仍然是

當中的一個隨即道:「這位施主…… 那個老和尚移步走了過來,一聲佛號 無敵突然張開眼睛,截口道:「三位

無敵笑笑道。「三位想必本來就是佛道。「請問施主這句話是什麽意思?」 三個老和尙齊皆一怔,當中那個詫聲大師,還不動手,在等什麼?」

了一件事 三個老和尚只是奇怪的望着無敵,沒 人,所以裝得那麼像,可惜三位做錯

H96

風塵俠隱記

• 本文承自46頁

機密消息,讓小蘭有了個拚命的念頭。 村姑正是小蘭,也可以說是賊黨自吐

架起了涂素馨作她的下盤! 素馨抱了起來。鄉村女子,作慣勞力之事 ……向前移!突然,一個翻身進圍,將涂 眼看見恩人受難。因此,她是一步一步的 得更慘。再說,人家救了自己一門,怎肯 ,引使她體格健全!强而有力,所以,能 她明白,如果涂大姑死了,她們會死

巧招神式。而且,有處處相形見拙之虞! 道的鄉下女子啊!這一來,牽制了她不少 上盤……涂素馨的下盤乃是個不知武藝之 雖廢,右手尚在,只看到了紀連登的出手 他是心中一動,他是仗右手,專門引擊 但是,陶錚是恨極了這小女子,左臂 一片血光……小蘭受了刀傷,是那個

紀連登地趙刀奏效,小蘭的左脚受了一刀 ,幾乎連脚跟也給砍下

小蘭苦笑道:「恩公,是拚命啊!」 涂素馨命令小蘭走!

根的沉着、牛老大的强靱、牛大娘的和善 突然,她想到了二曼面上的刀痕、苦 ·頭的天真:

人最有情義!」對啊! 涂素馨人一沉 荊天生的說話又再在耳邊升起••「窮 幾處刀傷已令她不能支持一 ,心也更沉! ·窮人最有骨頭! 小蘭巳跪

的苦痛!聲音不太高但誰也聽得淸淸楚楚 令每個人的心頭,有着一層悽然之感! 青羅衣,大頭,笑臉!但是,笑得十

地方來!就像個幽靈 衆人根本不知此君什麼時候來?什麼

紀連登算是讓他阻住了

的說着,一邊却已伸出了左手 「拿解藥來! 「朋友尊姓大名!」陶靜兇兇的說 」此君冷冷,毫無表情

好,一出手,引禍上身了。 取得神脈訣,青靈三陽刺!爲怕多事拖延 扣住涂素馨,他已看出了涂之來歷!他想 ,他是先出手!這就糟糕了,你不出手還 「好大的口氣!」紀連登是越來越想

封了你的脈穴!然後,押你到時大俠府上 自己報仇,所以,勸我們不可揷手。但是 , 現在是你冒犯了我!唉!這樣吧, 代我 你們作一了斷……」 青衣劍客是冷冷一笑道• 「時先生要

一啊,你是誰?」

金星直冒,而口中鹹絲絲的,有些東西在 口中打滾,吐出一看,兩枚大牙! 費用!一個大咀吧……」話聲未完,可憐 ,紀連登爲靑衣劍客一個巴掌,打得眼前 「我有個規矩,問我來歷,得取手續

一我姓方!名勳植!」

壓得他無法動得了手,而面上一熱!不壞 ,也是一下 報名之時,陶錚面前一股强力壓來,

文殺星!有幾個想走!但……除了截脈封神門無影方勳植的大名。是笑面閻羅,斯 衆人鬨動,在江湖走動的,有誰不知

撞到了殺星。越打越沒勁,越打越心怯! 穴的,身强力壯的,全讓其貫虱針所敗 紀兩個做夢也想不到,大年初一

姐姐,你瞧瞧…… 也沒辦法了,唉!這個東西倒不壞,涂家 嗯!乖乖的,交出解藥來!呃,不交,那 你不會死!我得押你去見時泰大俠啊, 「唉,怕什麼啊,我的好朋友,目前

什麼時候到了此君的手中的? 陶錚可就傻了眼,自己身帶的佩囊,

位的高招……」 身已有病!等等,涂小姐親自領教領教兩 「別傻眼,變個小戲法而已!你,华

這位矮方朔的籠罩 無影,簡直是寃鬼附身……始終無法擺脫 東擊西,那怕是欲退先進。哼,這位神行 這就苦了 紅雙煞。想走,那怕聲

「主人出場,俺得走了 一道銀虹入場,方勳植是微微嘆了一 「勳植,你走得到那裏?

「天下不算小啊,馨姊……」

未施展過,今日,算是照顧了雙煞…… 手……涂素馨自從精通天躔星度法後,從 兩人罩住,每一個星光起點,就是一招殺 天羅!一個羣星所附依之天羅!而天羅將 上了抖亂羣星的戳魂遊魄殺招!這是一個 擲,涂素馨是恨極了這兩個惡漢,竟然用 然後是沉默,然後是銀虹似的星丸跳

個個口中鮮血滿咀,而每人的舌頭被挑… 雙煞之身前,血點斑駁,更奇的是,

領取!」 「馨姊,這兩人交給你!時大俠會來

「勳植!我…… 「我該走了

嘆氣,爲什麼?涂素馨是明白的,所以, 多少的心事啊,素性樂天,喜說笑話的他 現在,變得了笑,是苦笑,而且一直在 這一聲嘆息啊。包括了這位小輩英俠 「不!你永遠是我的馨姊… 「勳植,我!對不起你……」 「保重自己,小心,別再太疏忽。 ·我該說些什麼呢?」 唉!」

你受累了!」 到素馨進房時,他們誠懇的說:「恩公, 她那俊俏的芳容上,流下了晶瑩的淚珠! 小蘭在安睡,牛氏夫婦在照料,當看

是,他們比有錢人值得驕傲: 窮人,唉,他們穿得破,過得苦,但

蘭在發囈語一 「大姑姑 ……別理我……殺……」

「小蘭姊」 小蘭姊……

叫!無聲的囌叨: 惡狗……惡狗……」她又仆倒了……還在 了眼,一把抓緊住丫頭:「丫頭,走,走 ,姊姊揹你走……死也不讓……那些…… 小蘭一打挺,她突坐起了身。她睁大

小蘭不會有生命危險! 涂素馨又流淚了!她對牛氏夫婦說,

果能爲恩公而死,咱們可!死而無怨,恩果能爲恩公而死,咱們可!死而無怨,恩 窮人,只有這條命,活着記住你,死! 「我們相信……再說…… 唉,恩公,

老大說完這番話後,她就有了個主意! 公!你別難過…… 她不會難過,但是她萬分感動,當牛

她要留在這兒!她要將這個七里塢

#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 庵門淸靜地

情,要是被他們發現,只怕不大好……」 裏除了外面的烏面師兄以外,別人都不知 何發落,還要請庵主早作安排才是,這廟 面喘息道…「她們兩個就要醒過來了,如 慈一女尼說着又發出了一聲咳嗽,一 李妙真冷冷一笑道:「她們兩個只怕

在茶裏下的是……毒!」 慈一女尼睜大了眼睛道•「莫非庵主

李妙眞搖搖頭道:「那倒也不是。」 一面說,那雙眼睛頻頻向朱翠身上轉

忽然,她臉上籠罩起一片殺機:「去

H98

把我的劍拿來。

慈一怔了一下道: 「是-

# 變作較技塲

「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庵主,莫非要殺了她們!」 李妙眞接劍在手,微微嘆了一聲道: 須臾,慈一持劍步出,面色微變的道

些不能適應。

了自己本來面目之後,難免內心忐忑,有 以這位平日素稱心腹的弟子,忽然問看穿

交待,說是最好要活口嗎!」 慈一一驚道•「可是曹大人不是親自

長劍 她的人頭也就不負姓曹的所託了。」 說時青霞劍主李妙眞,已緩緩抽出了 「我知道,可是活的太危險,只要有

地,總不好殺人吧!」 的道:「可是,庵主這裏是廟呀,佛門善 「這……」慈一似乎不脫善心,吶吶

子一眼,忽然才悟出自己平時僞善的一番 李妙眞一言不發,冷冷的看了這個弟

這與她平日一心唸佛,持戒教人的立塲完 之下,尤其在廟殿之內,竟圖舉劍殺人, 接受,這時眼見李妙真,竟然在光天化日 爲師父目的在帮助大內擒拿欽命要犯,此 全不同,莫怪乎慈一驚惶不置了 舉雖然有悖師父平日為人,倒也勉强可以 這也難怪,在慈一女尼心目中,只以

妙眞吩咐道。「我要妳帶來的油布呢! 吩咐道: 「我要妳帶來的油布呢!」「不必多說,一切我自有主張!」李 ·弟子房裏!」

「快拿來。」

舖好! ,手裏拿着一張油布,李妙眞接過在地上 慈一答應一聲,匆匆轉入,遂即步出

> 之進廟,禮佛後,引見一金面女尼,且以 俄見一小和尚前來邀請她們入內。兩人隨 同往。抵達廟前,人山人海,熱鬧非常 婢青荷對她說及附近馬王廟正是廟會之期 前文提要: 香茶招待,但覺香氣撲鼻,兩人不虞有他 其走,而自己巳毒發不支… 論,豈料金面女尼揭去面具,露出眞面目 翠巳知中計,忙運功拒毒,正想與對方理 ,學杯淺當,不一會,青荷突然昏厥,朱 ,問她有無逸與。朱翠正覺無聊,逐欣然 ,原來竟是李妙眞,朱翠含怒出手,擊傷 行館客居,一日,侍 前文書至朱翠在

「兩個… ·兩個都要: 殺麼?」

做作,竟然根深蒂固的早已種植人心,是

但是李妙眞陽善陰惡,一切壞事全是獨自 巴,看來已是魂不守舍! 前從來也不曾接觸過,幾個字說得結結巴 秘密進行,像這種殺人的勾當,確是她以 慈一雖然隨同李妙眞練有一身武功,

自有主張,當下冷冷的道: ,這個丫頭更是留不得活口。」 「靑霞劍主」李妙眞看在眼裏,心裏 「自然都要殺

微微一頓,李妙真冷冷接下去道:「她是 不樂帮的人,再說這裏接近不樂帮之行館 ,一個風吹草動,哼哼妳我還能走麼!」 所謂「這個頭丫」當然是指青荷了

要是殺了他們手下的人,結下了這個樑子 碰見了對方的人,有關不樂帮二位帮主她 自然也有所聞,平日避之惟恐不及,今天 種種荒誕奇特罪行,想不到竟然會在這裏 慈一頓時吃了一驚,她久聞不樂帮之

那選得了

何是好。 刹間,只嚇得臉上青一陣白一陣**,**不知如 平素只知吃<u>齋</u>拜佛,確是胆小得很,這一 這個慈一尼姑雖然練有一身武功,但

裏「啊!」了一聲,慌不迭回身就退。 處,先前陪同二女前來的那個和尙悟明, 忽然探身進來,乍見此情景,臉色大變嘴 着地上的青荷走過去,就在這時,珠簾撩 「靑霞劍主」李妙眞一面說,緩緩向 「妳不必害怕,一切都有我在。

聲刺了個前後貫穿。 飛出,白光一閃,正中悟明前胸,噗,一 身,冷笑一笑,右手掌處,掌中劍巳脫手 「靑霞劍主」李妙眞那裏容他從容退

着李妙真,終於倒臥於血泊之間。 雙眼睛瞪得又大又圓,無比驚恐迷惑的看 悟明身子一連向前踉蹌了四五步,

對方身上傳出

這番情景,只把慈一女尼驚了個魂飛

「庵主…妳殺了他……」

向地上的青荷 拔出了劍,先在他僧衣上擦了擦,遂即轉 李妙眞冷冷一笑,走過去由悟明身上

慈一顫得身子連連打顫

居然尼姑仗劍殺人! 道:「這可是天下奇聞,佛門善地,驀地窻外傳來一聲冷笑,一個冰冷的

同時低叱一聲:「誰?」」 李妙真陡地偏過臉來,左手彈處,

**您**戶在雙方內力衝激下張開又合上,房格 傷不可,被迫之下只得將內力再次運出! 本人當得上內家高手,這一刹她如果想退 敵人强大勁道乘勢力吐之下,自己非受 迎面直逼了過來,李妙眞說得厲害,她頓時李妙眞就感覺到一股强大的氣機 禪房裏頓時充滿了凌人的勁道,兩扇

女尼嚇得魂飛魄散,全身顫抖不已! 子咯吱吱在响整個房子,似乎在震動着! 這番情景,直把現場目睹的那個慈一

耗人精元,且又是貨眞價實,絲毫做不得 這種全憑本身眞元內力的交接,最是

可是眼前情形却也不容她不全力以應。李妙真雖然明知自己不是對方敵手,

有些面紅心跳, 微感不支-短暫的一段沉寂之後,李妙眞巳覺得

竟然又向前踏進了一步! 恰恰就在這時,對面那個藍衣青年

聚眞力,將身子穩住一 强大的內力之下,她不得不强自再一次提 那襲金色袈裟颼然飄向後側,面對着敵人 李妙眞身子大大的搖動了一下,身上

那般,房架子咯吱吱响得尤其刺耳! 整個禪房就像是猝然間遭遇到了地震

個藍衣人,在對方那種前所未見的無形罡 麼回事了,情知師父眼前已受制於對方那 這時總算看清了雙方的情勢,也知道是怎 一旁站立的慈一尼姑先時昧於無知, 只怕有性命之憂-

內蘊, 她再打量對方那個藍衣人, 顯然菁華

H100

此時此刻,果眞這個藍衣人再向前踏

敞開來。

身進來。 **窻開,人湧,一條人影極其快捷的飄** 

遇見了厲害的勁敵。 指飛針」,竟然沒有傷着來人,便知今天 李妙眞一見自己那等微妙的暗器「彈

着這人撲進的身子,猝然間迎合了上去, 幾乎連來人是什麼樣子都不及辨知,隨 她動手過招,一向採取主動先發制人 這是她與人動手時慣常喜

愛施用的招法,稱得上從來沒有失過手! 己本身所發出,甚爲相似的勁道,忽然自 本身內力方自向外乍吐的當兒,一股與自 拍壓了過去-雙手平推,連帶着自己本身的勁道,形成 了一面其力萬鈞的力牆,直向着來人身上 李妙眞本人清晰的感覺出來,就在她 這一次她真的遇見了厲害對手一

大得多! 對方這股勁道,敢情要比自己所傳出的强 的當兒,李妙眞心中一震,才忽然感覺出 等到兩股無形的勁道乍然一接觸

不可! 李妙眞如果存心硬接那她便非得眼前受傷 這種硬碰硬的對碰,簡直無能取巧!

氣壓! 退開了尺許左右,藉以緩和了對方强大的 -肩頭微幌了一下,她迅速的向後

又紅又熱 烈的心跳,兩頰由於猝然充血之故,變得 饒是這樣, 仍然使得她感覺到一陣劇

血便將噴出!

內力之下了! 進一步,李妙真必將要傷在他强大剛劇的

旁觀者清,慈一女尼一念之興,不禁

陡然間興起了救助師父的念頭! ,悄悄的摸到了暗器-她緩緩的把一隻手插進後胯長衣 -菩提珠!

形狀,端看發暗器之人手腕勁力如何,勁 力充沛者亦能制對方於死命。 「珠」其實並非真的是全圓的,而是六角 這種沙門暗器也頗是不可輕視,名爲

有所覺察,雪白的臉上陡地興起了一片怒

忽然一股極為罡勁的風力,直向着她身上 「慈一」一心救師,那裏想到對方的 就在她一隻手觸摸到暗器的同時,

慈一女尼一驚之下,向着她當頭罩落下來! 這陣風力有如一面無形的力罩,陡地

烱烱的目神仍然瞬也不瞬的盯着青霞劍主 似乎連自己看也不看上一眼 發覺到對方那雙

那 站在那裏的好! 人緩緩說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些暗器是傷不了我的,還是給我乖乖的 「小尼姑妳最好不要妄動……」藍衣 妳

又緩緩收了 動,那隻已經摸着了暗器的手情不自禁的 己一舉一動都逃不過他的觀察之中 下心事被他點破,也就真的不敢再輕擧妄 對方這個長身青年敢情武功高不可測, 慈一禁不住打了一個哆嗦,這才知 回來! 當 自

短時的寂靜,却在這一利忽然被打破

的先機,無論如何藍衣人分出內力去照顧 青霞劍主李妙眞不得不把握着這一刹

> 口氣吞向肚裏,却是閉嘴不發一言! 當然,這只是極短的一剎間事! 李妙眞當然懂得這個緣故!硬生生把

復了平靜-在一陣面紅心跳氣喘之後,漸漸已恢

既然有當中這一段時間的緩和,李妙

曳着了地面! 張臉,身上是一襲藍緞子長衣,其長幾乎 真却也把對方這個人看得甚是清楚! 二十七八的年歲,高個子,白白的一

過的! 為就她所知,當今武林中雖然有幾個人武陌生的,——她確實感覺到十分驚訝,因 眼前這個年輕人,却是她從來也沒有接觸 多半也都是一些上了年歲的一派宗師,像 功勝得過她,這幾個人她却是印象深刻, 對李妙眞來說,這張臉稱得上是完全

沒有消失-那股無形罡力,直到目前簡直絲毫一點也 憑內力相撞一擊之後,對方發自身體內的 更使得李妙真驚訝的是,雙方自從全

自己的前胸,使得她在這一剎休想有所異 自從習武以來,也只有在西普陀「觀 像是一堵無形的銅柱,緊緊的頂迫着

前的這種感觸! 戰慄的感觸!

濤閣」參見閣主雷音時,使她有過類似眼

一度接觸之後,已確實的發覺出自己絕 李妙眞其實在方才頗具實力的雙方內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看上去她的背脊幾乎已經觸到了屋頂,整個身子驀地騰了起來!

衣人撲了下來! 像是一隻凌空下擊的金色巨鷹,直向着藍 的天花板,却是緊緊擦貼着一閃而過,活 藍衣人似乎在李妙眞落招之前,已經

容。 李妙眞這一式「鷹搏冤」端的厲害

要害猛然攻了過去! 兩肘,同時向着藍衣人全身上下六處不同 隨着她的兩手,兩足,連帶着微微拱起的 休看她這一撲一擊,其中變化端是萬千,

藍衣人眉毛一挑,雙掌也同時向外推

排山倒海般的自他雙掌內推了出來! 比,雙掌之間挾附着極爲驚人的內家力道 隨着藍衣人微微蹲下的身形,這股勁道 這一手看似不大顯眼,其實却紮實無

一逼, 李妙眞來勢雖快,無奈被這股勁道正 輕飄飄的由空中飄落下來! 却也不敢正試其鋒,當下就空一

巳把一口長劍撒在了手上— 劍出 她身子方自在地上一沾,琤的一聲, 李妙眞當然不會就此干休! 即落

一道銀光,隨着李妙眞踏進的身勢

這一劍堪稱絕妙!

於急切間亦不失其準頭,隨着她落下的劍論,當今宇內實無多人能出其右,這一劍論,當今宇內實無多人能出其右,這一劍

,不怕菩薩降罪麼?」

轉,已移向朱翠身邊,探下身來察看了 在朱翠的手腕脈門之上! 對方的臉色,又緩緩探出一隻手來把持 藍衣人冷冷一笑,先不答話,身子微

在是對方剛才一接觸間所傳出的力道,已的最佳時機,只是她却寧可坐失良機,實 經使得她心胆俱寒。 在是對方剛才一接觸間所傳出的力道, 按說這一刹正是李妙真向他侍招出手 「阿彌陀佛!」李妙眞雙手合十道。

託,忠人之事而已!」 原本就沒有存下什麼惡意,只不過爲人所 「施主現在總可放心了……貧尼對此二人 藍衣人眼睛裏閃爍着隱隱怒光,一面

劍主』的李妙眞了?」 沒有猜錯,妳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靑霞 青荷嘴裏,這才轉向李妙眞道:「如果我 李妙眞微微一愕,遂即單手打着問訊

由身上取出了兩粒丸藥,分別放入朱翠與

是……」 喧了一聲佛號:「正是貧尼,請問施主 藍衣人冷笑一聲,說道: 「我的名字

誰了 還不打算告訴妳,我只問妳,妳一個出家 人之託,我倒要問問看,這個託你的人是 人怎會幹出這般下流勾當?你方才所說受

另一個角度。 李妙眞欠身道。「阿彌陀佛!」 等她身子直起來時,却已巧妙的轉向

向前踏進了一步。 妙眞身子方一轉向的同時,他脚下已霍地 只是藍衣人顯然早注意到了,就在李

一片光雨連頭帶身直向藍衣人全身揮落下 双,劍上青霞在她內力運施之下,爆開了

了您前 幌,一片雲彩也似的,巳飄開一旁,落在 隨着李妙眞落下的劍身,只見他肩頭輕 似乎他對於李妙真劍上功力吃了一驚

劍 這一劍平心而出,直向藍衣人前心刺來! 一劍分花拂柳,隨着他身勢巧妙的一轉 藍衣人長眉一挑,冷叱一聲道• 李妙眞一劍落空,左手領着劍訣,第

了李妙眞來犯的長劍劍身! 出去,不偏不倚,琤然一聲脆响,巳捲住 右手條拂,一截衣袖龍蛇般的飛捲了

二次上步,掌中劍唰唰唰一連旋出了三團 首雙肩三處地方削落過來一 劍圈,名爲「三環套月」,直向藍衣人 李妙眞一振手腕, 倏地抽出了劍,第

空間,連閃了幾閃,李妙真三劍竟然全數 藍衣人身子向下一矮,在極爲侷促的

個厲害一 接自己的寶劍,心忿之下决計要給對方一 對方如此托大,竟然胆敢以一雙肉掌來迎 李妙真的伎倆當然不止如此,她心恨

了回來! 她身子向前霍地一塌,猛然向後一個倒仰 隨着她後仰的身勢,手上長劍驀地反崩 就在她三劍先後落空的一刹間,

這一劍施展得極其險惡

藍衣人乍見之下,禁不住神色一麼。

巳然當頭罩落下來 不容他心念轉動,對方那口碧森森的長劍

向着藍衣人正面捲了過來 了一聲龍吟,劍上青光直如長鯨噴水,直 劍炁內力貫注之下,那口長劍上猝然傳出 李妙眞果然劍上功夫了得,在她本身

這一手顯然出乎藍衣人意料之外! 一耳聽得窻外傳過來

一聲尖銳的輕嘯之聲! 兩綫黃光併排着,直由敞開着的軒窓

叮兩聲輕响,先後墜落在地— 呼在李妙真的這口長劍上!緊接着又是叮 「叮!叮!」兩聲脆响!似乎全都招 —敢情是一

得向一旁偏了開來! 竟然是其力絕猛,李妙眞手中的劍竟被擊 雙青銅制錢兒! 不要小看了這一雙小小制錢的力道

現場三人都怔了一 怔

全力的一縱。 功絕技來說,顯然超人一等,况乎眼前這 一扇敞開着的窗戶縱身而出— 度的警覺,向外探了一眼,立刻轉身由另 尤其是藍衣人神態之間,更保持着極 以他的輕

廟最高最大的殿瓦之上一 聲,已竄出七八丈外,斜斜地落在了馬王 像是一支出弦的箭,「嗖!」

去就像是大漠落鷹,又似戲水的沙鷗,只的玄妙,那麼翩然的落向殿瓦,遠遠看過爛,藍衣人飛縱而出的身子尤其出乎意外 向殿瓦的另一側,不過是交睫的當兒,遂是那麼沾上一沾遂即又騰身而起,巴翻落 陽光似金,照射在黃琉璃瓦上一片燦

即無踪。

才發出青銅制錢的那個人了。 一個人縱入禪房——這個人無 就在藍衣人方自縱出的一刹,却另有 這個人無疑的正是方

爲標緻,是個相當漂亮的女人。 高的個子,雖然歲數可能不小了,却不失 白白的臉,帶點尖兒的下巴,瘦瘦高

一根銀色的絲纏,越發顯得身材瘦挺! 她穿着一襲紫紅色的衣裙,腰間紮着

不禁令她大大感到沮喪! 人似乎故意躱她,搶先一步去了,這一點 她進來的速度不謂不快了,可是藍衣

而已! 瓦間藍衣人的背影,那只不過是驚魂一瞥 她仍然看見了消逝在黃澄澄琉璃

藍衣人的傑出輕功使得她大爲吃驚,

上去看個究竟不可! 若非是眼前情景不容她離開,她非得要追 心裏這個疑團,一時却是難以解開

稍具輕鬆-碼曾經有過一面之緣! 原來她們雙方並非完全陌生的,最起

-原因是面前這個强敵—

-李妙眞不容她

禁的爲之大大驚心! 第一眼看見了這個女人的來到,才情不自 正因爲這樣,當「靑霞劍主」 李妙眞

她心裏最怕見到的人,終於讓她見到

回手 貧尼失敬了 中長劍道。「風施主別來無恙,請恕 「阿彌陀佛ー 李妙眞强自鎭定的

胖子, 7,似乎早巳看見了地上的朱翠與青荷綽號「妙仙子」的風來儀一雙深邃的

憤 才似想起了是怎麽回事——一 朱翠乍吃一驚,站起來看了 , 忿忿的看向李妙眞! -一時又羞又

醒未醒之間,風來儀一隻手輕輕在她身上 拍道:「還不醒麼?」 風來儀這時走向青荷,後者正處於將

青荷睡意全消,隨着她落手之勢,霍地坐 隨着她手掌中傳出的眞力,立刻使得

哼! 風來儀冷笑道。「丫頭妳幹的好事」

慘變 立刻想通了是怎麼回事,一時駭得面色 青荷目睹着面前的風來儀,先是一驚

一面說慌不迭跪地行禮! 您回……來了

骨不存化爲飛烟了!」 下留情,要不然,哼,只怕妳現在早已屍 這位李庵主特別照顧妳……她總算對妳手 儀眼睛裏交熾着怒火緩緩接道••「這都是 「算了……這件事回頭再談!」風來

她们一會吧!」

李妙眞又喧了一聲佛號,單手打着問

想她們兩個大概就要醒過來了,我就再等

「不用了!」風來儀冷冷的道。「我

風帮主獻茶!」

李妙眞看了一旁的慈一一眼道•「給

阿爾陀佛,施主妳言重了!

個和尙一樣變得屍骨無存了

要是我晚來一步,只怕這兩個人也將同那

風來儀冷冷的說道。

間不長,很快即告消

禪房裏飄散起一陣腥臭氣息,所幸時

眼前的李妙真,却另有一番評價,暫時放

却想不到手段如此之高

-轉念之間對於

她久聞這位白衣庵主擅於調製秘藥,

是難以相信。

善後處理,眼前這種情形如非目睹,簡直一說,然而屍身上的髮鬚衣着都是要加以

**碌碌轉着,臉上表情更是惶恐不定!** 青荷一時不明究竟,一雙眼睛只是**骨** 

事,改日老尼當親自上門致歉!請多多海 交給貧尼帶回去了?至於錯符貴門手下之 訊道。「施主想必是已同意將朱公主暫時

風來儀輕輕哼了一聲,清瘦的臉上驀

住了 自己而來,那麼自己這條小命多半是保不 道她怒時的威儀,如果這番盛怒果真冲着 她深深瞭解風來儀這個人,更知

沒這麼容易,這麼吧,在這裏我還有兩天 異想天開了……想要把人從我手裏帶走可 地罩起了一片怒容,冷笑道:「劍主未免

逗留,我隨時恭候大駕。」

窖的感覺,差一點為之失態! 想到這裏,青荷一時就好像有置身冰

微微一笑道:「我們回去吧!」 風來儀冷漠的眼睛隨即又瞟向朱翠

H102

來到,使她突然一驚,驀地坐起來。

「妳醒的正是時候,我們也應該回去

醒轉,睁着一雙大眼睛正在發愕,風來儀

說時站起來走向朱翠,後者似乎已經

要出手與她一分高低,無奈風來儀旣然在 朱翠原對李妙眞心裏充滿了怒火,想

儘管心裏充滿了憤怒,表面上却並不顯

「李劍主久違了……哼哼!」

朱翠面前,伸手探了一下她的脈搏,又看 了一下她的眼睛,這才轉向青荷,察看如 冷冷一笑,她遂即輕移蓮步,走到了

會而已!」 尬的道··「貴价並無傷害,只不過睡上 「風施主大可放心!」李妙眞面現尷

妙眞! ,內心大為放寬,只是她却不能便宜了李 風來儀在探知朱翠青荷並無性命之憂

「李劍主ー 妳這又是爲了什麼?」

坐了下來! 一面說,風來儀緩緩的在一張椅子上

這樣,越是難以作答! 想不到對方竟是這麼好的耐性,對方越是 己出手,說不得要與她一拚生死高下,却 李妙眞原以爲風來儀上來必定會向自

善功一件,阿彌陀佛-在同屬武林一脈多多成全!」 託,拿她歸案,雖屬份外之事, 怒容·「朱公主是欽命要犯,貧尼爲情所 看來慈祥的臉上,情不自禁的單起了一片 「無量佛 善哉 -還要請風施主念 一」李妙眞那張 但亦不失

一面說,這位白衣庵主就着滿團緩緩 一口長劍亦落入鞘內

子風帮主,還不上前見過!」 就是名震寰宇不樂帮三位帮主之一的妙仙 「慈一,來,我爲妳引見一 9 這位

心忐忑,這時一聽來人竟是大名鼎鼎的不慈一原為一連串所發生的怪事嚇得內

適。場,這個架還不如留給她們來打比較更合

根本不當回事的點點頭道…「好吧,這就 走麼!」 這麼一想,她索性表現得一派輕鬆,

沒有?」 要謝謝妳的手下留情,不知還有什麼見教 「庵主下毒施陰的手法果然高明……倒還 却把一雙妙目注視向李妙眞道••

反倒不能這麼輕鬆的就容她把人帶走! 的 人,無奈眼前情形既然已把話說明了, 李妙眞雖然情知風來儀是個不易對付

涵! 主,眼前實不便再放妳離開,還請多多包 雙手合十,眼睛裏却交風着隱隱的怒光: 「公主稍安勿燥,貧尼旣然答應了那位施 「無量佛--善哉!善哉— 一一面

說,妳是一 朱翠秀眉微挑,雙手一抱道: 定不放我走了?」 「這麼

妳的人情,妳看這又如何是好? 主轉回不樂帮在先,却不便再答應去成全 我可就做不了主了,我原是答應同風帮 「好吧!」朱翠微微一笑道。「這件李妙眞道。「公主海涵——」

目光轉向風來儀說道。•「風施主請多多成 李妙眞口宣佛號道:「阿彌陀佛,

,庵主妳是存心與不樂帮爲敵了?」 李妙眞又是一聲「阿彌陀佛」道••「 風來儀面色一沉 ,冷笑道…「這麼說

貧尼不敢-「我萬難成全,庵主妳又將如何?」 風施主多多成全!」

風來儀說話之時,霍地運施眞力,

在

吩咐,只得上前合十一拜。

樂帮主,更不禁暗吃了一驚,庵主旣這麼

「弟子慈一,參見帮主。」

一瞟,視向一角倒臥於血泊裏的悟明道。 「這位大和尚又是怎麼回事?劍主妳敢情 風來儀一笑道。「不必客氣!」 眸子

妳見笑了 點頭道·「情勢所迫,不得不如此,施主 李妙眞怔了一下,神色很不自然的點

屍身旁邊,以手尖粉末輕輕彈向屍身傷處 瓶內挑起了少許紅色粉末,走過去到悟明 ,遂即回身坐下 ,一面站起來,打開瓶塞,用小指指甲在 一面說探手衣內摸出了一 個羊脂玉瓶

「施主見笑了!」

說中的化骨散了?」 百家之毒,更擅煉製百藥,這一回當是傳 風來儀一笑點頭道。「久仰閣下精解

綠黃綠黃色的濃濃汁液! 了一灘黃水,眼看着悟明的屍體漸漸縮小 淡淡的黄烟,先是衣服廣爛,緊接着流出 --」之聲,眼看着唇明和尚身上起了一陣 ,最後終於消逝無形,地上只剩下一小攤 說話之間,只聽得一陣輕微的「嗤嗤

佩服,佩服!」 風來儀不禁點頭嘆道。「果然高明,

只剩下了一些黄色的痕跡罷了水亦變成陣陣黄烟昇起,地上 就只是這說話的當兒,眼看着那攤黃 地上最後充其量

目睹,她雖知江湖上流傳有「化骨散」就拿見多識廣的風來儀來說,也是第一 這番情景不要說慈一女尼不曾夢見

阗身上鄚過去——

否出手! 似乎一開始都是採用這種方式,這也是一 度也可在這個動作裏傳達過去,彼此當可 種挑戰的暗示!大體上本人內力的强弱程 知道對方的實力,用以衡量眼前自己的是 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高手對招

量一下自己。 給了對方一個暗示,那意思是要她好好衡 是以,眼前的風來儀這個動作,等於

無如李妙眞一來自己本身不是弱者,

的羞辱,基於以上兩點原因,她眼前就絕 再者「不戰而屈」對她來說,是前所未有 不甘心眼看着風來儀把朱雲帶走!

真也就絕不含糊的立刻還以顏色。 是以眼前風來儀內力一經運到,李妙

現在在她本身內力貫注之下,緩緩的收 的勁力暗襲之下,整個的向後甩了開去 先是她那一襲金色袈裟,在風來儀迎 只見她臉色一沉:「阿爾陀佛-

却向中鋒搶進了一步! 改守爲攻,身子陡然向左一 兩股內力眞元甫一交接,李妙眞立刻 個快閃,霍地

以看見這種動作的,其威力似乎也非局外 人所能想像! 般傳統武功的打鬥方式裏,是難

風來儀細長的眉毛挑了一挑,微微吃

有想到對方非但不賣賬,竟然搶先向自己 ,對方萬萬不敢對自己輕學妄動,却是沒 她原以爲憑自己功力與所代表的門戶 而且居心險惡,厲害無比!

所含蓄的凌厲殺機即有其不可思議之處! 即可制對方於死命一 加上施展人本身功力够强的話,只這一下 鋒上來說,叫做「夾鋒之双」,威力至猛 ,大非尋常,如果時間部位配合得好,再 原來李妙眞這一式急轉在內功眞力交 即以眼前這一手急轉中鋒來說,當中

施展這種毒手,有點失之意外,動作上便 由於她事先沒有料想到李妙眞竟會對自己 風來儀自然是此道中的大行家,不過 一步

風之聲, 只聽見「哧!」 直向着風來儀正面疾劈過來一 的一 聲,一片金刀劈

運施內力霍地向外頂出。 風來儀趕快向左一個快速旋轉,同時

左側方足有半尺長短的一截衣角給平平的 見「雪!」的一聲,疾風過處,把她上身 雖然這樣,她依然是慢了一步,只聽

養的個性,這一瞬竟然也難以把持,一張 奇恥大辱,一刹間怒由心起,平素最重涵 臉變得雪也似白!

對於風來儀來說這不啻是生平罕見的

已如同一縷輕烟般飄出窓外一 隨着她的一聲冷笑,上身輕輕幌動 顯然地,風來儀是覺得禪室內地方過

於窄小,難以施展得開身手,是以轉移現

全力之一圖,一手得意的「夾鋒之刄」,的思想,她既然已向對方出手,自然只有 手,却沒有想到竟然被對方閃過,這一驚 滿以為在對方未曾料及之下,定然可以得 較之風來儀更有過之。 另一面的李妙真幾乎與她抱持着同樣

招惹,更知道自己一戰不勝可能遭致的下 塲,是以這一仗非得全力求勝不可! 她當然知道風來儀這個人的不易

的先機! 高手搏鬥,也許更較平常人注重制敵

其後緊跟着閃身撲出 風來儀身子方自騰起,李妙真已尾隨

裏除了數棵修竹外別無其它!這是廟方專 爲供應李妙眞來此駐錫的住處,甚是靜寂 命搏鬥的戰場 雖然在廟會之期,亦不爲任何燥音所干 然而這一刹却成了兩位併世高手作殊 那是一個頗算幽靜的小小庭院,院子

後攻到! 覺出背後的勁風襲項,已猜出李妙真自身 風來儀身子還沒有沾地,忽然間已感

聲大呼道:「三娘娘小心!」 一旁的青荷眼看着主人處危,不禁出

妙真上驅反捲過來! 是一道倒捲的飛瀑,流 一道倒捲的飛瀑,迎頭掛臉,直向着李 個前俯,左手撩處,長長袖角,就像 風來儀又何須她出聲示警,隨着身子

過去! 捲起了一陣狂風,迎着風來儀的來勢迎了 李妙眞發出了一聲低叱,金色的袈裟

4出了「碰!」的一聲,其聲雖然並不兩股急迫的氣流乍然在空中交接之下

人,都能清晰的感覺出撲面而來的一陣疾宏亮,可是力道却是極為猛厲,在場的各

已切近了李妙眞正面 風來儀的進身勢子極快,

「劍主看招」

配合着尖尖五指,就像是一口利双,陡然 直向着李妙真腹間刺了過去,動作之快 人意表! 随着這聲清叱,她的一 隻雪白手掌,

迎在了一塊。 層翻了出來,不偏不倚, 金衣掀處,一隻素手由肥大的長袖底 李妙眞冷哼一聲道:「好!」 與風來儀的手掌

「拍!」的一聲。

如從命了!

·大師妳可練過提汇過海的氣功

然而這只是極爲短暫的一利!緊接着雙雙 分了開來! 兩隻手忽然間就像是被膠黏在一塊,

了出來。 這麼一來,雙方功力的强弱立刻就分

頻搖動不巳。 一步,李妙眞却一連後退了三步,兀自頻 風來儀在一震之下,不過往後面退了

臉上實在掛不住,再者她確實還有許多高 不到今日一連失利,自忖當着面前各人, 都先後由房中跟出,李妙真自負極高,想 這一刹,朱翠、青荷,慈一三個人也

請教幾手高招,尚請不客賜教才好!」然名不虛傳,貧尼不才斗胆還要向施主你風帮主武技超羣,天下罕敵,今天一見果 明的招法不曾施展,就此落敗萬不甘心。 「無量佛ー -善哉善哉!」 李妙眞雙

> 這不是已經動了手了麼!總不會讓妳失望 風來儀冷笑一聲道。「妳放心,我們

主妳劃下道兒來吧。」 王真不愧是女中丈夫,既然這樣,就請施 「阿彌陀佛 -」李妙眞道:「風帮

劃下的道兒大師你未見得喜歡吧!」 風來儀淡淡一點道:「很好,只怕我

四方之緣,施主妳就不要客氣了 也未必,貧尼是早已捨身爲佛之人,善結 「阿彌陀佛!」李妙真冷笑道:「那

方要怎麼個打法她都奉陪! 這幾句話已明顯的交待對方,無論對 風來儀點點頭道。一這麼說,恭敬不

麼っこ 麥芒」,誰也不服氣誰! 來儀一般,生平最是要强好勝,這兩個女 人碰在了一塊,可真應上了「針尖碰上了 李妙真神色微微一怔,但是她正如風

之處,似乎是在於它的永無止境,當今武阻力越大,而這門功夫較諸別種功夫不同之後,其中艱難更是與日俱增,功力越高 極爲上乘的一門功夫,又名「提呼一氣功 林固然不乏浸淫此功之人,只是還不會聽 根本就不得其門而入,待到開始入門練習 說那一個使到了頂兒尖兒地步! ,練功人如沒有極為精湛的內功根基, 所謂「提江過海」之術,乃是內功中

功,對方旣要與自己較量這門功夫,說不在在這門功夫上,她確實也下過一陣子苦 這門功夫,心裏焉能不爲之暗吃一驚,好 李妙眞一聽對方開口即要與自己較量

腰間! 對方前胸,風來儀的手掌却是拍向李妙眞,彼此互換了一掌——李妙眞的手掌直印兩個像煞影子的身體在空中乍一交接

錯着擦身而過! 擊中在對方的身上,緊接着兩條人影已交 者的眼睛所見似乎對方都得了手,雙雙都 那是極爲奇妙的一刹,透過現場旁觀

功力,將一口內力上至祖竅下至丹田中經

「無量佛

就依施主所請,貧尼候

一氣貫通!

心中轉動着這個念頭,一面早已運施

名要施展這門功力,可見恨惡自己的程度

動起手來,說不定就有性命之憂,對方指

她當然知道,這門功力的厲害,一旦

得要與她放手一搏了

假山石上 而變爲實在。 陣令人眼花繚亂的快速閃爍之下,由虛幻 像是一片彩雲般,風來儀落身在 -眼看着她夢幻般的軀體在

打量着對面的敵人李妙眞。 合着一抹似乎是屬於勝利的微笑,她

後移了尺許左右-

風來儀自然早已調度好了

內力,見狀

子看起來猝然像是提高了數寸,俄頃間之

話聲一落,只見她芒鞋輕企,整個身

顯得蒼白· 眼光輝,相形之下,她的那張臉也就更加 金色的肥大袈裟映着陽光閃出了片片耀 在一陣快速的疾轉之後, 李妙眞的情形顯然就不一樣了 只是看上去却顫抖的那麼厲害快速的疾轉之後,她的身子終

幾個字: 施主妳好身手……貧尼總算見識…… 「好……」半天之後,她才吐出了這 「金烏門的武……功果然奇妙

不如!

,尤其這時目睹風來儀施展時,更是自愧已,比起眼前兩個人來,實不能等量齊觀

她雖然也曾練習過,但論功力不過入門而 翠大爲心驚,說起這種「提呼一氣功」 尺左右却落足在一棵盆景中的海棠花巓! 長吸口氣,足尖點處,輕飄飄的昇起了四

這一手功夫,使得一旁冷眼旁觀的朱

一面說時,身子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

趕忙扶住了她。 情庵主多半是負傷了, 一旁的慈一女尼這才看出了不妙,敢 當下慌不迭的上前

眞實的

人體,

却像是一個輕飄飄的影子而

,隨即騰了起來,只是看上去不像是一

個

風來儀足下不過往海棠花上輕輕一

說時遲,那時快

「不要緊!」 「庵主您……?」

幌,差一點摔倒在地,李妙眞那雙眼睛, 含蓄着深深的仇恨,直直的向風來儀注視 說話時她單手一分,慈一身子一

長而去!

教益……阿彌陀佛……」 今後數月之內,貧尼定當還要拜訪,面請 「阿彌陀佛ー -風施主妳們去吧……

出了一口純血!

李妙眞身子幌了幌,終於忍不住張嘴噴日送着風來儀等三人步出了偏院之後

恕貧尼這就不相送了!」 雙手合十,深深向着三人一拜。 一請

出的一種惆悵!

在屋子裏來回走了一轉,朱翠有說不

計,哼哼……妳還是不來的好,言盡於此 樂島自當竭誠歡迎,只是爲閣下今日盛譽 ,我們這就告辭了!」 風來儀冷笑一聲道。「大師來訪,不

彌陀佛」,那張臉顯然白中透青。 李妙眞直豎單掌,長長的喧了聲「阿

的老朋友要向施主等介紹!」 來的,哼哼……」微微一頓,她才吶吶接 去道。「當然,說不得,還有幾位方外 「就算是火海刀山,貧尼一定還是要

之時,她將要有幾位方外朋友出手助陣。 了風來儀今日所加諸在她身上的仇恨,言 l是此仇却非報不可,因此在下一次相會 之意似乎是她自知不是風來儀的對手, 臉上欣然帶出了幾絲笑容 風來儀當然明白她話中之意,聆聽之 這話等於說明了, 李妙眞是絕對忘不

引見幾位武林同道朋友在島上見見面,可都好,就祇是太寂寞了一點,大師眞要能 眞是皆大歡喜之事,我們就這麼說定了 不樂島隨時恭迎大駕。 轉過身來招呼朱翠道•• 「那可是太好了 我們那個島上樣樣 「姑娘,我們

起,打擾了 朱翠向着李妙眞點頭微笑道:「對不 」遂即與青荷同着風來儀揚

> 敢情是又下雨了。 一陣風吹過來,飄下了一下細雨星子

也看不見了。

圓兩丈左右的地方罷了,再遠一點也就啥

在夜色裏光采奪目,

不過也只能照清那方

東西,倒是小橋那一端的一盞高架挑燈

撩開簾子向外頭看看,

黑沉沉的不見

也沒去,只是悶在房子裏。 夜雨 回來已經兩天了,下了兩天雨!那裏 、孤燈,天涯覊旅……唉……

再下兩天雨就可以出海啓程了。 風來儀昨天還在說,江水已經大漲了

何嘗沒有慕親的衝動?只是茲事體大,可 再三心兩意,確實定下了這顆心了 能由着性子,是以三番兩次的把這件事 已經决定去「不樂島」,朱翠倒是不 ,心裏

要往裏面闖 像是閻羅殿那般可怕的地方,自己却偏偏 再一個就是新近才結識的那個姓單的 的似乎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恩兄海無顏, ……那地方既然被形容爲只能進不能 就自己所知,能够活着進去又活着出來 不樂帮的種種傳說,江湖上傳的多了 ·現在依然還是走上了這條路。 也叫無可奈何

了。 (未完) 那個孤傲的女當家的風來儀又在自己作樂 一陣悅耳的琴弦聲自樓上傳出來一

眞身前!這一刹李妙眞慌不迭的亦跟着縱 了起來!如同風來儀一般,那麼輕飄飄的 ,簡直就是一條影子一

像是一陣風也似的,忽然來到了李妙

然而飄起來的這個影子可真是太厲害

H104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臥龍生 盧 令 占 日月 

相信?

時間,想一想如何?」 五花婆婆沉吟了一陣,道、「給老身一段

五花婆婆道:「不要理他,早一些離開此

五花婆婆道。「這個老身自會安排,使他

我們的心中建立的權威,那使我們顫慄、驚恐 的敬畏,造化城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們在 造化城主作一了斷之心,我們也一掃過去對他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

老身的感覺之中,對那造化城主任何一句批評 五花婆婆道、「夫人說的是,片刻之前,

的話,都是大逆不道的事,現在却感覺到他是 大奸大惡、兇狠絕倫的人。」

死的毒藥,妳能答應了,老身就立刻倒反造化

」的道理,難得婆婆具此慧根。

造化城主對背叛他的人,其恨尤過敵. 五毒夫人突然改了口,叫道,「老姊妹

位除去,對他是一種很嚴重的威脅! 。實已存了必殺諸位之心,自然經過了

突然,放低了聲音,說出一番計謀來

五花婆婆搖搖頭,道、「不行,如芒兪秀凡道:「準備放手和他一戰。」 ,如若和他

於秀凡道·「造化城耳目遍佈,豈會找不

們行入歧途・」

不會給妳太多的時間去想。

五毒夫人搖搖頭,道:「不可能的事,我

五花婆婆道:「太短了,我要長一點時間

五毒夫人點點頭道:「可以,一盞熱茶工

一五毒夫人,我可以答應妳;但我有條件。」

片刻之後,五花婆婆突然抬起頭來

,道.

五花婆婆道、「那就一盞熱茶工夫吧。

五毒夫人道:「什麼條件?」

五花婆婆道:「簡單得很,在妳五霉夫人

,對他唯命是從。」

的手下,這根本不能算是條件。」

五毒夫人道:「請說說看!」

五花婆婆說道:

「我要一顆毒藥,入口就

俞秀凡道 · 「這就是『朝聞道,夕死可矣

我知道背叛造化城主非死不可

五花婆婆笑一笑,道:「老身不想死,但

五毒夫人沉吟了一陣,問道:「妳真想死

的舒適一些。」

五毒夫人道:「好吧,妳接着。」

一揮手之間,一粒白色的丹丸,直飛了過

一番處心積慮的策劃,他已感覺到如不早把諧 人手,追尋你們的下落,而且是親率高手,主 語聲一頓,接道:「造化城主派造了十路

俞秀凡、五毒夫人連連點頭,

們動手、只怕咱們獲勝的機會不大。」 兪秀凡道·「妳的意思呢?」

五花婆婆道・「老身慚愧。」

五花婆婆接道,「這個我知道,不勢夫人

就在羣豪雕開客棧不久,四十餘匹快馬羣豪立刻安排佈置,離開了客棧。

但客棧中只餘下了五花婆婆一人和一輛特殊四輪篷車,趕到了客棧。 她被點了穴道,獨坐在客棧的上房之中。

五花婆婆認識那老者,是造化城的地獄總 緊隨着行入了一個面目肅冷的半百老者

首先奔入的,是四個穿着藍色勁裝的佩劍

是一片乞求之色。 四個少女,却不敢擅自行動,望着莫風,臉上 管,冷面閻羅莫風。 眼看着師父被人點了穴道,坐在木椅上

近五花婆婆面前,揮掌拍活了穴道,問道:一 莫風冷厲的目光,回顧了一眼,才緩步行

的話,决不用兩個字 他似是不願多說一個字,能用一個字說完

「妳洩了密? 莫風冷肅的臉上,閃掠過一抹殺機,道 五花婆婆吁一口氣,道·「跑了。」

莫風道・「說!」 五花婆婆道·「我用了計。

五花婆婆搖搖頭,道·「我不能告訴你

我要面見城主。」 轉身向外行去。

此時才圍上五花婆婆,低聲叫道 客棧外大街上停着一輛特製的四輪篷車。 五花婆婆緊隨身後,四個藍衣少女,直到 五花婆婆揮揮手,示意四女不要講話。 ·「娘!」

色八人,環圍在篷車四週。 這些人,服色不同,但却都佩着長劍。 分着紅、黃、黑、白四種服色的武士,每

色衣服的一把長劍之外,腰間還佩着一把刀 紅色衣着的佩雙劍,黃色的僅佩單劍,黑

# 杳然無敵蹤

住進一市鎮小客棧內,一連數天,均不見造化城走眾前來騷擾,各人亦次第康復,一天 **雖將來敵盡殲,但亦傷亡慘重。倖免於難者,亦盡皆負傷,逼不得已要覓地療養。他們** 

,正擬起程之際,五花婆婆與其義女突然而至,傳達造化城主之命,要五毒夫人往見,

無稟,行程百里後,就遇上造化城的伏兵,屢遭截擊,雙方經數度接戰,兪秀凡等人 即文提宴 主派出十八個暗殺高手。然後取道趕往十里傷心坡,去見神醫花前文書至兪秀凡等人在應ヲ凡逐鬼匪及之

俞秀凡不但拒絕,反將五花婆婆扣押起來,令其義女回報造化城主……

五毒夫人道・「他帶了多少人來?」

五毒夫人道 五花婆婆道 . 「四五十之多。」 「都是些什麼人?」

過,十幾個老江湖,却是江湖上極負盛名的人 ,老身就是其中之一 五花婆婆道:「一大半新人,老身從未見

反造化城,和我們聯合對付他。」 五毒夫人道:「有什麼辦法,才能使你倒

最重要的是什麼? 五霉夫人道: 五花婆婆道 「不錯,一個人活在世上,

就開始收縮,那是極端痛苦的的收縮。」

之際,我用毒手法不但高明,下的毒也很厲害

·妳幾時下了毒手,老身竟然完全不知道!

五花婆婆運氣一試,接道:「高明啊高明

五毒夫人一笑道:「就是現在,難道妳不

五花婆婆呆了一呆,道:「我幾時中了審

千里走征騎

五毒夫人道·「就是剛才我舉手一理長髮

,兩個時辰之後,毒性開始發作,全身的肌肉

一個人的生命了 五花婆婆道 「名利兩個字之外,那就是

很快就可以證明眞假了。」

五毒夫人道:一兩個時辰;不太長,咱們

·「當眞麼?

回顧兪秀凡一眼,接道:「咱們走吧!」

轉身向外行去。

五花婆婆道:「慢着,有什麼條件,妳可

什麼大事。」 生死寒旣是難死,所以,個人的生死算不了五蹇夫人道.「人活百歲,總是難死一死

夫人還有這樣的高見。」 五花婆婆緩緩說道:「老身想不到妳五毒

五花婆婆道:「我明白,不過我不想明白說出最深奧的道理,妳是不是很明白?」 五霉夫人緩緩說道,「我用最簡單的話

五審夫人道:「話說的很曲折;但我要的,但我還是明白了。」

五花婆婆道:「找你們算服!」 五毒夫人道:「他來此作甚?」

城主現在何處?」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我想知道,造化

五花婆婆道:「那地方沒有名字,只是一

冷若冰霜。 ,但却有一個相同之處,每人都寥着一張臉這些人,年紀不大,都在二十五六歲的樣白衣武士竟然一個人佩戴着三枝戲。

他們長的都不難看。

冷酷感覺,似乎是經過了千年冰凍的人,不帶 事實上,還很俊秀;但却給人一個陰恭

婆婆看到那篷車,立刻跪了下來 不用那白衣人的喝叫、莫風的指點,五花

花婆婆,妳知罪麼? 篷車中傳出了一個威重的聲音,道、「五

五花婆婆道,「屬下知罪,但不知犯了那

逃走,罪該分屍。」 車中人道 · 「疏忽大意,爲人所乘,縱敵

氣倍增,道、「五毒夫人的武功,和老身在伯藥,只要輕輕咬破,立刻可毒發而死,心中勇 怕 仲之間,但他們人手衆多,而且兪秀凡更為 五花婆婆口中早已含了五毒夫人給她的毒

車中人道:「靈她說下去。」 莫風接道,「放肆頂撞城主、

架無力,被他點了穴道。 五花婆婆道。 一一命秀凡劍出如電,老身招

五花婆婆道: 「妳爲什麼不死於劍下 「老身本有自絕求死之心,

但等消息轉報於門主之後,自當以死謝罪 但想到無人把消息轉告門主,故而苟且偷生, 車中人道 · 「妳不用死了,站起來吧!」

多謝門主恩典

五花婆婆道:「城東有一座破落的馬王廟 「他們逃往何處去了?

,地勢隱密,可以設伏。」

H106

要多久時間才會死去。」

五花婆婆笑一笑,道:「吃下這粒藥丸,

不知她藥丸放在何處,揮手之間,立刻有

五毒夫人道:「很快,大約是呼吸一口氣

五花婆婆忽然戴一口氣,道。「兪少俠

「五花婆婆,妳好大的胆子!」 五花婆婆怔了一怔,接道:「屬下又錯了 車中人沉吟了一陣,突然冷笑一聲,道: 車中人道:「兪秀凡等既有逃命之心,怎

意說出他們的去處,不知道是否存心誘城主入 們不殺我,顯然是有意的留下我的性命,又故 車中人冷笑一聲,道:「他們也很明白 五花婆婆道:「這個,屬下也在懷疑,他

决逃不出我手 語聲一頓,緩緩道:「他們一行,共有幾 五花婆婆道:「屬下不能肯定,大約是八 · 只有作困獸之門了。」

的所在之地麼?」 人到十 車中人嗯了一聲,道·「你知道那馬王廟 人之間·」

些記憶。」 此地,在馬王廟中停留過了一宿,此刻尚有一 五花婆婆道·「五年之前,老身曾經來過

入道·「好,你帶路,咱們趕往馬王

五花婆婆道・「屬下邊命・」

轉過身子,當先向前行去。

是一片亂填環繞的淺山,出城二里之外,已然 馬王廟,距離這座城只有十里左右 ,但却

是很久沒有人走過了,寬闊的大道上,也長滿 通往馬王廟,倒有一條很寬闊的大道,只

,大都只是比土地廟稍爲大一點罷了。馬王廟,不是著名的廟字,一般的馬王廟 但這一座馬王廟有些特別,特別的大,前

後有兩三進院子

不知爲什麼,忽然間冷落下來,冷落到人

跡罕至

雜草。 廟前、廟後,都長滿了青草

會把消息洩漏給妳。」

上去有點陰森的味道,兩扇硃紅的木門,緊緊 久,門窗都完整無缺,只是久年無人管理,看 看上去,這座馬王廟建成的時間,並不太

的關閉着 ,帶着你四個女兒,先進去。 莫風突然向前行了兩步,道。「五花婆婆

五花婆婆應了一聲,帶着四個藍衣少女

直行過去。 伸手敲動木門,木門突然而開

五花婆婆帶着四個女兒,直行入廟中去 雖開,但却不見人蹤。

少女却如投入海中的泥沙,聽不到一點聲息。 點聲息傳出。 足足等過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仍不聞一 廟門未開,但行入廟中的五花婆婆和四位

在門後的刀釵冷萍和針釵湯蘭,迎了進去。 其實,這是五花婆婆和兪秀凡等商量好的 ,師使五人,進入了廟門之後,立刻被守

五毒夫人低聲説道:-「大姊姊,造化城主

來了沒有?」 五花婆婆道。「他坐在一輛特製馬車,車

鐵手劍王白濤……」 **廉低垂,不論何人,都無法瞧到車中人的形貌** ,是不是他,老身也無法確定。」 五毒夫人道。「同來的都是些什麼人?」 五花婆婆道。「內府總管莫風、陰陽叟

也來了? 五毒夫人怔了一怔,接道。「莫風、白辭

五花婆婆道:「天人識得他們麼?」

香火十分鼎盛。 想來,這座馬王廟,當年初建時,定然是

,高可及膝的

化城,不禁啞然。

的聲譽如何,是正是邪?」 兪秀凡低聲問道··「莫風和白辭在武林中

名 之前,這兩人都算是正派人物,至少,他的聲

地位,足可當得仁俠之稱。」 ,要比賤妾好一些。

相反。」

生敬慕。但處久了,才會看出他的陰沉、險惡 都會被他那氣度、儀表和動人的口才折服,心 ,可以使你生,也可以使你死。」 的是你知曉了內情之後,人已被他控制

俞秀凡道··「難追那些身受控制的人,就

之一。」

心有不甘 **里束縛中解脫出來。**」 金釣翁道。「老朽雖然爲他從衞,但也是 ,只不過,必須有人帮助,才能由車

除他之外,別無生路。」

但却被他擺佈得不死不活,除了聽命於他,別法,叫人無法擺脫。人間地獄中,不乏高手, 五毒失人道:「自然,他還有很多別的辦

五花婆婆隱身在一座廂房之中,默然不出

五毒夫人道:「見過一面、這兩人都是當

造化城主的從衛…… 世武林中極負盛名的高手,想不到竟然甘願作 忽然想到自己乃一門之主,也被羅致於造

五毒夫人笑一笑,低聲道:「未入造化城

**兪秀凡歎息一聲,接道:•「他們爲什麽進** 五花婆婆接道:「如論這兩人在江湖中的

入造化城中?」 五毒失人笑道。「造化城主和兪少俠剛剛

五毒夫人道:•「任何人初見造化城主時 俞秀凡道:「此話怎講?

甘心爲他效命了?」

五毒夫人道。「自然是不甘心,我是其中

人感覺到,天下只有他那一處可以使人容身 五花婆婆道•「不錯。造化城主能叫一個

已發覺情勢不對,向廟中行來了。

法包圍咱們。」 五花婆婆道。「他帶的人手不太多,也無 冷萍道:「未見他們分人包圍。

,殺他們一個是一個。 羣豪都商量好了埋伏的方法,各自奔向原 俞秀凡道··「咱們就集中實力,分頭合擊

出畏懼之色。 的人,傷口還未完全復元,但却沒有一個人現 這些人,傷勢雖都已好轉很多,但大部份

以兪秀凡、方堃、水燕兒和五毒夫人四人按照馬王廟中的形勢,佈成了梅花埋伏。 五霉夫人最忙,前後奔行,各處佈毒。

湯蘭等,隨時接應。 王翔、王尙,形如雙鉛,金釣翁、冷萍

是莫風的掌力,開碑碎石的强猛掌力打破

白蒜,似是也有着相當的畏懼,步履之間,顯面對着兪秀凡和五毒夫人等强敵,莫風和 廟門前是一片廣場,生滿及膝的荒草。

還是活着? 莫風高聲説道。「五花婆婆,妳是死了 兩人行到了廣場之中,停下了脚步。 莫風和白濤,錯開一步,先後而行。

來。」就是你躲在老鼠洞中,我們也一樣可把你抄出 改口叫道:「兪秀凡,別説你躲在馬王廟中,莫風連呼數聲,不聞五花婆婆相應,立刻

躲在裏面不出來,咱們應該如何?」 囘顧了白濤一眼,低聲道:「白兄,他們又連呼數聲,仍然不聞囘答之言。

白濤道。「衝過去!」

,快步行了進來。 莫風舉手一招,八個佩劍掛刀的黑衣武士

莫兄,兄弟入内搜查,你在後面把風。」 人站在莫風身後,四個人站在白濤的身後。 白濤突然急行而前,超過了莫風,道:「 八個人進入廟中之後,立刻分列兩班,四

口氣衝到二門前面,停下了脚步。 話罷,快步衝到二門前面。 這座荒凉的前院,大約四丈多寬,白濤一

,妳出來!再要拒不遵命,我打進去,就把你 抬頭四顧了一眼,冷冷說道:「五花婆婆

姓白的,老身既然倒反造化城,連城主也不放 亂劍分屍。」 二門內,傳出來五花婆婆的笑聲,道。

之言,不禁一呆,道。「五花婆婆,妳敢罵城 在心上了,還會把你姓白的看在眼中麽?」 白濤從朱聽過有人對造化城主有如此不敬

二門內又傳出五花婆婆的聲音 ,他是武林中最惡毒的騙子 騙子,最陰

妳這個大膽的叛徒。」 白濤臉色大變,接道。「妳好大的膽子

忽然之間,寒芒閃動,一蓬銀芒,疾射而

至 白濤霍然拔劍一揮,一片閃閃銀光,繞體

盡都被擊落在二門前面的台階上。但開一陣波波叮叮之聲,一十二根銀針 目光一掠銀針,白濤冷笑一聲,道:「針

湯蘭的聲音,飄入耳際,道··「白爺

句話。」。 好的一招『雪花飛舞』 湯蘭道。「敢!而且,我還想物你白爺幾 白濤怒道。「湯蘭,妳也敢背叛城主?」

麼好聽的話。 白濤道。「住口!背盟叛徒,還能説出什

逆耳,良藥苦口。你閣下也是一代俠人,至少 ,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你自己想想看,你在造 湯蘭道·「我的話可能不太好聽,但忠言

化城作些什麼事?算個什麼樣的身份?」 ,還不出來受死。 白濤道:「湯蘭,妳信口開河 ,語無倫次

他了 只聽另一個女子的聲音,接道:「不用勸 白濤道。「冷萍。」 接話的正是釵刀冷萍,緩緩説道:「白濤 ,一個人愛作奴才,就讓他作下去吧!」

燕兒、五花婆婆母女、十大劍王之一的方堃,你該醒醒了。 湯蘭、五毒夫人、金釣翁、水 我們都離開了造化城,你又爲什麼不敢?」 ,壞人變得更壞,你白濤在江湖上頭有俠名 冷萍接道:「白濤,造化城是一個大染缸 白濤冷冷接道:「所以,你們要死。」 ,只要一進入造化城,好人會變成壞

利 你所作所為,和過去是否相同,你自己心中應 該明白。」 ,但你進入了造化城之後,變成了什麼樣子 冷萍格格一笑,道:「白濤,造化城中,妳們如還有點骨氣,那就給我滾出來! 白濤道。「冷萍、湯蘭,少給我逞口舌之

> 我去把他們宰了。 莫兄,這兩個丫頭,口利如刀,留他們不得 白濤臉色大變,囘顧了莫風一眼,道。「,不可相信,這一點你心中大概也很明白。」

莫風道。「白兄,不可大意,在下和你

門之內,定然會有埋伏了。 ,準備接應兄弟,他們不肯出門外來迎敵 莫風道:「不錯,定然會有埋伏,你一個 白濤道。「不用了。莫兄請留在二門外面 7

人去,豈不是太過危險? 白濤道。「兄弟帶四個黑衣劍士同去,真

兄請留在門外接應。」 先去剪報城王一聲。」 莫風道。 「長嘯爲號,兄弟立刻衝入,我

前行去。 白濤點點頭,帶着四個黑衣武士 ,舉步向

只見二門內,一片廣塲上,並排站着三個 他一馬當先,進入二門

俞秀凡居中而立,五毒夫人和水燕兒,力

釣 站兩側。 左側七尺處站着方堃,右側七尺處站着金

秀凡?」 白濤望了愈秀凡一眼,道·「關下就是愈

白濤點點頭,道:「冷萍、湯蘭,兩個丫 俞秀凡道:「不錯。你叫白濤?」

再見她們不遲。」 頭何在?要她們出來見我。」 俞秀凡道·「閣下先勝了兪某手中之劍

道 劍勢指向兪秀凡前胸時,突然停了下來 於秀凡道· 「俞秀凡,聽說你的劍法很快 白濤冷笑一聲,突然拔劍衝了上去。 「閣下試試便知。

無生路。」

這時,刀釵冷萍已疾奔而至,道。「他們

**俞秀凡問道:「四路包圍呢,還是一路行** 

,形成正面拒敵的主力。

堅牢的木門,硬生生的脫了門框,飛到八虛掩的廟門,蓬然大開。

得是那樣的謹慎、小心。

翻腕出劍,噹的一整,震開了白濤手

白濤劍招連變,刺出三劍

禱的左臂,鮮血流出。
命秀凡封開三劍後,一劍刺出,劃裂了白 突施傳音之術,道。「四個黑衣劍士 白濤道。「好劍法!果然名不虚傳。」

中藏刀,技藝不凡,咱們同時動手,先殺了他 四個黑衣武士應聲出手,左劍右刀不容兪秀凡答話,一舉手,道:「

行了過來。

四人快攻,但四人仍是不忙不慌,步履穩健 四個黑衣人相當的持重,白濤雖然下令要 流

金釣翁見識廣博,見四人刀執在右手,劍握 只看四人的行動,就可以瞧出具有了

傷人的絶技,定在刀上,諸位千萬不要受了他 們的劍光誘惑,忘去防他們的右手短刀 在左手,立時高聲叫道。「刀爲主,劍爲輔

三尺六寸的長劍,比起來差了一藏。 有手握着一把刀,那刀不過一尺五寸左右,和右手握着一把刀,那刀不過一尺五寸左右,和 所以,都被那寒芒閃爍的長劍,吸引了大

部注意,忽略那把短刀。 金釣翁一言驚醒場中人,羣豪都不禁把目

握刀的右手,特別的有力、堅定。 光投注在四個黑衣武士的握刀右手之上 四個黑衣武士,接近白濤時,突然停了下 只見四個人右手上暴現出青筋,顯示出那

這些武士們絕少講話,但他們却在陰森中 八連目光,一齊投注在白濤的身上。

投注在白濤臉上的目光,似是代表了詢問

H109

攻兪秀凡! 也似是表示出了懷疑。 白濤很沉着,也很冷靜,大聲喝道。「圍

,幻起了一片寒芒、劍花,攻向了兪秀凡。 四個黑衣武士,突然閃電般的迅快衝向了 長劍一輝,當先而上,一招「風雷並發」

已由四個方位同時攻到 **俞秀凡一劍封開了白濤的劍招,四個武士** 

動的劍芒,結合成一片劍幕。 四把長劍,在同一時刻如飛而出和快速搖

但聞一陣叮叮之聲,封開了兪秀凡攻出的 劍光連結,有如一道盾牌

擊的空隙之中,攻了過去。 四把堅定有力的短刀,却在兪秀凡劍勢閃

事。 對走的完全是陰柔的路子,寒光一點,直刺要 光出手,寒芒閃鑠,看上去極具威勢,但刀法 刀法和劍法,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手法,劍

這眞是惡毒無比的一刀,兪秀凡也有慌張

這一瞬間同時封開四把短刀 ,攻了過來,兪秀凡的劍勢再快,也無法能在 需知四把短刀,分由四個完全不同的地方

着兪秀凡的長劍。 何况,四個黑衣武士的四把長劍,還在封

起。 俞秀凡心急之下,突然一提眞氣,飛身而

閃避的圍攻中,破空而起,避開敵人的合擊之這是驚天劍法中一招保命奇學,專在無法 劍光護體,直飛起兩丈多高。

雖然於秀凡閃避够快,但左腿上仍被劃了 ,留下一道牛尺長的大血口

勢,叫作「破空斬」。

人,都有着救援不及的感覺。 這不過是一眨眼間的工夫,方堃和五毒夫

退後五尺 白濤却在四個人合擊兪秀凡的同時,突然

士。 ,刺向了一個黑衣武

未料到會對自己下手 這些黑衣武士雖然對白濤有些懷疑,但却

這一劍,力道很强,由一個黑衣武士的後

背 來不及抽出長劍,另一個黑衣武士,已警

覺還擊,長劍橫斬,短刀直刺。

住長劍。 白濤成名江湖數十年,自是技藝非凡,封

刺向白濤的右肋。 這一刀取位適中,白濤避過的機會很小。 但那短刀,却如閃電一般,抵隙而入,直

他們是受過長期嚴格訓練調教出來的殺手。 敢情這些黑衣人的武功,並不在白濤之下

左掌,準備和那黑衣刀手同歸於盡。 原來,他一看,已發覺無法完全避過這一 白濤暗暗歎息,不再作閃避的打算,揚起

刀。 這當兒,突然寒光一閃,一柄長劍飛來

命。 刷的一聲,封開了那致命的一刀。 這是兪秀凡由空中直瀉而下,救了白壽一

手一劍,接住了另一個黑衣武士的短刀。 因爲,那中劍黑衣武士,發覺劍勢透胸而 白濤飛起一脚,踢開了那中劍黑衣人,囘

雙手抓住劍身,猶感不足,低頭咬住了劍尖。過,在必死無救的情景之下,竟然棄去兵刄, 武士身上的長劍。 ,在必死無救的情景之下,竟然棄去兵刃, 所以,白濤竟無法一下子抽出穿在那黑衣

俞秀凡快劍如電,劈倒了兩個黑衣人,僅

去。」為

,爲什麼不放手和咱們一戰,却借機逃了開兪秀凡歎息一聲,道:「他一刀殺死了白

五毒夫人低聲道:「他是個絕對不願冒險

打獨門。」

這是人身的要害大穴,白濤身子一頭,道 刀上力道奇猛,直沒刀柄。

你是誰?」 黑衣武士已借金釣翁魚竿的摔動之力,飛

出了二門以外。 應。 他去如飄風,兪秀凡等竟然來不及有所反

的毒陣

五毒夫人神情冷肅,盯注在那黑衣人的身

濤等,也都看的十分清楚。

那黑衣人當先而行

,踏過了五毒夫人佈下

,左手執劍,右手握刀的人,大步行了進來。

話未説完,瞥見人影晃動,一個全身黑衣

五毒夫人沉吟道:「造化城王如若真的來

其實,不只是五毒夫人看到,兪秀凡、白

刀 ,竟然會有如此奇異的變化 白濤喝問出口 因爲,任何人都未料到,這緩緩而來的短 ,那黑衣武士,已然消失不

苦逼下去。」

俞秀凡道:「如此拖下去,對咱們是有害

五毒夫人道。「至少,拖時間,對咱們利

們放手一拚,所以,他如肯放手,咱們也不用

五毒夫人低聲道:「咱們也沒有把握和他

兪秀凡道·「現在他到了何處?咱們應該

見。 俞秀凡急步行了過來,道:「白兄,怎麽 伸手扶住了白濤。 五毒夫人大喝一聲:「是他。」

多害少。」

奇怪的是,這黑衣人既未爲毒所傷,也未

俞秀凡緩緩向前行了兩步,面對着黑衣劍 只見他安然而過,全無中毒之徵。

金釣翁揚起了手中的魚竿

,呼的一聲,掃

様? 閉上雙目,氣絶而逝。 白濤搖搖頭,道:「我不行啦:

刀中心臟要害,於算有靈丹、妙藥,也無法使 人還魂車生了。」 五毒天人緩緩放下了白濤的身子,道。「

也應該重現江湖了。」

金釣翁道:「最重要的是艾九靈、艾大俠

好避過金鈎。

身時,方才一揮長劍,身子向前輕輕一伏,剛那黑衣劍士出奇的冷靜,直待金鈎將要近

,可取兩丈外的來人。

他手中的魚竿,長過一丈,加上魚絲金鈎

五毒夫人道:「很可能是造化城主。」 俞秀凡輕輕吁一口氣,道:「那黑衣武士

主之外,當今武林之世,再沒有能够殺死他的

金釣翁道:「艾大俠沒有死,除了造化城

,你怎麼知道艾大俠還活在世上?」

五花婆婆囘顧金釣翁一眼,道。「釣魚的

黑衣劍士借勢而起,有如吞下金鈎的

一條

這變化,完全出人意外!

魚絲繞在了長劍之上

五毒夫人道:「我在那裏你下了奇毒,如 俞秀凡點點頭,道··「這樣看來,定然是

若是一般的人,决不會逃過奇毒所傷。 語聲一頓,接道:「我不明白 俞秀凡道:•「這個,咱們早該知道的。」

且,他本人也是精通用毒的人。」

始在二門內佈置下奇毒。 餘下的一個黑衣人,却和白濤惡門於一處。 在這時刻,最忙的算是五毒夫人了,她開

黑衣人刺死 直鬥到四十個囘合之後,白濤才一劍把那

方堃吁一口氣,道:「好厲害的劍中刀 但他自己也累得頂門上隱隱見了汗水。

也很難突圍、脫困。」 如若被他們合力包圍,就算第一等武林高手

方堃道:-「只怕造化城主,在他們身上化藝,其餘三衞,在伯仲之間。」 武功最好,而且,三劍化一炁,尤爲劍道中絶 白濤道:「四色衛士之中,聽說白衣從衞

會在十大劍主之下。」 了不少的血,如果在下看法不錯,他們武功不

這麼高深的武功,刀法如此犀利。 只聽莫風的聲音,傳了過來,道:「白濤 白濤道。「老實説,區區也不知道他們有

多

,你認輸了。」 莫風接道·一城主有識,要你橫劍自刎而 白崙道:「是又怎樣?」

一些時間了。 莫風道·「叛徒,你好大的膽子,出來納 白濤道:「城主要在下死,在下只好多拖

白濤道。「莫風,你何不進來瞧瞧?」

莫風冷冷説道。「黑衣劍衛何在?先殺了

白濤冷笑一聲,道:「莫風,他們都死了

,都死在兪少俠的快劍之下

的搜會,你也應該拿個主意了。」 白濤道:•「莫風,造化城主的爲人如何, 真風道:•「啊!」

不再聞莫風的回答之言,也不見有人衝入

聲道:「怎麼回事? 白濤鐵皺眉頭,回顧了五毒夫人一眼,低

篷車,莫風無法作主意了。 五毒夫人道:「我想造化城主已經離開了

兪秀凡用長褲掩起了傷處 這時,水燕見已包好了 俞秀凡的傷勢。

那些隨行武士。這些人,才真的是造化城的王 和隨來的十幾位江湖高手並不可畏,可怕的是 白濤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莫風

少? 俞秀凡問道: 「白兄,那些武士一共有多

决勝負呢,還是準備離開此地?」 種不同服色的同來,合計三十二人。但還有好 ,除了造化城主之外,只怕無人知曉。」 白濤低聲道:「兪少俠,是準備和他們一兪秀凡道:「目下,咱們應該如何?」 白濤搖搖頭,道。「不知道。這一次有四

那黑衣劍衞的身手了。據說白衣劍衞比他們更 白濤沉吟了一陣,道:「兪少俠,你見過 於秀凡 ··「準備在此一次勝負。」

决非他們之敵。」 下纏樹百招,如若他們兩個人聯合出手,在下 白濤接道:「任何一個劍士,都可以和在 俞秀凡道:「白兄的意思是…

**扳造化城主,所以,咱們先要有對付他們的辦白濤道:「那些年輕的劍士,決計不會背** 俞秀凡道:「白兄覺着咱們應該如何?」

法。」

五毒夫人突然接口説道。「白兄,你能否

白壽怔了一怔,道。「這個,應該不會有確定那篷車中人眞是造化城主?」

法。」
打獨門,他一向用的以衆勝寡,圍擊、合攻之 水燕兒道:「但他和艾九靈,有過一傷單

人,如若他沒有十成的勝算,他就不會輕易 金釣翁道:「眞有此事?」

他也不會受到傷害。」 經有過一番很完善的佈置,萬一他不敵落敗 水燕兒道。「千眞萬確,自然,他事先已

之後,艾九靈中了一劍。」 水燕兒道:「艾九靈。兩人鬥到五百多招 金釣翁道:「那一戰究竟是何人敗了?」

金釣翁道。「有這等事,老朽怎麼沒有聽

過? 水燕兒道:「艾九靈生死不明,所以,造

化城主沒有宣揚這件事。艾九靈自然也不會講

曉。 ,因此,除了當時在塲觀戰之人,很少有人知

水燕兒道:「沒有。這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金釣翁道:「姑娘在塲麽?」

在覺醒之中,多拖上一些時間,咱們就可能多

五毒夫人道。「因爲,目下江湖情形,正

俞秀凡接道:「何以見得?」

娘,有道是目睹是實,耳聞是虚。」 ,那時我武藝未成。」 金釣翁搖搖頭,道。「很難叫人相信。姑

廟中人,就有一位在場。 水燕兒道。「這件事不會錯,目下這馬王

水燕兒道:「莫風。老前輩如不相信 金釣翁道·「什麼人?

見莫風之面時,你可以問問他一」

俠雖然退出了江湖很多年,但完全絕跡江湖 五花婆婆道。「姑娘説的倒也有理。艾大

江湖上出現過幾次,據説,受到圍攻,身受重 還是六七年前的事,大約是他戰敗之後。」 一兩年前,艾九靈又在

傷,那一次,似是在開封附近。」 金釣翁接道:「姑娘,這個不大可能。如

若那艾九靈真的受了車傷、造化城主决不會放

H110

來勢緩慢,所以大家也不放在心上。 ,有如落葉飄絮。

短刀距離白濤還有三尺左右時,白濤才舉 大家雖然都覺出這刀勢有些奇怪,但因它 只見那黑衣武士右手短刀一擲,飛向了白 俞秀凡距離最近,也不知出手攻敵。

,怎會不畏奇毒所傷。」 五毒夫人道:「他身上有一顆避毒珠,而

豈能坐視不管。 又中了七件餵毒的暗器,自然是活不成了。」 五毒失人道:「艾大俠如若還活在也上 五花婆婆道:「但艾九靈身受重傷之後,

之誼,他不忍施下毒手 水燕兒歎一口氣,道:「就賤妾所知,單 方堃道:「聽說造化城主和艾大俠有同門

打獨門,艾大俠已非造化城主之敵了。」 金釣翁道。「但造化城主從來不會和人單

還殺了不少的人。」 查出來,聽說,那一次,造化城主大發雷霆 餘日,方圓數百里內,都已找遍,但却沒有搜 水燕兒道:「大舉搜查,整整的搜查了十

金釣翁道:「老朽的看法是艾大俠不會受

錯,艾大俠受了傷,而且受了很重的傷。 俞秀凡道: 女大俠受了傷,而且受了很重的傷。 」 俞秀凡突然一歎,接道:「水姑娘說 的不 水燕兒道:「你怎麽知道?」 「在下先救了艾九靈,以後

艾大俠救了我。 情形告訴我們。 水燕兒道:「兪少俠,可不可以把詳細的

水燕兒歎口氣,道。「想不到,你是艾大 當下把經過之情,很仔細的說了一遍。 俞秀凡道:「可以。」

俠培養出來的人。 ,還有什麼人會有如此的博愛救世之心。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諸位,除了艾九靈 水燕兒低聲説道。「兪少俠,艾大俠會不

安排了耳目,但他一直無法找到艾大俠 我相信他會隨時出現。造化城主自覺他在天下 俞秀凡道:「我很久沒有見過艾大俠,但 ,可是

艾大俠對造化城的行動,却是十分瞭解。」 金釣翁道:「這麼說來,艾大俠也在準備

停在江湖之上行動。不過,他一直很隱密自己 行動,不讓造化城主佈在天下的耳目找到他 俞秀凡道:「這些年來,他僕僕風塵,不

上,只要他登高一呼,武林之中,會有很金釣翁哈哈一笑,道:「艾大俠如若還在

江湖人間的距離,都把最得意、拿手的武功,這一羣患難與共的男女同道,完全消除了

人性間的自私意念。

人,都看得出水燕兒和方堃,又進

讓她去吧!

- 如若你不答應她 , 她會覺着是一終

身大憾。」

過一番生死之劫後,彼此之間,已完全消失了

機會,這關係太大了。」

五毒夫人輕輕歎息一聲,道:「兪少俠,兪秀凡沉吟不語。

多的人,由造化城中反正過來。」

所有的人,都振奮了起來。 而且,在精神上,還深入了人心,聽到他, 

生之中,沒有做過一件錯事。」 從沒有一個人能有艾大俠這樣的聲譽,他這一 水燕兒道:「古往今來,武林之中,大約

俞秀凡歎口氣,道:「在下慚愧的很。」 俞秀凡勤道:「我可能已作了很多的錯事 水漁兒道:「爲什麽?」

那裏錯了? 水燕兒輕輕吁一口氣,道:「你錯了,你

沒有艾大俠那份耐心,也沒有他那份涵養,所愈秀凡道:「我沒有艾大俠那份仁慈,也 ,我覺着作了很多的錯事。」

以

俞秀凡接道:「至少,比起艾大俠來 水班兒道。「你沒有錯。」 ,我

錯了 俞秀凡道·「爲什麽?」 很多,也錯的很厲害。」 水燕兒道。「因爲他已經不是人。」 水燕兒道:「你不能和艾九靈比。

俞秀凡臉色一變,接道。「他不是人,是

何錯誤,對他個人而言,那是很完滿。他一生水燕兒遊:「是神,他一生之中,沒有任 之中,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人的事,但對武林 同道而言,他沒有什麼貢獻。」 沒有任

念念難忘。 化城主批評過艾大俠一句話,如今深植內心, 水燕兒道。「那要看你怎麼算了。我聽造

俞秀凡道:「這不能算錯。」

大俠來,那是天壤之別。自然,他要犀屬艾大俠來,那是天壤之別。自然,他要犀屬艾大

覺得那不算辱罵。 水燕兒道。「也許是看法不同,至少,我

方法,那就不足可取了。」 艾大俠,已入神境,只能用來供奉,但他做事 語聲一頓,接道:「造化城主説那艾九靈

水燕兒道:「我對艾大俠一樣敬佩,我只金釣翁冷笑一聲,道:「偏激之論。」 俞秀凡道:「怎麼說?」

還是有錯?」 此爲害了十個人,功過相抵,究竟是有德呢 木 ,他有多少錯失。因爲他放縱了一個人,却因木,希望成器,放惡人,爲害良善,你説説看 ,所以,他放過了很多爲世除害的機會。雕朽 水燕兒道:「造化城主説艾大俠太過仁慈

是沒有想過。」

面了。」 除惡務盡;現在,江湖上也不會這樣一個局 水燕兒歎口氣,道:「他如能下手 狠一些

俞秀凡道:「這說法不公平,也曲解了艾

日子,對他的爲人,你應該知道的。你說說看 他的爲人如何?

我對他,有着仰之彌高的感覺,他能忍辱負重 ,威武不屈,他是一位完人。

生 他是一位沒有錯誤的人,但他對江湖、對蒼 ,並無大功德。」

一個人聯合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在武林之中

是把造化城主之言,重新轉述一遍罷了。」 俞秀凡道·「請説下去。」

金釣翁呆了一呆,道。「這個麼,老朽倒

大俠的爲人。」

俞秀凡道:「他是一代仁俠,自强不息

五毒夫人歎口氣道:「我贊成燕兒的説法

「慷慨赴死易,從容啟義難。

水燕兒道。「你和艾大俠有着一段相處的

水燕兒道:「要出去。咱們不能守這裏。

而論,他也許不會就此放棄。」 水燕兒道。「是不會。他會去調集更多

俞秀凡道:「最好的選擇

經過大家仔細會商的决定,是暫不突圍

的神色。

如此,晚進也不便再多阻攔了 俞秀凡點點頭,道:「好吧!老前輩執意

老身這個機會。」 五花婆婆站起身子,道:「多謝兪少俠給

逃回來,從此之後,跟着五毒夫人,她會好好 跟我走啦!娘如是死於敵人之手,你們就想法 厄顧了四位義女一眼,接道·「孩子們,

何忍獨生?」 四女齊齊躬身説道。「娘!妳死了,我們

己有了很大的收穫

雖只有半日的工夫,但任何人都感覺到自

也不藏私,受者也集中了全副精神去學。

自然,最主要的是,傳授武功的人,一點

位請給老婆子一個機會。」

五花婆婆低聲道。「老身想説服莫風投順

金釣翁道:「這個,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

五毒夫人奇道:「什麼機會?」

矣,老婆子現在才體會出這句話的意義,諸

五花婆婆突然接口説道:「朝聞道,夕死

金釣翁道:「初更過後了

抵得平常以數年光陰的成就。

的要竅手法,坦白的傳給了別人。

事。

每一個人,幾乎都已把半生智武體會出來

大家停止了藝業的切磋。

天色黑了下來。

兪秀凡付出的最多,但他也有着滿意的收

步最快的時間。

這時,强敵圍困,生死關頭,也是智武進

毒手法。

也傳出了一種實用、簡易

,但却絶對有效的用

困於此地,但也成全了我們藝業的成就,兩位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造化城主把我們

剛從水中出來似的,全身上下,都爲汗水濕透

水燕兒香汗淋漓,直透重衣,方堃更是如 直待初更過後,兩人才自動的停了下來。

請好好坐息一陣,二更之後咱們突圍離此。」

水燕兒吁一口氣,道:「現在是什麽時候

進入了另一重境界。

針釵湯蘭、傳出了用針的手法,五毒夫人

劍有成的人,兪秀凡的刻意指點,使他們立刻

這使水燕兒和方堃受益最大,兩人都是學

**俞秀凡傳了快劍,也校正了出手的方法。** 

,那都是畢生苦練的精萃之學

,也可以冼剮去咱們母女們手上的血腥。咱們我却帶妳們死的轟轟烈烈,讓後人欽仰;至少 時間、沒有帶着妳們做些有益於人間的事,但 五花婆哈哈一笑,道。「那也好,娘活的 」帶着四女,向外行去。

如何是莫風和那些劍士的敵手,在下去助他們 方堃低聲道:「兪少俠,她們母女開道

們吧 五毒夫人道:「方兄,不用去了,成全他

方堃道·「要她們去送死麼?

願。而且,她們是誠心誠意去死,如若你要阻 止她們,那也是一件大恨大憾的事了。」 五毒夫人道:•「她們要去死,是她們的心

方堃道:「死有重於泰山,輕如鴻毛,她

有用。」 方堃道:「夫人,妳該明白,她們去了沒

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並非太難;但如要他

一生中,沒有什麼錯誤,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

是仁慈的像聖人一樣,他怎會留下了造化城主 法,就是殺盡惡人,以殺止殺。如若艾九靈不 帮助人家些什麼?我認爲止殺伐惡的最好的辦 全的人,對人世和武林道上,有些什 這樣一大奸大惡的 五毒夫人道:「話是不錯。但一個私德完 麼貢獻

私德無虧 ,造化城不會有如此壯大的局面。做一個完美理,艾大哥如若早些着手對付造化城主,至少 的人是那樣困難,每人論事的尺度不同,一個 俞秀凡心中暗道:「這些話也並非全然無 ,處事縝密的人,也不一定會受到人

,妳看造化城主,是否會已經撤走了。」 俞秀凡心中念轉,話題一變,道:•「夫人 五毒夫人道。「會。不過,走的只是他一

個人罷了,莫風和那些武士們,會留下來。 五毒夫人道:「他不會以身涉險,他有着 俞秀凡道:「爲什麽?

和艾大俠完全相反的性格。所以,他決定的事 ,只選擇對他有利就行。」 俞秀凡道:「咱們是不是出去瞧瞧?」

决雌雄,那證明了一件事,他已沒有殺死你 他化裝一個武士,殺了白濤就跑,不肯和你一 方堃道。「燕姑娘,照那造化城主的性格

方堃欲言又止,但臉上仍然是一片不服氣婆婆的計劃,方兄,讓她試試吧!」

「兪少俠,聽到她們招呼,咱們就衝出去。」 五毒夫人囘顧了兪秀凡一眼,緩緩説道:

足足有一盞熱茶工夫,還不聞一點聲息。 五花婆婆帶着四女,離開了馬王廟之後 兪秀凡點點頭沒有説話。

聽不到一點聲息,難道她們…… 俞秀凡輕輕吁一口氣,道:「夫人,怎麽

應該是不會出事的。 五毒夫人接道:「以五花婆婆的經驗之豐

俞秀凡道:「怎的這麼久時間,聽不到一

點聲息? 五毒夫人道:「也許,造化城主真的撤離

丁此地。」 兪秀凡正待接口,突然一陣慘叫之聲,傳

五毒夫人搖搖頭,道。 「求仁得仁,她們

俞秀凡皺了皺眉頭,道·「她們都已經死

個女兒。 五毒夫人道。「死了!五花婆婆和她的四

麼價值麼?」 **俞秀凡道:「唉!夫人!她們死的眞有什** 

。她們雖然死了 五毒夫人道: ,但心願已經完成了。咱們 「不知道。但這是她們的心

兪秀儿的身後 俞秀凡點點頭,當先向前行去,羣豪隨在

一片嚴肅。 沒有一個人説話,但每個人的臉色,却是

行出了馬王尉,羣豪立刻散佈開去。

沒人打擾他們,沒有一點聲息,所有的目 兩人仍陷在如凝如狂的境况之中

H112

光都望着兩個人,臉上是一片喜悅之色。 這羣出身不同、年齡不同的男女同道,經

動雙手,比劃出體會到的劍招。

它的威力就會減少很多。

論多麼精奇的劍招、手法,心領神會

別人都停下休息,只有兩人仍然不停的伸

我覺得值得一試。」

五花婆婆道。「談不上什麼把握,不過,

突然放低了聲音,低得只有兪秀凡和五毒

失人勉强可以聽到。

只見兪秀凡搖搖頭,道。「老前輩,使不

但收穫最大的是水燕兒和方堃、

會出來的心得

劍招變化中的運用,有很多是在使用中體

説服。

易,不過,莫風是一個人才,對造化城中的事

五花婆婆道。「老婆子也知道這件事不容

,更是知曉很多。所以,老婆子希望能把他

俞秀凡道:「聽老前輩之言,似乎是很有

五花婆婆道:「兪少俠,給老身一個效力

得一

兩人。 俞秀儿居中而行,左右兩側是王翔、王尚

出來,是五花婆婆和她四個女兒 是五具女人的屍體,只看衣服,已可以看 行約十餘丈,忽見幾具屍體,橫陳地上。

聞呼喝搏鬥之聲,殺了人,還要把頭取去。」王翔冷哼一聲,道:「好惡毒的心腸,不五個人頭,却已不見。 的笑意,不知是悲痛、還是得意。 五毒夫人沒有説話,臉上泛現出一種凄迷

在技藝大進,希望遇上强敵搏殺一陣。 過了一會,羣豪精神煥發,每人都覺着現

主出現面前,也無退縮畏怯之意。 同仇敵愾之心和不畏死亡的勇氣;就算造化城 但很意外的是,造化城主並沒有佈下攔刦 一種拚命保命的意志力量,激起了强烈的

的陣勢。 似乎是造化城主帶着來人,突然間消失不

起來,停下脚步,道。「事情好奇怪,難道他 行約十里不見敵蹤,兪秀凡反而有些擔心

又退囘造化城去了不成?」 五毒夫人道:「他們銳氣已挫,門志消失

,很可能已重同造化城,再蓄銳氣。

股强大的力量。」 風浪,原來不敢叛離造化城的門派,亦將振奮 刻如退囘造化城,整個江湖,立刻會掀起一陣 把握的事,但决不放過一個機會。他知道,此 水燕兒道。「不會的,他雖然不喜作沒有 他不會讓咱們利用這一股氣勢,結合一

處,暫時不和咱們動手。」 水燕兒道。「他們就在附近,只是隱於暗 俞秀凡道: 「燕兒,妳的意思……」

方堃道。「燕姑娘説的不錯,造化城主不

俞秀凡沉吟一陣,道。「咱們不能讓他們不動,可是正在調集人手,準備全力一拚?」

陣勢。」 選擇决戰之地,更不能任他們佈下對付咱們的

動的力量,鐵蹄縱橫,來去如風,千里奔走, 五毒夫人道。「咱們要主動,結成一股機

勢。 們要他由主動變爲被動,咱們高興打,就殺他 追殲强敵,先寒敵膽,造成一種風捲殘雲的氣 金釣翁拂髯大笑,道:「妙啊!妙啊!咱

帮咱們挑了造化城數十處暗舵,使他們耳目失 忽不定。」 個落花流水,不願打,就縱騎而去,給他個飄 俞秀凡說道:「桃花童子雖然死了,但他

里。 靈,咱們行動快速一些,和他來一個决戰於千 五毒夫人道:「對!這正是昔年造化城主

對付各大門派的辦法,奇兵突現,神出鬼沒, 嚐這種味道。 如今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讓他嚐 方堃道:「咱們該去買幾匹快馬,以增行

速。」

,開始行動。 羣豪計議妥當,立刻行動,各選快馬一匹

番計議的事,流於空談。 那知,一個從未想到的問題,頓使羣豪一

過一個造化城中。 羣豪行程數千里,苦尋十餘日,竟然未遇 原來造化城中人,突然失去了蹤跡。

的瞭解,但他們苦苦尋找之下仍然無所發現。造化城,對造化城中的人人事事,都有着相當 這中午時分,羣豪在一座小鎭上進過了食 這當眞是羣豪從未想到的事,大家都出身

用之物,五毒夫人長長數口氣,道:「兪少俠

適當之策。 俞秀凡道:「在下亦有同感,但却想不出

沒有發現他們在江湖上的行蹤。」 千里,但却一直沒找到造化城中人,而且,也 五毒夫人道。「咱們奔走十餘日,行程數

俞秀凡道··「不錯。咱們應該另外想個法

水燕兒道。「造化城主是一個很有組織才

江湖上的行動,已由明入暗了。」 能的人,咱們已使他生出警覺,整個造化城在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這麼說來,咱們

應咱們。」 能帮忙咱們,但不知丐帮願否揷手其中。」

應才是。 人物行蹤,又不要他們拚命,我想他們應該答

金釣翁的影兒。

三個人動作很快,但出了店門,已見不到

金釣翁道:「對!老朽去找丐帮中人談談

道。「聽說丐帮人數衆多,爲天下第一大帮

,也不過一二個才是真正丐帮中人。」

他們連絡之法,諸位請稍候片刻,老朽去找找 朽昔年曾和丐帮中 金釣翁道:「這就是老江湖的經驗了。老 人有過來往,隱隱還記得和

只有等他們找上門來了 五毒夫人道:「當今武林之中,只有丐帮

在臉上。

城中人,不得不小心一些。」

五毒夫人道:「最好改扮一下,對付造化

水燕兒、方堃隨手都拿起來人皮面具,戴

去。」

中人,你要到那裏去找他們?」 ,丐帮都可以利用他們。其實,十個叫化子中

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水燕兒道。「金老,既然不一定都是丐帮

,是一處打尖、宿住的驛站,所以,鎭雖不大 ,却是熱鬧的很。 東西兩條大街,商店林立,行人不絕。

身子道:「不行,咱們得派幾個人一起去。」

水燕兒站起身子,道:「咱們可要改扮一

目睹金釣翁雕去之後,俞秀凡突然站起了

金釣翁道。「丐帮以忠義相傳,應該會答

「咱們三個人一道去。」

五毒夫人也取了一副面具,套在臉上,這

急步向外追去。

**兪秀凡道:「只要他們指點一下造化城中** 

俞秀凡對江湖中事,知曉不多,忍不住問

免约翁道·「不一定。不過,凡是叫化子,都是丐帮中人。是麽?」

看。」

咱們去瞧瞧吧!」 見了人影兒?」 水燕兒道。「西面十步外,有一條巷子

不禁一皺眉頭,道:「走不了這麼快,怎麼不

方堃左右張望了一陣,仍然不見金釣翁

不過六七丈的距離,一目了然。 這是一條很短的巷子,由巷口到巷尾,只 巷子兩側的住戶加起來,也不過七八戶人

通知兪少俠一聲。」 五毒夫人道:「事情有些不妙,咱們得先方堃直奔到巷尾處,才發覺是一條死巷。 水燕兒道: 「我去告訴他。」 : 「事情有些不妙,咱們得先

,但因地處官道要監



環 球 出 版 社 F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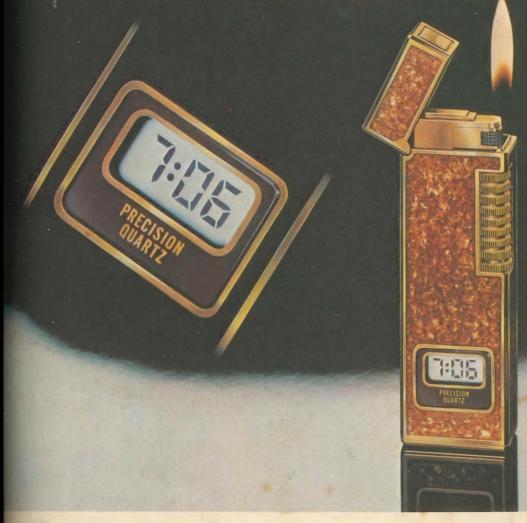
殘山俠隱(三集)

方堃道:「慢着!」 水燕兒停下了脚步,問道:

各大書店

### R NCE 太子牌

### 一物二用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好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阿默火,又可準確報時,

、分、秒、月、日,

-目了然,方便實用。

**脚美觀**,精巧名貴

多種款式,

侰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